



微山湖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8

情系撒哈拉

[西班牙] 路易斯·莱安特 著
丁文林 译

THE QUERRE





《情系撒哈拉》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属撒哈拉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面貌为背景，描写一对社会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和九死一生的历险之后，就在即将鸳梦重温的同时，却又似乎永远失去了彼此——二十多年的时空相隔，初恋时的美好记忆和浪漫情怀已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

ISBN 978-7-02-007248



9 787020 072484 >

定价：19.00元

MIRA SI YO TE QUERRÉ

情系撒哈拉

[西班牙] 路易斯·莱安特 著

丁文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6054

Luis Leante
Mira si yo te querré

© Santillana Ediciones Generales, S. A., 2007
Torrelaguna, 60.28043 Madri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系撒哈拉/(西)莱安特 著;丁文林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7248-4

I. 情… II. ①莱…②丁…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当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162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王景林

情系撒哈拉

[西班牙]莱安特 著
丁文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248-4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

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 2002 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 2008 年,“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七届,共有十七个国家的四十五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 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 2008 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 2008 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 2008 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情系撒哈拉》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它在歌颂纯洁、真挚、美好爱情的同时，引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作者路易斯·莱安特用充满人道主义的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撒哈拉（西班牙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风土人情；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歌颂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和仁爱之情。《情系撒哈拉》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是实现和平、繁荣、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Mira si yo te querré, una conmovedora historia de amor, un himno a la pureza, la sinceridad, el amor idílico y risueño, rescata del olvido una parte de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l encuentro de las culturas africana y europea. Con un tono humano y evocador, Luis Leante describe la vida y las costumbres del Sahara Occidental (última colonia española en África), elogiando, al mismo tiempo, la amistad y la humanidad nacidas del encuentro de estas dos culturas con estilos de vida y creencias religiosas tan dispares. El mensaje

sugerido es el de que, en un mundo cada vez más globalizado,
• la comunicación, el conocimiento mutuo y la convivencia de
● razas, culturas y grupos sociales constituyen la única senda
hacia la paz, la prosperidad y la armonía entre las naciones.

**Jurado de las mejores novelas
extranjeras anuales del siglo XXI**

致中国读者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只有十二岁,住在大山深处一个有一万八千居民的村子里,那里一年只有八个月能看到电视,外部世界的消息仅仅对大人们有吸引力。然而,突然之间外面传来的消息开始令人感到不安,这从我们父辈们的脸上和他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佛朗哥刚刚死去,这位军人在内战结束后的四十年当中一直是西班牙的统治者,那场血腥的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内战双方势不两立。几天以后,三十万摩洛哥人扑向西撒哈拉亦称西属撒哈拉的边境,那是非洲大陆上仅存的一块欧洲殖民地。三十万平民百姓的唯一装备就是人手一本《可兰经》和一条抵御沙漠夜间寒冷的毛毯,这次大迁移就是著名的“绿色进军”。对于我那个年纪大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西班牙军队一连几周坚守在军营里,新闻媒体报道说摩洛哥方面将发动侵略,母亲们伤心落泪,因为她们的儿子很可能要去打仗了。然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

西撒哈拉位于摩洛哥以南,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最终变成了西班牙的一个省,在那里出生的所有撒哈拉公民都享有西班牙公民的一切权利。当非洲大陆开始非殖民化的进程时,西班牙坚持不肯放弃这块领地,认为对其拥有一切权利。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将西撒哈拉归还给那里的居民:西撒哈拉人。但是西班牙抛弃了这个行省,不顾其死活,任凭其南北两个邻国染指西撒哈拉,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多年来一直觊觎着西撒哈拉。事实上,西班牙同这两个国家达成了出让这块领土的协议,与此同时却伪装撤退,以避免同入侵者发生冲突。就在西班牙军队撤走士兵,疏散平民,甚至连死亡人员的尸骨都从墓地里挖出带走的时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开始发动疯狂的人侵,导致超过七万五千撒哈拉人大规模外逃,他们穿越沙漠,躲避试图阻止他们外逃的摩、毛两国军队。从那时起,大部分的居民被圈在一道长两千多公里的围墙里面,周围布满地雷,有雷达监视,禁止任何人出入。那些得以逃脱了飞机的轰炸,经受住沙漠的恶劣条件生存下来的人们,最终聚集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难民营里,那是撒哈拉沙漠中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之一。成千上万的人在外逃途中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人,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市附近的撒哈拉难民营里,期待着有一天冲突结束,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三十三年之后,那里的撒哈拉人口成倍增长,现在超过了二十万人。

我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次来到廷杜夫的难民营。当时还带去一队学生,目的是让他们对西班牙这段重要的历

史有个直观的了解。这是一段被忘却的历史,应当补上。当时我们为那里的医院带去了一些医疗设备,为撒哈拉学生带去一些学习用品,他们的第二语言就是西班牙语。那时我才明白了当年那场悲剧有多么惨痛!我已经不再是十二岁的孩子,而是年近四十的人了,我能够理解撒哈拉人在他们的领土遭受了一场灾难性的非殖民化后所承受的可怕后果。那些天当中,我在不同的难民营之间奔波,住在他们的帐篷里,认识了一些在古巴或俄罗斯待过很长时间的学生,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的人民而去学习。大沙漠迷住了我,撒哈拉人令我永远无法忘怀。

一个星期天,在我们参观一家医院的时候,我决定独自走走,在那散发着药品和焦糖味儿的迷宫般的走廊里徜徉一番。那是一次短暂的散步,那些令人产生幻觉的空空如也的房间,仍然能够说明那场灾难的后果。最后,我发现只有两个住院病人:一个患牙痛的小孩儿和一位被蝎子蜇了的妇女。那一晚,我在帐篷里睡得很不踏实。我做了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自己被蝎子蜇了,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天亮前不久我醒来,浑身大汗。我跑出去呼吸沙漠中的冷空气,爬上了一座沙丘。在沙丘上,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了《情系撒哈拉》的第一节文字。我觉得仿佛把体内所有的梦魇都驱赶出来了。

但是我用了一年时间才写完第二节和小说的其余部分。这段期间我已经返回西班牙了,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了有关撒哈拉民族的所有资料。我采访过原殖民地的老兵、官员、教师、商人等。我同生活在我国的许多撒哈拉人交谈过。但是这仍然不够。我需要再回撒哈

拉去,爬到一座巨大的沙丘上,坐在一小堆篝火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听小说的主人公们讲故事。于是我又回去了,这一次带去了好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个录音机。我结识了许多当年反抗摩洛哥入侵的人,在白磷凝固汽油弹轰炸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一些在出逃途中降生的孩子,为了不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孩子们当时被埋在沙下。之后我开始撰写这个故事:这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小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片段,都似乎在唤醒一个民族的痛苦,在试图保留住一个被遗忘的群体的希望。现在,《情系撒哈拉》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一个见证。我首次见到和听到这段历史是在一台黑白电视机上,图像效果很差,而且每年只有八个月能接收到节目。其余的时间,电视屏幕上只能看见和听见干扰波。

路易斯·莱安特

译者前言

在动手翻译《情系撒哈拉》这部作品之前，作为译者必不可少的功课，我一口气先通读了全书，之后掩卷静思，细细品味，脑子里不觉冒出“世事难料”和“命途多舛”这两个词。书中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两个词的精辟之处。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一九七四年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市贫民区的英俊小伙，十九岁的圣地亚哥·圣罗曼邂逅了出身中产阶级且为书香门第的十八岁少女梦泽·坎博拉，二人一见钟情，很快陷入热恋之中。然而这段恋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由于他们太年轻，缺乏经验，相互间产生了误解；加上梦泽的父母从中作梗，两个年轻人在误解中越陷越深，终于黯然分手，各奔前程。圣地亚哥参军去了西属撒哈拉；而梦泽考进大学，嗣后当了医生。从此，两个人各有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梦泽嫁给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医生，但却是个花花公子，她日子过得

很不舒心，婚姻走向破裂。圣地亚哥留在了西属撒哈拉，与一当地女子结婚，后在战争中受伤致残并盛年丧妻，导致精神失常。但是，那段初恋的情缘，却一直深藏在他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无法忘记。

流年易逝，斗转星移。眨眼到了世纪之交的二〇〇〇年的除夕夜，梦泽偶然得到一张圣地亚哥在西撒哈拉期间拍的照片。这重新点燃了埋藏在她心底多年的对初恋情人的爱。于是她毅然申请离职，飞赴西撒哈拉寻找圣地亚哥。

在西撒哈拉，梦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几乎命丧沙漠。幸而在撒哈拉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圣地亚哥的一些线索。然而，在即将找到他的同时，却又似乎彻底地失去了他。毕竟二十六年的间隔，物是人非，初恋时的美好和浪漫已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

《情系撒哈拉》原书名为《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这是一首西班牙歌曲《国旗颂》中的一句歌词。当时是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统治的后期，这首进行曲曾风行一时，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它的曲调和歌词。而这首歌也与本书主人公的命运紧密相连，它是梦泽和圣地亚哥初恋情感的催化剂，也是故事结尾处梦泽寻找到圣地亚哥的重要线索之一。其歌词如下：

在摩尔人的土地上，
在非洲的天地之间，
一位西班牙的士兵，
唱出他的肺腑之言。

雪莉酒般清纯金黄，
葡萄酒般浓郁殷红，
它们就是你的颜色，
西班牙王国的国旗。

假如有一天我死去，
在远离祖国的异地，
我只想要一面国旗，
用来覆盖我的躯体。

当我身处陌生的土地，
当我看到鲜艳的国旗，
当想起你的丰功伟绩，
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

.....

我们看到，作者把歌词的最后一句用来为他的作品命名，显然是要突出强调书中主人公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而译者在翻译书名时感到：原文书名固然很美，但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译成中文后稍感冗长、平淡，遂根据原著的内容和主旨以及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改为现在中译本的书名《情系撒哈拉》。

这部作品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书中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相信读过本书以后，读者会对作为故事舞台背景的撒哈拉大沙漠的景物以及撒哈拉人的民俗风情留下

深刻的印象。

作者以富有张力的笔触,描绘了非洲大陆上最荒凉最干旱的大沙漠的景色。那一望无际的沙海,如大海波涛般绵延起伏的沙丘;那寸草不生、凄凉可怖的砾漠;那骄阳之下,灼热如蒸的沙原;那落日时分殷红如血的晚霞;那黎明之际清冷寂静、充满希望的一缕朝晖。撒哈拉大沙漠安静的时候是那么平和,静得令人心悸;而当它发怒的时候,则像怒吼的雄狮,掀起漫天的沙暴,在其摧枯拉朽的威力面前,人会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撒哈拉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不宜居住的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

《情系撒哈拉》的作者路易斯·莱安特用饱含深情的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班牙在非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风土人情。作者的表现力是如此出色,竟使原本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舞台的西撒哈拉,一跃变成了本书的主角,跳到了台前,强烈地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令人为之惊讶、赞叹、浮想联翩、无限憧憬。

与此同时,作品中还描绘了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深情地歌颂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民之间的真诚的友谊和仁爱之情。当然,也歌颂了纯洁、真挚、美好的爱情。

由于故事发生的舞台背景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其稍作说明,以便于不了解作品历史背景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的西北部,北邻摩洛哥,东、南与

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接壤,西濒大西洋,领土面积二十六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十五万,主要民族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从公元八世纪起,阿拉伯人开始进入该地区。十五世纪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陆续侵入。一九三四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一九五八年成为西班牙的海外省。

但是,西撒哈拉的邻国均反对西班牙将西撒哈拉占为己有。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西班牙、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三国签订《马德里协议》,此协议规定西班牙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前从西撒哈拉撤出其军队。之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又签订了分治西撒哈拉的协议,并在西班牙军队撤出后,从南北两个方向侵入西撒哈拉。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此后,“独立阵线”的军队不断同入侵者发生武装冲突。一九七八年八月,毛里塔尼亚撤出西撒哈拉,摩洛哥趁机接管了原来由毛里塔尼亚军队控制的地区。目前,摩洛哥仍占据着西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实际上只控制着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交界的狭窄地带,那里的自然条件极差。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有四大难民营,营地设有医院、学校、卫生所等,并从事生产。那里的难民总数超过十五万人。至今,西撒哈拉的地位仍未最后解决。

《情系撒哈拉》一书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正是在一九七四年底参军并来到西撒哈拉首都阿尤恩当了一名海外军团士兵。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统治了西班牙四

十年的大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病逝；西班牙开始了一个民主过渡的新时期。同时西班牙也从西撒哈拉撤出了全部驻军，最终放弃了这块非洲大陆上的殖民地。圣地亚哥在西撒哈拉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并在摩洛哥军队入侵时几乎命丧黄泉。

小说通过圣地亚哥同当地撒哈拉人的友谊，描写了驻西撒哈拉的西班牙殖民军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用饱含人道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在交往过程中，克服障碍，消除误解，相互靠拢，相互尊重，结下真正的友谊。作者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其实西班牙同阿拉伯世界的接触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七一一年，当时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侵入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统治了将近八百年，直到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才最终光复了自己的国土。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伊比利亚欧洲文化发生了碰撞，两者的融合无处不在。至今在西班牙，随处可以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不仅相当一部分西班牙人的血管中流淌着阿拉伯人的血液，而且在语言、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园艺、饮食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存在。

《情系撒哈拉》的作者之所以将一个爱情故事放置在这样一个时空当中，也许其用意在于向读者表达这样一个信号：即在全球化影响日益深化的今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是实现和平、和谐，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小说在叙事手法上,打乱了时空顺序,采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镜头在巴塞罗那和西撒哈拉来回跳动,而且是把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巴塞罗那和西撒哈拉以及二〇〇〇年的巴塞罗那和西撒哈拉的故事打乱时间顺序,分散在各个章节中加以叙述,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参与故事的重组。作者埋下的许多线索需要读者一条一条地将它们联结起来,最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方法既调动了读者参与故事重组的积极性,又能够紧紧抓住读者,使其兴致勃勃地读下去。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梦泽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口哨声,曲调正是当年她与圣地亚哥在巴塞罗那一个小广场上跳舞时的那首《国旗颂》,梦泽环顾四周,没有任何人,只有刚刚离去的“疯子”优素福(即圣地亚哥)。作者并没有直接表现梦泽找到了她的初恋情人,而是以这种暗示的方法,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去体会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以及残酷的现实带给他们的终生遗憾。

小说的叙事节奏明快,语言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毫不拖泥带水。在人物刻画方面,寥寥几笔便使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其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情系撒哈拉》的确是近年来西班牙长篇叙事文学中的一部较为出色的作品。

《情系撒哈拉》的作者路易斯·莱安特一九六三年生于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区卡拉瓦卡·德拉·克鲁斯镇,毕业于穆尔西亚大学古典语言学系,现任阿利坎特大学拉丁

语教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涉及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刊杂文、戏剧、长篇小说等体裁。他还曾撰写过电影剧本,部分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他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埃弗拉因的最后一次旅行》(1986),《喂养金丝雀的人》(1996)等;主要长篇小说有《红色星期四的道路》(1983),《线路终点》(1997),《白银世纪》(1998),《扎伊谷的魅力》(2000)以及《欧洲学院》(2003)等。他曾经获得过西班牙诗歌、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奖。

小说《情系撒哈拉》因用出色的叙述手段,描述了西班牙最后一块殖民地西撒哈拉的景色和民俗风情,使其成为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的背景而获得二〇〇七年度西班牙旺泉出版社长篇小说奖。

丁 文 林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献给

涅槃丝

当我身处陌生的土地，
当我看到鲜艳的国旗，
当想起你的丰功伟绩，
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

国旗啊，你红得热烈，
国旗啊，你黄得清澄，
在你灵魂的背景上面，
是鲜血和金子的赤诚。

科尔萨里亚斯舞曲

佛朗西斯科·阿隆索作词并作曲

她上午睡,下午睡,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睡。然后夜里大部分时间她却是睁着两眼度过的:一种时而警醒时而昏睡的状态,一阵儿神志清醒,一阵儿又神志不清或迷迷糊糊,时不时还失去知觉。日复一日,一连几周。已经弄不清过去了多少时间。当她清醒的时候,就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却又重新陷入昏睡中,那是一种很难完全醒过来的深沉的睡眠。

几天来,在少数几次神志清醒的时候,她听到过奇怪的说话声。她觉得那些声音来自远处,仿佛来自另一个房间,或者来自她自己梦境的最深处。仅仅有那么几次,她听到那些说话声就在身旁,离她非常近。她觉得那些陌生人讲的是阿拉伯语,但不敢肯定。说话者在那里窃窃私语。她一点也听不懂那些话,但是,那些说话声丝毫不令她担心,非但如此,反而令她感到欣慰。

思考对她来说成了很艰难的事情,非常非常艰难。只要她稍一努力,想弄清自己身在何方,就会感到一阵极

度的疲倦，马上身不由己地落入可怕的睡梦之中。她努力想使自己不陷入沉睡，因为昏昏沉沉的状态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同一个形象的冲击：那是关于蝎子的噩梦。甚至在她清醒的时候，都害怕睁开眼睛，怕那蝎子脱离梦境，仍在眼前。但是，不管她怎么努力，两个眼皮仍旧沉重得抬不起来。

她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房间里的光线晃得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她这段时间一直被关在一个地牢里。她的眼皮再一次沉沉地耷拉下来。不过，眼下她终于能够分辨清楚现实和梦境了。

“Skifak? Esmak?”^①有人轻声地说道。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正轻声细语地对她说。尽管她听不懂那些话，但至少那语气令她感到很亲切。她听出了那声音正是最近几天或最近几星期不断听到的声音，有的时候就在她耳边，有的时候离她很远，好像出自另一个房间。然而，她却根本没有力气回答对方。

即使在清醒的时候，她也无法将那蝎子的形象从自己头脑中驱除出去，它已不再仅仅出现在噩梦中。她甚至觉得那蝎子正沿着她的腿肚子往上爬，她似乎感觉到了它的躯壳和脚爪。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这不是真的。她试图挪动一下身子，但却没有丝毫力气。事实上，那是短促而迅捷的一蜇，仿佛被针刺了一下。如果不是那个女人喊叫着提醒她，“小姐，小姐！小心，小姐！”她根本不会看到那只蝎子。她一边将胳膊伸进风衣袖子里，一边

^① 阿拉伯语，意为：“你怎么样？你叫什么名字？”

回头观察。于是她看到那蝎子正挂在衣服衬里上，她明白了，蝎子刚刚蜇了她。她只能捂住自己的嘴以免喊出声来，不过，后来她被那些女人的叫喊声包围了，她们有的坐着，有的跪着，惊恐万状地望着她。

她一直搞不清楚自己最后的姿势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醒来时仰面朝天，有的时候醒来时却是趴在那里。因此她意识到，有人帮她改变卧姿，毫无疑问，那是为了不让她生褥疮。她第一眼看见的东西，是天花板上墙皮剥落后留下的阴影。从一个开在很高处的小窗口那里射进一点微弱的光线。她不知道是傍晚还是黎明。在那个房间外面一片死寂。她发现，靠近另一面墙壁的地方有一张锈迹斑斑的散了架的床。她心中一惊，明白了那是一张医院里的床。上面没有床垫。一览无余地裸露着被抛弃的破烂的床屉。在两张床之间有一个白颜色的小金属桌子，看上去有年头了，表面留下一些斑驳的旧痕。女人第一次感到有点冷。她屏息静听，想辨别出某种她所熟悉的声音。白费力气，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她想说话，请求帮助，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她用尽仅存的那点力气来引起别人的注意。突然，门打开了，一个女人的脸出现在门口，她从未见过那女人。她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一位大夫或护士。色彩亮丽的 melfa^① 从头顶到脚踝裹住了她的全身。外面罩一件绿色的长大褂，所有的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见她醒过来了，那护士露出了一个夸

① 阿拉伯语，是阿拉伯妇女使用的一种大披巾，可以将头部连同身体遮盖起来。

张的表情，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Skifak? Skifak?”护士有点慌乱地问道。

尽管她听不懂那护士对她讲的话，可她猜想对方一定是在问她现在怎么样。然而，她喉部的肌肉动也不能动，无法回答对方。她转动着眼睛看着对方，试图认出那裹在头巾中的姑娘的面庞。女护士喊叫着跑出了房间，不一会儿带回来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他们匆匆忙忙地互相交谈着，尽管嗓音提得并不高。三个人都穿着大褂，女人们的大褂套在大披巾外面。那男人抓住她的手臂，按住她的手腕处为她把脉。他让那两个女人保持安静。他翻开病人的眼皮，仔细地观察她的瞳孔，用听诊器为她听诊。女人觉得胸部与金属的接触有点像火烤的感觉。医生脸上流露出犹豫不决的样子。女护士刚才走出了房间，现在拿着一杯水回来了。两个女人试图扶起病人，喂她喝水。她的嘴唇几乎无法张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流进她的脖子里。重新让她躺好以后，他们看到女人翻着白眼，进入了深沉的睡眠状态，差不多在四周前，当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当时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小姐，小姐！小心，小姐！”她在梦中多次听到那个声音，那声音对她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小心，小姐！”当时她不知道她们为什么喊叫，直到她看见那只蝎子趴在她风衣的衬里上，于是立刻明白了，她被蝎子蜇了。其他女人的喊叫声包围了她，她们捂着脸，仿佛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不幸事件一样惊叫着。“好了，好了，”她也喊叫着

说,企图压过她们的喊叫声,“你们跟我来,别待在这里了。够了!”那些女人不懂她的话,或者不想懂她的话。她们用手绢捂住脸,不停地在惊叫。最后她发火了,开始斥责她们,咒骂她们。“你们全都是笨蛋,一帮蠢货。如果我们不抗争,不逃出这里,我们就只好忍受他们的凌辱。你们听任他们这样对待你们,简直是耻辱!这比当奴隶还要糟糕,这简直……这……”当她发现她们根本听不懂她的话,也不在意她说什么的时候,便十分沮丧地停了下来。至少她使她们停止了叫喊。她待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面前那二十个女人,她们被吓住了,纷纷避开她的目光。她期待着有某种回应,然而她们谁都不肯向前迈进一步。相反,她们像一群鸽子一样蜷缩在那间牢房的一角,全都往别人身后躲藏,一边捂着脸一边祈祷。她第一次想起那只蝎子。她知道,地球上有一千五百个物种当中,只有二十五种是有毒的。很快这个想法便从她的头脑里消失了。不能浪费时间。现在她敢肯定,既然没有人理会她们的喊叫声,那就是说她们被扔在那里没人看守了。她将风衣披在肩头,把风衣帽子戴在头上。“你们爱咋样就咋样,我可要走了。”她伸手去拉门,正如她预料的那样,门被锁住了。自从天亮以来她就有所准备了。她用力地一脚踹去,将门下部的木板踹开了。木板太干,立时碎成无数碎片。她等了片刻,见没有人来,便又接着踹门。此时,破洞已经相当大了。她裹紧风衣,向外面爬去。

中午的阳光非常强烈。“不行,小姐,不行。”这是她站起身来往远处走之前听到的最后几句话。她感到两腿

发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十多天了，她还没有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走过这么长的路呢。这十几天里，她和另外二十个女人被关在那个没有窗户的棚屋里，那是用水泥板和砖头建的房子，屋顶是波形板的，里面密不透风。在她们被带来关押在这里的那天早晨，她仅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看到了那片小小的绿洲，尽管如此，她通过各种声音已经熟悉了每一个角落。驻地中心有一眼井和一个用于汲水的滑轮。距那里几米开外的地方支着一块巨大的帆布，有时就当做帐篷使用，那些男人随时都在那里喝茶、聊天、拌嘴。到处都是垃圾。那些椰枣树下，有一顶更加结实的帐篷，门口放着一块地毯，那是“先生”的栖身之处。最近九天的夜里，在沙漠的寂静中，她曾经一连几个小时听见他那惊天动地的呼噜声。

她发现了帐篷旁边的那辆泛着金属光泽的丰田车。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车子轮胎轧出来的痕迹伸向远处渺无人迹的沙漠荒滩。女人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获得自由给她带来的狂喜。她几乎没有意识到炎炎赤日炙烤下的大地会有多么危险。她顾不上想别的了，加紧脚步朝那辆越野汽车走去。她并没有跑起来，但是脚步却十分坚定，她不想被已经开始袭来的恐惧感控制。她一次都没有朝后面看，也不向两边看。因此，当听见有人叫她的时候，不觉心头一惊。但是她并没停下来，仍旧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只是当她听出身后的声音时，扭头看了一下。是阿佳，那群女人中唯一的撒哈拉人。她跟了上来，大披巾已经滑到了肩头，她双手提起披巾以防奔跑时踩住下摆。“我跟你走，等一等，我跟你走，”她用很纯正

的西班牙语对她说。于是她等阿佳跟上来，拉起她的手，两人一起朝丰田车跑去。她拉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并向阿佳使了个眼色，让她从另外一侧上车。撒哈拉女人敏捷地爬了上去。她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朝四周张望，仿佛害怕有人看见她们朝车子跑去。“我们走吧，阿佳，这场噩梦结束了。”女人摸索着汽车的点火开关寻找钥匙，立时脸色变得煞白。“怎么啦？”撒哈拉女人问道，“你害怕了？”她向撒哈拉女人亮出空空的手掌。“钥匙没在车上。”阿佳迟疑了片刻才明白她想说什么。她脸不变色，双手做了一个手势，又将双手放在心口上。然后她弯下身将一只手伸进座位下面。很快取出了一把黑色的钥匙，上面布满灰尘。“这是你需要的吗？”女人接过钥匙，将其插进点火开关里。立刻，越野车吼叫起来。她正要向撒哈拉女人问点什么，不想她却先开口了：“在营地里人们都这么做。车钥匙不能让孩子们拿到。孩子们太淘气了。小孩子嘛。”

汽车开始向前移动。如果有看守的话，早就该寻声跑过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将她们这些女人单独留在了这里。她花了几秒钟时间才熟悉了方向盘和离合器的踏板。她顺着其他车子轧出的车辙，加速向远方的地平线开去。汗珠从她的前额上滚落下来，然而，紧张和焦虑不仅没使她感觉到热，相反，却感到越来越冷。“别从那儿走，”阿佳叫起来。“为什么？你认识其他的道路吗？”“沙漠里没有道路。那边没有水源，我们一点喝的都没带。”她抬起手，指着西南方向的某处。“从那儿走。”女人听从了她的指点。她转动越野车的方向盘，果断地掉转车头，

朝着没有轮胎痕迹的方向开去。她无意中看见了燃油存量表：油箱里的油还剩下四分之一。阿佳一直注视着地平线。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将两个女人抛上抛下。她们谁也不说话。不知什么原因，汗水变得冰凉，使她感到阵阵发冷。现在她第一次感觉到脖子上被蝎子蜇过的地方有些发痒。她的呼吸有些费力，但她认为这是紧张造成的。阿佳立刻明白了她情况不太妙。女人紧握着方向盘，同时感到双腿乏力，心律不齐。从侧面看上去，她的脸显得非常苍老。撒哈拉女人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丰田车停下来时，她并没有问她什么。“我开不动了，阿佳，我没有力气了。”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女人说道，“只好让你来开了。”“我从来没开过车，根本没法开动它。你最好歇一会儿，然后再试试。”“阿佳，我很难受。”“我知道，你被那蝎子蜇了。你真倒霉。”

突然，在越野车发动机的响声之外，传来一阵更大的轰鸣声。远处出现了一辆卡车的影子，上下颠簸着朝她们驶来。“她们发现我们了，”阿佳说。女人挣扎着，双手拼命抓紧方向盘，踏下油门踏板。越野车加快了速度，冲过一个个沙丘，蜿蜒向前，而另一辆车正离她们越来越近。追上她们并挡住她们的去路只是时间问题了。当更为逼近她们的时候，卡车上的人开始用阿拉伯语和法语朝她们喊叫。穿一身旧式的西班牙军团制服的“先生”原本阴沉的脸上渐渐露出一丝微笑。他坐在司机旁边，指点他如何冲上沙丘，如何绕过石块。他双手握着一支压满弹夹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架在一条腿上。方向盘前的女人眼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点。她几乎连踩油门

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车子开进一个沙窝,猛地一挫,停住了。阿佳一头撞在挡风玻璃上,前额撞开一条口子。血流到嘴唇上,撒哈拉女人感觉到了血的腥味。还未来得及反应,她便看到“先生”的手下已包围了吉普车。他虽然脸上挂着虚假的微笑,但却看得出他眼中的怒火。他们打开吉普车两侧的门,吼叫着让她们下车。撒哈拉女人立刻照办了,然而另一个女人却几乎无法动弹。“我叫你下车。”“你得带她去看医生,”阿佳鼓起勇气喊道,“她被蝎子蜇了。”匪帮头子爆发出一阵粗野的大笑。女人几乎听不见他的笑声。她只觉得他那粗糙的双手抓住了她的一条手臂,将她拖出车外。她重重地摔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让蝎子蜇了!”他朝她身上啐了一口,抬腿做出要踢她的样子,但是脚却在踢到她头部的一刹那停住了。“你们他妈的以为能跑到什么地方去?该死的贱货!你总该知道吧,”他冲阿佳说道,“从这里逃跑是不可能的。难道你跟她一样蠢?”倒在地上的女人挣扎着欲请求帮助,但嘴里却只能发出咿咿呀呀声。尽管如此,她仍然能够辨别出阿佳的喊叫声。虽然无法看见她,女人知道他们在打她。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件事怪自己。此刻她嗓子里有一团可怕的火在烧灼着她,她一句话也说不出。透过匪帮头子的皮靴留给她的一点空隙,她看见那撒哈拉女人向地平线方向跑去。她尽量避免跑直线,长袍不断绊她的脚,一会儿摔倒,一会儿又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着,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先生”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放在丰田车的发动机罩上,向他的手下要了一支来复枪。女人躺在地上,将这如同慢镜头一样的场

景都看在眼里。“先生”把来复枪抵在肩头，将灰白的大胡子捋到一边，以免被枪夹住，他不慌不忙地透过瞄准器对准了撒哈拉女人。阿佳跑得越来越慢，仿佛她已经断定那些人早晚会抓住她。精疲力竭的奔跑最后成了小步前行，她强忍着不向后看，也不让自己停下脚步。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阿佳的身影扑倒在沙漠的土地上。顷刻间，像是苍天表示哀痛，出人意料地刮起了一阵风，渐渐地越刮越大。这位外国女人的两眼在闭上之前看到的最后景象，是一片巨大的沙幕将深不可测的撒哈拉沙漠遮蔽起来。

女病人大叫一声，随后睁开了眼睛。女护士立即握住了她的手，什么也没对她说，只是看着女人的眼睛，如同在观察一个新来的陌生人。护士力图估计她的年龄：四十？四十五？她知道在撒哈拉比在任何地方都老得快。

“阿佳，阿佳！”

毫无疑问，她在说胡话。女护士将手放在她的额头上，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她现在可以肯定，这女人能看见她并听到她说话。她用摩洛哥哈桑语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指望她能听懂，但白费力气。女护士给她喂了点水，又用法语跟她说话，又用英语同她沟通。女护士用她所掌握的所有语言都试了一遍。

“阿佳，阿佳！”女人又喊叫起来，此刻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杀死了阿佳。”

女护士听到她的话感到脊梁一阵发冷。她极力保持

着微笑。

“你好。你怎么样？你是西班牙人吗？”

女人看着她，平静下来。她用力抓着女护士的手。

“我这是在哪里？”

“这是一家医院。你还活着，没有危险了。你昏睡了好多天了。你是西班牙人吗？”

“他们杀死了阿佳。”

女护士认为她是在说胡话呢。好多天以来，她一直没离开过这女人的床边。自那些人把她从军用汽车上抬下来的那一刻起，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就强烈地吸引了她的注意。女护士似乎是唯一相信她会活过来的人。现在她确信上帝听到了她的祈求。

“你有 Baraka^①，”她说。“这是上帝的祝福。”

女护士将披巾从头上拿开，露出一头亮丽的黑发。她不停地微笑着，不想松开那陌生女人的手，也不想跑出去报告说她在这么多个星期之后现在清醒过来了。她将自己的手放在心口上，然后又伸开手掌放在她的前额上。

“我叫莉拉，”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看着莉拉的微笑感到巨大的安慰。她很费力地说道：

“梦泽。我叫梦泽。”

① 阿拉伯语，意为：运气，福气。

透过棚屋的窗户，圣地亚哥·圣罗曼一整天都在观察部队非正常的调动。那棚屋经常被当做牢房使用，它宽四米，长六米，四条腿的床屉上放着一张床垫，另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肮脏的坐便器和一个水龙头。

亲爱的梦泽：眼看快一年没有你的任何音信了。

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下定决心写下了这第一句话，而现在他又觉得这话有些做作。阿尤恩^① 机场上飞机降落的声音将它拉回到现实之中。他看了看信纸，连自己写的字都辨认不清楚。从棚屋的窗户看出去，目力所及只能看到跑道的安全区和飞机库的一部分。唯一能够看清楚的是停车库和出来进去的皮卡车^②，满载

① 阿尤恩，西属撒哈拉的首都。

② 皮卡车，一种采用轿车车头和驾驶室，同时带有敞开式货车车厢的车型。其特点是既有轿车般的舒适性，又有强劲的动力，且具有善跑不良路面的能力。

军团新兵的大卡车以及往来神秘的军官们的汽车。七天来,这是第一次他们没给他送饭,也没在午后打开门让他在机场一端的一条跑道上活动活动腿脚。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话,吃的是干硬的面包和一种没有咸味的汤,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房门和窗户,期待着他们突然到来,将他弄上一架飞机,把他永远带离非洲。他们曾经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然后他这辈子就只剩下怀念撒哈拉了。

为了将他送往大加那利^① 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把他从军团第四营的驻地牢房转移到了飞机场,这一个星期以来,远离了这块非洲行省的喧嚣,圣罗曼班长觉得时间已经停滞了。然而,上边的命令似乎没等贯彻下来就丢失了,不知何故,一切都停顿了。由于等待结果而产生的紧张和焦虑令他失眠:白天黑夜全都一样。而跳蚤又令他坐立不安,十分烦躁。唯一使这种单调状态有所变化的是在机场跑道上度过的时间,一位军团老兵监视着他,每次在登上岗楼之前,老兵总是威胁他说:“如果你不停地走,超过十步以上,或者撒腿跑起来,我就打碎你的脑壳。”他神情冷峻地对他指一指手中的轻型自动步枪,仿佛确信这位班长已经明白了他说的话是认真的。这是他作为阶下囚,一天当中唯一感到轻松的时刻。他看着地平线,用目光搜寻城市的屋顶,那些像半个鸡蛋壳样的白色屋顶,同时极力将干燥的空气吸满肺叶,仿佛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似的。但是,十一月的那一天,既没有任

^① 大加那利,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首府所在地。

何人给他送早餐和午餐,也没有任何警卫人员理睬他要求食物的抗议声。棚屋附近一点动静也没有。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飞机跑道上或飞机库那边了。到了放风时间,没有人来给他开门。快到黄昏的时候,他已经确信发生了某种异常情况。直到太阳将要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候,传来了一阵皮卡车发动机的响声,他从窗口望去,看见那辆车子的前灯转向棚屋,驶了过来。他坐到床垫子上等着,极力保持镇静,最后他听到门锁在响,门口出现了吉列尔莫的身影,穿着正装制服,系着腰带,手上戴着白手套,似乎准备着去参加阅兵。他身后跟着一名警卫,肩上挎着一支轻型自动步枪,圣罗曼从未见过那个警卫。

“有人来看你。”吉列尔莫进门后,警卫只简短地说了一句,便将门关上了。

圣罗曼班长根本还没来得及向他要食物呢。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很脏。面对他的朋友,他很不自在,或者说是自惭形秽。他走近窗口,倚在墙上。自从那个倒霉的下午,他带着一个不属于他的包袱卷准备出去散步,就从那以后,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天没见面了。

吉列尔莫一身正装的打扮。他也不知说什么好。他双手抓着军帽,将手套和帽子揉成一团。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心情,显得有些紧张。终于他开口说道:

“你得到消息了吗?”

圣地亚哥没有回答,但等待着他说出某种灾难性的消息。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他目前的状况更糟的了。

“元首死了。”他说,试图在他朋友身上看到某种反应。“今天凌晨。”

圣罗曼班长微微转过身，向窗子的另一面望去。这消息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尽管天色将晚，机场上仍旧忙个不停。

“那么就因为这个？”

“还能因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整个一天他们来来往往的，不停地运送部队。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往这儿运还是往外送。有一个礼拜了，一切都乱哄哄的，没有人给我解释什么。还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对吗？”

吉列尔莫在潮湿、肮脏的床垫子上坐下来。他不敢直面他的朋友。

“摩洛哥人入侵我们的领土了。”他说。

桌面上放着一封永远写不完也寄不出的信。两人同时看了看那发黄的信纸，然后目光碰在了一起。

“吉列尔莫，”圣罗曼有些迟疑地说，“他们会枪毙我，对吗？按照你对我说的，我之所以还在这儿，是因为他们需要飞机来干别的事情，而顾不上从这儿运走一个……”

“叛徒？”吉列尔莫不怀好意地脱口而出。

“你也认为我是叛徒？”

“所有人都这么说。而你并没有向我证明你不是。”

“有必要吗？你会相信我吗？”

“你可以试试嘛。”

圣地亚哥走近桌旁，将那张信纸揉成一个纸球，扔进了坐便器。吉列尔莫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随后又开口道：

“他们要将我们从这里调走。他们不想跟摩洛哥人

开战。有谣言说他们已经把这个行省秘密地卖给了哈桑和毛里塔尼亚。”

“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再有一个月你就退役了,你将回到你的家中,而我……”

“你也会回去。只要你把一切说清楚了,他们会让你退役的。”

圣罗曼班长没再说什么,他不想把折磨着他的所有疑虑都披露出来。一架飞机在跑道上降落的轰鸣声打破了棚屋里的沉寂。外面,火红的天空与被映红的地平线融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

“你看,圣地亚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谈这件事,但我必须问你,否则我心里不踏实。”

圣罗曼班长重新紧张起来。他两眼盯着朋友的眼睛,努力不使自己的目光回避对方。吉列尔莫将目光移开了,但他的态度仍旧很坚定。

“军营里都说你和那些叛徒、卖国贼是一伙的,还说你是个恐怖分子。我并不是说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希望听你自己对我解释。”

终于,圣地亚哥觉得有口难辩,浑身无力。他脊背靠着墙壁缓缓地跌坐在地上。他用双手捂住脑袋。此刻,与其说他感到难受,倒不如说他感到丢脸。

“吉列尔莫,我向你发誓,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以我死去的母亲的名誉对你发誓。”

“我相信你,圣地亚哥,我相信你。但是自从他们把你抓起来,就一直不让我跟你见面。由于你,我跟所有人都翻脸,我受够了。”

“那你就别跟人翻脸了，不值当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枪毙我。”

“你少说蠢话，他们不会枪毙你。只要你把事情讲清楚，他们就会让你退役，大不了留个案底，不过如此而已。”

“他们一定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我供出人名，要我……”

“不过，既然你对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不必害怕。”

“我向你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以为那个包袱卷里只有脏衣服呢。”

于是吉列尔莫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的朋友。尽管光线昏暗，圣罗曼班长只瞄了他一眼，便猜出了他伙伴脑子里的念头。

“圣地亚哥，你所说的那些脏衣服，重量超过了十五公斤。”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猜想衣服里边可能包着个汽化器，几根旧连接杆之类的东西。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违规的，可人们都这么干。这你是知道的，所有人都这么干，汽化器、皮靴、旧零件……”

“没错，圣地亚哥，可那些零件却是些手榴弹、雷管和别的什么，我也不知道。营地里的人说，那些东西足以把国家宾馆炸飞。”

“可是我没有炸任何东西的意图。我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帮别人一个忙，仅仅是受人之托。”

“是帮那个姑娘吗？你是在给那个姑娘帮忙吗？”

圣罗曼班长像被弹簧弹起来一样，霍地站起身来。他攥紧了拳头，定定地站在吉列尔莫面前。紧咬牙关，几乎将牙齿咬出声音来。

“这事儿与你无关。你少干涉我的生活，听见了吗？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成年人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跟谁好就跟谁好。”

吉列尔莫站起身来，他非常难过，走到窗户跟前。整个这件事情让他感到极度伤心。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圣地亚哥，两眼望着空中最先显现出的几颗星星。外面的空气纯净而清新。优美的景色同他此刻烦恼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到一阵短暂的轻松。

“你看，圣地亚哥，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来见你的。你根本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到达这里。上边让我们在军营里集结待命，等候新的消息。我偶然得知，两周之内他们不会将你转移到别处去，所以我才来了。”

他们重新陷入沉默。吉列尔莫似乎没有勇气继续说下去了。要不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朋友，他肯定认为对方此刻会哭出来。但是不会的，圣地亚哥·圣罗曼从来没哭过，绝不会，更不要说有人在旁边了。所以，当他看到圣地亚哥从阴影中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一样抱住他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困惑。他怔怔地待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他觉察到圣地亚哥的眼泪流到他的脸上，他不得不回应对方的表示，他用力拥抱着对方，仿佛对待小孩子那样安慰他。可当他耳中听

到圣地亚哥那些断断续续的坦白话语时,更是感到出乎意外。

“我很害怕,吉列尔莫,这是真的。我从没想到我会说出‘害怕’这两个字,但这的确是事实。”

吉列尔莫努力不使自己动感情。在黑暗中,他甚至想,对他讲这些坦白话语的人不是真正的圣罗曼班长。他们在床垫子上坐下,圣地亚哥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

“吉列尔莫,你得帮我一个大忙。只有你能帮我。”

这位军团战士立刻警觉起来,对即将落到他头上的事情有些担心。他没敢回答。

“我需要你帮助我从这儿出去。吉列尔莫,你得帮帮我。他们有可能拖很长时间才送我去加那利群岛。既然最高统帅已经死了,所有的事情都将乱作一团。”

“事情早就乱作一团了。”

“所以啊。谁也不会关心从一间破烂棚屋里逃出去的一个破班长。其实很简单,吉列尔莫。你最多蹲一个多月的牢。这样一来你还不用去跟那些摩尔人打仗了。”

“你没有权利跟我提这种要求。”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向我提这样的要求,我一定照办,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件事很容易,伙计,唯一冒险的人是我,一旦他们抓住我……”

“你疯了,圣罗曼。”他说,当他称呼他的姓氏时,是想尽量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想卷进去。“如果他们逮住你,一定会枪毙你的。”

“我的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我求你做的事就是说服司务长,让他派你来这儿值班。每天下午,他们都

放我出来一会儿，走到跑道的尽头，就是飞机转弯的地方。我只需要你在开枪之前，给我留出二百米的距离。有这二百米，我就能够到达车库那儿，弄一辆皮卡车。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事了。”

“你疯了！在你把点火线连接在一起之前，他们就会抓住你。”

“不会，因为我会找一辆本地警察的车。撒哈拉人总是把钥匙放在右侧座位的坐垫下面。他们有这个习惯，我很清楚这一点。你什么也不用担心，只要在开枪之前给我留出二百米的距离。余下的就是我的事了，不过我也没把握，也有可能遇上个很会打猎的主儿，要了我的小命儿。”

吉列尔莫没吱声。只要一想到这些，他的手心就会出汗。此刻飞机库那边的灯光悄悄地透过窗口斜射进来。他站起身，开始在六米长的牢房里来回踱步。他已经听不见飞机起飞时的噪音了。

“算了，忘掉这事吧。”最后，圣罗曼班长说道。“这是个愚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我送上法庭，对我不利的指控越少越好。另外，我也不想剥夺你开枪打摩洛哥人的乐趣。你知道吗？我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一个胃里空空如也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胡说八道。”

突然，圣地亚哥开始大喊大叫，以引起看守者的注意。

“你们要饿死我呀！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叫你们在外边都不得好死。都他妈的是胆小鬼！贪生怕死！你们是一路货色。你们现在这么对我，等你们当了摩尔人

的俘虏，一定会遭报应的！”

这位军团士兵似乎被某种力量控制住了，喊出那一连串骂人的话。就连他的声音都变了调。吉列尔莫边向后倒退，边寻找着屋门。他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该说什么。棚屋的门打开了，那个士兵出现在门口，双手端着轻型自动步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吉列尔莫看到这情景，极力表现出镇静样子，溜出门外。门关上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皮卡车离开了那里，很快从视线中消失了。

重新只剩下圣罗曼班长一个人，他抓着牢房的铁栅栏，尽量将鼻子和嘴伸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一阵干爽怡人的小风吹来，使人很难相信秋天已经临近。前几场降雨使得泥土的味道比任何时候都浓烈。一轮明月照亮了远处的仙人掌，连狡猾的狐狸也无处遁形。飞机场跑道上的灯光斜射到棚屋上。有那么一刻，安迪娅的身影清楚地浮现在他眼前，仿佛他就站在她的面前。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到她的声音，闻到她黝黑皮肤的香味儿。远处传来的军号声打断了沉寂，驱走了姑娘的影像。圣地亚哥不知何故渐渐产生某种快感，甚至令他觉得空气拂过脸庞都那么快意。那味道给他增添了力量，使他飘飘然飞过机场上空，飞过阿尤恩，飞过撒哈拉。他半闭着眼睛，想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底的一个早晨，当大力神飞机的尾仓门轰轰隆隆地打开，倾斜的舷板落了下来，通向最美丽、最耀眼的沙漠的路在他面前展开时，一种如同打摆子的感觉通遍他的全身，而此刻的感觉就跟当时一模一样。那之前，在训练营的那些日子里，他一直忍受着萨拉戈萨的北风，根本不可能想到阿尤恩机场跑道上等待着

他的事情将决定他的一生。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从冬日阴冷的阳光中来到撒哈拉湛蓝的天空下。九十三名自愿由步兵转为海外军团士兵的战士正坐在大力神飞机的机舱座位上，一动不动，直到一位军官操着安达卢西亚口音将他们从沉思中唤醒。“全体起立。”军官声嘶力竭地一声大喊。未等他话音落地，九十三名士兵齐刷刷站起身来。但是圣地亚哥·圣罗曼的心此刻已经飞出了C-130飞机的舱外。他背着铺盖卷，飘然走下机尾的舷板，像在下面等候他们的那些地方军团士兵一样，敞着衬衣领口，双肩向后扳，昂首挺胸，目视前方。他是排头兵，站在最前排，比任何人都最先感受到十一月温和的空气，比他经历的所有的十一月都温和的空气，与他的家乡巴塞罗那非常不同。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的一切令他感到兴奋之情通遍全身。在众多的标语和旗帜当中，地方警察的制服引起了他的注意，那种浅色的军上衣突出了撒哈拉人黝黑的皮肤。对面是办公大楼。一个几乎与房顶一般高的巨大的平台，从一头到另一头横贯整座大楼，平台上满眼是男人的黑色和蓝色的裹头巾，如同摩尔人带风帽的长袍一样的服装，那些穿着打扮，似乎是为周围单调的、土红色的风景增添点快乐的气氛。皮卡车发动机的响声，大力神运输机螺旋桨的轰鸣声，扩音器里发出的口令声，这一切构成了为新来的人准备的一场盛大的演出，为往来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士兵们，年复一年地演练着。他觉得那场面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了，正等待着他圣地亚哥·圣罗曼从飞机上走下来，以便吸引住他。沙漠和撒哈拉人的脸庞在他看来似乎是地球上最老的。一

切都很平和：景色、阳光、当地人的表情。尽管如此，当他看到他最忠实的朋友，吉列尔莫那张苍白的面孔时，重又回到了现实当中。他是四十天前才认识吉列尔莫的，但如今他们却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他此刻面色十分苍白，几乎快站立不住了。他立刻明白了，他的同伴在飞机上一直不舒服。他冲吉列尔莫嘘了一声，想让他看着自己，但他眼睛抬了抬，重又垂下去盯着地面。圣地亚哥·圣罗曼觉得有点内疚，因为若不是为了他的缘故，他的朋友此刻也许正在萨拉戈萨的某个地方，安安稳稳地等着这几个月快点过去，然后退役，回去挣钱。但是他却介入了朋友的前途，还有那个出现在萨拉戈萨的军团少尉，他对他们谈起海外军团，给他们看他的文身，看照片儿，还用苏佩尔 8 型放映机放了一段影片，上面的海外军团士兵跟在装甲车后面，雄赳赳气昂昂，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于是圣地亚哥下了决心，萨拉戈萨距离巴塞罗那太近了。他试图在心里估算出海外行省撒哈拉同他家乡之间的距离，而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比那里更远的地方了。那天下午他再次往梦泽家打了个电话，想告诉她说他就要去天涯海角了。但是她家里人又一次告诉他说，梦泽小姐不在城里。他心里很清楚，他们是在骗他。他愤怒地用力挂掉电话。试图在自己心中将梦泽的形象彻底打碎。他整个一夜都没有合眼，在靠吉列尔莫很近的一张床上辗转反侧。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他抽时间来到新兵招募处，对那个少尉说道：“少尉，我想当海外军团战士。”少尉连让他后悔的时间都没给，就将圆珠笔凑近嘴边，哈了哈气，写下了圣地亚哥·圣罗曼的名字。然后

对他说：“小伙子，会签名吗？”“会签，少尉。”于是少尉将那张纸转过来递到他面前，手指放在写着“签字及画押”的那行字下面。尽管圣地亚哥·圣罗曼不明白那第二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是在那里签上了他的名字，因为他当时想的就是要去世界最偏远的地方，像那个少尉一样在身上刺上“母爱”两个字，忘掉梦泽，并且永远不再回来。

可是现在，看着吉列尔莫憔悴而又痛苦的面孔，他含糊了，这是他很久以来从未有过的唯一的知心朋友，将他拖来，这事儿做得对吗？尽管是吉列尔莫本人在看到他刚刚签署的那张表格之后，执意要自愿加入海外军团的。有那么一刻，当想到这里，他感到很受感动。从未有人为他做过类似的事情。

机场扩音器里放出的音乐声重新将他拉回到现实当中。那首进行曲开头的几个乐段便搅动了他的内心，令他心潮涌动。如同雪莉酒和里奥哈^①……激昂的音乐同士兵们疲惫不堪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是西班牙国旗的颜色。随着一声令下，他们开始把铺盖卷装上等候在飞机跑道上的两辆大卡车。当我身处陌生的土地，当我看到鲜艳的国旗……圣地亚哥·圣罗曼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当想起你的丰功伟绩……他似乎感到梦泽的脸庞就在他的眼前。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你说什么？”她两眼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他回答说。她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双唇，那种感觉他终生难忘。他又重复了一遍：“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但

① 里奥哈是西班牙著名的红酒产地，所生产的葡萄酒亦取名里奥哈。

是,那个该死的军官此刻站在卡车边上对他们大喊大叫,手臂挥舞得像个发疯的风车,一边催他们快走,一边不停地斥骂这些军团新兵。很快,圣地亚哥·圣罗曼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攀上卡车,跳进车里,找到他的铺盖卷,坐在车厢最里面的备用轮胎上。他朝周围扫了一眼,这使他暂时从脑海中驱除了梦泽的影子。那些撒哈拉人的脸和他们刚刚踏上的土地的颜色一样。有那么一刻,他觉得那些人和土地都是同一种东西。那些坐在军队大楼的阴影下无所事事的老年人,好像一辈子都在那里似的。他们用手遮在眼眉上,用混杂着同情和冷漠的眼光看着这些小兵。卡车开动起来。音乐声落在了后面。一座土山耸立在两辆卡车行进的通道上。柏油路边上稀疏的荆棘完全变白了。路途很近,不一会儿,阿尤恩的房屋就出现在眼前。圣地亚哥·圣罗曼第一次看到一个戴着色彩鲜艳的大披巾的女人,他呼吸都不匀称了。那女人昂着头,手里拿一只草篮子,笔直地朝前走,姿势非常优雅。卡车从她身旁开过去,她连头也不回一下。她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汽车开进了市区。圣地亚哥·圣罗曼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才好了。一切都那么新鲜。早在到达营地之前,在经过市场附近的时候,梦泽的影子已经从他的心里消失了。而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确信,那地方最终将使他心灵的创伤愈合。

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当坎博拉大夫开始其二十四小时值班的时候,她根本没想到新世纪的到来竟意味着她生活的一个剧烈变化。同样,她也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件会促使她做出她本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实际上,那天并不该她值班,但是她与一个同事换了班,因为她觉得,今生第一次独自在家中过除夕夜,这太难受了。最近几个月来,她多次在不该她值班的日子去值班。尽管如此,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跨入新世纪的那个夜晚,其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圣克鲁斯医院急诊室已经准备好应对一个繁忙的夜晚。很少有人抱着偶尔睡上两三个小时的希望。可是直到午夜十二点,前来看急诊的人比平日里的人数还少,也没有十分严重的病人。尽管要干的事情不多,但坎博拉大夫还是四处走动,尽量保持精神集中。她来到药房,将药柜里的纱布摆满,核对一下输液瓶是否与开好的药剂单相符。每次她进入放电视的厅时,都低下头,还小声哼着歌儿,以免被人看出她

心情不好。她担心自己随时会当着同事们的面情绪失控,就像上次那样,在给病人做检查的过程当中,突然哭了起来,她的女助手吃惊地看着她,不知是该照顾女医生还是该照顾那个因一根肋骨压迫肺叶而呼吸困难的老太太。现在,每当她从急诊部的扩音器里听到唤她的名字,便立即奔向急诊室,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有时候,某个住院病人或实习医生的头发和鹰钩鼻子常常使她想起目前还是她丈夫的阿尔贝托。不过,与几个月之前所不同的是,她已经能做到一笑置之了。甚至于可以想象他和那个在健身房及理发店结识的放射科女医生一起做晚饭。而他,从来没刷过一个盘子,除非是要拿启瓶器,否则绝不会开一下厨房的抽屉。最近见到他,似乎他把斑白的鬓角和络腮胡子都染过了。她还想象阿尔贝托让放射科女医生跳肚皮舞,他跟在后面围着客厅的桌子追她,就是那种丛林里的追逐,他已经好多年没跟她追逐过了。阿尔贝托使她感情上由感到苦涩逐渐变为感到可笑,由感到可笑逐渐变为觉得他荒唐。她绝没有想到,从她年轻的时候起就占据了她的生活的那个人,仅仅在十个月之间,竟能让她觉得成了个一文不值、徒有其表、虚伪做作的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婊子养的。她很难回忆起刚刚认识她丈夫时,还有他用那辆洁白、纯净、明亮、像他一样完美的奔驰车,带着她在巴塞罗那兜风时,他的样子。他出身医学世家,年轻的心脏科医生,事业一帆风顺,聪明、漂亮、迷人。二十年间他曾经是她的丈夫。坎博拉大夫无法从脑子里将他追逐年轻的放射科女医生的影像驱除。当她在楼道里碰见值班的女麻醉师卡内罗医生时,

脸上还挂着嘲讽的微笑。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除夕夜值班还能微笑呢。”女麻醉师脚步未停地边说边与她擦肩而过。

“有时候就得当第一个，你说呢？”

扩音器里传来呼唤坎博拉医生去诊疗室的声音。广播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她已经来到了值班柜台前。

“第四诊室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手臂骨折，是摩托车车祸造成的。”

梦泽立刻感到浑身的血液在燃烧。脸色变得通红，心跳加速。她向护士们指给她的那个单间诊室走去。的确她在那里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子，一个护士和一个医护助理在照顾她。当看到她满脸的惊惧，十分无助的样子，梦泽的腿开始发抖。她试图让自己恢复镇静。

“谁把她的头盔摘掉了？”她很不高地问道。

“她被送来时就没有头盔。可能她原先就没戴头盔。”

女医生翻开那姑娘的眼皮，用一支小手电筒照着为她做检查。她不由得抓住姑娘的一只手，用力握住。对方的手没有一点反应，手上都是擦伤的痕迹。接着她轻轻按压伤者的胸腔、脾脏、肾脏、胃部等处，同时问她：“这里疼吗？这里呢？”那姑娘呻吟着，但却摇头否认。

“好吧，告诉我，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女孩儿开始含含糊糊地说起来，但却词不达意。

“你感觉困吗？”女医生问道。“振作点，不要睡着了。继续把你记得的事讲给我听。”

在女孩儿努力讲述事情经过的同时，护士开始给她

量血压。

“必须给她做一个 CT 检查。”

医护助理将医生的话记了下来。女孩儿不停地讲着，现在话语比刚才流利了许多。

“低压一百二十，高压一百八十。”

“你多大年龄？”女医生问道。

“十九岁……他们等我回家吃晚饭。”

坎博拉医生屏住呼吸，将脸扭向旁边。她对这陌生姑娘提到的问题，也许正是六个月前，某个急诊医生问她女儿的问题，而这姑娘的一番话，也正是她女儿当时回答的话。十九岁，女儿是三月满十九岁的。在姑娘被带去做 CT 检查的同时，女医生离开了单间诊室。她女儿的死不会影响到她的工作，但她却无法从脑海里将那件事情抹去。同那个不幸的姑娘一样，她当时也十九岁，也骑一辆摩托车，头盔挎在手臂上，她妈妈正等着她回家吃晚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她遇难的消息打电话通知了她父亲。在医院里，阿尔贝托的名字众所周知。甚至用不着在死者的病历中查找联系电话。他的电话号码就在挂号处的卡片上，在最常用的电话号码里。也不知令她感到最不舒服的是什麼，是他们迟迟没把女儿死亡的消息通知她？还是消息是由她丈夫通知她的这件事本身？当时她丈夫声音低沉而镇静地通知她说女儿去世了。而且他是同那位放射科女医生一同到家里来的，仿佛需要那位情人来见证一下她的承受力似的。

一个小时之后，卡内罗大夫在医生办公室又碰到了她，原先的微笑已经被一种迷茫的眼神所取代。一见她

如此，女麻醉师就明白了，她的朋友即将落入令其难以解脱的繁忙工作的陷阱之中。

“来杯咖啡？”

坎博拉大夫点了点头。她觉得，和周围人在一起，谈谈别人的事儿，对她有好处。

“你儿子怎么样？”

女麻醉师用那双像中国人似的眼睛看了她一眼，对她微微一笑说：

“嗯，他很好。你呢，你怎么样？刚才你还在楼道里微笑，一转脸，我发现你……”

“我很好。只不过有时候我不能集中精力。”

“谁都会有精力不集中的时候，梦泽。不要以为只有你在这方面比较特别。”

“无论这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都不特别，贝伦。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特别的人。”

贝伦对她朋友的观点尽量表现得不太在意。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梦泽需要的不是劝慰的话，而是需要时间来使伤口愈合。

“喂，梦泽，”女麻醉师说道，“明天你干吗？”

“我想，没什么特别的事。看看跳台滑雪，听听华尔兹音乐会，毫不后悔地让自己发胖。”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来我家吃饭。玛蒂娅斯从乡下带来了你最喜欢的鳕鱼。”

“新年当天吃鳕鱼？那使我们的膳食大有改进的火鸡饭的传统往哪儿搁？”

“我说，你可真够保守的。”

房间的门被推开了，一位戴着手套，口罩耷拉在一边的实习医生出现在门口。

“梦泽，请你来一下。”

坎博拉医生站起身，将尝都没来得及尝一口的咖啡放在桌上。

“好吧，”她在走出去之前说，“明天我去你家。如果你愿意，我把跳台滑雪的实况给你录下来。”

“不必了，谢谢，我会看跳台滑雪的直播。我儿子特别喜欢。”

十一点到午夜十二点半之间，急诊部十分平静。有几个人到咖啡厅吃东西去了。另一些人则在医生办公室里分享各自从家中带来的美味。这是坎博拉医生在这个无法回避的夜晚中最糟糕的时刻。

受伤的摩托女郎的父母，在十二下钟声敲响前不久来到了医院，女儿遭受车祸令他们惊恐万状。梦泽·坎博拉大夫十分关切地招呼他们。并且不顾医院的规定，给他们几分钟时间，让他们进去探视女儿。

“她运气很好，”她对看到他们的女儿伤成这样泪流不止的父母说道。“你们不要因为这些管子和绷带而感到吃惊。这不过是在输液和打止痛药。她的头部没有问题。肩胛骨骨折，小腿骨骨折。最严重的是这只手的伤势，不过，通过外科手术和良好的康复治疗，将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听完车祸部分的介绍之后，女孩儿的母亲哭出了声。

“不过，请相信我，她没事儿。一个月以后她就差不多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在尽量鼓励那对父母的同时,她自己的情绪却越来越糟。一有机会,她便找个借口离开那里。当她走进医生休息室的时候,医院的值班人员正用塑料杯子碰杯和抛撒用废纸做的彩色纸屑。新世纪也以平平常常的方式降临到了这个急诊部。创伤骨科大夫走到梦泽跟前,吻了她一下并向她祝贺新年。他有点紧张,而且十分笨拙。差一点就将咖啡洒在坎博拉医生身上。

“你整个一星期都没给我打电话。”创伤骨科医生对她说,一面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不带责备的口吻。

“我没时间打,佩雷,真的。你根本无法想象我有多少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好吧,如果仅仅是因为这……”

“当然了,要不是因为这个,我干吗不打电话?你是个非常棒的人,真的。”

觉察到别人探询的目光,创伤骨科医生走开了。贝伦从身后靠近她的朋友,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道:

“梦泽,你整个一星期都没给我打电话。”

坎博拉大夫脸变得通红,她觉得大家都在盯着她看。

“你是个非常棒的人,真的。”女麻醉师模仿梦泽亲切的语气继续说道。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你没看见他在听你说什么吗?”

“谁?佩雷吗?你不知道他一只耳朵失聪了吗?三年前做手术的时候,是我本人为他施行的麻醉。”

“你就是个巫婆。”

“而你就是太死心眼儿,我觉得。你难道不知道佩雷

是咱们医院最抢手的单身贵族吗？”

“而你难道不知道最抢手的单身贵族的扳机锈住了吗？”

女麻醉师将手凑近嘴边做了一个夸张的鬼脸儿。

“别瞎说！”

“毫不夸张。”

“朋友，人无完人嘛。”

剩余的值班时间过得几乎同大家所预料的一样：大家在楼道里来来往往，诊室的门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担架一会儿抬进来，一会儿抬出去。若不是在新世纪最初的那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一连串偶然事件，那天的夜班同坎博拉大夫从医以来所值过的任何一个夜班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夜里三点十五分的时候，巴塞罗那医院急诊部的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地送来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妇女，是个怀孕的阿拉伯女人，她在飞机场搭乘出租车的时候被汽车轧了。第一个偶然：载着这位妇女的救护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在加泰罗尼亚主干线上飞驰，在与巴达尔公路相交的地方遇上了堵车，有三辆汽车相撞起火。那是通往巴塞罗那医院最近的道路，然而面前的情况是不可能从聚集在那里的消防车和警车中间清出一条道来，救护车继续沿主干线前往最近的医院。第二个偶然：当救护车司机通过电台通知省门诊医院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说他们正等待着四个因两车相撞而严重烧伤的病人，劝他前往其他最近的地方。第三个偶然：当救护车在加泰罗尼亚荣誉广场调头准备经迪亚格纳尔路去巴塞罗

那医院的时候,司机匆忙中操作失误,搞错了街道。第四个偶然:当司机企图在一模一样的街道构成的迷宫中找到方向的时候,车子停在了圣克鲁斯医院的正门前面,还没等他弄明白这是在哪儿,抬头看见了急诊部的红色灯光。在担架被抬进门的那一刻,阿拉伯女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了。护士立刻察觉到她已经死亡。第五个偶然:就在坎博拉大夫诊治一位因犯哮喘而入院的老人时,一位监护师和一位医护助理将那副放置怀孕女人尸体的担架放在了她旁边。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促使坎博拉大夫注意到那个女人。也许是她漂亮的长相(也许是她衣服的色彩,亦或许是她怀孕的大肚子)吸引了她的注意。在没有人要求她做什么的情况下,坎博拉大夫摸了摸她颈部的动脉,没有脉搏。接着她翻开她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放大,无可挽回了。由此她断定那女人已经死亡。那女人的表情非常安详,嘴角仿佛带着一丝微笑。接待处柜台那边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管理人员同救护车上的人发生了争执。坎博拉大夫无意中得知了所有的细节。他们没让死者的丈夫上救护车,后者只好乘出租车赶往巴塞罗那医院,此刻肯定在那边到处打听他妻子的下落呢。此外,所有的证件,如女人的护照,身份证明等都是阿拉伯文的,院方不知该把她死亡的消息通知谁。坎博拉有一搭无一搭地参与进去,尽量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态度。

“给另一个医院的急诊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一旦死者的丈夫赶到问起死者,就让他到这儿来。”

他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到了凌晨三点半这个时候,大家都累了。

“还有，先别提及她死亡的事。”

坎博拉大夫重又凑近前去观察那女人平静得令人生疑的脸。她甚至觉得那是种幸福的表情。她拿起一张表，开始检查她的受伤部位，试图对车祸是如何产生的有个概念，与此同时，两个医护人员正将那女人衣袋里和手包里的所有东西放在一张小桌上。她估计那女人怀孕有五六个月了。她在表上记下了死者的大概年龄：二十五岁。在写这个数字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感到一阵心悸。一时间，眼前浮现出自己这个年龄时的影子：挽着阿尔贝托的手臂，或是在卡塔戈斯跟他跳舞，怀孕后挺着肚子，吸引了多少在巴塞罗那海边避暑的年轻姑娘嫉妒的目光。不过，当她调整姿势想更舒服地写字的时候，偶然将小桌子推动了一下，死者的私人物品都掉到了地上。要是当时梦泽·坎博拉俯下身去时，没有看到那三四张照片，要不是其中一张照片引起她强烈的注意，这件事本来不会有什么深远的意义。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只照出了两个人膝盖以上的部分。他们个头一样高。两个人看着镜头开心地笑着，仿佛是最幸福的人。他们身后是一辆皮卡车的前脸儿，发动机盖上有一只备用轮胎。另一边，背景中布满了贝都因人的帐篷，一排一排地直到消失在照片的边缘。在帐篷之间有三四只跟土地颜色一样的羊。两个男人勾肩搭背，像是好伙伴儿。他们靠得很近，两个人的脸几乎贴在了一起。其中一个长得像阿拉伯人，穿一身军装，抬起左手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另一个尽管穿着打扮不同，但长相是西方人，他穿得像阿拉伯酋长，一件浅色的

大袍，黑色的裹头巾散开了披在肩膀上。他头发很短，一撮过时的小胡子。他右手高举着一支枪，很像电影里的姿势。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两个男人的笑容。

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那个形象就使坎博拉大夫产生了迷惑。此刻，她用颤抖的双手抓着那张照片，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个穿着沙漠地区的服装，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就是圣地亚哥·圣罗曼。她用一根手指摸了一下照片上的他，几乎认为那就是一个幻觉。但是疑惑越来越小。她下意识地吧照片反转过来，发现一行用阿拉伯语写的蓝色字迹，有些模糊，似乎是几句致辞。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蒂法里第，1976-1-18”的字样。那最后的日期十分明确，不容置疑。但圣地亚哥·圣罗曼在一九七五年就去世了，而她一直相信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个小伙子就不可能是二十六年前七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佛朗哥将军大街用车接走她和努丽雅的那个青年，当时她们正在等公共汽车。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初夏时节，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梦泽却无法忘记当时的细节。那是第一次，父母将她一个人留在家，而他们前往卡达克斯避暑去了。实际上，她长那么大还从来没单独留在家过。那个夏天她也并不是独自一人。在拉耶塔那大街的家中还有一个保姆，玛丽·克鲁斯，给她做饭，整理床铺，照看小妹。差不多一个月前，梦泽刚满十八周岁，并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高中学业。尽管如此，她父亲认为学习医学专业，光有一份出色的成绩单还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因此，在十

八岁的时候，梦泽第一次违心地放弃了度假，留在了家中。海边的日子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地一天天过去，她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去一所专科培训学校补习数学、化学并学习德语。

圣特蕾莎专科培训学校在佛朗哥将军大街一座大楼的一层和二层之间的夹层。一层有一家舞蹈培训学校办的夏季强化班，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都有课。在梦泽和努丽雅试图将精力集中在自然对数上的同时，教室里的桌子却随着塞维利亚舞蹈的踢踏节奏或探戈舞的切分节奏而抖动。在这种条件下，人很容易走神儿，目光投向窗外，于是注意力就转移到了某个帅哥或对面人行道上的商店橱窗上去了。但是，没过多久，就在七月初的那天下午，当梦泽和努丽雅冒着酷暑、燥热绝望地等候着公共汽车的时候，那个夏天的单调乏味的生活被打破了。

也许是由于百无聊赖，两个姑娘将目光盯在了停靠在马路对面的那辆白色的敞篷汽车上，那是一辆外国车，挂着很大的牌照，可能是美国车子。除了车型很少见之外，引起她们注意的还有车上的人，竟是两个年轻的帅哥，衣着整洁，正不停地看她们俩。两个姑娘谁也不敢发表评论，但是她们俩都明白，或迟或早，很快会发生点平日里不会发生的事情。果不其然，那车子做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危险动作，穿过大街，停在了公共汽车站跟前。那是梦泽第一次见到圣地亚哥·圣罗曼。虽然那时他还是个刚满十九岁的小伙子，但他那发亮的头油，着装和汽车使他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圣地亚哥和他的朋友几乎是一同下车，并朝两位姑娘走来。“这条公交线停止

运行了。”他说道,那口吻立刻就露了馅儿。“我和帕斯夸林刚刚得知这个消息。”车站上等车的人将信将疑地交换着目光,对这个外来者的话不敢相信。只有梦泽和努丽雅脸上露出微笑,她们的好奇心被刺激起来了。“最多也就是两三天的事,”那个叫做帕斯夸林的补充说,“如果你们不准备等那么长时间,这位小伙子和我本人愿意送你们去要去的地方。”在他说这话的同时,圣地亚哥用手指着那辆漂亮的汽车。帕斯夸林打开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梦泽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对她的女友说:“走吧,努丽雅,他们带我们走。”女友同帕斯夸林坐在了后面,梦泽坐在了那个令人心动的、豪华、诱人、宽大的浅米色真皮座椅上。圣地亚哥·圣罗曼犹豫了一下,睁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两位姑娘竟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事实上,当他坐在方向盘前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只听那姑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圣地亚哥·圣罗曼,愿为您效劳。”他以真诚的谦卑态度回答,显得有些可笑。

那是梦泽十八年当中所做的最为疯狂的一件事。坐在圣地亚哥·圣罗曼身边,她突然觉得夏天的酷热和烦躁全都一扫而光了。四个人都沉默着,感受周围的一切,沉浸在各自的思绪当中。所以,当他们绕过胜利广场,穿过整条拉耶塔那大街时,梦泽根本没吭声。他们像凯旋游行一样进入了加泰罗尼亚荣誉广场。圣地亚哥时不时地偷偷看一眼身边的姑娘,或者当她掀起头发,让微风将头发吹得飘动起来时,便转过脸来毫不掩饰地看她。最后他们在新人民火车站停下来。海边的空气中有一种海藻腐烂后的味道。汽车停住以后,梦泽睁开眼睛,仿佛刚刚

从一个甜蜜的梦境中醒来。她故作镇静地问道：“你为什么把车停下来？这地方真难看。”“是的，不过你们还没说你们住在哪里呢。”“住在拉耶塔那大街。”努丽雅抢先说道，她比梦泽更担心一些。圣地亚哥将车掉了个头，沿着相反的方向驶去。突然梦泽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她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车子是我父亲的，我挣的钱还没到买一辆凯迪拉克的程度。”“在银行，我在一家银行工作。这么说吧，实际上我父亲是行长，将来有一天我会接替他。”“对，帕斯夸林也是，我们两个在同一家银行工作。”与此同时，帕斯夸林和努丽雅没注意他们的谈话。随着回答那些提问，圣地亚哥越来越陷入了一个令他很难脱身的迷宫。“请你在这儿停一下，努丽雅该下车了。”梦泽说，她临时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两个姑娘本是邻居，不过努丽雅立刻领会了女友的用意，很不情愿地下了凯迪拉克。“你不去送送她吗？”圣地亚哥带着责怪的口吻对帕斯夸林说道。

敞篷车继续沿街向前开去，直到梦泽开口叫他停下来。她第一次盯着圣地亚哥·圣罗曼的眼睛看他，觉得他是自己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漂亮的。她继续提问，听凭他继续撒谎。尽管如此，圣地亚哥却什么都不问。对梦泽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他应对自如，相当潇洒。最后，他觉得累了，说道：“这好像一场审讯哟。”“你讨厌我向你提问题吗？”“哪里，哪里，我一点都不讨厌。”“因为我上了一个男人的汽车，我希望知道是跟谁在一起。”梦泽装腔作势地对他解释说。“你不要以为我每天都上别人的汽车。”“哪里，哪里，我绝没有这么想。只是因为我已

经对你讲了一切,而你……”“你想知道什么?”姑娘再次抢先说道。圣地亚哥在向她提问前犹豫了一下:“你有未婚夫吗?”梦泽第一次感到有点犹疑。这回轮到她在回答问题之前迟疑了一下:“真正的未婚夫嘛,没有。不过我有一些追求者。”她回答说,试图表现得潇洒一点。“你呢,你有未婚妻吗?”“哪里,哪里,我不喜欢做承诺。”话音未落,他已经后悔不该说这种话了。因此他有点慌乱,一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把一只手放在姑娘的肩头,抚摸了一下她的颈背。梦泽也没加思索,将身体凑过去,在他嘴唇上吻了吻。然而,当圣地亚哥企图将她揽过去,更用力吻她的时候,她毫不费力地将他推开,并假装生气了。“我该走了,天太晚了。”她说。她打开车门,下了车。圣地亚哥·圣罗曼绝望地喊道:“你愿意咱们再见面吗?”她停住脚步,像个赌气的小女孩儿,转身朝汽车走去,将书本放在发动机罩上,在一个记事本上写了点什么,将那页纸撕下来,夹在挡风玻璃的雨刷器上,重新拿起书本,走出几步之后,转回头说道:“提前打电话通知我。那上面有电话号码。我把地址、门牌号和房间号都写上了,这样你就不必向邻居打听了。”说完,她走到门口,吃力地推开那扇巨大而又沉重的铁门。圣地亚哥·圣罗曼什么话也没来得及说。

梦泽消失在她家的大门洞里之后,他还继续注视着她走过的那段路途。姑娘没有耐心等候电梯,她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去,急匆匆地打开门,将书本一股脑儿扔到地上,都没理会女佣人玛丽·克鲁斯的问候,就跑进房间里去了。从房间的阳台上,她差点就看不到汽车开动起

来，渐渐地消失在去往港口方向的路上。然而，她还是看到，那张夹在雨刷器上的纸条已经不在那里了。她想象着那纸条被折起来，收藏在圣地亚哥·圣罗曼的衬衣口袋里了，那是件一尘不染的，熨烫平整的白色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透着一种干练，与那个年轻人企图掩盖的社会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风度。

梦泽·坎博拉大夫走在急诊部的走廊上，沉浸在一种可怕的惶惑之中。她捂着白大褂的衣兜，仿佛害怕会有人抢走她刚刚从一具尸体身上偷来的照片似的。有那么片刻，她甚至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了怀疑。突然间她想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她。但是走廊上与她擦肩而过的人当中没有人注意她。她走进医生休息室，关好房门仿佛有人追踪她似的。她呼吸都有些困难。她坐下来，吃了一片药。那是盒中最后一片药了。之前贝伦给她沏的那杯咖啡依旧放在桌上。她呷了一口咖啡，竟没觉察到此刻咖啡已经凉了。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接待柜台的号码，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是坎博拉大夫。请注意听好我将要对你说的话。一旦从机场送来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到了，请你立刻通知我。千万别忘了。即使我正忙着，也要通知我。这非常重要。谢谢！”

放下听筒后，她将手伸进衣兜，摸到了那张照片。她坐下来，手仍旧插在兜里。她有一种荒唐的感觉，觉得那照片随时都会消失，一切都会像一场梦一样幻灭：成为又一个转化为噩梦的梦境。

施玛拉医院,下午四点钟,外表看上去像个幻影。外面,灼热的阳光和干燥以及利刃般的风使得生命无法正常生长。里面,所有的走廊都空荡荡的,像蜘蛛网一样在昏暗中互相交织,通向大楼的内部。从远处看,施玛拉医院好像可怕的撒哈拉大沙漠中出现的海市蜃楼。

身着橄榄绿军服的穆鲁德·拉赫森上校走进了医院大楼,边走边抖落身上的灰尘,并扯开蒙在嘴上的裹头巾。司机没有走下丰田车,在大太阳下面等他。尽管走廊里比较昏暗,但穆鲁德·拉赫森并没有摘下他的太阳镜。在穿过门楣之后,突然之间似乎沙漠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只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上校吸了吸鼻子,仿佛这么些年以来,他一直没有习惯那种强烈的气味。他对这家医院了如指掌。他是从打地基开始看着这医院建成的,以前这里只有石头和沙土。他踌躇满志地走在空荡荡的、像蜘蛛网一样的走廊上。直到他走到院长办公室的门口,竟没有碰见一个人。他没敲门便走了进去。

院长是个矮小、好动的男人。他坐在桌子后面，脑袋埋在堆得像小山似的文件堆里。他戴一副玳瑁眼镜，稀疏的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黝黑的。见上校站在门口，脸上立刻堆满微笑。他们相互握住对方的手，四目相对，开始互致烦琐的阿拉伯式的问候礼。

穆鲁德·拉赫森上校身材高大，非常强壮。施玛拉医院的院长在他身旁显得就像个孩子。

“穆鲁德，穆鲁德，穆鲁德。”当问候终于结束，双方握着的手也松开时，院长说道。

“穿着大褂，戴着眼镜，你看起来像个大夫。”

院长冲他微微一笑。他们俩从小就认识，那是早在他们被迫离开祖国之前的事了。

“你是我今天等着见的最后一个人。”院长说道。

“我也想早点来，可是我在外边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关于这方面我也听说了一点。部长现在怎么样？”

“他在发烧。”上校面带微笑坦率地对他说。

“卫生部长，在发烧？他不知道在我们医院有许多空床位吗？”

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上校摘下太阳镜，顺手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他的两眼红肿得厉害。

“他就是这么固执。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是的，我非常了解他……”

院长一边说话，一边从一个抽屉里取出几只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穿过房间，点燃一个小煤气炉，将一个茶壶接满水，放在上面烧水。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上校问道。

“很好，很好，一如既往。最后一批医疗设备，我们马上就安装完毕了。大家都想让它们运转起来。”

“所以医院才这么安静，对吗？”

“没错儿。不过，事实上，今天没有一个人入院。护士们正在完成图书馆的安置，尽量弄清楚新化验设备的用法。所有的化验试剂和说明书都是德语的。”

“没有任何人入院？”

“今天早上，我们批准一个犯牙痛病的孩子出院了。”

“就这些吗？”

“实际上，不止这些。我几乎忘记了。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国女人，来了三个多星期了。由于每天都见到她，我竟忘了她不是医院的人了。她差一点就没命了。”

“一个女人？还是外国人？”

院长将烧茶的事暂时放下，走到上校身边，小心翼翼地翻开上校的眼皮。

“过来，让我看看这双眼睛。”

穆鲁德上校耐着性子让他检查。院长翻开他的眼皮，检查他的眼结膜。

“她来到的第二天我给你们发过一个报告。在我的报告中向你们说明了她入院的全部细节。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们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过文件中途丢失也是常事。”

院长边说边细心地察看穆鲁德的眼睛。

“你得了很严重的结膜炎。”他对上校说道。

“就是因为这风。”

“也是因为阳光。要是昨天的话，我就给你点几滴眼

药了,不过,今天眼药已经用完了。如果十五天以后你再
来,也许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可不喜欢你眼睛的这副
样子。”

此时,上校在军服的里面口袋里摸索着拿出来一封信。
将它摊开放在桌上。院长看了看那张纸,立刻认出了自己的字迹。

“这么说你们在拉布尼收到报告了。”

“这是前天我在部里要处理的那些文件里找到的。我早跟你说过我得出去一段时间。不过你这上面说的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也觉得这事有些蹊跷。所以,我想知道我该履行哪些手续。”

“你说那女人还活着。”

“是的,不过,一个星期前我可不敢如此肯定地下断言。”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院长用一块棉布擦拭着两只杯子,直到把它们擦得锃亮。

“很难搞清楚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来了,我很高兴能跟别人说说这事儿。”

“跟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我很感兴趣。”

“那好吧,差不多一个月前,军方的一支巡逻队来到这里,带来一个垂死的女人。”

“你说一支巡逻队?”

“是两个人,开一辆越野车。据他们说,那天上午他们和另一组人从施玛拉出发去苜罗。”

“你记不记得他们中某个人的名字?”

“不记得。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他们也没说明自己的身份。”

“这一切都很奇怪。没有任何巡逻队报告说他们找到了那个女人以及把她送进了这家医院。”

“据他们讲,他们是一支运输队的一部分,正前往已解放的地区。从他们所说的那一点点情况中,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天亮时出发的,走出三十多公里后,在沙漠里遇见一个女人,是我们本地人。她从很远处向他们招手,引起他们注意。当他们靠近前去的时候,她告诉他们,她把一个垂死的女人留在了北面约一天路程的地方。据她说,那个女人被一只蝎子蜇了。”

“一个我们本地的女人,独自在沙漠中?”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你同那女人谈话了吗?”

“她没坐那辆车来。她留在了他们遇到她的那个地方,距施玛拉三十公里。她一个人留在那儿是因为,据他们说,运输车队继续向苜罗开去了。”

“你给我讲的这一切都非常奇怪。”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我给部里寄去了这封信。我以为你们会早早就回复呢。”

穆鲁德上校没有理会他的批评。他力图在所有那些细节中找到某种解释。最后他问道:

“没有一个士兵告诉过你那两个女人的更多情况吗?”

“他们急着忙着赶路。对他们来说,这事不过是个麻烦。我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把发生的一切写一个报告,可

他们全拿眼睛狠狠地瞪我。”

“可那是他们的义务。”

院长开始将茶倒进杯子里。茶水从高处落进杯中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有那么一刻，谈话停了下来，两个男人望着闪亮的茶盘，陷入沉思当中。

那一刻阿佳确信自己将必死无疑。她尽量避免跑直线。她迎着太阳跑，这稍稍对她有利一些，但是尽管心急如焚，脚下的步子却迈得没那么快。她笨拙地跑着之字形，一边用眼睛找寻某个高地、小土丘、凸起的地面，以便隐藏自己。情急之下她昏了头，跑进了最不合适的地区。精神紧张使她六神无主。当她发现的时候，已经跑进了松软的沙地。于是她的步伐迈得更小，更吃力了。每迈出一步都会陷入沙中，陷到腿肚子。她很清楚，形势对她非常不利。她甚至不愿意回头去确认这一点。最后，她只能眼睛盯着地面往前走了，而且现在走的是直线。她觉得双肩沉重，双腿精疲力竭。此外，大披巾成了累赘，但她不想脱掉它并把它扔得远远的。突然，她清楚地听到一个她所熟悉的金属响声。有人在往来复枪里压子弹，并且是不慌不忙地做这一切。不知她哪儿来的力气，重新跑起来，跑了仅几米远。此时突然刮起风来。然而她听到了来复枪的射击声，仿佛就在她近旁。大披巾绊住了她的腿，她猛地扑倒在沙地上。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一时间她都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太笨绊倒的，还是被子弹打倒的。

现在她只听到呼啸的风声，风掀起巨大的沙尘暴。

她感到浑身疼痛,但是头脑却逐渐清醒起来。她趴在地上,看不到追赶她的那些人,这样一来,他们也同样看不见她。她挪动了一下身子,趴在原处摸了摸后背,没有流血,也没有受伤,子弹打飞了。几乎是出于本能,她紧贴地面,开始用双手向下挖。沙子非常松软,风也在助她一臂之力。她对自己的头脑这么快就开始发挥作用感到很惊讶。渐渐地,她的脚也用上了,腿也用上了,全身都用来挖沙了。短短几分钟她就在沙地上挖出一个较大的坑。她转过身,躺在坑里,开始用沙土掩埋自己。她把大披巾蒙在脸上,费了很大劲儿将它掩埋住,大风完成了其余的工作。片刻之后,她完全被埋没了,脸部距沙土表面只有几厘米。她能够清楚地听到风声,甚至当风向转变的时候,“先生”和他的手下说话的声音都能传进她的耳中。

阿佳曾多次听长辈们讲述战争的故事。听得次数多了也就不太在意他们讲的事了。不过她从来没有把那些故事全都忘掉。有很多的撒哈拉人在七十年代由放牧人变成了战士,继承了他们祖先的作战方式。在伏击摩洛哥人的时候,撒哈拉人经常使用掩埋战术。阿佳的叔叔跟她讲过多次,他如何埋身沙下,感到敌人的一辆战车从他身上轧过去。当然这需要非常沉着冷静。这一点她叔叔也对她讲过多次。阿佳躺在沙下,努力回忆那些故事。现在她后悔当初没更加注意听,后悔当初没认识到这种战术的好处。

她的心脏在胸膛里跳得就像个即将爆炸的炸弹。阿佳很清楚,她最大的敌人是紧张。她极力去想一些高兴

的事。她想到了儿子,想到了她的母亲。她想起了哈瓦那的防波堤,还有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从防波堤上开过去的老爷车。沙漠里的风越来越像掀起可怕的巨浪撞在防波堤石头上的加勒比海风。她想起自己的婚礼。她呼吸很困难,但是人却渐渐地平静下来,直到她的思绪被那些以为已经将她打死了的坏蛋的说话声打断。她立刻听出了“先生”的声音,正用法语同那些无处不跟随他左右的雇佣兵讲话。时不时地还用西班牙语说几句骂人的话。她确信他们在拼命地寻找她呢。他们肯定以为她被子弹打中了。由于没见到撒哈拉女人的尸体,他们互相埋怨起来。他们离得那么近,阿佳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们疲惫的喘息声。在那些人的声音之上,可以听到“先生”斥骂他们并威胁要割断他们的脖子。阿佳害怕她的心脏会暴露自己。她尽量深呼吸,但节奏非常缓慢。有时沙粒透过了蒙在脸上的大披巾的纤维。她知道,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她坚持不了多久。尽管如此,她宁愿被沙埋死,也不愿落到那帮罪犯手中。

每当阿佳听见“先生”的声音在身边响起,身子就会绷紧,紧紧咬住牙关。有一次他的声音那么近,那一刻她认为他将踩到她的身上。后来声音远去了,过了一会儿,感觉又回到了近处。那些人在看到撒哈拉女人倒下的地方转着圈子。雇佣兵们相互之间争执起来,气氛陡然紧张了片刻。阿佳非常了解他们这类人,知道他们因为一句平常的骂人话或攻击就能互相残杀。不过喊叫声最大的还是匪帮头子。由于喊得太多,嗓子都沙哑了。与此同时,大风对阿佳十分有利。不仅她在沙漠中留下的足

迹被抹去了,而且掩盖了她身体的那部分沙漠表面上难以察觉的那点轮廓,也集聚了更厚的沙土,使她越来越隐蔽了。

随着他们的声音渐渐远去,阿佳开始权衡她活下去的可能性。已经超过十个小时没喝水了,这使她的境况变得更加险恶。除此之外,为了逃避雇佣兵追捕,惊恐万状地奔跑之后,她开始出汗,体内水分无法阻止地从毛孔里蒸发掉。尽管刮着风,沙子还是被太阳晒得滚烫。任何一个撒哈拉人都非常清楚在沙漠里没有水意味着什么。她听说过几个因脱水而死亡的例子。她觉得那的确是最可怕的死亡方式。一时间,她权衡着是被一枪打死更可怕呢,还是活活渴死更可怕。但是她害怕得要命,根本无法做出决断。如果那些人坐着那两辆车离去,她存活下来的希望将很小。绝望中她想起了留在绿洲那个地狱里的那罐脏水。当她再次听到追踪者愤怒的声音在近处响起时,终于下定了决心,宁愿忍受可怕的干渴,也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她觉得口干舌燥,嘴里净是沙子。尽管如此她仍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她闭上眼睛,想象着和儿子一起待在帐篷里。她千方百计地试图分散注意力。有一段时间她的心跳几乎趋于正常了。

当她听到卡车和越野车的声音时,身体重新绷得紧紧的。大概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她也吃不准。现在风已经平息下来。尽管如此,很长时间之后发动机的轰鸣声仍在响,仿佛在划着大圈儿,然后又在她很近的地方经过。阿佳想起了留在丰田车上的西班牙女人。虽然没听到更多的枪声,但她确信那女人活不了多久。她亲眼看

见那只蝎子蜇她,但她来不及告诉她。即便那些人还没杀死她,毒素也会在她的血管里继续扩散,直到使她的心脏停止跳动。她为那个女人感到痛惜。汽车的响声令她毛骨悚然。越是心情紧张,越觉得喉咙发干。她时不时地发现皮肤在渗出汗水。她从不记得自己经历过如此的干渴。她极力不去想如果最后那些土匪没找到她而她只能听凭沙漠摆布会是什么结果。她很清楚当人体失掉半升水分时,就开始有口渴的感觉。在损失两升水分之后,胃会变小,已经不能容纳人体所需的水量了。她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老年人的例子。在身体未满足需要之前,脱水的人往往不再喝大量的水。医生把这个称作“自愿脱水”。尽管如此,那还不是有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最严重的事情。当身体水分失掉五升时,开始出现疲倦的征兆,可能会发烧,脉搏加快,皮肤明显发红。阿佳很清楚,接下来会出现眩晕、头疼、唾液干涸以及循环系统问题。在一个不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这个阶段最多可维持三天,还要视个人的耐受力而定,不过在撒哈拉的酷热条件下,最多维持十二个小时。埋在沙下,她感到口中苦涩,知道自己在大量出汗,但不可能估算出身体失去了多少水分。有一段时间,她被恐惧攫住,似乎感到皮肤已经贴到了骨头上,而且正在裂开。她甚至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眼逐渐陷进了眼眶里。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知道自己的耳朵仍然能够清楚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切声音。她最担心的是陷入昏迷,所以她再次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以防因烦躁而感到闷热。阿佳不会忘记,导致死亡的将不是干渴,而是过分的炎热:血液会变得黏稠,

不能将体内的热量输送到皮肤表面。实际上,最终致死的因素是酷热和体温意外地猛烈升高。

她差点就睡着了,一惊之下睁开了眼睛。吓了她一跳的是寂静。突然之间风声、雇佣兵的喊叫声、汽车的轰鸣声都听不见了。绝对的寂静让人感到震惊。她有一种被埋在沙土下好几天了的苦涩感觉。现在她觉得透过沙子射到眼睛上的光线不那么刺眼了。她下颌弯向胸前,费力地将头从埋着的沙土中伸出。沙粒顺着她的身体滚落。她的双肩和胳膊都很痛。她又努了努劲儿,将半个身子露出地面。她拿开脸上的大披巾,观察着空旷寂静的大沙漠。再有两个小时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天气已经不那么酷热了。阿佳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坐起身来。她惊魂未定,连脱下衣服抖一抖满身的沙土都不敢。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完全相信那些雇佣兵已经走了。然而她知道,虽然沙漠很大,但那些人完全可以抓到她。她周围到处都是那两辆汽车留下的痕迹,一看就能明白,他们兜了很长时间的圈子,很可能油箱快空了的时候才离去。尽管她很想远离那里,但还是尽量保持克制,等待太阳完全落下去。她想,当天空布满星辰的时候,或许更便于识别方向,当然了,走路时身体损失的水分也更少。她已经决定提高警觉,坐着等待,可就在此时,她突然觉得远处地面上有一个黑影。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俯下身子,保持不动,不过她很快就明白了那是什么。她开始朝那个方向走去,一面四下张望,以防是个陷阱。然而那不是陷阱。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她发现那正是那个西班牙女人。她连那女人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她向那女人

靠近，跪在她身旁。很可能她被扔在那里有五个小时了。她用小时候学会的骂人话对那些抛弃她的人破口大骂。她将那女人翻过身来，想让她坐起来点，但是那外国女人没有反应。她对那女人所处的状况非常担心，便把耳朵贴在她胸前。等了半天才听见心跳的声音，跳的声音很微弱，心律也不齐，仿佛心脏在发出即将停止跳动的信息。阿佳绝望地寻找蝎子蜇过的地方。可是，要想吸出毒素已经太晚了。她明白那女人将会死去，她本人对此无能为力。死亡的想法再一次使她感到惶恐不安。她试图保持镇静。夜晚很快就会降临，她从沙漠中逃出去的可能性在增加。

阿佳开始行路，她头也不回地走着，此时太阳耀眼的光芒终于消失在地平线后面。几分钟以后，沙漠的表面开始迅速地降温。每当刮起一阵风，阿佳就发现自己皮肤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她刚才最后一次确认了那外国女人的心脏仍在跳动，这会儿她向西南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估计着她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她很难想象得出此处距某个营地的距离有多远。此外，虽说撒哈拉人有夜晚在沙漠中准确判断方向的能力，可她却几乎没有机会学习掌握这种能力。她生命中的一半时间是在古巴度过的，在那里上学。有时候，面对危机四伏的沙漠，她就像个外国人一样，虽然最近三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这里。她很清楚，要想前往某个具体的地点，就应该准确地判定方向，绝不能偏离既定路线，否则，哪怕一个微小的偏差，可能就意味着离你想要去的方向偏出了许多公里。为了节省体力，她走得不太急。尽量不去想口渴的事。她估计，

如果不出很多汗,而且天一亮就躺下休息,也许她还能走一晚上。不过这都是些猜想。与此同时,她的步伐正变得越来越沉重,踉踉跄跄,经常突然摔倒。渐渐地,她的视线模糊了。尽管天空一轮满月,她却几乎无法看清五六米开外的东西。她已经有一天多没吃东西了。最后,当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天亮的时候,她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爬起身来了。

一阵声音将她惊醒,几乎只是一种振动声。阿佳的眼皮沉得要命,一时记不起自己是在哪里了。她先前用大披巾盖住身体,以防昆虫叮咬。她觉得很冷。当她更清楚地听到那声音时,竟担心自己开始产生幻觉了。她头疼得厉害。她坐起身来,转着身子向四周张望。什么也没看见。至少还要两个小时太阳才会升起来。她重新躺倒在地上,这一次那声音令她一骨碌爬起身来。现在她不再怀疑了,那是一辆卡车的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她竖起耳朵听着,然而风向改变了。尽管如此,地平线上腾起的一股灰尘预示着那是好几辆汽车。她脑子里根本没去想那可能是“先生”和他的雇佣兵。尽管还没看见亮闪闪的汽车外壳,但从掀起的灰尘的高度可以猜到那些汽车开得非常慢。她在心里对汽车行驶的方向估算出一条路线,然后径直朝他们经过的地方走去。他们大约位于两公里开外的地方。很难估算出准确距离。她一边往前走,一边抖落身上的灰尘,用唾液润湿眼睛和嘴唇,掏出耳朵里的沙子,将大披巾整理得好像她刚刚起床一样。当还剩五百米远的时候,她开始挥舞双臂,尽量不流露出绝望的样子。他们立刻就看到了她。那是四辆蒙着帆布

的卡车和两辆越野车。从远处她都能看到那些年轻的士兵们惊讶的表情。她突然感到不好意思,便祈求上帝,那些人里边千万别有认识她的人。

当车队发现在大沙漠最为蛮荒的地区有一个女人在向他们挥手时,立即改变了方向。在靠近前去的同时,司机和副驾驶一直不敢相信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事。但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同一个地方。其中一辆越野车快速开过去,停在距那女人几米远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一个军人,从臂章上看,很显然他的军阶最高。他一边摘掉太阳镜和松开裹头巾,一边走近前来。他开始行十分讲究方式的繁琐的问候礼,同时不停地上下打量那女人。若不是他的手下在盯着每一个细节,他早就抓住她的手臂来验证一下她是不是个幻影了。在问候完之后,他一改原先不带任何倾向的口气,首次表现出惊讶。“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用责备的口吻对她说。“我迷路了。”“你迷路了?”他问,根本不相信那女人的话。“你怎么迷路的呢?”“这说来话长,我现在没时间。”撒哈拉女人十分庄重地回答。军人的脸都变色了,仿佛是在同一个死后复活的人讲话。“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你迷路多长时间了?”“我必须喝水,我实在受不了了。”车队排成一排停了下来,士兵们纷纷下了车。那个军人打开越野车的车门,拿出一只外面缠着龙舌兰绳子的大肚细颈瓶。阿佳一口气喝累了才停下来。水从口中喝进去,又像泉水一样从毛孔里渗出来。然后她躲进一辆卡车的阴影里。士兵们看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军人大喝一声,命令所有士兵回他们的车上去。“现在你给

我说说你是怎么迷路的吧。”“这说起来话长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更重要的事情?”“是的,更重要的事。在那个方向,有一个快要死去的女人。是个外国人。差不多二十四个小时之前,一只蝎子蜇了她。有可能她已经死了。”那军人开始显得更加紧张了。他叫来越野车的司机,让阿佳告诉他准确的地点。“就在那个方向。我直线步行了八个小时,你们二十分钟就能赶到那里。”司机和两名士兵立即出发赶往那里。与此同时,其他士兵重新从后面靠上来,尽量不被头儿发觉。看到从那女人口中问不出更多的情况,军人开始不耐烦了。“我得马上回我的村子。”阿佳说,“我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在等着我呢。”“你住在什么村子。”“达吉拉。”她撒谎说。“愿天神保佑你,女人。从这儿你永远也到不了那里。”“你们从哪里来的?”“从施玛拉来的。”“很远吗?”“离这儿二十公里。”阿佳似乎觉得从所有这些情况里看到了神向她伸出了手。她看了看四周,在心里估算着前往澳斯塞尔德营地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在澳斯塞尔德有亲戚。”她说,企图掩盖真相。“我们将把你送到施玛拉去。一旦找到那个女人,会有一辆车送你们去那里的医院。会有人通知你在达吉拉的家人。”阿佳一时不知该如何摆脱那种情况。她觉得讲出真情会令她羞愧难当,她宁愿撒腿跑掉,死在沙漠里,也不能让那些男人知道她的经历而怀疑她的纯洁。“我不能去施玛拉,”她坦然自若地解释说,“我妹妹四天后再在澳斯塞尔德结婚,她需要我。”这番谎言再次激怒了那军人。“你必须去施玛拉,在那儿把你该说的一切都说清楚。”“如果你把我送到施玛拉去,我就到法官那里告

你非法拘禁和劫持罪。”军人攥紧了双拳，他戴上太阳镜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心情。他瞥了一眼她，然后走开了，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沙原中。阿佳继续喝水，不过现在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那些新兵目不转睛地看她，毕竟，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出现在如此荒凉的大沙漠中令他们觉得是个奇迹。“你们有吃的东西吗？”女人毫不脸红地问道。所有的士兵齐刷刷地一起将手伸进背包，拿出了面饼、羊奶酪和糖。阿佳在一辆卡车的阴影里坐下，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来，品味着每一口食物。

不到一个小时，越野车带着那个外国女人回来了。运输车队的指挥官带着满腹狐疑看了看车内，那个撒哈拉女人先前所说的确属实，这打消了他的猜疑，他原以为她精神不正常呢。“她死了吗？”他问丰田车的司机。“我也说不准。”指挥官走到阿佳跟前，坚决地指着汽车对她说：“上车，我的人要送你去施玛拉。然后你爱去哪儿去哪儿。”阿佳站起身，把剩下的食物收起来，又喝了一口水，说道：“我要知道顺哪个方向走能到澳斯塞尔德。”军官差点失态。他使劲咬住嘴唇，都咬出了血。他担心如果自己再固执下去，那女人最后会让他在队伍面前下不来台。“好吧，如果你非要这样，就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别走偏了。大步走上十个小时就能到达澳斯塞尔德。”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是希望那女人在上路之前会三思而后行，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不管他说什么，阿佳将大肚水瓶挂在头上，走到躺着外国女人的越野车旁，对司机说道：“快一点，她已经昏迷好几个小时了。”

然后她开始笔直地向前走去，眼睛一直盯着军官在

地平线上为她指出的那个方向，阿佳早已把那个点作为她获救的唯一希望记在脑子里了。士兵们用目光追随着她，连军官可怕的吼叫声都不理睬了。

尽管外面阳光灼热而耀眼，那外国女人所在的房间却笼罩在阴暗中。莉拉坐在地上的一块地毯上，由于天气炎热正昏昏欲睡。医院的院长在他的朋友穆鲁德之前走了进来。一见他们，女护士便站起身来，将白大褂的扣子系好。她与上校用没完没了的繁琐方式互致问候。接下来，三个人在沉默中看着那病人。莉拉借此机会整理好大披巾，并把头包起来。外国女人睡着，呼吸很深沉。

“她吃了点东西。”女护士对院长说。“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睡觉。”

“莉拉这几天全天都在这里。”院长说道。

“只是在我无事可做的时候。”阿佳补充道。

上校微笑了。他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想知道那个外国女人的经历。

“见好吗？”穆鲁德·拉赫森问道。

“已经不发烧了。”莉拉回答说。“有时候还说胡话，但是不发烧了。我只知道她叫梦泽，来自西班牙。她好像被什么事情迷住了，但我没能从她那儿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事。”

“被迷住了？”上校问道。

“她是在梦中说的，不停地重复‘阿佳’这个名字。”

“她被那个名字迷住了。”院长补充说。

“当她醒来的时候，我问过她，她说他们杀死了阿佳。”

可是她显得那么紧张，根本不能做更多的解释。”

穆鲁德上校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外国女人。他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于那件事当中，然而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时间太少。

“我们需要知道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穆鲁德·拉赫森说道。“她肯定不会一个人旅行。有人已经开始寻找她了。”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院长说。“时间这么长，不会没人想念她。”

“没错儿，说得很对。我越想越觉得解释不通。”

“我可以尽量多了解点东西。”莉拉说。“她一天比一天好转。不过她受到很大的惊吓。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但她非常害怕。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取得她的信任，她将把一切都告诉我。”

“那这段时间呢？”院长非常实际地问道。

“这段时间我们什么也没法做。”上校说。“我们将询问西班牙的代表。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必须等待她好转，然后把她交还给她的国家。”

当说完这番话的时候，穆鲁德·拉赫森上校已经走到房间的门口。院长跟在他后边。他们用简短的方式告别后，屋里重新只剩下女护士和病人，她坐在床沿上。对于莉拉来说，外国女人的存在已经变成了她工作中例行的部分。她对那女人可能拥有的经历感到非常好奇。她将一只手放在她的前额上，再次看了看她那揉作一团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精心护理的双手。突然，外国女人猛地一抖，吃惊地睁开了眼睛。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眼睛

里流露出恐惧。

“阿佳！”她神志不清地说道。“他们朝阿佳开枪了。你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人。”

“谁是阿佳？”女护士问，尽量不吓到她。

“阿佳？她和我一起逃跑，他们追上了我们。那个杀人犯把她杀死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自己一个人跑。”

“谁把她杀死了？”莉拉追问道。

外国女人闭上眼睛，陷入了沉默。她的呼吸反映出她内心的痛苦。莉拉攥紧她的手，准备一直陪在她身边，直到她平静下来。

在圣地亚哥·圣罗曼眼里,绿洲酒吧就好像是宇宙的中心。手臂撑在吧台上,或者坐在铺着油布的桌子旁,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围着他转。以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感觉。有吉列尔莫陪伴,手中有一杯法国白兰地,他还需要什么呢,这足以让他忘记从伊比利亚半岛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

军官们聚会一般在军人俱乐部和阿尤恩国家饭店。绿洲酒吧则留给了大兵们。每个星期六下午,全城乃至整个行省都没有一处地方像这里一样,有那么多人光顾。绿洲酒吧的老板名叫“圆珠笔”佩佩,是个厌倦了一切的安达卢西亚人。他那里是唯一得到军官们默许的卖淫场所。在绿洲有妓女、宾戈游戏机、扑克牌、赌钱游戏、拳击搏斗、大麻和整个西属撒哈拉最便宜的法国白兰地。星期六的夜晚,“圆珠笔”佩佩的酒吧就像一个战场。那些装扮成酒吧侍者的妓女,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赌局的叫喊声和开到最大音量的电视机的声音混在一起。城中没

有一家娱乐场所像绿洲那样拥有那么铁杆儿的顾客群。所有享受半天假期或周末假期的士兵，或早或晚，总要到那里去一下。

对于圣地亚哥·圣罗曼来说在绿洲待上几个小时意味着忘掉一段时间以来纠缠着他的问题。而那段时间纠缠他的主要问题是梦泽，背信弃义的梦泽。当第二杯白兰地开始像火一样在他的血管里奔流时，他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棒的人。于是梦泽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他只有时间同他的朋友吉列尔莫以及愿意和他们一起度过假期的人交往。吉列尔莫不仅变成了他推心置腹的密友，而且成了他所认识的最忠实的人。圣地亚哥寄给梦泽的信都是他代笔的，当圣地亚哥需要倾吐的时候，他是忠实的听众，当圣地亚哥不想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陪伴着他。吉列尔莫被临时派去第九工程混合团担任工兵后援部队，一连几天都在开沟挖洞，建设阿尤恩动物园。和所有的海外军团士兵一样，他觉得同常规部队搅在一起实在没意思。另一方面，圣地亚哥则是亚历山大·法内肖兵团第四步兵营的机械兵，在一个自行火炮连服役。然而，偶然的机遇却让他的命运同哈维尔·罗伯指挥官率领的游牧军队的一帮人连在了一起。

游牧军队与地方警察部队一样，绝大部分是由撒哈拉人构成的，尽管所有的军官都不是撒哈拉人。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引起了圣地亚哥的极大注意。在一个从伊比利亚半岛刚刚来到这里的人眼中，那些皮肤黝黑、头发卷曲、习俗迥异的小伙子一直使他惊讶不已。他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一天，四个撒哈拉士兵推

着一辆游牧军的皮卡车进入了圣地亚哥·圣罗曼工作的车辆检修坑。满脸油污的撒哈拉人把车放在那里,打开了发动机罩。圣地亚哥瞥了一眼那辆车的发动机,遂发出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引起了其他机械手的注意。那辆皮卡车的电线、线路接头和各种补丁构成了一团蜘蛛网,根本看不见发动机气缸。“罗伯指挥官派我们来的。”其中一个士兵说道,说话时站得笔直,好像是在对国旗发誓。机械手们都不想插手此事,只有圣地亚哥·圣罗曼对那四个小伙子产生了兴趣。“我们根本启动不了这辆车,”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修不好它,就会被关禁闭。”圣地亚哥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四个人。很快其他机械手都放下手中的工具去吃午饭了。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大家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圣地亚哥对于伙伴们的表现感到非常生气,但是他没心思跟他们争吵。相反,那几个撒哈拉人的眼神让他觉得就像大海中遭遇海难的人的眼神。他没再说话,将头伸进发动机罩里,开始解开纵横交错的电线。

当同伴们吃完饭回来时,圣地亚哥仍然半个身子探进皮卡车的机器罩里忙活着。那四个撒哈拉人静静地看着他,不敢分散他的注意力。圣地亚哥好像中了魔一样,同汽车的发动机说话,时不时地对游牧军团的那几个士兵说点什么。与此同时,那些人则互相交换着眼神,弄不清楚这个军团士兵是不是疯了。过了几个小时,在更换了一些零件,检查了离合器,跟发动机说了许多话之后,圣地亚哥·圣罗曼跳上汽车,转动点火开关,发动机像病人咳嗽一样吭哧了几声。他将油门踩到底,踩了几下之

后,车子喷出的烟由黑变白,皮卡车开始发出正常的响声。军团士兵开着车出了车间,将车停在门口,对他们说:“上车。”那四个人像听到指挥官的命令一样乖乖地上了车。圣地亚哥·圣罗曼在营房之间转了几圈,试了试方向盘、刹车,最后将车子停在游牧军团的营房门口。没熄火便跳下了车,说道:“车子还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告诉罗伯指挥官,这辆皮卡车又能用上十年了。”当他走开的时候,那几个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走出一段距离后,听到他们在叫他。他停住脚步。“谢谢你,朋友,谢谢!”圣地亚哥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撒哈拉人中的一个朝他跑过来。抓住他的手,紧握不放。“我是拉扎亚尔。”圣地亚哥·圣罗曼也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就在那儿,那座营房。来找我们吧,你将受到欢迎。随时都可以来,你会有很多朋友的。”那天,当圣地亚哥走进士兵餐厅的时候,他体会到了那个撒哈拉士兵所说的话是真诚的。

圣地亚哥·圣罗曼首次踏进游牧军团的营房时,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士兵们脱离了长官的监视,其表现就仿佛那楼房是一座大帐篷。十几个士兵围坐在营房入口处的一个小煤气炉旁,一边用摩洛哥哈桑语聊天,一边品茶,十分放松,那情景真不像是在一个军营里。当看见圣地亚哥走进来时,他们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突然停止了闲聊。圣地亚哥差点转身回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拉扎亚尔的出现使他安下心来。“我不想打扰你们。”圣地亚哥解释说,“我不知道……”拉扎亚尔用阿拉伯语同他的伙伴们说了几句话,立刻,聊天又恢复了原状。阿拉

伯人双手拉住他，并邀请他坐在炉边喝茶。没过多长时间，圣地亚哥就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你踢足球吗？”一个撒哈拉人问道。“当然，我曾经教过克鲁伊夫踢足球。”拉扎亚尔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我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我也曾教过阿曼奇奥踢足球，说着玩的。”从那天开始，圣地亚哥·圣罗曼每天下午都作为游牧军团队的守门员跟他们一起踢球，每当打败半岛人队，他的同胞们就骂他是叛徒。

此刻，胳膊肘支在绿洲酒吧的吧台上，圣地亚哥·圣罗曼看着游牧军团的士兵从酒吧门前走过，他们用好奇和蔑视的目光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他匆匆忙忙地喝完杯中的白兰地，并下定决心，只要有可能被撒哈拉人看见，他就绝不再喝酒。被他们看见使他产生了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羞愧感。巴凯达诺副官是唯一踏进绿洲酒吧的长官，他在那些女侍者当中打情骂俏，掐她们的屁股，摸她们的奶子。不管他走到哪儿都酒气熏天。关于巴凯达诺有一些可怕的传言。他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在军团里他显得十分突出，酗酒和嫖妓是他生活中的一切。据说有一次他朝一名新兵的脚上开了一枪，只因为新兵走步时迈错了腿。只要看他醉醺醺，用裆里那玩意儿紧贴那些妓女的样子，谁都会相信那些有关他的传言是真的。大部分的士兵都躲着他，但是也有一些拍马屁的为他捧场，随时跟随他左右，他吹牛时为他鼓掌，还请他喝酒。然后他们还得乖乖地忍受他的侮辱，面对他的欺凌卑躬屈膝。那些妓女非常了解他，她们千方百计兜圈子，避免与他接触。毫无疑问，巴凯达诺副官是酒吧里唯一让她

们感到心惊胆战、人人自危的家伙。她们都很清楚,如果与那个痞子军官发生冲突,她们就会丢掉饭碗,或满身刀伤出现在施玛拉公路旁的阴沟里。巴凯达诺副官如同潘塔少校的左膀右臂,效命于后者。绿洲酒吧的所有妓女都必须受潘塔少校监督,但是没有任何军官认为,像他们这种级别的指挥官进入那种场合是合适的。军官们从来不跟士兵分享妓女。就连班长和副官也不跟士兵分享。尽管如此,他们不能让黑社会在阿尤恩扎根并从伊比利亚半岛、摩洛哥或毛里塔尼亚往这里输送女人。潘塔少校监护着全营的健康,不允许外来干涉存在。但是少校从来没看见过喝醉酒的巴凯达诺踉踉跄跄地在桌子中间穿行,双手抓着裤裆里的物件儿,流着口水趴在侍者打扮的妓女们胸前。

在两三次同副官的目光相遇时,圣地亚哥·圣罗曼将眼睛转向了别处。当看到巴凯达诺走出酒吧后,他觉得比刚才放松多了,尽管士兵们在那里大叫大嚷。音乐声,谁都不看的电视机的声音,酒瓶在大理石吧台上的敲击声,纸牌赌博的喊叫声,宾戈游戏的唱数声,以及声嘶力竭的谈话声全都混杂在一起。突然有一秒钟时间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军队进行曲变成了《科尔萨里亚斯舞曲》,“圆珠笔”佩佩喜爱的一支狐步舞曲。圣地亚哥·圣罗曼刚听到这支曲子的几个节拍,便觉得酒吧的房顶似乎坍塌下来压到了他身上。与此同时梦泽的影子像挥之不去的幽灵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不知为什么,一切的声音都变得令人厌烦起来。

“再来一杯白兰地?”吉列尔莫问道。

“不，我不想喝了。我有点胃酸。”

“那就来杯啤酒。”

“你自己喝吧，我胃不舒服。”圣地亚哥骗他说。

“难道整个晚上你都不再喝了？今天是星期六。”

圣地亚哥·圣罗曼非常严肃地看了一眼他的朋友，吉列尔莫立刻明白了那意味着什么。他没再说话。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朋友那突如其来的伤感。两个人走出了绿洲酒吧，街上突然刮起一阵二月的清风。他们在沉默中信步走去。街道大都空荡荡的，有点不正常，直到走进西班牙广场，那里则好像汇聚了全城的人。酒吧中的声音一直传到街上。地方警察或开车或步行在那里巡逻，尽量不引起市民注意。两个人在电影院门前停住了脚步。在“塞尔琵科”的标题下，艾尔·帕西诺的彩色画像似乎努力要从电影海报上走下来。吉列尔莫叉开双腿，站在画像面前试图模仿布隆克斯警察的姿势。他看上去像那演员的影子，把帽檐压低到眼眉处，把帽带系在下巴颏上。正在排队买票的姑娘们看见他那副样子，都捂着嘴笑。

“别在那儿丢丑了。”圣地亚哥责备他说，“你没看见人家都在看你吗？”

吉列尔莫将两个大拇指插在巨大的镀银金属皮带扣里，朝着那些女孩子飞吻，姑娘们不停地笑着。

“你得帮我一个忙，吉列尔莫。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帮忙。”

吉列尔莫玩耍的兴致立刻烟消云散了。他觉得那几句话有点不同寻常。圣地亚哥缓缓地向前走去，没有挺胸也没有向后收肩。

“咱们离开这儿，这地方到处都是当官的。”

在城中，各个级别的军人都有各自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班长和副官都尽量避免到国家饭店和军人俱乐部周围活动，因为在那里必须不停地给他们的长官敬礼。另一方面，基层的士兵们也不到主要街道上去散步，因为那里有副官们偏爱的一些酒吧。

两个朋友一路无话，朝施凯基马林荫道走去。他们知道那里可以远远躲开军团士兵的眼睛。他们静静地走着，仿佛在揣摩对方的想法。他们在一个电话亭旁边停下来，圣地亚哥把兜里所有的硬币都掏了出来。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百里香的味道。他把那些硬币交给吉列尔莫。

“我想让你给梦泽打个电话。当然，首先……”

“我知道，我知道。”吉列尔莫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你就说你是她大学的同学，有话要对她说……”

“圣地亚哥！”吉列尔莫对他喊道，直想搥他嘴巴。

“怎么啦？”

“你知道我给你的女友打过多少次电话了吗？”

“她不是我的女友，吉列尔莫，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如果你不想帮我这个忙……”

吉列尔莫和解地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试图安慰他的朋友。

“我这就给她打，好吗？我这就给她打。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应该对她说些什么，因为那些话我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了。给她打电话的是我，给她写信的也是我，最后我将成为……”

吉列尔莫打住话头，对自己所说的话有点后悔了。他的朋友失魂落魄的，根本没明白他那番话的意思。最后，他把硬币装进兜里，走进电话亭。圣地亚哥朝远处走开几米，仿佛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

上一次打电话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那一次也是在一个电话亭里给她打的电话，位于拉耶塔那大街她家门口几米远的地方。当梦泽终于接听电话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圣地亚哥在女孩儿家门前干等了四个小时。十二月初的潮湿和寒冷浸入了他全身的骨头。当终于听到线路另一端传来她的声音时，他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冷静，尽量克制住紧张情绪。“我是亚哥^①。”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他们已经告诉我了，你想干什么？”“你看，梦泽，我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我在图书馆学习呢，刚刚回到家。”“别骗我了，梦泽，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说我是骗子吗？你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你知道吗？”“不，我不是想叫你骗子，可是我从下午六点就一直在你家门口，没看见你进来或出去。”现在出现了一段长长的沉默，有些尴尬。“那么你觉得你要找我算账是吗？”“不是，梦泽，我不想跟你算账，只是想告诉你，我要走了。”“那就再见。”“我是说我要去萨拉曼卡了。”再次出现了沉默。“我在家中接到了征兵处的通知书。后天就必须到军营报到。”梦泽仍然没说话，这给了圣地亚哥力量。“你已经对你的父

^① 亚哥，圣地亚哥的昵称。

母说了吗？”小伙子鼓足勇气问道。“对我父母说？我跟我父母说什么？”圣地亚哥顿时就火了：“关于孩子的事呗，真够呛，关于我们的孩子。”没容他再说下去。“嘿，帅哥儿，关于孩子，那是我自己的事，纯粹我个人的事。”“可是，我是说，跟我也有点关系吧。”“那你事先就该想到这一点，”此刻梦泽差一点就要哭出来了。“在你跟那个迪斯科舞厅里的金发女孩儿勾搭上之前，在你跟她抱在一起亲嘴之前你就该……”“我没跟任何人抱在一起亲嘴。”“我再也不会允许你对我说谎了。”“我没说谎，梦泽，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我以上天的名义向你发誓。她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难道你就以那种方式吻一个女朋友吗？”“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遍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谈过恋爱。不过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呢。我真该死……”“我真愚蠢，太愚蠢了！”“梦泽，孩子的事……”“那孩子是我的，你听见了吗？我的。我希望你忘掉你曾经认识了我，忘掉那孩子，忘掉这一切。”突然听筒里没有声音了。随后一声尖利而持续的哨音告诉他，电话另一端已经没人了。圣地亚哥愤怒得一头撞向电话亭的玻璃墙。额头上撞开一个口子，鲜血开始顺着脸颊淌下来。街上从那里经过的人听到撞击声纷纷躲了开去。他不知该如何处置那个听筒，最后用尽全力将听筒摔到电话机上，听筒摔成了两半。他像头野兽一样走出电话亭，暴怒地向四周张望。他从来没感到过如此窝囊，如此束手无策。他不能打任何人，不能当着任何人的面说这些事，他找不到发泄雷霆之怒的方式。

吉列尔莫表情极其严肃地走到他身边，手里拿着打电话剩下的硬币。

“她不在家。”

“是不在家还是不想接电话？”

“这有啥区别呀？”

“没区别，不过我必须知道真相。谁接的电话？”

“不知道。大概是她妹妹，很可能。”

“你怎么对她说的？”

“我说是梦泽大学的同学。”

“那她怎么回答你的？”

“她说梦泽不在巴塞罗那。她向我要了姓名和电话，说万一她想打给我呢。我对她说这事不很急，改天我再给她打。”

在离开林荫道的同时，汽车的噪音被低层住宅里电视机的声音所取代。这是个温馨的夜晚。只有断断续续的二月的风搅动着这个夜晚。他们在离市中心很远的的一个路口停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汽车在路上跑。月光远远地映照在萨基雅河纤细的河面上。他们默默地抽着烟。吉列尔莫不敢破坏他朋友的思考。

“绝不再打了，我向你发誓，绝不再打了。”圣地亚哥·圣罗曼出乎意料地说道。“我不想再知道她的任何消息了。”

“你别这么折磨自己。”

但是圣地亚哥似乎没有听见他朋友讲的话。

“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见他的鬼！从今天开始梦泽死掉了。永远不存在了。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如果哪一次我再提到她的名字,或者要求你给她打电话,或是要求你给她写信,我希望你狠狠抽我的脸。抡开了抽,明白吗?”

“随便你。”

“你发誓。”

“我发誓。”

圣地亚哥为真诚所感动,拥抱着自己的朋友,用力地抱住他,然后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

“你干吗?放开我,臭小子!要是让别人看见,一定会以为咱俩是同性恋呢。”

圣地亚哥松开了他,整个晚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同性恋吗,跟咱不沾边儿。不过今儿个晚上咱们得好好折腾折腾,哪怕睡班房呢。”

“咱们去绿洲酒吧。”吉列尔莫说。

“这主意太臭。咱们每个星期六都是老一套。咱们去找妓女,不过得是高级的。”

“哪有钱呀?”

“我们是死神的情侣。什么钱不钱的,去他妈的金钱!”

街道深处出现了一辆地方警察的汽车。立时两个军团士兵变得非常严肃,神经绷了起来,仿佛那些撒哈拉人能够看透他们的思想。巡逻车缓缓地经过他们身边,但没有停下来。

“你到那上面去过吗?”圣地亚哥指着石屋区问道。

“当然没去过。你以为我发疯啦?再说了,那儿也没

有酒吧和妓女呀。”

泽姆拉区位于城市的最高处，这个地区几乎只有撒哈拉人居住。人们也把它称作石屋区，或者哈塔兰布拉，意思是“一串沙丘”。除了撒哈拉人之外，只有很少的加那利人住在那里。

“你跟我说实话：你就不想知道那些街上都有什么吗？”

“一点都不想。你想吗？”

“咱们去转一圈。全营还没有哪个兵有胆量到那里去呢。”

“你有胆量吗？”

“有的是胆量。”

“你忒不正常了，伙计，你对这儿着魔了。”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害怕。”

“我根本不害怕，亚哥，你别糟践我。其实你跟我一样都听说过关于这个区的传言。”

“那都是骗人的，吉列尔莫。你知道谁曾经去过那里吗？”

“不知道。”

“可我知道。”

“撒哈拉人不算数，他们就住在那里。但是，你没听说过游行的事吗？那些独立阵线的魔鬼在毒害老百姓。他们劫持了两个卡车司机。你不知道阿戈耶伊玛特发生的事吗？死了许多地方军。”

圣地亚哥被他朋友的说辞弄得心气儿逐渐凉了。从他第一天逛阿尤恩的时候起，这个城市高处的那个区域

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尽管从外表上看有点破烂不堪。

“那件事发生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这里是文明地区,没有叛徒。不过既然你不相信,或者你害怕……”

“去你妈的。我回绿洲酒吧去了。”

吉列尔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的朋友跟在他后面,不停地讪笑着。圣地亚哥有一种他一直在那座城市里居住的感觉,觉得他了解这座城市超过了解自己的家乡。他力图回想原先的街区,他的家,他母亲的烟酒店,然而所有的形象都十分模糊。突然间他又想起了梦泽,却已经记不清她的脸了。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拉耶塔那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流如织。也许可以说新世纪已经像自行车计时赛一样开始了。叫一辆计程车变得比登天还难。所有的商店里都挤满了人,玻璃橱窗上布满哈气。豪梅一世地铁站的出口喷吐出的人流不断向四面八方散去。哥特区^①就像一块干干的海绵,把游客全部吸了进去。人行道上,不同店铺中播放的圣诞歌曲声与一阵阵暖气发出的热气,随着店铺大门的开启混合在一起。梦泽必须等着从地铁出来的人群都走完才能过去。她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了,脚都走疼了。她很清楚自己想到哪里去,但是她在尽量拖延重新找到记忆中的那些幻影的时刻。

那客厅看起来就像恐怖电影里的一个场景。经过十年之后,一切在她眼里都显得更局促和老旧了。甚至吊灯的光线也变得昏暗起来。大部分家具都盖着床单,使

^①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的老区,著名的旅游区。

得房间笼罩着一种凄惨的情调。关闭的房间散发出一股味儿。那些卷起来的地毯发出潮湿霉变的味道。窗帘似乎都脱色了,也早就不时髦了。她打开了木板窗,试图重新与外面街道保持联系。有几个阳台的木头已变形,门窗都打不开了。车流开过的声音仿佛他们家就在一楼。梦泽不再观察周围的环境了,她感到十分凄凉。一点都不像她记忆中的样子了。最近几年来她很少想起这个家,现在她觉得这个家不真实,好像是用褪了色的硬纸板搭起来的样子货。她估算了一下流逝的时间。很容易,最后一次来这里是因为母亲去世,刚好是十年前。她开始掀开覆盖着家具的床单,把它们放在一把大椅子上。当她揭去橱柜上的单子时,镜子中映出她自己的影子,把她吓了一跳。她觉得有点别扭,仿佛成了一个从时间的缝隙中钻进了那个秘密处所的闯入者。不知有多少次,她在出门之前,面对这面镜子戴上发箍,整理好衬衣领子,捋齐了额前的刘海儿;不知有多少次,她带着喜悦的心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青春年少,楚楚动人,充满了幻想和冲动。她闭上眼睛,由于紧张,她碰倒了一个相框。整个橱柜上摆满了照片,就像一个神龛。她扫视了一遍所有的照片。没有一张照片上有她。那里面有她父亲、她母亲、她的祖父祖母、她的妹妹、妹夫、两个外甥女、她的女儿。她拿起其中的一个相框,相框里是她女儿的照片,穿着第一次领圣餐时的服装。她什么感觉都没有。想到她母亲竟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她微微一笑,有些失望。她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试图确认她对此根本无所谓。她转过身子,背向自己的影子。

相反,她的卧室仍旧和她记忆中的一样。坐在自己少女时期的床上,她感到一种苦涩的怀念之情。她很清楚自己不会哭出来。两个多月来她就没哭过。她仰面躺下去,头放在枕头上,双脚搁在床垫上。她猛然想起那件事曾使她的母亲那么烦恼。母亲如果看到她如今的样子,一定又会唠叨一番,当想到此,她笑了。很快她看到了天花板上的裂缝,仿佛这二十年来她一直在看着这些裂缝一样。天花板中央的枝形吊灯使那些裂缝具有生命:靠近阳台处,是玩巴斯克回力球用的曲槽形球拍;中间部分,是一只蜗牛;还有元首的剪影。她笑了,有些激动。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影像和感受,她自己无法控制。她嘴角上带着一丝微笑闭上双眼,尽量让自己感觉时间没有流逝,她还是十九岁,她的生活还没有脱轨。车流的声音渐渐融入她的梦境,就像一副强力的催眠剂。

她突然惊醒过来。梦见电话在不停地响,而没有人去接听。她屏住呼吸,极力要搞清楚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她不知道自己睡过去多长时间。电话铃声仍在她脑子里回响,但那不是真实的。有那么一刻,她觉得玛丽·克鲁斯打开了门,不耐烦地对她说:“电话,小姐。是找你的。”门并没有打开,也不可能打开。电话已经切断有十年了。她已经过了四十岁,而死去的人也不会从坟墓里回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她坐起身来,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出一个雪茄烟盒子,放在床上,从里面拿出一枚发簪,一个火柴盒,几枚老邮票,一块硬币,一张博物馆的门票和一支口红。那些信用一根红色的丝带捆着。

她是如此这般的在她母亲的首饰盒里找到那些信的。这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她妹妹在对面，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首饰盒放在桌子中间，就像个刚刚出土的棺材。她们知道，她们俩谁也不会戴她们母亲的首饰，但又不能把它们留在那里。那些首饰太值钱了。是她妹妹最后打开了那个首饰盒，开始把它们分成两堆。她就像一个职业珠宝估价商。那些珠宝她见过很多次了，即使不打开首饰盒，也能说出其数目，甚至它们的价值。当她把最后一串珍珠项链取出来的时候，目光盯在了首饰盒底部。“我想，这恐怕是你的了。”她妹妹对她说道。梦泽看了看她，脸色刷白，仿佛她会碰到一根腐烂的手指。她伸手进去，取出一摞用红丝带捆着的信件。“这不是我的。”她说，连眼睛也没抬。她妹妹将身子靠在椅背上，点着一支香烟。“现在是你的了。”一个寒噤顺着梦泽的脊梁骨通遍全身。她解开丝带，立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拉耶塔那大街的老地址。信封因岁月流逝而变得发黄了。她粗略估计了一下，那里应该有十五到二十封信，都贴着三个比塞塔^①的有佛朗哥头像的邮票。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把那些信呈扇形铺开在桌子上，所有的信都未开启过。她拿起一封，翻转过来找寄信人的名字。信脱手掉到了地上。她妹妹无动于衷地看着她，丝毫没表示出惊讶。她将所有的信都翻转过来，上面的寄信人都是同一个人：圣地亚哥·圣罗曼，西撒哈拉，阿尤恩市，亚历山大·法内肖军团第四营。最初她感到一阵窒息，随后是轻微的颤抖。她

^① 比塞塔，西班牙在采用欧元之前的货币名称。

觉得好像死去的人都从坟墓里爬出来折磨她了。她目光转向妹妹寻求某种解释,然而特蕾莎眼睛眨都没有眨一下。那字体不是圣地亚哥的,她对此很有把握。“这是怎么回事,特蕾莎?你不会告诉我说你早就知道这些信吧?”特蕾莎没回答她。她像抚摸一只猫一样,抚摸着她母亲的那些首饰。最后,她说道:“是的,梦泽,我知道这些信。有几封是邮递员交给我的。其余的直接落到了妈妈手中。我不知道的是这么长时间了,你母亲还保存着它们。”梦泽沉默着。这么些年过去了,她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背叛行为了,但是她开始像看待一个陌生人那样看自己的妹妹。她看了看上面的邮戳,信上的日期是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五年二月,按顺序排列的。她没敢当着妹妹的面打开那些信。“你当时在卡达克斯,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每当收到一封这样的信,这个家就会变成地狱,而我们则必须忍气吞声。”“是的,可是,你一向……”特蕾莎一拳砸在桌子上,那两堆首饰摊了开来。“不,梦泽,不,我不是一向那样。你经历了你的地狱,可我也经历了我的炼狱,”她突然爆发出一阵怒火,说道,“而且我什么也没有做。告诉你,不用恼火,好像你才是悲剧的主角。为了不给你妈丢脸,你躲在卡达克斯的时候,我却每天都要受她的气。每天每天,明白吗?每次寄来一封这样的信,或者打来一个电话,我就得忍受你母亲发火;我就得踮起脚来走路,怕她听见;我就得九点钟上床睡觉,免得忍受她的坏脾气;为了不必向你母亲请求批准,我放弃了同我的女友们出去玩儿。我受够了她无缘无故的喊叫和责骂,受够了当一个为自己的姐姐赎罪的

好女儿。”她突然停了下来，脸色很难看，极力压住心头的怒火。现在轮到梦泽瞪大眼睛一眨不眨了。她第一次看见妹妹失去控制，怒不可遏，判若两人。她觉得这比发现那些信件有更深远的意义。她的小妹特蕾莎一向表现得像个大人。在她和她母亲中间，特蕾莎一向充当受气的床垫。在发生冲突的时刻，特蕾莎能做到大智若愚，处事冷静，坦然自若。看到她现在的状态，梦泽觉得似乎这个世界都在脚下摇晃起来。她们俩长时间地看着对方的脸，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最后，特蕾莎说道：“你选吧。”“你说什么？”“我说让你选你喜欢的一堆首饰，然后拿走。”“咱们抓阄儿不是更好吗？”特蕾莎取出她的记事本，撕下一张纸，分成四份，胡乱写了几个数字，团成两个纸球，让梦泽来选。她姐姐选了一个。之后，特蕾莎将她那一份首饰放在一块手帕中，打了个结，装进挎包里，站起身来。梦泽觉得有点别扭，没敢再问她什么。“你走吗？”特蕾莎问道。“我再待会儿。”“那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把电闸拉掉。把两道门锁都锁上。”

在读过几次那些信件之后，它们就被一根红丝带捆着，在她母亲家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躺了十几年。现在它们又一次出现在眼前，仿佛是一些发黄的、古老的、不合时宜的幽灵。她解开丝带，将信铺开在床上。她随意打开一封。尽管过去了很长时间，她还像刚刚读到时一样记得其中的每一句话。梦泽很清楚那不是圣地亚哥的字迹，但那些话她觉得是他的。毫无疑问是某个伙伴替他写的。在大部分信封里，除了信纸之外还有一张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大致相同：圣地亚哥穿着军装，站在一辆战车前；站在卡车上；肩上扛着枪；站在国旗旁。看着他的脸，她觉得似乎距最后一次见到他仅过去了一个多月。很多年里，她每天晚上都梦见那张脸，无法摆脱，几乎要发疯了。

如今她竟能够记得他的长相、表情、气味，这些她原以为已经全都忘记了。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觉得听到了女佣玛丽·克鲁斯踩在走廊镶花拼木地板上的短促的脚步声。那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和她卧室阳台外面的风景一样，构成了她青少年时期的一部分。在那个炎热的七月的下午，她一边坐在床上假装看书，不停地咬着手指甲，焦急地等待，一边听着那脚步声。那是她有史以来第一次无缘无故缺课。事实上她上午去了圣特蕾莎专科培训学校，可是吃过午饭以后，她对玛丽·克鲁斯说身体不舒服，头疼得要命。她提醒女佣说如果有电话就立刻通知她。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没人给她打电话。从她的卧室里，梦泽没把握能听到电话铃声，所以她警惕地倾听女佣的脚步声，不放过任何声音、任何动静。通过敞开的阳台门，她听到哥特区钟楼的报时声，一小时又一小时。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昨天下午送她回家的那个男孩儿。现在她觉得当时在家门口同他告别的方式有点太冷淡了。也许她在递给他电话号码的时候，应该再对他说点什么。也许是她判断有误，错误地理解了他那黑眼睛里神秘的眼神。也许圣地亚哥·圣罗曼有的是女朋友，他只是想用他的白色敞篷车带她们兜风，就像对她那样。她突然间产生了这么多疑惑和不安。她在电话簿上查找

“圣罗曼”这个姓。即使她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也不会打给他的,但是,想到只要她愿意就能给他打电话,心里就踏实点。玛丽·克鲁斯的脚步声时不时吓她一跳。她焦躁不安地走到阳台上足有十几次。也许那男孩儿现在正笑话她呢。他肯定有女朋友了,那天不过是在他的朋友帕斯夸林面前显示他对女孩子多么有吸引力。也许她不该主动去吻他。也许她应该让他吻自己。随着下午慢慢过去,她感觉自己更加紧张了。一想到自己因为那个假模假式的家伙而缺课,一想到自己满脑子都是那个企图迷惑她的小子,她就感到恼火。但是,当她听到玛丽·克鲁斯不同寻常的急促的脚步声,觉得那脚步声停在了门前,听到轻轻的叩门声,以及她说“梦泽小姐,你的电话”的时候,他仍旧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免心脏从胸膛里蹦出来。她像疯了一样跑进客厅,关上门,差点喘不上气来,她双手抓起听筒。“我是圣地亚哥·圣罗曼。”只听电话线那边说道,“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昨天下午的事。”“圣地亚哥·圣罗曼?”梦泽问道,试图不让对方听出她嗓音的变化。一阵紧张的停顿,好像打错电话一样。“昨天我送你回家的,你给了我这个电话。其实,不是你给我的,是我跟你要的……”“啊,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开白色敞篷车的。”这时圣地亚哥的声音有些迟疑,吞吞吐吐的。“对,是那个人,就是我,其实,是的,我是圣地亚哥。我想问你是否愿意出去转一圈。”“转一圈?上哪儿转一圈。”梦泽觉得自己有点残忍,但是她不会用别的方式。“随便哪里,你想去的地方,喝杯酒啊什么的。”“我和你,还有你的朋友?”“哪里,哪里,只有你和我。帕斯夸林今天

有事。”梦泽在回答他之前，费力地数到七。“我还得学习呢。我的德语落下了很多。”圣地亚哥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是吗？太遗憾了。那么，我改天再给你打电话吧。”姑娘一时张口结舌，她做出了一个违背自己原则的行为。“等一等，你现在在哪儿？”“在你家对面，一个电话亭子里。”“你别走开，我马上下去。”

那天成了梦泽上圣特蕾莎专科培训学校的最后一天。从那时起，夏天变成了春天，书本变成了摆设，闷热的天气变成了柔和的清风，在好几个月当中轻抚着她的皮肤，甚至当海边潮湿的寒气沿着兰布拉斯大街侵入了城中所有的街道时，仍有这种感觉。

那天黄昏，天空被染成梦泽从来没见过的血红的颜色。圣地亚哥·圣罗曼仍旧穿着那件白色衬衣，一尘不染，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他显得比前一天更高大，更黝黑，更英俊。她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梳妆打扮，然后下去，但是小伙子一点也没责备她，一直等着她，没离开电话亭子一步。当梦泽来到他面前时，不无挑逗地问道：“你想带我去哪儿？”“你愿意去散散步吗？”“走着去吗？”这个问题出乎小伙子意料之外。“你没开车来吗？”圣地亚哥脸红了，他第一次显得有点敏感。他拉起梦泽的手，两个人像一对情侣一样沿街道走去。“我今天没有敞篷车。”他一边打开一辆西雅特 850 的车门，一边对姑娘说道。“那车子在车库里呢。”梦泽没再说话，坐进车里。里面闻着有香烟和油污的味道。

坐进西雅特轿车里，摇下车窗来通风，梦泽觉得同那天坐白色敞篷车一样惬意。她用眼角扫了一眼圣地亚

哥,他就像个一辈子都在开车的司机。他们穿过哥特区,来到兰布拉斯大街。圣地亚哥下车后跑过去为梦泽拉开车门。看到这个细节,她无法掩饰内心的高兴。圣地亚哥什么也没问她,便带她到了一家酒吧,将她让进去。梦泽知道那个地方,但却从来没进去过。他们在吧台前坐下,圣地亚哥没问她想喝什么便要了两杯啤酒。他表现得很放松,仿佛那里是他的地盘。与此相反,梦泽却很难装出坦然自若的样子。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注意她:侍者、顾客、从大玻璃窗前经过的路人,都在看她。她极力想象着如果她那些女友此刻看见她在那里会说些什么。她几乎没注意圣地亚哥所说的话,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本不给她回答的时间。一面喝着有生以来所喝的第一杯啤酒,梦泽企图猜出小伙子话语后面隐藏的东西。她喝着酒,仿佛很喜欢那苦涩的饮料。她接过一支香烟抽起来,为了避免咳嗽,她不把烟雾吞下去。那天傍晚一切都很神奇。她任由圣地亚哥夸夸其谈,其间她一个问题也没提。当晚上十点钟他们分手的时候,梦泽让他吻了自己。她第一次被一个男孩儿抚摸,觉得浑身颤抖。她带着啤酒、香烟味儿以及圣地亚哥亲吻她留下的余味下了车。她感到眩晕。在开门的时候,栅栏门上映出了圣地亚哥的影子,他靠在车身上,也许带着微笑,正关注地看着她。她心里想,绝不再上他的车了,永远不再见他了。这个下午她所经历的一切,足够她同自己的女友们谈论几个月的了。她们当中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她转过身去最后一次跟他说再见,当看到他那么漂亮、那么关注她的一举一动、那么英俊潇洒,不由得眯起了

眼睛。

早晨八点钟以前，梦泽就已经来到了拉耶塔那大街的拐角处，站在鞋店前，等着圣地亚哥的黄颜色汽车出现。然而，他却开着辆红色的车出现在眼前。头天晚上，她刚刚走进家门，女佣就告诉她有人打电话找她。是圣地亚哥·圣罗曼，从她家对面的电话亭里打来的。“我们是情侣了吗？”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梦泽觉得心里痒痒的，有点微醉的、幸福的感觉。“是的。”她回答，尽量保持着点距离。“那我明天早晨八点在拐角的鞋店等你。”她什么话都没说，挂上了电话。她明白，要想把那个小伙子从脑海里剔除掉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她把书和文具夹抱在胸前，就像抱个枕头。文具盒里，除了几支圆珠笔外，还有一支唇膏和一管睫毛膏。她没敢在家里抹唇膏。她十分紧张，为了避免腿的颤抖，只好靠在鞋店的橱窗上。她明白自己这样不好，应该摆摆架子才对，但是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当她听到一辆红色汽车的喇叭声并看到圣地亚哥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的时候，立刻跑着穿过大街，根本不理睬两侧川流不息的车辆。她打开后面的车门，将书本扔在车座上，然后坐在前面。“这辆车也是你父亲的吗？”她问道，既没有恶意也不带嘲讽，然而圣地亚哥却脸红了，很不好意思。梦泽轻轻在他嘴唇上吻了吻。“你那是带的什么？”小伙子问道。“书本，我不能对家里说我不去学校了。”圣地亚哥笑了。“你是个聪明女孩儿。”“你今天不用工作吗？”这一次她问得有点不怀好意，但圣地亚哥没觉察出来。“我放假了。”他们在七月的那个闷热的上午逛遍了整个巴塞罗那。随

着时间的流逝,阳光逐渐强烈,烧灼着热闹的道路和建筑物。圣地亚哥悠然自得,开车的样子就像是坐在酒吧的吧台前一样。这回说话的是梦泽,她感到异常兴奋。一切都能引起她的兴趣:救护车的警笛声,穿过人行道的乞丐,一对情侣,一个长得像她舅舅的人。圣地亚哥微笑着听她说话,也不打断她。他们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穿过全城。他们在一处专为接待外来游客的露天咖啡座吃了午餐。当圣地亚哥建议去游乐园玩的时候,梦泽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蒙锥克观景台上,她就像那个帝国的公主一样,观望着港口。在下车之前,她对着车子的反光镜,在嘴唇上抹了点唇膏,给眼睫毛涂了点睫毛膏。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根本来不及思索。“你就像一个公主。”圣地亚哥·圣罗曼对她说。梦泽觉得胃部一阵抽紧。她投进他怀里,目光越过了那些船只飞向远处,她想起来在这以前认识的所有男孩儿,没有一个像圣地亚哥这样的。现在她觉得他们都太幼稚,不成熟。她听任圣地亚哥紧紧地拥抱她。要不是通遍全身的战栗感,她肯定以为这是一场梦。但这不是梦境。谁也不会理解她此时此刻的感觉。一个短暂的形象进入了她的脑海:卡达克斯的小房子。她曾认为那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她觉得许多个夏天都白白浪费在那里了。“你会游泳吗?”梦泽有点突兀地问道。“不会,我没时间学。你呢?”“我也不会。”梦泽撒谎说。

在游乐园里他们吃了棉花糖,在射击房打靶,玩碰碰车。他们像一对情侣一样在游乐园里游逛。圣地亚哥提出建议,梦泽全都听他的。当坐上过山车的时候,他们抱

在一起,抱得那么紧,到后来两个人的胳膊都僵硬了。他们混在人群中,尽量在为数不多的游客中不惹人注意。梦泽不停地说话,兴奋之情使她变得唠叨起来没完。“我想抽烟,”她说。圣地亚哥跑到一个亭子那里买了一盒柴斯特牌香烟。每当要付钱的时候,他就掏出一把百元面值的钱币,仿佛他是个银行的取款机。“告诉我,你真的很有钱吗?”“当然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要不然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呢。”

中午时分梦泽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女佣说她在朋友努丽雅家吃饭。“你不给你父母打电话吗?”“不打,从来不打。我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什么。我独立自主。”“你太幸运了,小伙子!”他们在一家很贵的餐厅吃的饭。圣地亚哥千方百计让梦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当姑娘抱着书本打开她家的大门时,她觉得四周的世界都在旋转。她转身同圣地亚哥告别,发现他正轻轻地把她推向门口。“你要干什么?”“你觉得我要干什么?”他们抱在一起接吻。梦泽第一次感觉到别人的手探摸到了从来没有摸过的地方。书本一下全都掉到了地上。她费了很大劲才下决心上楼回家。尽管疲惫不堪她还是拖了很久才睡觉。她不打算刷牙了,以便尽可能长时间保留住圣地亚哥留在她嘴上的吻,但是那股烟味儿实在让她受不了。她写了日记,胡思乱想了一阵。第二天早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别让家里人知道。

梦泽一大早就给她父亲打了电话,也同妹妹特蕾莎以及母亲通了话。她要使他们相信,培训学校的课程很乏味。还谎称她很想去卡达克斯。而九点半的时候,她

已抱着书本,神情紧张地站在鞋店的拐角处了。这天圣地亚哥开着一辆白色汽车来的,但不是那辆敞篷的。像每天的例行节目一样,梦泽微笑着上了车,她很愿意圣地亚哥在她身边。“我不相信你在银行工作,也不相信你父亲是银行行长。”小伙子紧张起来,他踩下油门儿,车子融进了车流之中。“亚哥,你是个骗子。我可从没欺骗过你。”“我也没骗你,梦泽,没骗你。真的,我不是骗子。”姑娘立刻觉察到她使小伙子感到难堪了。她把脖子靠在座椅的头枕上,轻轻将手放在他的腿上。“告诉我,亚哥,你喜欢过很多女人吗?”圣地亚哥·圣罗曼微笑了,极力想打消紧张情绪。“从来没像喜欢你这样,女王。”梦泽觉得一阵花雨落在了她的头上,耳垂在抖动,膝盖觉得痒痒的。“你说谎。”她对他说,同时用手使劲按了一下他的腿,“不过,我喜欢。”“我向你发誓,我没撒谎。我向你发誓,我以……”他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从他眼里看得出,某种可怕的念头掠过他的脑海。

连续一个星期,梦泽的书本都在不同颜色的汽车后座上旅行。她有一种居高临下俯瞰这个世界的感觉。除了回家的时候,她一直脚不沾地地在城市上空翱翔。每天下午,在告别之前,圣地亚哥都把她推到螺旋形楼梯的大空档里,在那儿,梦泽听任他摸遍她的全身。他们长时间地接吻,直到胃都疼了。她脑子里冒出无数的问题,但却不敢打破那令人着迷的气氛。圣地亚哥什么出身显而易见,他说话有外地口音,行事比较鲁莽,所说的事情也前后矛盾。虽然他极力想隐藏他的双手,可那些毁坏的手指甲和手上的油污让人觉得那更像一个钳工的手,而

不是办公室职员的手。但是每当梦泽谈及这些的时候，小伙子就很难受，她觉得不能让小伙子长时间经受那种苦涩的折磨。之后，当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她试图拉开点距离看待那些事情。每天晚上她都下定决心，一旦再见到圣地亚哥就跟他摊牌，但是，到时候她又担心会把他吓跑了。

差不多二十六年之后，她又躺在了原来的床上，她感觉原先的想法也仍在脑子里回旋。圣地亚哥穿着军装的照片让时间停滞了下来。她觉得似乎几个小时之前还看见过他的目光，就在楼梯下的空当里，当他们告别的时候。她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觉得老了许多。那就像在挖掘一个死去的人。她取出在医院里找到的那张照片，把它放在床垫上另外那些照片的旁边。毫无疑问，那就是圣地亚哥·圣罗曼。现在她想回忆起当初别人告诉她说圣地亚哥·圣罗曼已经死去时的那种感觉。她非常清楚地记得烟酒店女主人的脸以及她的丈夫。难道那是圣地亚哥的主意？他为了报复而编造了他的死讯？那是个吓唬人的玩笑？或者只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去证实的传言？梦泽如此专注地将目光盯在那些照片上，连眼睛都眯了起来。她下决心要把全天都在盘算着的计划付诸实施。她从挎包里拿出手机，飞快地在电话簿中找出一个号码，拨通了电话，心里十分紧张。她有一种正在掀开一座坟墓的石板，以便弄清楚尸体是否仍在里面的感觉。信号声鸣响的过程中，她焦急地等待着。另一端有人接听电话了，是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

“阿亚赫·巴奇尔先生吗？”

“您是？”

“我是梦泽·坎博拉医生。我可以同阿亚赫·巴奇尔先生讲话吗？”

“我就是阿亚赫·巴奇尔。是我。”

“是这样，我是从圣克鲁斯医院给您打这个电话的。”

“从医院里？现在出什么事了？”

“没有，您放心，什么事也没出。我是想跟您谈谈您妻子的事。”

“我妻子已经死了。两天前我们已将她下葬了。”

“我知道，巴奇尔先生。是我签署的死亡证书。”电话另一端一阵沉默。这一切使梦泽感到非常痛苦。在继续说话之前，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只想通知您，在归还您妻子的个人物品时，有点东西落在医院里了。是一张照片。我很愿意亲自把照片还给您，并跟您谈谈。”

“一张照片？什么照片？”

“一张您妻子放在挎包里的照片。”

“在医院里，他们已经把那些照片还给我了。”

“请原谅我让您为难，但是有一张照片放错了地方。”梦泽撒谎说，尽量透着坚定的口吻。“我知道也许这时候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您不在意，我可以跟您约个时间把它还给您。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它送到您家里去。”

又是一阵沉默和等待。

“来我家？您刚才跟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梦泽·坎博拉。我有您的地址，在医院的卡片上。”

此刻卡片就放在我面前。”她再次撒谎道。“巴尔博亚公路。是这个地址,对吗?”

“没错儿,我正在那里。”

“那么,如果您不在意……”

“我不在意,您太客气了。”

梦泽这时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她觉得好像正在走出泥潭。

“那么明天我就从那里过一下。当然啦,如果您没有什么不方便。”

“没有,我没什么不方便的。您什么时候来都行。欢迎您来。”

梦泽挂断电话,将手机放进包里。用那条红丝带将信捆扎好,重新放回原来的地方。当她把手伸进抽屉里的时候,碰到了一样东西。是一枚银戒指,已经发黑了。她取出戒指,对着灯光查看,仿佛那是个多棱镜。她的心跳再次加快了,她欣慰地觉察到,一行眼泪流过面颊,顺着嘴角流进口中。

三月初的时候,每天中午那几个小时,难民营里还是非常炎热的。在医院的病房里和院子里,温度却有很明显的差异。对于那外国女人来说,观赏阳光照射下的物体是件惬意的事。她享受着皮肤被晒热的感觉。当清晨的冷空气升起的时候,她动作非常缓慢地开始洗漱,因为她要尽量保持在她看来必须履行的习惯。她学会了用一升水从头到脚擦洗身子。她喜欢慢悠悠地做这件事,像要去参加盛典的人一样梳妆打扮。她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整理完自己。她的动作很慢,而且很快就累了,连抬起手臂梳头都感觉很吃力。她终于穿好衣服,坐在一张椅子上,直到这时,才去照镜子。她都认不出自己了,样子非常可怕,但是镜子里的那个陌生的形象使她觉得很好玩儿。她的头发毁坏得很厉害,皮肤晒焦了,满脸伤痕,嘴唇裂开许多口子,眼睛红肿。她瘦了许多。尽管如此,她感到很幸福。剥落的天花板,小窗户,她对面那张没有床垫的床,一度曾经是白颜色的金属床头柜,总之周围的一

一切都让她觉得非常熟悉。在享受了一阵那个巨大而空旷的病房之后,这是她第三天来到医院的院子里。她对路很熟悉。今天不需要任何人来陪伴她。楼道里空荡荡的,那种冷清让她感到吃惊。尽管如此,那里的味道让她觉得很熟悉。她感到仿佛置身于自己家中一样。

刚一走进院子,就有一个女护士朝她走来。她认识那护士,但是却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她愉快地接受了护士拿给她的椅子。那是最近两天用的同一把椅子。女护士只会讲阿拉伯语,但是外国女人立刻就明白了,她是在向她道早上好,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和她一样非常高兴。撒哈拉女人无时无刻不在微笑。院子的另一头,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跟她们打招呼,她也记不清他的名字了。甚至不敢肯定以前见过他,虽然模模糊糊地觉得眼熟。外国女人在椅子上坐下。穿衣服和走到院子里耗费的力气使她非常疲惫。阳光使她恢复了精神。她知道,两个小时之后,炎热会让她在那里待不下去。她眯缝起眼睛。清晨的风停息下来。她试图搞清楚今天是星期几。昨天她问过莉拉,可是今天她就忘记了。突然她记起了月份:是三月。今天是第一次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莉拉不在她床边。她感到有些蹊跷。那女护士的面孔她天天看见,今天她有点想她了。她闭上眼睛睡着了。

又一次有人把她从噩梦中拯救出来。她又差一点觉得那蝎子的尾刺蜇在脖子上,就在此时,她感到一只凉凉的手放在她的脸上。是莉拉,她刚到,像每天一样脸上带着微笑。她没穿白大褂,这令她有些不习惯。

“他们告诉我说你自己穿的衣服。”

“一切都是我自己干的。我还走到了这里。”

莉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她蹲下身来，拉住外国女人的手。

“我要是看见你做这些事就好了。”

“明天你就能看见，我向你保证。你上哪儿去了？”

莉拉停止了微笑，显得有点不高兴，这让她感到奇怪。

“可是，梦泽，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记得了吗？”

梦泽被女护士的沮丧情绪传染了。忽然间她觉得自己像个笨蛋，别人的负担。她记忆中的那些空白点使她感到压抑。记不住事儿，或者只能短时记起某一句话，某一个形象，这令她非常不安。莉拉尽量掩饰其灰心失望的情绪，想让她觉得这无关紧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她说道：

“我跟医院理事会谈过了。他们已经接到了拉布尼发来的通告。”

梦泽全神贯注地听着，假装明白了所听到的一切。

“拉布尼那边怎么说？”

“是好消息。你已经不是幽灵了。他们追查了最近几个月的旅行记录，找到了你。你出现在一月三十一日从巴塞罗那飞来的一个航班的旅客名单中。梦泽·坎博拉·博奇。”

“我告诉过你。”

“是的，你告诉过我，你说的是实话。不过，非常奇怪的是没有人为你的失踪报警。”

梦泽的脸上现出阴郁的表情。

“这不奇怪。我当时不想告诉任何人我要来难民营。只有阿亚赫·巴奇尔知道，他为我筹办了一切。”

莉拉尽量不表现出惊讶之情。这外国女人再次让她觉得像一个谜团。

“法官对我说他将办理好一切。十天以后有一趟从廷杜夫飞往西班牙的航班。他们将为你办理好各种文件和护照，以便让你能够离开这里。他们已经同你们在阿尔及尔的大使馆说好了。明天从拉布尼来一个人给你拍照并了解你的全部情况。”

梦泽既没有发表评论，也没有任何表情。她的脸上没有流露出她此刻的感情。莉拉很想猜出这个无意间进入她生活的女人还有多少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她习惯性地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看她是不是发烧。

“你今年多大了，莉拉？”梦泽问道，仿佛刚刚睡醒。

这是在谈话刚开始的时候女护士打算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二十五岁。”

“天啊！你真年轻。”

莉拉冲她笑了，露出了洁白晶莹的牙齿。

“你呢？”

“四十四。”

“四十四岁！你想糊弄我。”

梦泽开心地笑起来。

“你很会说话，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

“你的丈夫在哪儿？”

迟迟没有回答。

“难道我就不可能是单身吗？”

“当然可能，但我不相信。”莉拉非常直率地回答。

“几个月前，为了另一个女人，他抛弃了我。那女人是个放射科医生，金发，年轻而且漂亮。我们分居了。不久就会离婚。黄头发的女人总是给我带来坏运气。”

莉拉看着她，表情非常严肃，极力想探察出那外国女人明亮的眼睛后面的东西。梦泽企图淡化自己所说的那番话。

“我会挺过去的。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莉拉笑了。“你呢？结婚了吗？”

“还没有。过完夏天我就结婚。我十一岁就去古巴学习了，七个月前才回来。”

现在是梦泽想猜出那双漂亮的黑眼睛后面隐藏的东西了。

“阿佳也去过古巴。”梦泽不假思索地说道。

莉拉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因为她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她坐在地上，等着梦泽往下说有关那个谜一样的女人的事情。然而，梦泽目光茫然地打住了话头，仿佛疲倦使她无法继续往下说了。

“那个女人真的存在吗？”莉拉问道，她有点担心自己的问题会伤到梦泽。

梦泽看了看她，莉拉很像阿佳。也许阿佳更黑一点。但是两个人的目光都同样慈祥。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敢肯定。有时候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个噩梦，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指的是

阿佳、飞机场和我在梦里一次又一次见到过的所有那些人。要不是因为我的身体这么虚弱，我一定会认为自己发疯了。”

“我不认为你发疯了。谁也不会相信。但是那个女人让我们觉得很困惑。是你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她死了。”

梦泽试图从女护士的眼中找到理解的因素。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讲你记得的事情？”莉拉终于给她提了个建议。“备不住这样对你有好处。”

“有可能，但是有那么多事情都从我脑子里消失了……”

“你还记得那天到达廷杜夫的事吗？你是在旅行中认识阿佳的吗？你记得那架飞机和机场吗？”

她很难忘记那件事。那种感觉在她记忆里是独一无二的。她第一个走出机舱。于是一阵干燥的，非常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她努力地将肺部吸满空气，然后再呼出。天空灰蒙蒙的，使人觉得将要垮塌下来，压在跑道上停放着的那些飞机上面。有那么片刻，她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力。可能是清晨，也可能是黄昏；可能是中午，也可能是下午。在她踏上飞机跑道的时候，所有对时间的感觉全都打乱了。一个军人指给他们应该向哪个方向走。不知为什么，梦泽心里很着急。机场航站楼是一座黄褐色的殖民风格的建筑。从飞机旁到海关大门只有差不多二百米的样子。旅客们聚集在一个令他们无法成群通过的狭窄的入口。阿尔及利亚人，或靠在大楼正面的墙壁上，或蹲在人行道旁，看着那些面无表情的、刚刚到

达的人。黑色和蓝色的裹头巾、阿拉伯长袍、黝黑的面孔、军人的制服、官员们的军人气质,以及他们拿的武器,使一切都显得阴森可怖。梦泽很紧张。她很讨厌排那么长的队,而且行进那么缓慢。她谁也不认识,也没心思跟别人说话。她感觉时间停滞了,觉得排队等待的时间比飞行的时间还长。当终于有一个胡子稀疏的士兵接过她的护照时,她才开始明白那里绝不是旅游目的地。那士兵翻来覆去地看护照上的照片,试图证实隔着玻璃的那张脸同照片上的相符。然后又确认梦泽给阿尔及利亚警方填写的资料与护照上的相同。他一个一个地核对字行里的每个逗号,每个句号,每个破折号。有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差错,还核对所有的数字。紧张地等待了将近二十分钟,互相没有说一句话,只有眼神儿的交流,也不知道那年轻人脑子里想的是什麼。当她最终拿着行李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了。西班牙游客的说话声,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背包以及往来奔跑的人群弄得她头昏脑涨。她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纸片儿,上面记着应该来机场接她的人的名字。混杂在这么多人当中,她觉得别人很难把她找出来。从巴塞罗那乘飞机飞来的撒哈拉人正忙着分成几组登上两辆卡车和一辆大轿车。渐渐地,机场入口处人都走光了。所有的外国人都已经坐进车里等着出发了。“太太,您不跟我们走吗?”召唤她的是一辆卡车旁边的一个撒哈拉人。梦泽朝他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那撒哈拉人好像有点失望。他假装没明白她做的手势,朝西班牙女人走来。“我在等人呢。”没等他开口,梦泽就抢先对他解释说。“他们来接您吗?”“是的,他们应该来

接我。”“您要去哪个难民营？”梦泽把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他。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名字和地址听起来都一样。撒哈拉人读着那些字。“那儿离我们的营地很远。我们是去丹吉拉。如果您愿意跟我们来，明天或后天我们可以送您去要去的地方。”“可是，如果他们来找我呢？”撒哈拉人往卡车那边看了看，司机正喊他呢，还不断地按喇叭。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听我说，太太，也许他们已经来找过您了，并且已经走了。这架飞机晚点了十二个小时。最后改变了原计划，也许他们不知道。”梦泽仍旧被卡车那边的喊叫声搞得心烦意乱。“您走吧，别让他们再等了。我留下来。如果他们迟迟不来，我再自己想办法。”那撒哈拉人心有不甘地走开了。他上了卡车，车子扬长而去。

站在人行道上，行李靠在腿边，梦泽感到那些表面看来无所事事的男人一直在盯着她看。她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站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上前来问她。最后她垂头丧气地坐在了行李上。疲倦使她无法思考现在应该怎么办。夜幕渐渐降临，航站楼门口的汽车越来越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走过去打听情况。远处有某座城市的灯光在闪烁，但是机场的大门在最后一架航班的旅客走完之后就关闭了。还有少数几辆车停在那里，她彻底绝望了，提着行李走到其中一辆车旁边。司机坐在那里，车门敞开着，好像在等人。梦泽试图问他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旅馆。那人没听懂。他一会儿讲法语，一会儿讲阿拉伯语。梦泽跟他讲了几句英语，然而那阿尔及利亚人没怎么听懂。她努力用手势跟他沟通，立刻，那人睁大了眼

睛,叫了一声,似乎是在祈祷。他拿起梦泽的行李,放到后排座位上。然后指着前排座位让梦泽上车。她不敢肯定那个人是否明白了她向他打听的是什麼,但是她没再吭声,上了那辆车。那人喊了一声,一个小伙子出现了,什麼话也没说就上了后排的座位,坐在她的行李旁边。车子开动起来,四个车窗全都开着。两个阿尔及利亚人喊叫着在交谈。梦泽什麼也听不懂。她越来越惶惑,感到非常不安,但是她极力表现出坦然自若的样子。沿着一条似乎是在沙漠中画出来的公路,他们朝着廷杜夫驶去。

那是一辆旧车,尾部喷吐出一团黑烟。颠簸着向前行进。仪表盘上到处是沙土。进入城市的最初几条街道后,梦泽觉得心都揪起来了。天已经黑了,稀稀拉拉的路灯使建筑物的外表看上去非常可怕。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在街上行走的人也很少。偶尔有自行车或小毛驴拉的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梦泽觉得就像行驶在一座刚刚遭到轰炸的城市里。那两个人仍旧大喊大叫地交谈着,仿佛在吵架一样。有时候,也可以看到远处有某座外表保存较好的楼房。

穿过廷杜夫的市中心之后,那些街区的样子更让人毛骨悚然。他们进入了一个地区,那里的街灯吊在木头电线杆上,但没有一个亮的。房屋都是砖瓦式的,还没有完工,只有留出的门窗空洞。尽管如此,却有人居住。而且,梦泽看见的房屋都是毛坯房,既没有粉刷也没有抹水泥。房高两米,往往用一个帘子当做屋门。汽车停在那些数不清的小房子中的一座房前。街道上沒有灯光。一

条狗疯狂地叫着。梦泽见那年轻人拿起她的行李走进一座临时住宅。另一个小伙子让她跟他走。她什么也没敢问，跟着他们走进去。她所看见的帘子后面的一幕让她震惊。六七个孩子坐在地上，像见到了奇迹一样望着她。在那小房间中央有一盏煤气灯亮着。两个女人在一块已经脱色的地毯上正准备晚饭。屋子角落里，一个耳背的老太太自顾自坐在那里，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邻居家的孩子们纷纷跑来，但是，那男人开始像对待闯入家里的鸡群一样轰他们走。那两个女人也加入进去，并一边看着外国女人，一边听司机对她们讲着什么。她们既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什么话，重又坐回原来的地方去准备晚饭。

梦泽试图使那两个男人明白，她需要找一个旅馆过夜。那两个阿尔及利亚人同时跟她说话，弄得她越来越头昏脑涨。梦泽拿起行李，想离开这一家。两个男人中年龄较大的那个抓住她的一条胳膊，猛地拽了一下。她绊在一个孩子身上，摔倒在地。两个男人继续跟她说些什么，指着街道，指着晚饭，生气地叫喊着。梦泽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努力不使自己失去控制。她待在地上没动。她不想再弄懂什么了。这时进来一个少年，坐在那两个女人旁边。他同那两个男人简单交谈了几句。还没等梦泽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女人就递给她一盘椰枣和一杯奶。那家的其他人围着屋子中央的一个大托盘开始吃饭。梦泽不知该如何是好。她并不饿，但还是拿起一枚椰枣，咬了一小口。那女人也拿起一枚枣，在牛奶中浸了一下，给梦泽看。后者模仿她的样子做了。

她的胃里翻江倒海的,但是她猜想,如果拒绝吃东西,他们可能会认为是一种侮辱。她极度疲惫,嚼东西的时候连下巴都疼。没有人再同他说话,也没有人再看她一眼。街上只有狗叫声和一个婴儿的哭声。还没有最终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情,梦泽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了。

她睁开眼睛,确信那是一场噩梦。然而一切都是真实的。从代替门的布帘子那里,稍稍透进一点初升的阳光。头天晚上见到过的那个老太太现在坐在了屋子中央。她正在沏茶,目光茫然。在她旁边,梦泽认出了那个少年,此刻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靠近梦泽,递给她一块硬的像石头一样的面包。其他人都不见了。她的行李仍在原处,挎包在她身边。她打开包查看护照是否还在里边。她站起身来,感到浑身疼痛。梦泽来到外面,眼前看到的一切再次让她的心紧缩起来。所有的房子都一模一样,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用布帘代替门。孩子们半裸着在废弃的汽车壳子、发动机和没有轮子的拖车里玩耍。在这家门前有一只被铁链子锁着一条腿的山羊。那只羊咳嗽得仿佛快要憋死了,羊毛一块一块地粘在一起。对面的房子里有一条狗在对着梦泽狂吠。她沿着房前的墙壁走了几步,看见一个蒙着脸的女人向她跑过来,边冲她喊叫边用手去捂脑袋。她抓住梦泽的一条胳膊,将她拉进屋里。是昨天晚上做饭的那两个女人之一。梦泽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突然间,她觉得自己成了关在四面墙壁里的一个囚徒。她想对她解释说自己必须找到一部公用电话。那女人一直用阿拉伯语和法语说着什么。

绝望中，梦泽突然跑向门口，来到街上。她准备大声喊叫请求帮助，但是当看到左邻右舍所有的女人都非常严肃地看着她时，她没敢那么做。女主人跟在她后面跑出来，一直不停地指责她。梦泽攥紧挎包，拔脚向前走去，行李也不要了。她欣慰地想，反正她带着所有的钱和身份证件。她大踏步地朝前走着，走得飞快，与此同时那女人生气的叫喊声落在了后面。街上所有的孩子都跟在梦泽后面跑。边喊边笑，模仿着外国女人的走路姿势。过了很长时间她才走出那个废墟构成的迷宫，因为所有的街道全都如出一辙。

在转了半天之后，她终于踏上了一条大路的柏油路面，觉得长舒了一口气。孩子们落在了后边，此刻只有三个小女孩儿跟着她。她转回身来跟她们说话，立刻认出昨晚见到的一张面孔。“回家去！”她对她们喊道。“回家去！回你们的住处！回你们的住处！”女孩儿们非常严肃地看着她，她们停下来，过了一会儿，继续跟在她后面走。最大的女孩儿不过十岁。绝望之下，梦泽坐在了人行道的边上。女孩儿们也在大街的另一边站住了。她示意她们到她跟前来。孩子们想了半天之后走了过去。“我想打个电话，你们明白吗？打——电——话。”女孩儿们瞪大了眼睛看着她。开车经过那里的司机全都放慢速度看着那罕见的场面。“Telefon, telefon,^① 哪里有？”女孩儿中最大的一个指了指大街的尽头，接着其他两个也指向同一个地方。梦泽站起来，朝她们所指的方向走去。突

① 法语，意为：电话。

然她觉得那个最小的孩子拉住了她的手。另外两个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越往前走，街上行人越多。人们都在看梦泽。男人们停住脚步，转回身来看她。女人们则纷纷用蒙在头上的巾帕捂住嘴。任何地方都看不见电话亭或电话间。一个骑在毛驴背上的男人冲她叫喊起来，梦泽也不知是何原因。

她在一家茅草建的酒吧门前停住了脚步。门口有几张脏乎乎的白塑料桌子。有两个老人抽着烟在看她。其中一个戴着眼镜，一侧的镜片没有了，为了看清梦泽，他闭上了一只眼睛。最后她鼓起勇气走进了酒吧。有十几个男人一边抽烟一边七嘴八舌地聊天。看见她进来，都静了下来。梦泽尽量不去看他们的眼睛。坐在门口的两个老人出于好奇，也跟在她后面走进来。在一根柱子上挂着一部老式的电话机。梦泽想辨别出谁是酒吧的老板，但却根本不可能。“电话，”她指着那部电话，用沙哑的嗓音说，“我要打电话。”其中一个男人走到她跟前，抓住她一条胳膊，将她向门口推去。梦泽挣扎着。突然爆发了一阵骚动，弄得她莫名其妙。那些男人互相争吵起来，吵闹得非常厉害。他们互相比划划、吵吵嚷嚷，甚至还拉开架子要动手。那两个老人也加入了争吵，并冲着外国女人喊叫。梦泽怕得要命，连出口都找不到了。她觉得有两个男人扯住了她的手臂，各自向两边拉扯。她的挎包掉在了地上。她控制不住紧张情绪，吓得大声喊叫起来。当他们松开她的时候，她浑身无力，差一点跌坐在地上。此时有人抓住她的腰带，拉着她便走。还没

等她明白过来,人已经来到了街上。在那家见过的那个少年推着她让她快跑。梦泽不停地跑着,仿佛那小伙子是她的保护神。身后仍能听到那些男人们的喊叫声,他们在酒吧门口互相对骂。在转过一个街角之后她停了下来,再次坐在了人行道的边沿上。小伙子肩上挎着她的包,此刻将包递给梦泽,仿佛那包烫手似的。那三个女孩儿正坐在街道对面的人行道边上,睁大眼睛观察每一个细节。少年跟他说着什么,可梦泽就连抬眼看他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女主人正同老太太坐在屋子中间。她用表情责怪了梦泽,但却什么话也没说。行李仍在原来的地方。她跌坐在地毯上,松开手中的包。毫无疑问,小伙子正跟她们讲述所发生的事情。走进来几个女邻居。孩子们在门帘处探头探脑,不敢进来。从廷杜夫飞机场的登机站前只剩下她自己的时候起,梦泽就已经下决心尽量不流眼泪,但此刻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

莉拉用力攥着梦泽的手。太阳已经开始变得炽热起来。在听完她令人惊讶的讲述之后,女护士嘴角露出了笑容。她们互相对望着。

“你虽然不在自己国家,但你什么也不用怕。”莉拉不无苦涩地对她说。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外人很难理解穆斯林人的习惯。那些人一

定以为你要求他们提供住处呢,虽然他们很穷,但却为你提供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对有些人来说,理解我们的习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在穆斯林人中间,好客是神圣的行为。”

“这一点上我能够理解他们。”

“如果你接受了他们的好意,你就必须同时接受他们的规矩。”

“你指的是什么?”

“阿尔及利亚女人跟你们不一样。她们恪守古训。这么说吧?一个女人独自在街上行走,这是她们无法理解的,更不用说她还是家里的客人,而且不是本国人。而进入男人们聚集的场所……对某些人来说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好像露出手臂在街上行走一样。”

梦泽思考着莉拉所说的话。渐渐地她陷入一种忧郁的状态。女护士马上觉察出她的变化。她把手放在梦泽的前额上,尽管她知道梦泽并不发烧。

“你不用忧伤。很快你就会回家了,你可以像讲一部电影一样给你的家人讲述你的整个经历。”

梦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莉拉感到无所适从。她对于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仍无法习惯。

“你感觉还好吗,梦泽?”

“不,我感觉不好。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我说说看,也许我能理解。”

梦泽费力地咽了口唾沫,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

“我不想回我的国家。只要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好像掉进了一个无法逃出的黑洞。”

“你没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但是她不需要我。”梦泽毫不迟疑地说道。

“你有工作吗？”

“有工作，但是我请求离职一段时间。没有人等我回去。如果我永远地消失了，也没有任何人想念我。”

他们再次陷入沉默。有几名护士从院子里走过，跟她们打招呼。莉拉用阿拉伯语同她们交谈了几句。然后又剩下她们俩。

“你愿意到我家去玩吗？”莉拉问道。“我可以正式发出邀请。下星期我们将庆祝复活节。那几天是人们同他们的亲人相聚的日子。你将会认识我的家人。”

梦泽露出了笑脸。突然之间她开始对女护士的话充满了憧憬。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是说，这事可能吗？”

“当然可能。我只要跟他们提出申请，让你可以乘下一班或再下一班飞机返回你的国家。只要你愿意。我们全家都会很高兴的。”

梦泽很费力地拥抱了她。她仍感到非常疲倦。

“你会给我剪头发吗？”她像个女中学生一样兴冲冲地问道。

“什么头发？”

“是的，剪头发。我的头发太恶心了。你没看见吗？你愿意帮我剪剪头吗？”

“只要你愿意，我就给你剪。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要帮你把它染成红色的。我家里还有许多为复活节准备

的染发剂。你乐意吗？”

“好的，莉拉。从来没有人给我发出过这么好的邀请。”

说完这番话之后，她再次不可避免地感到一片忧伤的云蒙在心头。

他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仿佛这样做可以使时间过得快一点。最后半个小时对圣地亚哥·圣罗曼来说是他一生中最长的半个小时。他不停地扪心自问,是什么鬼原因使他在星期六夜里两点多来这个鬼地方,坐在这辆西雅特 124 轿车的方向盘前等着他们一发信号就马上启动。他越是想这件事,就越搞不清楚自己怎么就蠢头蠢脑地卷进来了。他确信他们把他当新兵蛋子耍了。他觉得又气又急。外衣下面那支枪让他坐立不安,他真想把它远远地扔进公园的栅栏里面然后一跑了之。接下来他想到了巴凯达诺副官,恐惧使他不敢轻举妄动。

他违抗命令,下了汽车,沿着人行道踱步以尽量舒缓紧张情绪。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他知道这件事违反规定,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此事反而不那么令他担心。他在离西雅特轿车五十米以内的范围踱来踱去。那辆车有一个 SH 的车牌,没有一处地方像军队的车辆。他翻汽车杂物箱的时候,曾找到他不认识的一个

阿拉伯商人的驾照和身份证。这给他提了个醒。他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老兵们开的玩笑，目的是毁了他的周末假期。尽管如此，每当他摸到衣服下面的手枪，他的猜测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他们仅仅是想开他的玩笑，为什么还给他一支枪呢？

他又重新坐回方向盘前，摇下车窗，点着最后一支烟，将烟盒扔到后座上。他克制住一遍又一遍看表的冲动，转而将眼睛盯住那个街角，半个小时前，巴凯达诺和那两个老兵就是从那儿消失的。他完全可以肯定，那三个男人暗中策划的不是什么好事。他想象了一下如果他不参与这一切并离开那里，会有什么结果。有那么一刻，他想象自己的身体开膛破肚，被抛在沙漠中一条公路的排水沟里。只有吉列尔莫会想念他，而当人们开始寻找他时，他早已在沙漠的太阳下面腐烂了。最终他没有勇气逃走。他觉得自己真没出息。星期五散步的时候，巴凯达诺副官走到他面前，开始拉他参与此事，当时他没有胆量对巴凯达诺副官说“不”。他没有办法推脱此事。

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营房中十分忙乱，与平日里的忙碌不一样。对于请假出去散步的期待，让士兵们兴奋异常。那天下午，楼房里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是圣地亚哥·圣罗曼。说到底，他很清楚跑得再快也必须在门口的铁栅栏前排队，出示通行证。他把瓶中剩余的男用香水全部撒在身上，把帽子压低到眉毛处，将帽带紧扣在下巴颏上。当他听到有人叫他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战友在催他呢。他转过身来，看见了巴凯达诺副官，脸色立刻变

了。倒不是副官的出现令他紧张,而是因为对方叫了他的大名。他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也没有表情上的互动。甚至他一直避免同他有目光接触。“圣地亚哥·圣罗曼,立正!”圣地亚哥立即站直了,挺胸收腹,皮靴的两个脚跟磕出响声,手抬到额前敬礼,一面报上姓名,听候他的命令。副官叉开两腿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双手按在皮带扣上。“稍息!士兵,我来这儿要给你讲的是绝对秘密的事。”圣地亚哥再次表示服从命令。巴凯达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在继续讲话前清了清嗓子。这是圣地亚哥第一次看见他没有喝醉。“听他们说你是全营最好的司机。这是真的吗?”“机械师,长官,我是机械师。”“都一样,不要打断我的话。他们跟我说你能在不越过黄色隔离线的情况下,在行车道上打转。”他停顿了一下,眼睛一直盯着小兵。“潘塔少校听说了你的情况,他需要你为他服务。”一滴汗水从军帽里渗出,顺着前额流到圣地亚哥的眼眉上。巴凯达诺听别人谈起他,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也非常危险。“长官,他们夸大其词了。此外,当车子不是你自己的车时,开起来更容易。”“你不用谦虚了,士兵,跟我不必来这一套。”副官向前走近些,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开始用“你”称呼他。“你看,圣罗曼,我之所以来这儿找你,而不是把你叫到潘塔上校的办公室去,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合作,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等圣地亚哥回答又说:“我很高兴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军团现在需要你,年轻人,作为死神的伴侣,这是值得骄傲的事,也是一种荣誉。不过,要是我们的谈话从中间屋子里走漏半点风声,我就割下你的屌来,用对方签

收的挂号方式把它寄给你老爸。明白我的意思吗？”圣地亚哥一点也不明白，尽管如此他却不敢说什么。“明天士兵圣罗曼将没有休假。我们需要一名久经考验、头脑冷静的司机。我不必跟你解释了，这是个秘密任务，关系重大。你知道的细节越少，对我们所有的人越好。唯一你该知道的就是，明天，星期六晚上十点我在汽车库等你，要求穿制服。希望你身上不要带任何能够证明你身份的证件，哪怕是一张纸片儿。只带一个装着便装的袋子，万一需要掩人耳目时用。其余的事明天我通知其他随行的勇敢的军团士兵时你就知道了。不要提问题，也不要跟别人议论这件事，不管是谁，即使是潘塔少校也不行。明白吗？”“是，长官。服从您的命令，长官。”巴凯达诺用手从他的头顶拂到脑后，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祝福他。“你将为你穿上的军装感到骄傲。另外……这么说吧，潘塔少校将为你这些主动参与此次行动的士兵签发一张七天的假期证明。七天，圣罗曼，这七天你可以随便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履行你的义务。”“服从您的命令，长官。”巴凯达诺欲转身离开，但却又停了下来。“还有一件事，圣罗曼，只要跟前没有其他军官，我希望你不要再叫我长官，就叫我先生。在这里我是‘先生’，你明白吗？”“是，先生，服从您的命令，先生。”

吉列尔莫在楼门口碰见了巴凯达诺。他屏住呼吸，向他立正、敬礼。当他最终看见圣地亚哥的时候，发现他面色苍白。正靠在衣物柜上，眼露惊慌，费力地喘着气。“出什么事了吗，亚哥？”“没事儿，是胃，又他妈折腾我。”吉列尔莫相信了。“就剩咱们了，亚哥，别人都走了。咱

们再拖延,到绿洲酒吧就没有啤酒喝了。”“咱们这就走。”

吉列尔莫没有能够把在营房门口遇见巴凯达诺的事同他的朋友圣地亚哥的反常表现联系起来。当圣地亚哥说他不想去绿洲酒吧的时候,他同意了,跟着他一起散步。他们一直走到动物园的建设工程地。吉列尔莫对那个建筑感到很自豪,仿佛那是属于他的。虽然在巴塞罗那的时候做过小工,但动物园却是他参与的最重要的建筑。坐在几块混凝土板上,两个朋友一边抽烟一边想象着当完工时,动物园会是什么样子。圣地亚哥不知说什么好。巴凯达诺副官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怀疑那件事将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如果是潘塔少校的事,毫无疑问与妓女有关。不过,既然此事来自巴凯达诺,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大麻、走私烟草、LSD 致幻剂。“明天我不出去了。”他不由自主地对吉列尔莫说道。“我有个任务。”他的朋友没表现出诧异。“那算你倒霉。”“不,不像你想象的。他们要给我一个七天的休假证明。”这次吉列尔莫的确惊讶了。“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吧,小伙子,你出生时一定是脚先出来的。我没见过有谁像你这么走运的。”圣地亚哥很想把那件事说出来,但是他不敢把他同巴凯达诺谈话的事告诉吉列尔莫。从内心里,他希望他的朋友问他点什么,表现出好奇心,嗅出那件事有什么地方不正常。然而并非如此。“趁着还不算太晚,咱们去喝点什么。”圣地亚哥突然向前走去,有点神经质,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咱们上石屋区吧。”圣地亚哥指的是泽姆拉区,撒哈拉人的居住区。“怎么又来这个?你脑子进水了,亚哥。别拿那些撒哈拉人来烦我。”圣地亚哥继续走

着。过了一会儿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你真是个废物，吉列尔莫，除了每天那点事儿，跟你什么也干不成。”这番话让吉列尔莫觉得好像肚子上挨了一拳。他变得面红耳赤，绷紧下巴，咬紧牙关。他本想对圣地亚哥喊叫，但却控制住了。圣地亚哥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城市最高的那个地区一直让他无法释怀，他准备这次彻底弄清那个谜。

当他听到吉列尔莫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时吓了一跳。“你不够意思，亚哥。这么快你就忘记了我为你所做的一切。”他转回身来。吉列尔莫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他后面有一刻钟了。实际上，圣地亚哥·圣罗曼明白，他的朋友不应该受到那样的指责。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用手搂住他的肩膀，拉了他一下。“别弄得跟同性恋似的，亚哥。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圣地亚哥做出要吻他朋友的样子，然后拔腿就跑，吉列尔莫在后面追着要踢他屁股。

撒哈拉人把泽姆拉区称作哈塔兰布拉，它就像个半岛，与城市的现代部分和那些四层的楼房隔离开来。从远处看，那些石头房屋似乎是一幅壁画的草图。大部分的住宅都是平房。两位军团士兵沿着狭窄的街道往上走，那些半个鸡蛋形状的房子渐渐落在下面，它们的白色屋顶，像倒扣着的鸡蛋壳，可以让热气升到屋顶部。正值穆斯林的节日期间，那个傍晚的街道上安静得有点不正常。孩子们在空地上踢球玩，看到两个士兵从那里经过，好像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全都跑开了。两个年轻人走到哪里，女人们纷纷躲进家中，只是从门窗上挂着的粗麻布

帘后面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他们。男人们走出家门,用肆无忌惮的目光盯着他们,仿佛要用这种无礼的眼神来表明他们的敌意。两个军团士兵都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圣地亚哥装得更坦然一些。他同吉列尔莫交谈着,并避免同那些挡在他们道上的撒哈拉人对视。他已经了解了一些他们的习俗,他很清楚,在他们面前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坦然自若,临危不乱。一个缠裹头巾的男人朝他们走过来,停在他们面前。嘴上叼着个非常惹眼的铜烟袋锅。“小伙子们,你们有火吗?”他用非常信任的口吻问道,仿佛他早已习惯了在那些胡同里每天遇见军团士兵似的。圣地亚哥·圣罗曼递给他一盒火柴。一听那个男人的口音,他就知道那是留下来在这个区里生活的许多加那利人^① 中的一个。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运输司机或者退役后没有回加那利群岛的前军团士兵。加那利人将火凑近烟袋锅顶端。那是支铜管子,一头较宽。有一些条纹的装饰,像是镶嵌上去的。“伙计们,从我了解军团到现在,军团已经好多了。想当年我们没有这样的制服,也没有钱用来买香水。”圣地亚哥立刻猜到了他指的是男用香水。“时代变了,先生,甚至包括军队。”吉列尔莫在那个穿着撒哈拉人服装的男人探究的目光下感到很别扭。他那口烂牙以及懒洋洋的说话使他觉得此人不可信。那男人立刻就觉察到了,他把火柴还给圣地亚哥。“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几年前,我们谁也不敢在过节的时候穿成这样上这里来。”吉列尔莫轻轻拽了一下他

① 位于北非附近大西洋中的西班牙领土加那利群岛的居民。

的朋友。加那利人显然感觉出了这位军团士兵的怀疑。“请允许我这个也穿过军团制服的人给你们一个忠告：如果你们不打算在这上面居留的话，就不要这样在哈塔兰布拉斯的街道上散步。这里的人十分敏感，明白吗？他们会把这当成一种挑衅。庙小容不下大菩萨。摩尔人可不像你们一样，伙计们。”那人沿着他来时的路走了。他那身衣服以及慢吞吞走路的样子，谁看了都不会怀疑那是个撒哈拉人。

圣地亚哥拉了一下朋友的手臂。虽然他尽量避免像游客一样走路，但是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许多房子的门楣和门的侧柱都画着靛青色的花边，在涂着白灰的门脸上显得很突出。“咱们去买点烟。”圣地亚哥想认识一下听地方军士兵提到过无数次的那种商店。他知道，那里能买到任何东西，什么古怪的玩意儿都有，而且一年到头，白天黑夜都开门营业。很快他们认出一个商店，他对吉列尔莫使了个眼色让他跟上。他们走进一个各种物品摆得满满的，都堆到了屋顶的房间。一股皮革和麻绳的味道扑面而来。两个人谁都不知该看什么好了。一个撒哈拉人看见他们，从地上站起身来。“Salama aleikum，”^① 圣地亚哥抢先打招呼。“Aleikum salama，”商人回答，有点惊讶。“Asmahlim，”^② 军团士兵继续说，一面对朋友迷惑的目光表示歉意。撒哈拉人对他来自己的店里表示欢迎：“Barjabán。”^③ 圣地亚哥则对

① 阿拉伯语，意为：您好。

② 阿拉伯语，意为：我想看看。

③ 阿拉伯语，意为：欢迎。

他表示谢意：“Shu-crán。”^①“作为一个外国人，您讲我们的语言讲得很好。”吉列尔莫开始想，这一切是不是一个玩笑，为的是看他吃惊的傻相。“我有撒哈拉朋友，”圣地亚哥解释说，“另外我学得也很快。”“那么您需要点什么？”事实上，买烟只是进店里来的一个借口，但是圣地亚哥不想显得自己像个鲁莽的好奇者。“来一盒烟。”商人从柜台的另一头拿出一包烟。“您试试这个，非常好抽。美国烟，刚刚运到的。”那商人一直不停地微笑。圣地亚哥也微笑着递给他一张百元面值的比塞塔，等着找零。随后他准备告别了，但是那商人走出柜台，堵在了门前。“你们不能就这么离开希德·艾哈迈德的家，当然不能。”圣地亚哥很清楚他这番话的意思，可吉列尔莫却开始紧张起来。“你们得抽我的烟，喝我的茶。”希德·艾哈迈德从一面布帘后隐藏着的一扇门走出了商店。“咱们走吧，亚哥，你疯了吗？”吉列尔莫忐忑不安地说。“这家伙想卖给咱们大麻。”“闭嘴，傻瓜，你以为你跟谁在一起呢？你看我像傻瓜吗？”吉列尔莫话到嘴边又打住了。他不知该如何是好。希德·艾哈迈德很快拿着一把茶壶和几只小玻璃杯出现了。他把一个银托盘的几个旧茶杯拿开，示意两个军团士兵跟他一起坐在一块地毯上，与此同时，开始用茶壶烧水。吉列尔莫没再开口说话。只是圣地亚哥和希德·艾哈迈德在交谈着。他们抽了几支细长的卷烟。烧水的时候，撒哈拉人谈到他的生意、足球、昂贵的生活费用等。他给两个朋友看了挂在货架上的一支足球队

^① 阿拉伯语，意为：谢谢。

照片。“桑蒂利亚那签名的照片。”希德·艾哈迈德解释说。“皇家马德里是我心爱的球队。那个米贾尼奇非常聪明。如果我们这儿有个像他那样的教练,我们也会有一流的球队,fahem?^① 是的,你们懂我的意思。我们这儿有像阿曼奇奥或者吉恩托这样的优秀球员,但是我们就缺少一个好的教练。”希德·艾哈迈德把沏好的第一道茶递给他们。“Menfadlak^②. 尝尝这茶。我老婆沏得最好,不过她去帮人家接生了,不能给你们沏茶了。”希德·艾哈迈德不停地说道。吉列尔莫极力掩饰自己的恼火,而他的朋友似乎对一切都很满意。他一直等着那撒哈拉人取出大麻来,甜言蜜语地卖给他们。所以,当他们在门口告别,相互握手的时候,吉列尔莫彻底糊涂了。“咱们后会有期,希德·艾哈迈德。”圣地亚哥对他说。“Ins' Aláh.^③ 我很愿意再见到你们。”

当 they 从希德·艾哈迈德的商店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跟那商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远处一个街角那里有一盏昏黄的路灯。路面是泥土的。他们趁着月光朝那盏路灯走去。吉列尔莫此刻似乎平静了许多。“你什么时候学会用摩尔语说话的?”“不是摩尔语,吉列尔莫,是摩洛哥哈桑语。”“不过我听着像摩尔语。”圣地亚哥笑了,他正取笑自己的朋友呢,突然什么东西打中了吉列尔莫,后者双手捂住了头。军团士兵的帽子滚到了地上。圣地亚哥转过身来,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

① 阿拉伯语,意为:对吗?

② 阿拉伯语,意为:请用。

③ 阿拉伯语,意为:如果真主允许。

朋友就突然一条腿跪在了地上，一只手撑住地面。灯光很暗。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吉列尔莫松开捂着头的手，一缕鲜血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糟糕，吉列尔莫，你怎么啦？”但是吉列尔莫无法回答，另一条腿也跪到了地上，接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路灯就在几米开外。圣地亚哥看见朋友身边的地面上有一只发亮的活扳子。他向四周看了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毫无疑问，是有人从某个窗户朝他们扔的那玩意儿，可所有的房子都没有灯光。圣地亚哥不断观察四周，同时试图看看伤口的严重程度。太阳穴上方开了一个口子，流了很多血。他尽量抬起他的头，免得泥土进入他的伤口。吉列尔莫睁开了眼睛，但不能说话。他像抓起一个口袋一样，将他扛到肩上。扛着他走到街角处，他沉得要命。又有些东西落到街上。现在是石头，一只坚硬的花盆被石头打碎了。

圣地亚哥非常害怕。他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开始拖着他的朋友走向下一个街角。他的双手和制服上沾满鲜血。当来到路灯下看到自己的样子时，他吓了一跳，害怕得不得了，绝望中开始喊救命。没有人从街上路过，也没有人从窗户里探头出来。有几秒钟，他咒骂自己当初怎么就想起到泽姆拉区来呢。他试图再次扶起吉列尔莫把他扛到肩膀上时，有人从一个门口处招呼他。他看出来裹头巾下面的人影，但他不敢向对方求助。那人继续招呼他，并打手势让他过去。圣地亚哥根本挪不开步。最后，那扇门完全打开了，出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抬起吉列尔莫，并要圣地亚哥跟着他们来到家里。当他们进去后，另一个男人关上门，用一根门闩将门插上。面前有六

张严肃的面孔端详着两个军团士兵，仿佛他们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那是两个年轻人和四个带黑色裹头巾的老年人，他们满脸皱纹，表情十分严肃。谁也不说话，只是看着圣地亚哥·圣罗曼，那两个年轻人将吉列尔莫放在房间的中央躺着。那是间正方形的屋子，白色的墙壁光秃秃的，有一块地毯覆盖了整个地面。周围贴墙有一圈半米高的长凳，上面覆盖着软垫儿。唯一的光线来自一支荧光灯管。圣地亚哥无法掩饰他的慌乱。只是说：“请你们帮帮我，我的朋友受伤了。”那些人十分好奇地看着圣地亚哥和吉列尔莫。最老的一个开始下命令，但没有人服从他。圣地亚哥不知如何是好，他跪在朋友身旁。见他满脸是血，翻着白眼，他吓坏了。那一瞬间，他以为吉列尔莫已经死了。他用眼神祈求那六个人帮忙。撒哈拉人同时开始用摩洛哥哈桑语说起话来。很显然，他们是在争论什么。

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有人在外面不断用力敲打着门。那六个人互相交换着目光，停止了争执。被敲门声所惊动，屋里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对两个年轻人说了点什么，其中一个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门口出现的是希德·艾哈迈德，那个商人，他脸色很难看。他看看圣地亚哥，什么话也没说，跪在吉列尔莫身旁。他把耳朵俯在伤者胸前，再抬起来的时候，脸上沾满了血。他开始叫喊着，似乎在下命令。其他人此时乖乖地开始行动起来。又进来两个女人。希德·艾哈迈德也对她们喊叫着。圣地亚哥看着那场景什么也不敢说。他觉得那个人不像是刚才还满面笑容地邀请他们喝茶抽烟的那个商人。

“有人用一支活扳子打破了他的头，希德·艾哈迈德。他们是从暗处朝他扔的扳子，我当时什么也没看见。他不停地流血。”希德·艾哈迈德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不要大声说话。然后他开始同那几个撒哈拉人说话，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用摩洛哥哈桑语冲他们喊叫，那几个人也同样很生气地回敬他。那一刻圣地亚哥以为他们会打起来，但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希德·艾哈迈德拽住圣地亚哥的一只手，将他拉到屋子深处的门边。“他会好的，你不必担心。他们将治好他的伤，为他缝合伤口。”希德·艾哈迈德一边向他解释，一边把圣地亚哥领到一个小院子里，院子四周有一圈土坯围墙。有一股牲口圈的尿骚味儿。他们从围墙的一处豁口跳出去，进入到邻居家的院子里。随后又跳过两三家围墙。“咱们去哪儿，希德·艾哈迈德？我不能把吉列尔莫丢在那里。”商人做了个手势让他镇静。“你不必担心。你的朋友在好人手里，他们会照顾他的。”圣地亚哥既不敢表示反对，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他怀疑自己遇到了大麻烦。突然他想起离返回军营只有一个小时了。如果没有士兵在外过夜的许可证，部队可以指控他开小差。他顿时非常紧张，在跳进一个院落的时候，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希德·艾哈迈德扶他站起来。最后他们进入一间屋子，里面一大家子人正在看电视，上面的图像有很多干扰。面对军团士兵和商人幽灵般地出现在暗影中，谁也不感到吃惊。希德·艾哈迈德再次表现得像生气了一样，同家中最年长的老人说了几句话。老人对他指了指外面的大门。他们来到外面，穿过街道走到对面的房子跟前。圣地亚哥像个受惊的孩

子一样跟在商人身后。希德·艾哈迈德停在一扇门前，用拳头敲门。一个小孩儿开了门。撒哈拉人推开门扇，拉着圣地亚哥就往里走。至此圣地亚哥完全糊涂了。在那群喝着茶看电视的人中间，站起一个年轻人来，他走到军团士兵跟前。“圣地亚哥，你这是怎么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圣地亚哥一愣，随后发现那个身穿一件整洁的白色阿拉伯长袍，戴蓝色裹头巾的撒哈拉人竟是拉扎亚尔。他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希德·艾哈迈德脱掉鞋子，坐了下来。他话说得很快，拉扎亚尔一家有点听不明白。圣地亚哥跪在地毯上，两条腿不住地颤抖。当商人把全部经过讲完之后，所有的人都没说话。其中一个老人示意女人们把孩子带到别处去。屋里只剩下五个人。有人将一杯茶递到军团士兵手里，他喝了一口，顿时觉得精神好多了。“我必须同吉列尔莫一起回营地，但我可能不认识路。”拉扎亚尔在回答他之前思索了片刻。“你的朋友在那边会很好。我保证。你不用担心。”他将两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道。“不过，你们不应该穿这身衣服上这里来。有些人很坏。”“我们只是散散步……”“Al-la yarja mmum!”^① 撒哈拉人骂了一句。“你真的不知道你们国家人民同我们国家人民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这是圣地亚哥第一次看到拉扎亚尔生气。这使他深受震动。“把你的这身衣服脱下来。”希德·艾哈迈德命令他说。圣地亚哥不明白此刻他该干什么。“把衣服给我，”拉扎亚尔又说，“女人们会把衣服上的血迹给你弄干净。”“可是我

^① 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怜悯你！

必须回部队去。”“你就这样回去吗？他们会把你抓起来，问个没完没了。”圣地亚哥开始脱衣服，他盲目地信任那个年轻人。“明天一大早衣服就会干了，血迹也没了，那时我们送你回驻地。”“明天？明天谁送我回去？我们必须在半小时内报到。”拉扎亚尔第一次提高了嗓音说道：“别说傻话了。你想把我们都毁了吗？今天晚上你就得睡在我家。”

圣地亚哥没再吭声，脱掉了衣服。所有的人都走出了房间，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只剩下短裤和袜子，这让他感到既可笑又无助。他不知道两手该往哪里放。门帘一掀，走进来一位黑头发黑眼睛的女孩儿。她从上到下打量着圣地亚哥，仿佛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接着她笑了，露出了几颗洁白的牙齿。女孩儿没说话，递给他一件蓝色的长袍，向后退了两步。拉扎亚尔手里拿着一块给圣地亚哥用的裹头巾走进来。“安迪娅，你在这儿干吗？”女孩儿这时露出了羞怯和尴尬的表情。她指着圣地亚哥手中的长袍说：“我给西班牙人送衣服来了。”“那你可以离开这里了。他是我的客人，不是你的客人。”安迪娅垂下头，不好意思地走出了房间。圣地亚哥觉得拉扎亚尔的做法有点不公平，但是没敢责怪他。“她是谁？”撒哈拉人一时没明白他的问话，但圣地亚哥一直看着门口。“那是我妹妹。她好奇心强，爱管闲事，我家所有的女人都这样。”“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还有个妹妹。你只对我谈起过你的兄弟们。”拉扎亚尔对他这番话感到有点奇怪。他愣愣地看着圣地亚哥。“我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圣地亚哥穿上长袍，并把裹头巾缠在头上。他多次

看见别人缠头,已经无师自通了。“我一直想戴一个这样的裹头巾。”“只要愿意你就戴吧,这些都归你了。”拉扎亚尔对他说,第一次露出了微笑。“还有这些皮拖鞋。是一个朋友送的。现在去睡觉吧,已经很晚了。”圣地亚哥看了看手表,才九点钟。撒哈拉人关掉了荧光灯,躺在了地毯上,圣地亚哥也学他的样子席地而卧。“你的家人呢?”拉扎亚尔等了一下才回答。“女人们在清洗你的军装,男人们都睡了。”“我不能占据了他们睡觉的地方!”“哪里,哪里。你是我的客人,你必须住得舒适。我爷爷呼噜打的山响,你会睡不着的。”他们两个一起笑起来,就像地方军足球队进球的时候那样。

圣地亚哥一直无法合眼。这一天当中有太多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且一切都发生的非常快。身心疲惫使他理清不清头绪。他试图想象吉列尔莫此刻情况怎么样。把吉列尔莫交给几个陌生人这件事是否做对了,他心中没底。此外他还担心在回营号吹响之前,如果发现他们不在会出现的后果。这一切同巴凯达诺副官的形象以及他那些恐吓的话语掺和在一起。有那么一刻,他希望自己由于没回营里报到而被抓起来,那样他就有理由不去履行巴凯达诺给他下达的任务了。在空荡荡的夜里时间过得非常慢,他时不时地被远处传来的狗叫声惊动。当他看到晨光从门帘子的缝隙中透进来的时候,便起身来到院子里。曙光把屋顶染成了红色。只有一只羊在铁丝围成的羊圈里走来走去。黎明的寒气让他觉得轻松了许多。屋檐下挂着他的军装,他觉得那是唯一的证明,证实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很想抽支烟。院子左右两边各有

一扇门,上面挂着门帘儿,很可能拉扎亚尔的家人就睡在里面。他正在想拉扎亚尔有几个兄弟,安迪娅从一个门帘儿后面探出头来。她睡眼惺忪,头发蓬乱,一见西班牙人便对他笑了。圣地亚哥为了不惊醒别人,小声地对她道了早安。安迪娅走到他跟前。“你总是起这么早吗?”圣地亚哥问道,尽量表现得很和蔼。“是的,我是姐妹中的老大,有很多活儿要干。”她说这些的时候很自豪,有一瞬间脸上的微笑都收敛起来。随后她开始摘下圣地亚哥的衣服,细心地折叠好。她将衣服凑到嘴唇上试了试,说道:“已经干了。他们醒来以后,你就可以走了。”“你已经希望我走了吗?”安迪娅一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我可没这么说。你是我哥哥的客人。”“你几岁了,安迪娅?”女孩儿在回答前先思索了一下。“十七岁。”然后停止了微笑,把衣服递到圣地亚哥手中,消失在门帘儿后面。军团士兵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以为冒犯了那姑娘。她肯定在年龄问题上对他说谎了,为的是不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小女孩儿。突然,安迪娅又出现了,脸上再次浮现出微笑。她拉起圣地亚哥的手,把一条项链放在他的手心里。他有点懵了。“这个给你未婚妻。是安迪娅给她的礼物。”“我没有未婚妻。”“在西班牙你没有未婚妻?”“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没有。”“我不相信。所有的士兵都有未婚妻。”“不对,小姑娘,不是所有的士兵都有。”现在是圣地亚哥面对女孩儿的天真笑了。“莫不是你想当军团士兵的未婚妻吧。”安迪娅立刻严肃起来,致使圣地亚哥很后悔自己的莽撞。他把项链戴在脖子上想哄拉扎亚尔的妹妹高兴,但她再也没有了笑容。一个女

人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严厉地训斥安迪娅。他们两个都很害怕。安迪娅回到房间里去了，圣地亚哥也回到拉扎亚尔身边。

天刚放亮，尖利的汽车喇叭声吓了他们一跳。“是希德·艾哈迈德。”拉扎亚尔探头看了看街上之后说道。“你的朋友和他在一起。”立刻，妇女和孩子们开始跑来跑去。圣地亚哥跑到外面街上。吉列尔莫头上裹着绷带，坐在一辆雷诺 12 型汽车的后座上。他从车窗外面拥抱了吉列尔莫。后者脸色很难看，但表面上看起来状态还好。拉扎亚尔穿着军装，坐到方向盘前，希德·艾哈迈德坐到另一侧的座位上。几乎全家人都来到了街上。拉扎亚尔的一个兄弟跳上后座，坐在吉列尔莫身边，并招呼圣地亚哥也上车。圣地亚哥用手摸了一下头，好像缺了点什么。“我的军帽，拉扎亚尔，我没戴帽子。”他立刻转身向家里跑去。来到院子里，正碰上安迪娅在喂生豆角给那只羊吃，从她绷着的脸上，圣地亚哥推测她生气了。“我的帽子，安迪娅，你看见我的帽子了吗？”姑娘很不情愿地指了指昨晚晾衣服的那根绳子。圣地亚哥飞快地摘下帽子，戴在头上。安迪娅从羊圈里走出来，挡住了圣地亚哥的去路。“是的，我想当。”姑娘很严肃地说。“你想当什么？”“当你未婚妻。我就是想当你的未婚妻。”虽然时间很紧，军团士兵还是忍不住微笑着说：“我愿意。我非常愿意。我将成为全团妒忌的对象。没有哪个士兵像我一样有这么漂亮的未婚妻。”安迪娅立刻笑了起来。圣地亚哥飞快地吻了她一下就告别了，但是在出门之前，他听到撒哈拉姑娘说：“你还来看我吗？”“当然，安迪娅，我一

定来。”

那天早上，吉列尔莫和圣地亚哥·圣罗曼是最先跑出来列队的。一眼看上去，谁也不会怀疑他们俩在营地外面过的夜。像他们以往所做的那样，他们的战友也为他们打马虎眼，头天晚上掩盖了他们缺席的情况。尽管如此，战友们谁也不多问一句话。他们从撒哈拉人知道的一个墙洞那里进入了营地。拉扎亚尔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经过地方军团的宿舍楼后边，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他们跑进队伍。一切都发生得非常之快，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正在做的事情。后来，在饭厅里，两个军团士兵一直不停地琢磨，怎么会那么容易地进出营地，怎么那些撒哈拉人知道的秘密，他们却两眼一抹黑。

当看见巴凯达诺副官的身影从黑暗中显现出来时，圣地亚哥·圣罗曼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没穿军服，巴凯达诺副官失去了在营地中的威风 and 霸气。他穿一件夹克衫，领口竖起，一条非常宽大的涤纶喇叭裤。他身后出现了那两个跟他一起来的军团士兵。他们虽然没跑起来，但却是大踏步地走过来。当看清他们的时候，圣地亚哥顿时浑身紧张。幸亏此刻他坐在车子里，像巴凯达诺命令他的那样。当副官坐进车里的时候，圣地亚哥已经将车子发动起来。

“全速前进，圣罗曼！开足马力！”他喊叫着向他下命令。

圣地亚哥踩下油门，同时松开离合器。汽车带着尖啸声和橡胶烧糊的味道冲了出去。圣地亚哥不知道该往

哪儿开。

“别往那边开，笨蛋。往广场那儿开。”巴凯达诺对他吼道。“你给我在那儿兜两圈，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你。你要做一个你会的那种急停原地打转儿。”

圣地亚哥第一次转过头去看着副官。他发现后者两腿之间有一个蓝色的旅行袋。

“你们俩把脸蒙上！”他对坐在后排座位上的那两个军团士兵下命令说。

圣地亚哥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两个老兵将两个同巴凯达诺手中的旅行袋一模一样的袋子套在头上。副官也把脸蒙起来，好让别人认不出他来。在西班牙广场上做侧滑和急停旋转的动作时，圣地亚哥觉得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广场花园里坐着的一群年轻人眼前。他不太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副官将腿上的袋子放到西雅特轿车的地板上，口袋发出金属钱币的声音。

“现在去施玛拉公路！”巴凯达诺又一次向他吼叫道。“让轮胎发出响声！”

圣地亚哥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按照命令，向施玛拉公路驶去。他们从国家宾馆经过的时候，一位中尉正从他的汽车上下来。他不敢问巴凯达诺副官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男人给他造成的恐惧令他不敢主动做任何事。

城市的灯光落在了后面。公路就像是沙漠的延伸。他觉出副官的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头。

“很好，小伙子。是条汉子。”

开出去四公里左右，圣地亚哥将车子拐进一条土路。不久就找到了他们从亚历山大·法内肖军营出来时开的

皮卡车。他熄灭了车灯,关掉发动机。副官指挥着他的每一个行动。他们过了一会儿才适应了月光。

“我要你们穿上军服,装扮得像刚刚出来休假一样。”

一边穿衣服,圣地亚哥一边用眼角观察那两个老兵。一个显得很兴奋,但另一个板着脸什么话也不说。巴凯达诺从后面走过去,强迫那老兵抬起下巴。

“你是个娘儿们吗?”

“不是,先生。当然不是。”

“那你是什么?”

那老兵犹豫了一下,最后把胸脯一挺,说道:

“我是死神的伴侣,先生。”

“这还差不多,你要知道谁是你的母亲。”他指着军服上的国旗说道。“谁是你的未婚妻。”

“先生……”老兵说,立刻又缄口不言了。

“你怎么啦?你从来没见过杀人吗?”巴凯达诺冲他吼道,他已猜出那士兵的想法。

“没有,先生,从没见过。这是第一次……”

“那你该庆幸,因为你已经见到你未婚妻的面容了。”巴凯达诺脸红脖子粗地喊叫着说。

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哼起了歌:军营里无人知道 | 那个士兵是谁 | 他如此勇猛无畏 | 参加了海外军团。

被副官的那种情绪所鼓舞,两位老兵也随声附和唱起来。

无人知道他的经历 | 但是海外军团清楚 | 一个巨大的痛苦 | 似恶狼啃咬他的心。

“再大声点！”巴凯达诺喊道。

如果有人来问他 | 他就痛苦而直率地回答。

惊恐万分的圣地亚哥也加入了合唱。

我是个不幸的人 | 命运被猛兽抓伤 | 我是死神的
伴侣 | 与这忠诚的伙伴 | 永远不离不弃。

在穿好军装的同时,他们唱得喊破了嗓子,巴凯达诺把那三个旅行袋放在皮卡车的后面。他从一个袋子里拿出点东西,放在了发动机盖上。圣地亚哥一点也不明白。那是个银杯。接着,副官给了他们每个人一张纸。

“这是我答应你们的:一个星期的假期。一个星期之内,别让我在营地附近见到你们。现在咱们全都牵扯进来了,谁第一个走漏消息我就剥了他的皮。”

圣地亚哥正要去拿司机座位下面的钥匙,但巴凯达诺抢在了他前面。他拉着他离开皮卡车,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你留在这里。我要你等我们先走掉,然后你开走西雅特,把它扔在那个峡谷里,点火烧了它你就走。不过你要等它全着起来再离开那里,明白吗?要不了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到阿尤恩了。”

圣地亚哥不敢表示反对。从内心深处,能离开那个大兵出身的军官,他觉得更轻松。没等他坐到方向盘前,副官把那只从旅行包里拿出来银杯交到他手中。

“你把这个放在后面车座上,别忘了。”

圣地亚哥觉得那是只做弥撒时用的圣杯。他用指尖拿着那杯子,轻触上面的浮雕,仿佛那东西烫手。与此同时,皮卡车开动起来,那两个军团士兵由巴凯达诺领着

唱起了歌。

为了在你身边瞻仰你 | 我最忠诚的伙伴 | 我成为死神的伴侣 | 与他不离不弃 | 他的爱就是我的国旗。

圣地亚哥觉得很想扔掉那只银杯，撒腿从那里跑掉，但是恐惧使他不敢轻举妄动。他深吸了一口气，借助月光寻找副官指给他的那个峡谷。他像个机器人一样上了车，把银杯扔到后座上，将车子向下开去，来到一小块荆棘丛生的平地上。夜晚的潮气使地面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一只野兔被车灯照得惊呆在那里。圣地亚哥觉得从那小动物惊恐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关掉车灯，并不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觉得军装有点烫，便慢慢脱掉制服，重新穿上那身便装。他打开油箱盖儿，往里面扔了根火柴。一股火焰迫使他向后退去。

他穿过野地一直走到公路上。从那里可以看见汽车燃烧的火苗。他朝着阿尤恩方向走去，一路上没有一辆汽车从公路上经过。到达城里的时候，几乎还差一个小时就天亮了。这是个星期天，他感到无所适从。跌坐在西班牙广场上一棵椰子树下的木头凳子上。直到此时他才发现出了什么事情。教堂大门前一片乱哄哄的人群挤成一团，仿佛那是电影院的门口。圣地亚哥又吃惊又好奇地凑上前去。很快他便得知教堂失窃了。警察试图让人群离开，他们抬出来一个担架，上面有一具蒙着毯子的尸体。

“是神父吗？”一个女看客问道。

“不是，是圣器看管人。据说是圣器看管人。圣器室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那可怜人一定是睡在里

面。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圣地亚哥离开了那里，克制住自己没跑起来。他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又生气，又害怕。他不知道这七天休假期间该去哪里，该干些什么。他没有多想，脚下便朝着泽姆拉区走去。在开始爬坡的时候，他打开了那个装着军服和其他用品的包，从里面拿出拉扎亚尔送给他的裹头巾。他戴上裹头巾，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着。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他走进一家商店，买了盒烟。试图回想一下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早晨过了一半的时候，他认出了那辆雷诺 12 型轿车和拉扎亚尔家的大门。他想也没想就上前敲门，但是，那门是开着的。两个女人坐在地毯上，正用颜料在手指上描画着。

“Salama aleikum，”圣地亚哥问候她们道。

虽然他的来访出乎意料，但那两个女人在回答他的问候时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她们请他进去。他觉得其中一个像是拉扎亚尔的母亲，但是两个人戴着大披巾，看上去非常相像，他无法确定。突然安迪娅从街上回来了。她是跑回来的，跑得气喘吁吁。似乎她从远处看见圣地亚哥来了。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微笑着。又跑到院子里，开始喊叫。家里的男人都来了，一个接一个地跟圣地亚哥握手。安迪娅点着了炭火，把茶壶放上去烧水。

“拉扎亚尔不在。”安迪娅对他解释说，一面不停地微笑。“现在你是我的客人啦。”

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所有的主干道都因交通堵塞而瘫痪了。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交通警察根本无法维持秩序。到处都是孩子们拽着自己的父母试图挤开一条路走到“东方三博士”游行车队跟前。好像所有的商铺都进入了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对于梦泽·坎博拉医生来说，熙来攘往的人群和兴致勃勃的孩子们只会让她感到头晕。她等了几乎有一个小时才找到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当终于坐上出租车之后，又被迫绕了许多公里路才到达巴塞罗内塔。到那儿以后，她觉得嘴里发黏，胃开始紧缩。尽管她熟悉这些征兆，但还是像第一次似的害怕起来。

几年前，城市到佛朗西亚火车站那里就到头了。铁路线勾画出的钢铁蜘蛛网构成了一幅冰冷、荒芜的背景，背景深处可以看到那些残破不堪的仓库，巨大的闷罐，还有也许是海。如今她觉得好像走在另一座城市中。她很熟悉巴尔博亚公路，但是胸口的憋闷却妨碍她走到那里，

于是她走进了海洋大厦。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九年前的事了，当时大厦刚刚落成。那时候，她的女儿特蕾莎和她的丈夫阿尔贝托陪伴着她：一个完美的家庭。特蕾莎那时还不满十岁。现在她似乎看到女儿正在餐厅的桌椅中间跑来跑去。那情景令她伤心，非常伤心。她乘电梯到了顶层。越往上升，越觉得胸口憋闷得厉害，她产生了呕吐感。她坐在了历史博物馆的对面，极力控制自己别呕吐。她缓慢地呼吸，不让突然袭来的恐怖感压倒自己。她闭上眼睛，但马上又睁开了，因为感到头晕。她的脉搏加快了，她担心会失去知觉。她打开挎包，拿出一个小药瓶，放了两片药到嘴里，迫不及待地吞了下去。

在一面巨大的玻璃窗的另一边，巴塞罗内塔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一样铺展开来。梦泽·坎博拉睁大眼睛，力图在记忆中将其余的景色拼凑起来。二十六年前，那座楼房不过是位于海边的一处即将坍塌的仓库的废墟。时常见到硕大的老鼠，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从巴塞罗内塔区的房子那边传出收音机和女人们哼歌的声音。屋顶平台上是东倒西歪的电视天线和晾衣服绳构成的一片蛛网。

突然间，她似乎又看到了她的女儿和阿尔贝托一起从博物馆走出来。那影像如此真切，为了不再看下去，她闭上了眼睛。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被精神焦虑所纠缠着的梦泽走出了大厦。一月份的冷空气使她回到了现实当中。她走到林荫道那边，朝着阿亚赫·巴奇尔的家走去。尽管这个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这里的一切都令她感到亲切。她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那个地址。利用等着

有人从楼里出来的机会，她站到了门洞里。一股气味使她回想起很多形象。那些房子仍旧看起来一模一样。她坐到台阶上，一直等到灯光熄灭。后来她把头支在膝盖上，毫不费力地回忆起她第一次到这个区的情形。

有一天早上，在鞋店拐角约会的时候，圣地亚哥·圣罗曼没有开车来。“今天我想散散步。”他对梦泽说。姑娘没有反对。她把书本抱在胸前，什么话也没说，跟着圣地亚哥一起向前走去。多少星期以来，小伙子第一次表现得很严肃。她没敢发问，但是她怀疑有什么事情在折磨着他。在经过一个废纸回收箱的时候，她把书本一股脑都扔了进去。圣地亚哥看着她，仿佛她犯了什么罪似的。“你干吗？”“学习结束了。”她拉起他的手，继续沿拉耶塔那大街向前走。“我要跟我父母到卡达克斯去住几天。”梦泽骗他说。“他们很想见我。”圣地亚哥皱着眉头停住了脚步。“什么时候？”“星期六。我父亲来接我。”圣地亚哥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表情上流露出的不知所措正反映出他此时的思想。像个迷失了方向的人。“星期六！你星期六就走？走多长时间？”梦泽故意摆架子。“我不知道，可能永远吧，走着瞧吧。”圣地亚哥两眼都要瞪出来了，差点就犯了心脏病。“除非……”梦泽接着说道。“除非什么？”“除非你给我讲实话。”圣地亚哥像个撒了气的气球一样瘪了。他脸涨得通红，心跳不稳，嗓音发颤。“什么实话？”梦泽加快了脚步，小伙子跟在她后面极力想赶上姑娘的步伐。“等一等，宝贝儿，别这么丢下我。我发誓，我不明白你跟我说的的是什么。我没对你撒

谎……”当她停住脚步，用愤怒的目光盯住他时，他立刻沉默了。

他们在一家露天咖啡馆喝了那个夏天的最后一杯啤酒。那是圣地亚哥剩下的最后一张百元比塞塔的纸币。他像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一样把它交给了侍者。“你能坦率点吗？”圣地亚哥看看自己的手指甲，然后喝了一口啤酒。“好吧，你说的对。我不在银行工作，跟这不贴边儿。那是我编的。”“这我早就知道了。”梦泽在一旁说道，“我想让你告诉我的是你做什么工作。因为我已经开始觉得那些汽车都是你偷来的。”圣地亚哥有点急了。“那不是偷的。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那是车行的。我上午拿来用，你在家的时候我就还回去。”“那白色敞篷车也是吗？”“也是。”“这么说你在一家车行工作。”圣地亚哥垂下肩膀，低声说道：“当时是在那儿工作。”梦泽仍穷追不舍。“你已经换工作啦？”“差不多吧。啊，不对，他们把我开了。”这会儿该给他点喘息的时间了。她拉起他的一只手，满怀柔情地吻了一下。圣地亚哥继续说着，仿佛所有那些事情不吐出来会把他憋坏。“昨天头儿回来了，他发现少了一辆车。这家伙是个混蛋。从二月份起他就没付给我工资。”“那你身上那些钱呢？”梦泽好奇地问道。“我有办法挣钱，你以为呢？我修理废旧零件，修完跟新的一样。那些老零件到处都买不到了。帕斯夸林那臭小子走漏了风声。”“帕斯夸林也和你在一起？”“那还用说。”“我早就觉得他不像银行职员。”梦泽说道，想逗他笑一笑。“银行职员？那小子数数儿都能给你数错了。他把汽车的事告诉了老板，说我好长时间没去车行了，只是去取

车,然后晚上再送回去。”“那这段时间老板就没到车行去过吗?”“去什么呀!那混蛋收购偷来的黑车,把车解体,再把零件卖到摩洛哥去。在丹吉尔,他吸毒嫖妓,小日子过得美着呢。”圣地亚哥意识到他说得太多了。现在轮到梦泽严肃起来了。她很想闭着眼睛相信圣地亚哥,然而所有那些经历跟她的世界相差太远了。“怎么啦?你让我对你说实话的。这就是实话。”梦泽努力做出反应。“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唯一想做的是跟你在一起。不过你撒谎让我觉得很痛苦。”圣地亚哥将双手插进兜里,他感到有些后悔,但又想,也许一切都晚了。“星期六你就去卡达克斯吗?”姑娘试图掌握主动权。“这取决于你。如果你向我证明你后悔了,我就留下来跟你在一起。”“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证明?”“把我介绍给你的父母。”圣地亚哥无语了。那是他最怕遇到的难题。梦泽被小伙子的沉默伤害了,她站起身来道:“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然后快步走去。受到如此的伤害,她感到怒不可遏。圣地亚哥跟在她后面跑,他抓住梦泽的肩膀让她停下来。“等一等,美人儿,我并没说不行。”梦泽将手臂交叉在胸前,挑衅地看着他。“那我也没听你说行啊。再说了,你的表情很奇怪。”“好吧,我没法把你介绍给我父亲,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其实,我不知道。我带你去我母亲那儿。不过,我母亲身体不好:神经方面的毛病,什么事都忘。”

那是梦泽第一次穿过佛朗西亚火车站来到它的幕后。要不是由于圣地亚哥,她绝不会对似乎是另一个城市的那一地区产生好奇并进入那里。收音机里播放的安

东尼奥·莫利纳的歌曲在街巷里回荡。炖肉的香味与仓库里的瓦斯味儿，以及港口市场里一堆堆腐烂海藻的味儿混在一起。圣地亚哥一次也没有牵她的手。梦泽第一次看到他走路那么拘谨，脑袋缩进肩膀里，总走在她前边一步远的地方，无精打采地回答别人的问候。

圣地亚哥·圣罗曼的母亲在巴尔博亚大街附近有一个烟酒店。从那里瓦斯工厂的储存罐和发电厂窒息着这个区的生活。那是个很小的铺面，凌乱不堪，墙上的陶片斑斑驳驳脱落了许多。柜台和货架都很老旧，一层层刷上去的黑釉使它们暗淡无光。门上的玻璃安装得很不合适。圣地亚哥吻了他母亲一下，无精打采地说：“你看，妈妈，这是梦泽。”那女人看了姑娘一眼，那眼神仿佛是从一口深井里看她一样。随后她看着儿子问：“你吃饭了吗，亚哥？”“没有，妈妈，现在才十一点。一会儿我吃。”圣地亚哥拿了一盒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装进兜里。梦泽试图掩饰自己的好奇，但是她无法把目光从那个一脸病态，从头到脚穿着丧服的女人身上移开。圣地亚哥的母亲坐到一张下面有炭火盆的桌子跟前，拿过几个模子和一个羊毛线团。小伙子对梦泽做了个手势让她等着他，便消失在店铺后面。她很紧张，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跟那女人说什么，对方的眼睛紧盯着线头在编织东西。她站在那里没动，看着那些擦起来的烟盒。时间过得非常缓慢。突然姑娘说道：“今天好像不会特别热。”圣地亚哥的母亲抬起头来，把墨镜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对不起，我没听见你进门。”女人说道，仿佛她第一次见到梦泽。“你要点什么？”姑娘觉得浑身冰凉。半天才反应过来。

“不，我什么也不要。我是梦泽，亚哥的女朋友。”女人看了看她，试图认出她来。“噢，梦泽，对，当然了。亚哥还没回来呢。他在车行里。如果你愿意，中午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你来过这里。”梦泽点了点头。女人重新坐回去，又拿起了线头。很快圣地亚哥一只手插在兜里出现了。他吻了一下母亲。“妈妈，我走了。”母亲对他说了声再见，连头也没抬。

来到街上，梦泽尽量微笑着说：“你妈妈很漂亮。”“你要是几年前看到她就好了。我有她的照片，那时她刚到巴塞罗那并认识了我的……”圣地亚哥的脸上蒙上一层阴影。他把手从兜里抽出来，给她看一枚银戒指。他抓起梦泽的手，戴在最容易戴进去的那根手指上。梦泽送给他一个微笑。“送给我的吗？”“当然，当然。这是一枚家传的戒指。我姥姥传给了我妈妈。现在该属于你了。”梦泽抓住圣地亚哥的双手。“亚哥，你妈妈怎么了？她病了吗？”“我不知道。医生说是神经方面的问题。我一直就看她这样，都习惯了。”圣地亚哥很紧张，踮着脚尖轻轻地跳个不停。“咱们走吧，这个地区太热了。”他对梦泽说。

当圣地亚哥·圣罗曼睁开眼睛的时候，阳光已经照到梦泽卧室的阳台上了。他使劲回想这是在哪里。当触到身边姑娘的身体时，他吓了一跳。他立刻觉察到嘴里一股甜甜的味道。梦泽的气味渗透了床单和枕头。他用深呼吸去捕捉那气味。她睡着，那么美，他都不忍心叫醒她。他悄悄溜下床，边穿衣服边看着她。整个家中寂静无声。时间还早。圣地亚哥知道，女佣在休息日之后，上

午十点才回来,她得先去商场。他顺着走廊溜达过去,一边观赏墙上的画和屋里的家具,仿佛是在博物馆里似的。他第一次来到一个铺着地毯的房子里。大厅里弥漫着皮坐椅和天鹅绒窗帘的气味。在一间办公室里,书籍占满了一面墙,各种证件和证书挂满了另一面墙。突然间他觉得有些不合适。他重新穿过走廊,寻找出去的门,顺着楼梯跑下去。来到街上,他将手伸进口袋里:只剩下六个比塞塔了。他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最后停在一个废纸回收箱旁,他伸手进去把梦泽的书本捡了回来。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姑娘的眼睛似乎刚刚哭过。她看着圣地亚哥,仿佛他是个幽灵。“你是个婊子养的。”她的头靠在门框上对他说道。圣地亚哥不知道梦泽发生了什么事。他把书拿给她看。“这是你的。我不想让我老婆像我一样无知。”梦泽震惊了。她抓住圣地亚哥的手,将他拉进屋里。“快点,进来,咱们必须在玛丽·克鲁斯到来之前吃完早餐。”

他们正在用一只带柄的锅烧牛奶的时候,门锁突然有了响动。梦泽像一只猎狗一样竖起了耳朵。圣地亚哥心中猛地一跳。“是女佣吗?”“是的。”姑娘说道,尽量显得镇定。“但是时间还早呢。这才九点。”没等他们做出进一步的反应,很快玛丽·克鲁斯满头大汗,挎着个草篮子出现在面前。她怔怔地站在门口,眼睛一直盯着圣地亚哥。“你看,这是圣地亚哥,培训学校的一个同学。他来接我,因为我们乘同一路公共汽车。”玛丽·克鲁斯把东西放到桌子上,什么话也没说。然后就从厨房里走了出去。“她不会憋在肚子里的。”小伙子说。“无所谓。她说

不出什么来,相信我。”在梦泽将要化完妆的时候,女佣走了进来。好像她一直在门后等着呢。“我认识你。”玛丽·克鲁斯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哪里,哪里。我是第一次来。”“是的,不过我是在你住的街区认识你的。”圣地亚哥屏住呼吸,不敢把目光移向别处。“你不是‘绿屁股’的孙子吗?”小伙子真想啥也不说撒腿就跑,但是某种因素使他迈不动腿。“你不是烟酒店玛拉维利娅的儿子吗?”“哪里,哪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玛丽·克鲁斯走进门里,双手叉腰。“听着,小子: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干了些什么,但是我可以想象的出来,是的。你要找的是有钱的妞儿,占她们的便宜。不过在这儿你不会得逞。只要你占一丁点便宜,我就去告你。听见了吗?这里是正派人。你最好去帮帮你的母亲,她才真正需要你。”玛丽·克鲁斯听到身后走廊上传来梦泽的脚步声,遂住了口。姑娘拿起厨房桌子上的书本,对圣地亚哥做了个手势让他跟她走并同女佣道别。“再见,小姐。今天也不回来吃饭吗?”“不回来。我在努丽雅家吃饭。”

当门洞里的灯亮起来时,坎博拉医生吓了一跳。她抬起头,睁开眼。一个老年妇女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

“你没事吧,夫人?”

梦泽·坎博拉站起身来,尽量显得没什么不正常。

“谢谢,我很好。我在等人。”

老太太开始非常吃力地抓着扶手爬楼梯。从她喘息的方式,梦泽推断出她是个哮喘病人。她的呕吐感已经

消失了。尽管阿亚赫·巴奇尔的楼层号她都背下来了，可还是又看了一遍挎包中放着的地址。

那撒哈拉人是个瘦男人，脸部棱角分明，皮肤黝黑。留着短发和两天没剃过的胡须。年纪大约二十五岁。穿着非常普通，一条牛仔裤，一件过时的羊毛衫。他轻轻地同梦泽握了握手，然后请她进屋。那是个很简朴的家，地面已经有年头了，墙壁光秃秃的。他们进入一个宽大的客厅，里面几乎没什么家具：一个沙发，两把椅子，一张矮桌，一个七十年代的壁橱，一盏比所有家具都老的吊灯。地面上铺着一块很大的地毯，色彩鲜艳夺目。房间有一个小阳台。窗户太小，也没有窗帘。厅里的家具似乎是拼凑来的。壁橱空空如也，仿佛正要迁移。客厅中央有一个煤气炉，还有一个装着茶壶和几只小玻璃杯的托盘。他们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正朝街上观望。他比阿亚赫年轻，也比他更瘦。他介绍了一下，但是梦泽根本弄不懂他的名字。她坐在沙发上，阿亚赫·巴奇尔坐在椅子上。那年轻人坐在了地毯上，什么话也没说，他点着煤气炉，将茶壶放上去烧水。从一开始梦泽就听见一个孩子伤心的哭声。好像是在墙壁的另一边。

在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梦泽拿出来那张照片，把它交给了阿亚赫。撒哈拉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照片。然后用手指从上面抚过，仿佛想从纸片上体验到触碰她妻子的感觉。梦泽出于礼貌，保持着沉默。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您看，我没在电话里把一切都告诉您，因为我想当面跟您谈谈照片的事。事实上，现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对您说。”

阿亚赫迷惑不解地看着她。另一个撒哈拉人继续在那里忙着沏茶，根本没注意梦泽所说的话。

“我不明白。”撒哈拉人说。

“我尽量不绕弯子，把这件事解释给您听。我很久以前就认识照片上的那个人，那个穿着带风帽外衣的。”

“不错，就是穿阿拉伯长袍的那个。”

“但是这个人很多年以前就死在撒哈拉了。是在马尔查·维尔德行动中。至少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您妻子遭遇车祸的那天晚上，我在她的遗物中偶然见到这张照片。从一开始我就毫不怀疑那是他。如果他们给我讲的事情是真的，那么背面的日期要晚于他死亡的日期。但是我知道死人是不能复活的。”梦泽很后悔自己那么笨嘴拙舌。阿亚赫·巴奇尔立刻觉察出了她的窘迫。他们相互看了看对方，什么话也没说，撒哈拉人又去看那张照片。

“这个人没有死。”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认识他，三年前他参加了我的婚礼。”

梦泽深吸了一口气，她要求阿亚赫·巴奇尔再好好看看那照片。后者照办了。

“是的，他是我妻子的叔叔。”

“玛米娅·萨莱卡的叔叔？”

他用一个微笑对梦泽仍记得死者的名字表示谢意。他似乎被感动了。

“是的，没错儿。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我妻子像对待父亲一样爱他。他住在比尔·甘杜斯

的难民营里，在欧赛尔德的 Wilaya^①。”

梦泽无法掩饰那些话给她造成的失望情绪。她低下头，呆呆地看着那沏茶的小伙子。

“这么说，这是一场误会。”她声音低沉地说道。“我所说的那个人是个西班牙人。可是，他们长得那么像……”

“我没说他是撒哈拉人。我说他是玛米娅的叔叔。我妻子原本可以给你讲他的许多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人出生在西班牙。”

“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尤素福。人们叫他尤素福。但是他的天主教名字我不知道。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是拉扎亚尔·巴哈，是他的连襟。他和我们的总统一起，在进攻毛里塔尼亚首都的战斗中死去了。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你听说过‘圣地亚哥·圣罗曼’这个名字吗？”

“没有，从来没听说过。”阿亚赫·巴奇尔再次盯着那张照片看。“我很少跟他打交道。几乎没说过几句话，我记不清了。我妻子有他新近的照片。他变化很大。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我觉得他跟普通人不一样。据说他妻子的死使他精神失常了。”

另一个撒哈拉人递给梦泽一个小托盘。她拿了一杯茶，阿亚赫·巴奇尔也拿了一杯。当把茶杯送到嘴边的时候，女医生的手在颤抖。现在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了。这一刻她明白了她不该到这个家里来。毫无疑问，过去

① 阿拉伯语，意为：难民营。

的事已经无法改变了。包括她自己的事。尽管如此，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之前，她问道：

“他结过婚？”

“是的，和我妻子的小姨。有一个女儿在利比亚上学，儿子在‘城墙’被地雷炸死了。”

什么城墙？欧赛尔德在什么地方？Wilaya 是什么？梦泽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但又不停地在心里琢磨。一个女人走进了客厅，看见梦泽一下愣住了。她有一头黑色的长发，也穿着牛仔裤。她道了声对不起，用阿拉伯语同阿亚赫交谈了几句。另一个撒哈拉人也加入进去，情绪很不好。那女人显得非常担心。他们三个人低声交谈着，仿佛怕打搅了别人。阿亚赫走出了客厅。另一个撒哈拉人继续沏第二杯茶。他抬起头，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事情。阿亚赫走进来，抱歉地说：

“请原谅，法特玛的孩子病了。她很担心，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病。”

“那是法特玛的孩子在哭吗？”

撒哈拉人点了点头。梦泽站起身来，将挎包放在沙发上。两个撒哈拉人看着她，有点摸不着头脑。梦泽的脸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从眼神上看，似乎是生气了。

“孩子在哪儿？”

“在女人们的房间里。”

梦泽走到过道上，顺着哭声来到那个房间。法特玛和另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坐在地上，正在哄那个孩子。女医生走近前去，请她们把孩子交给她。

“你们不用害怕，我是医生。”

法特玛的脸上立刻放出了光彩。她站起来，将孩子递到她怀里。她把孩子放到一个床垫上。那是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儿。

“他从中午就一直哭，也不想吃奶。”法特玛抽泣着对她说。

“最后一次喂奶是什么时候？”

“十点钟的时候。”另一个撒哈拉女人没有丝毫犹豫地说。

两个男人站在门口处，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里面，不敢插嘴。

女医生给孩子做检查的时候，周围是一阵神圣的沉默。她撩起孩子的衣服，解开尿布，按压了一下孩子的腹股沟，胃部和胸部。

“这孩子需要补充水分。他快要脱水了。”

“他不肯张嘴。”法特玛说，说着就哭起来。

女医生将孩子翻过身来，检查了一下尿布上的粪便。

“这孩子的腹痛症状明显。你别哭，太太，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必须给他喝用茴香叶、母菊花和茴芹籽冲泡的水。这么小的孩子，胆囊发育还不成熟，很容易出现类似问题。眼下咱们先用一点母菊花水和一颗西洋山梅，让他吞下去。既然这东西对猫能起作用，对小孩儿也应该起作用。”她说，试图缓解孩子母亲的紧张情绪，逗她露出微笑。

法特玛停止了哭泣。阿亚赫·巴奇尔傻傻地看着梦泽，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手中拿着那张照片。那一刻他试图想象深藏在那女人身后的故事。

“明天我就往拉布尼打电话。”那撒哈拉人说道。“如果这个男人像你所说的是西班牙人，我父亲应该很清楚。他记性非常好，能够说出当年逃出来的时候埋在我们国家的那些死者的名字。”

梦泽·坎博拉医生冲他微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夹杂着感谢和疑惑。

在大沙漠里，卡车就像一条带轮子的、即将沉没的船向前滑行。从施玛拉医院到比尔·雷赫鲁难民营这段路程并不很长，但是对梦泽来说却显得漫长无比。她坐在驾驶室里，在司机和莉拉之间。后面有三个小伙子，抓着一只羊。整个路程中，那个撒哈拉司机一句话也没说。此刻当比尔·雷赫鲁遥遥在望的时候，他同莉拉说了几句话。女护士似乎生他的气了。但是那男人则相反，对她的责怪无动于衷。再说确切点，他看见女护士生气反而很得意。梦泽什么也听不懂，而且不敢询问。

汽车爬上一个斜坡，在一座楼房跟前停了下来，那楼是用水泥和砖瓦建造的，很简陋，刷着白灰。莉拉跳下卡车，并帮助梦泽下车。司机不停地咬着烟斗微笑。女护士摔了一下车门，甩下一句听起来像骂人的话作为告别。

“他是个蠢货。”她对梦泽解释道。“他不愿意靠近我

的 jaima^①。说是他回家要晚了。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但是当初我回到撒哈拉的时候，不愿意跟他结婚。”

“没关系。”梦泽安慰她说，觉得很有意思。“这地方真漂亮。”

的确，夕阳西下时分，比尔·雷赫鲁的所有街区都像。是用淡然的色彩在深褐色的沙漠上描画出来的。那个顶上建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小山丘，有时就变成了一处普通的瞭望台，从那里可以把浩瀚的沙漠尽收眼底。帐篷的屋顶打破了地平线单调的景色，上面的储水罐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几乎感觉不到的热风使营区的街道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时而，有山羊咩咩的叫声打破四周近乎神圣的静谧。青绿色的帐篷与砖坯盖起来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

梦泽做着深呼吸，她有点疲倦了。如此荒凉的景色，美得令她感到震惊。沙漠和天空在一条几乎难以觉察的线上融合在一起。

“你看！”莉拉伸手指着坡下说，“那下面就是我的家。”

梦泽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所有的帐篷似乎都一模一样。

“等一等，我要呼吸一下这儿的空气。”梦泽说。

莉拉收起大披巾，坐在了地上。梦泽也坐下来。在难民营其中一个区域的近旁筑有一堵土墙，几乎快被沙子掩埋了，土墙内有两三公顷树木和种植的番茄。在环

^① 阿拉伯语，意为：帐篷。

境如此恶劣的沙漠当中能找到那片绿洲令梦泽感到出乎意料。

“那片园子是我们开辟的。似乎像画出来的,但那是真的。水很咸,但是能种番茄和其他一些蔬菜。”

“这所学校呢?”她指着那座砖体结构的楼房问道。

“是为有病的儿童开设的。就是说,弱智儿童。”

“可既然你们建起了医院和学校,为什么都过了二十五年了,还继续住那些帐篷呢?”

莉拉笑了。她似乎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所准备。

“我们可以挖地基,建楼房,规划街道,修建下水道系统。但是这意味着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是临时住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国家被侵略者占领了。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回去。这里的一切将会被沙漠吞掉。目前这些帐篷在两天内就可以收起来,用不了一个星期,我们就能带着这里的一切重新回到我们的国家。”

梦泽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表面看来如此脆弱的女人身上,竟突然表现出这么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她冲莉拉使了个眼色,拉住她的手。莉拉重新露出了她那让人习以为常的温柔表情。

“昨天夜里你又说梦话了。”撒哈拉女人说,同时把大披巾拂到耳朵后面。“你现在什么也不用怕了。那个女人肯定只是一个幻影。如果她真的存在,我们的士兵早就找到她了。在沙漠里,死人不会轻易就消失掉,尽管表面看来正相反。此外,蝎子蜇伤会使人产生幻觉。”

梦泽目不转睛地看着下面一排排的帐篷。

“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愿意相信是一种幻觉。但是

有关廷杜夫的噩梦我找不到任何答案。那件事是真的。而现在我觉得自己那么愚蠢……”

最终,外国女人答应蒙上头再到街上去。但是当她往外走去的时候,家里的那个女人又反悔了,尽管梦泽想自己一个人出去找部电话,但那女人跟着她寸步不离。阿尔及利亚女人表情严肃,似乎梦泽一个人离开她家是对她的冒犯。有时候情况变得那么荒唐,弄得她直想笑。另一些时候,她必须强忍着不让自己在大街上哭出来。孩子们也在后面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跟着她走。如果梦泽停住脚步,那女人也停下来。如果梦泽加快脚步往前走,那女人也快步跟上来。她们两个似乎都气哼哼的,很不高兴。梦泽决定不再跟她说话。那阿尔及利亚女人不大会讲法语,而梦泽也只会对付几句,而且发音还不准。

在每个街口她都停下来寻找公用电话或公共电话间,后来她好像听到有人用西班牙语讲粗话。她转回身。在一个汽车加油泵旁边有一辆卡车正在加油。那是辆旧卡车,后面的拖车蒙着一块千疮百孔的苫布。她想也没想就朝加油泵走去。这一回,那阿尔及利亚女人的喊叫声再也吓不住她了。一个身穿用许多军装拼凑成的服装的男人在同加油工交谈。他年近六十,花白的胡子垂到胸前,两条胳膊上满是刺青。梦泽认出了海外军团的军帽和两只袖子上缝着的西班牙国旗。她就像一个在海里拼命抓住了一块木板的落水者,向那男人走去。“您是西班牙人吗?”那人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说明他还无法相信所听到的东西。梦泽把头上的头巾扯下来。他双手插

在皮带扣上,上下打量着这个女人。待了一会儿他才回答道:“看在上帝分上,您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梦泽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她试图把一切都告诉那个陌生人,但却讲的前言不搭后语。在街道对面,那阿尔及利亚女人看着这场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不敢走近前去。“我需要打个电话。他们昨天应该来机场接我,可是谁也没来。我的行李在那个女人家里,他们不让我离开这里。”那西班牙人朝梦泽所指的方向看去。当那个阿尔及利亚女人明白过来他们在谈论她的时候,便蒙上了脸,飞快地离开了。“您不用害怕,太太,跟我在一起您不会有危险。我是真正的海外军团的军人。你很走运,遇上了我。相信我,你很走运。”虽然那男人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梦泽当时真想拥抱他。“您能告诉我哪儿有电话吗?”“我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我带您去见西班牙的领事,他将负责您的一切。”梦泽简直不敢相信,经过了那么多的波折之后,所有的事情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她在心里热切地希望这不是在做梦。“我的行李在那个刚刚走掉的太太家里。”梦泽又提到行李。“我知道怎么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您能陪我去,我将不胜感激。我不明白他们想要我怎样。”“行李里面有值钱的东西吗?”在回答他之前梦泽思索了一下。直觉告诉她应该谨慎行事。“我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乎没带什么钱,护照我随身带着呢。”那男人陷入沉思。他付给加油工人几张又脏又皱的纸币并用法语跟对方讲了几句话。“请您上车吧,太太。咱们该走了。”梦泽登上驾驶室,很快她就明白了,事情并不像她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那位过时的军团老兵刚一把手放到方向盘上,驾驶室里又上来了两个人。他们是穆斯林,缠着裹头巾,穿着军用皮靴。听声音,梦泽推断出另一些人在爬上拖车。他说道:“他们都是好人,太太。真正的爱国者。”他指的是那些阿尔及利亚人。卡车开动了,梦泽被挤在司机和另外两个男人中间。那气味令人作呕。尽管发动机声音很大,仍能听见坐在后面的那些人大喊大叫的声音。“她家在这条街道的尽头,向左拐。就是那些灰色的建筑物。”梦泽对他解释说。那军人将一支熄灭的雪茄放到嘴上,一边嚼着雪茄,一边看着前方。当开过了那条街的时候,梦泽急忙叫起来。“是在后面,那些小房子那里。”那军人笑了。“您不必担心,太太,那个地区不值得进入。那里住得都是品行最坏的人:小偷和妓女,对不起。那里面除了他们没别的人。既然您的行李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最好忘掉它。听我的没错儿。”

随着廷杜夫的房屋渐渐落在了身后,梦泽的内心感情变得矛盾起来。一方面她很庆幸终于离开了那个地狱,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也许当时不应该还没弄清那人是否可信就登上了卡车。在她陷入重重疑虑的同时,那军人却滔滔不绝地说着。作为一个老兵,他似乎对自己虚张声势的吹牛感到洋洋自得。另外两个人一直沉默着,不动声色地抽着烟。梦泽利用那军人停止说话的间隙问道:“那个城市有西班牙领事馆?”那军人迟迟没有回答。梦泽觉得他在争取时间。随后他用她无法听懂的古拉伯语说了一个名字。“那儿离廷杜夫很远吗?”“太太,在沙漠里从来搞不清楚什么是近,什么是远。一切都取

决于跟什么相比较。您说您是从马德里来的吗？”“不，我没这么说过。”“啊，好吧。我以为是呢。”“我从巴塞罗那来的。”

那军人试图探询梦泽此次旅行的细节。当看到他的提问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审讯时，她渐渐警惕起来。她尽量讲话时有所保留，但那个男人很狡猾，时常让她陷入矛盾的境地。最后梦泽选择了只用单个字回答他，或者假装由于发动机的噪音而听不清他的话。

她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走了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柏油马路让位于一条干燥的尘土飞扬的土路，没开出几公里，土路也消失了。现在卡车骑在其他车轧出的车辙上前进，或是从荒野上抄近路行驶。好像越来越远离一切。然而当梦泽压抑到极点的时候，她似乎远远地看到有一处村庄。黑色的斑块与沙漠的黄褐色形成对比。中午的阳光强烈得使她无法看清楚，但是她确信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是人类文明的踪迹。她甚至觉得看清了阳光下闪烁的屋瓦。“是那里吗？”梦泽问道，精神好多了。“是的，太太，就是那里。再过五分钟您就可以歇着了。”

随着渐渐接近那片海市蜃楼，梦泽开始觉得血液在往脸上冲。在还剩不到一公里的时候，她明白了，那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村庄，什么都不是。那黑色的斑块和闪烁的光来自撒哈拉沙漠中堆积成山的无数废弃的车辆。由于车子太多，中间还开辟出了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汽车坟墓。

梦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她脑子里开始追溯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她交叉双臂，紧抱在胸前，试图抓住什么

东西,但那只是她想象中的东西,并不存在。当那些人跳下卡车的时候,她也胆战心惊地下去了,尽量不被恐惧吓倒。她鼓足了勇气说道:“您向我保证过要带我去见领事。”“一切自有安排,太太,一切自有安排。我们有几件事要办,一旦处理完,我就带你去见领事。”“我丈夫应该已经到廷杜夫了。他肯定在向阿尔及利亚警方打听我呢。”梦泽的这番话听起来像一个绝望中的小女孩儿说的谎话。那军人以飞快的动作将手伸进梦泽的衣兜,掏出来几张纸片。她试图逃开,但两个男人用力抓住她的手臂,使她动弹不得。她想喊叫,但嗓子已经哑了。另一个人伸手掏遍了她所有的衣兜,拿出一个钱包和一本护照。像一条抢来东西交给主人的狗一样,把它们交给了那军人。他翻了翻,随手装进一个衣兜里,他那补丁摺补丁的军服上有许多衣兜。“从现在起你别干任何蠢事。即使我们放了你,你也不可能走到任何地方去。走到之前就会渴死、饿死。”

那军人拔脚走去,那两个男人拖着梦泽跟在他后面。在被解体的汽车中间,有一个破烂不堪的房子,一扇窗户被交叉的木板封上了。他打开门上锁着的两把锁头,雇佣军把梦泽向里面一推。她脸朝下摔在地上,磕到了鼻子。“现在你愿怎么喊就怎么喊,无所谓。这里谁也听不见你喊。”她忍着痛没有喊出声。她确信身体反抗一点用也没有,但是她连喊也喊不出来了。她发出一声可怜的呻吟,抬起了头。鼻子流血了。“拜托,拜托,求求你。”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恳求着。门关上了。梦泽站起身来,开始小声求助,她害怕提高嗓音。很快她发现她不是

孤身一人。尽管光线微弱,她仍在阴影中辨别出了坐在地上的三个女人。毫无疑问,她们也和她一样,正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对方。突然,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很没面子。她极力保持尊严,但是却止不住地抽泣。她相信喊叫和踢门一点用处也没有。她看了看那几个女人。渐渐地,能看清她们的脸庞了。她们的衣着跟她在廷杜夫见到的女人们一样。尽管她们表情僵硬,但也都个个惊恐万状。梦泽试图用西班牙语跟她们沟通。后来又用几个法语单词试了试,但没有得到回答。其中一个女人示意她坐下。她跪在了地上,用双手捂住脸。她在想,会不会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发生更坏的事情。她痛苦万分地哭了很久,到后来眼泪也哭干了,力气也耗尽了。当她准备接受目前的情况已经无法扭转的念头时,感觉到其中一个女人坐在了她身旁,将一只手放在她肩头。“喝吧。”她用西班牙语说。她抬起头,仿佛听到了什么天音。那女人递给她一只盛满水的带柄的小烧锅。“你丢失水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如果不喝点水,你就会脱水的。”梦泽接过小烧锅,凑近嘴边,喝了一口。水是咸的,有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喝呀,”女人督促她说,“即便拉肚子也比脱水要好。”她把水喝了下去,极力掩饰痛苦的表情。“谢谢!”那女人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蹲在那里。“你们会说西班牙语?”“她们不会。”梦泽很快觉察到那个女人的服装与其余两个的服装有所不同。“你是阿尔及利亚人吗?”“撒哈拉人。”梦泽坐到她身旁,尽量享受这短暂的轻松时刻。“是难民营来的?”“你到过那里吗?”“没有,没去成。我一到廷杜夫就遇到麻烦了。”梦泽开始对那个陌生

女人讲述她遭遇的一切。撒哈拉女人眼睛一眨不眨地听她讲,每个停顿她都咂舌头。当讲完自己的经历时,她感觉好多了。那女人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脸,似乎在听完她的故事之后,试图弄懂其中每一句话的深层含义。“我叫梦泽。”她打破沉默说道。“我是阿佳。”“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阿佳露出一个绝望的表情。撒哈拉女人与那两个阿尔及利亚女人在那个破铜烂铁的坟墓里已经被关了两天了。她曾去过廷杜夫,从那儿往西班牙打电话和购买圆珠笔。在回难民营的路上,越野车出了故障。陪她一同去的那两个小伙子决定徒步走完最后的二十公里返回他们的营地。她留在车上,等待他们带救援人员回来。她当时有水和食物,因此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那西班牙人的卡车从那里经过,主动提出送她回去。后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你觉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梦泽天真地问道。阿佳露出担心的样子,用头巾蒙上了脸,什么话也没说。

在那个破房子里,时间是停滞不前的。头两天时间变得那么长,似乎永远也过不完的样子。她们听得见外面那些男人的说话声,但是从窗户缝里却什么也看不见。梦泽被迫出去过几回,因为她的胃坏了,不得不这么做。看见阳光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们唯一的奢侈享受。阿佳和另外两个穆斯林女人承受囚禁生活的能力比她强多了。她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保持沉默,一动也不动,既不吃,也不喝。为了情绪不至于失控,她紧紧抓住撒哈拉女人在身边出现的机会。她对阿佳的话言听计从:喝脏水,吃烂水果,在最热的时段里尽量保持不动。她觉得那三

个女人的耐受力超过了人类的极限。当她觉得自己就要倒下的时候,就尽量同阿佳说话。由此她得知,阿佳那浓重的加勒比口音归功于她多年在古巴学习的经历。但是当梦泽试图了解她的生活细节的时候,撒哈拉女人似乎就避而不谈,并转移话题。“那些男人是什么人,阿佳?”“是些坏人,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坏人。”“他们想干什么?”“不知道,我的朋友,而且,不到那一刻,我也不愿意去想它。”随后她咂着舌头,动作极其优雅地轰着苍蝇。

到了第三天,卡车的发动机重新吼叫起来。四个女人立刻竖起了耳朵,她们以为那些人要把她们单独撇在那里。但是很快门打开了,她们被带到了拖车跟前。虽然条件极差,但那次旅行与被关押的日子相比,也算是一种奢侈了。透过苫布缺口处的挡板,梦泽激动地观看着浩瀚的撒哈拉。旅行持续了三个小时。当卡车停下时,她们来到一口水井旁,井周围稀稀拉拉地有几棵树。这是她们走过许多公里之后见到的唯一生命迹象。石头热得像在喷火。

莉拉十分严肃,专心思索着梦泽的话。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咂了一下舌头,朝几乎已经看不清了的帐篷区望去。

“你为什么这么做?”梦泽问道。

“做什么?”

“那样咂舌头。”

“习惯而已。”

“阿佳也用嘴发出这样的响声。那不可能是一个

幻觉。”

“对，不像是一个幻觉。不过现在我们走吧，天已经黑了。”

在帐篷与帐篷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它们没有形成街道。土坯建筑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全都一模一样。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莉拉走在这里都如鱼得水。她们走得很慢。在到达她家帐篷的时候，莉拉开始喊叫。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也开始叫喊起来。好像生气了。梦泽有点吃惊。

“她是我姨妈，你不用害怕。她因为我们来晚了在责备我呢。她认为我还是个小女孩儿呢。”

她们走进帐篷，展现在梦泽眼前的情景使她目不暇接。男人们和女人们在一块色彩鲜艳的地毯上或坐着或蹲着，帐篷中央吊着一盏荧光灯，电线连接在一只卡车电瓶上。有一些小孩子。女人们的头巾和小女孩儿们的花衣服在灯光下显出五色斑斓。梦泽觉得心脏在抽紧。她脱掉靴子，开始跟大家打招呼。几乎所有的人都讲带有浓重阿拉伯口音的西班牙语。孩子们上前拉她，争着坐在她身旁。与此同时，莉拉在向大家做介绍。那些人名在外国女人的记忆里只能停留几秒钟。她试图记住那些眼神儿、微笑、手势。她觉得累了。终于，她坐了下来。

莉拉代表她讲话。梦泽喜欢听她讲摩洛哥哈桑语。有人给她递上一杯茶。她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不断有其他帐篷里的孩子进来。莉拉的姨妈像轰小鸡一样试图将他们赶出去，但孩子们就是不肯走。一位老大爷冲他们喊起来，最后，他们不满地抱怨着走了出去，坐在了距离

门口几米远的沙地上。梦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么多人的盛情接待。其间有几次她觉得激动不已。当莉拉看她时,发现她已经非常累了。女护士站起来,开始做手势。很显然,她在要求大家离开。梦泽企图阻止她,但莉拉执意要那么做。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没有人表示反对,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同西班牙女人握手,然后走了出去。女人们最后出去的。莉拉的姨妈留在最后。她不停地教训她的外甥女。当就剩下她们两个的时候,梦泽有些茫然。

“你不该赶他们走。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说得太多了。如果让他们说下去,他们能在这儿待上一宿。他们可不着急。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从另一个营地来了个客人,就能一连四天待在这儿边喝茶,边聊天。”

梦泽的笑容依旧显现出疲态。莉拉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条毛毯,铺在地毯上面。

“今天晚上谁也不会打搅你。”

“不,莉拉,没有人打搅我。你可别对我说你要把你姨妈也赶出去。”

“她在任何地方都没问题。你是我的客人。”

梦泽已经没有精神和力气争论了。她漠然地看着莉拉在衣柜里翻找着什么。最后她拿出来一把剪子。坐到外国女人身边,让她低下头。

“你想干什么?”

“给你剪头发。这不是你想做的吗?”

梦泽冲她笑了。她想体验一下莉拉脸上流露出的那

种恬静。她把头靠过去，让她剪头发。撒哈拉女人给她一绺一绺地剪，地毯上积起一小堆头发。剪刀有节奏的声音和莉拉的手使她产生了睡意。但是梦泽不想错过每一个时刻。她极力同睡意抗争。

“我对你说谎了。”莉拉没有说话。“其实，我没对你说谎，尽管我也没跟你说实话。”

虽然梦泽住口了，但女护士不想显得自己很好奇。

“我的确有一个女儿，但是她去年八月份死了。”

自从女儿死后，这是梦泽第一次提起她。她觉得宽慰些了。莉拉咂着舌头，还是没说话。

“那是一次摩托车事故。她才十九岁，叫特蕾莎，和我妹妹同名。”

接下来只听见剪子的声音和拍打着帐篷苫布的风声。梦泽在进入梦乡之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是莉拉的话：

“谢谢！”

很多从来没读过一张报纸的士兵现在排着长队要读报,或者围成一个个的小圈儿,听有文化的士兵大声念那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新闻。西班牙政府已将“布克拉亚磷酸盐矿公司”的大部分开采权卖给了摩洛哥的消息传到阿尤恩时,已经太晚了。当消息在政府官员们中间传开后,对公共生活的伤害已显露无遗。在所有的军营中,军官们对士兵绝口不谈街上发生的争取独立的暴乱和其他严重事件。教堂的失窃和圣器看管人被杀只不过是打破撒哈拉人社区同伊比利亚半岛人之间脆弱平衡的导火索。

除了巴凯达诺副官在场的时候,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圣地亚哥·圣罗曼坐立不安或睡不着觉。从某种形式上,军营里到处弥漫着的紧张情绪反而促使他感到更加兴奋。关于政治的那些话题常常使他感到厌烦,而且很难理解。整个四月和五月,军队调来调去,四处行军,下达命令,收回命令,军事演习,夜间出动等等,折腾得够

呛。社会舆论把这归罪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所引发的骚乱。亵渎教堂的事件可以说是火上浇油。新闻报刊将其描绘成一次恐怖行动。但是只要一想起那天晚上,圣地亚哥就心惊胆战,极力不去想自己参加的那件事。他没有公开宣称反对“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及其拥护者,对于没发出反对的声音,他试图使自己心安理得。吉列尔莫则用另一种方式对待当前的形势。动物园的工程中断了,他们连的大部分人开往与摩洛哥交界的边境地区埋设地雷。地雷都埋完了之后,他们开始埋设塑料假雷,那些假雷做得那么逼真,有时候能给埋设者造成致命的伤害。

与此同时圣地亚哥却在开越野车、军官的轿车、大卡车、挖掘机以及所有带发动机和方向盘的东西。每天在公路上他都会遇见整营整营的士兵出去演习或筋疲力尽地返回城里。每周至少有三次,他得运送站岗的士兵到“布克拉亚”的磷酸盐矿区去。对发生破坏事件的恐惧,不仅在采掘工人当中,而且也在家住城里的这个国家企业的官员们中间蔓延。差不多半年前,将磷酸盐矿石输送到海边的传送带被几个年轻的撒哈拉工人点火烧了,现在他们在加那利蹲监狱。普通士兵和海外军团士兵长时间站在撒哈拉灼人的阳光下,不让任何人,哪怕是一只狐狸,接近矿区的传送带或其他设备。就连在办公室和住宅区,官员们也都处于警惕状态。

大街上的紧张气氛令圣地亚哥·圣罗曼觉得很荒唐。他们这些士兵们守卫着“国家宾馆”、“撒哈拉政府宫”、“总参谋部”大楼,以及在学生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守卫

“中等教育学院”。他们必须经常带着赛特迈轻型自动步枪或短机关枪巡逻，混进居民当中，警惕所有脱离了正常状态的现象。但是在圣地亚哥看来，整个阿尤恩都脱离了正常状态。当他必须检查某个撒哈拉人的证件，或拦住一辆汽车的时候，他总是溜一眼证件，用哈桑语跟他们打个招呼，就放那些既讨厌检查又觉得意外的人过去。他最反感的是在大街上的交叉路口布控和盘查路人。相反，当派他率队去街头市场或广场集市巡逻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幸福。他总是期待着碰见安迪娅，她母亲，她的表姐妹，她家的某个女人。

他未能使拉扎亚尔认真对待他说的话。当圣地亚哥跟他谈起他妹妹的时候，撒哈拉人笑了起来。他的朋友对安迪娅的事情不当回事让圣地亚哥觉得很烦。

“你爱上安迪娅了吗？可她还是个孩子。”

“她已经十七岁了。”

“这是她对你说的吗？”他问，一直不停地笑着。“你早晚会退役，回你的城市，而且再也不回来了。这还且不说你在巴塞罗那有没有女朋友。”

“哪里，哪里。你疯了，小伙子。”

尽管如此，同拉扎亚尔的家人交往则是另一番情景。圣地亚哥很不好意思地发现，安迪娅的妈妈、大姨小姨和小妹妹们千方百计取悦于他。圣地亚哥很晚才察觉出那个家在发生着变化。当初缺少装饰的墙壁开始贴满了照片和他无法理解的一些图片。有时候是些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名人的照片，或西班牙地图，佛朗哥的照片，一九五七年圣诞节期间卡门·塞维利亚出访的照片，弗拉加·伊

利瓦内为国家宾馆剪彩的图片,胡利奥·罗穆洛·德托雷斯的年历画,以及斗牛士和足球运动员的照片。一开始他没太在意,后来才明白那一切都是为了让他高兴。她们还开始把平时放的撒哈拉音乐改为斗牛场上的进行曲和安东尼·马钦的博莱罗舞曲。圣地亚哥用他的方式回应她们。

那个家庭成员众多而且复杂,他总也弄不明白哪些人是表兄妹,哪些人是连襟,哪些人是近亲或兄弟姐妹。他尽量做到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对家里的男人,他教给他们如何拆卸和清洗汽车喷油嘴,如何安装离合器,如何通过声音判断发动机故障。他走到哪里,安迪娅的弟弟们就跟到哪里。但是,自从父亲死后,这个家里真正的一家之主就是拉扎亚尔了。不仅全家人,就连周围的邻居都很尊敬他。无论拉扎亚尔说什么,大家都言听计从。所以圣地亚哥知道,只要拉扎亚尔不认真对待那件事,自己跟她妹妹一点戏都没有。

另一方面,安迪娅有时候表现得像个女人,也有的时候仍像个孩子,但是姑娘的这种模棱两可并没有让圣地亚哥感到不高兴。一旦有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他就往泽姆拉区跑,坐下来跟当时在家里的人一起喝茶。姑娘已经能非常自然地接待他了,仿佛习惯了他的出现,不过仍躲避他私下里递来的眼色、想靠近她的企图,以及对她说的带有挑逗意味的话。他更多的时候是跟她的家人聊天,而不是跟她说话。有时候姑娘会到家中的另一个房间去,甚至连他走的时候都不出来告别。那些习俗令圣地亚哥很恼火,他总是发誓不再去她家里了。然而,安迪

娅时不时偷偷送他的礼物，使他感到意外的那些捉摸不定的眼神儿，她对待他的一些细微之处，以及圣地亚哥每次跟她说话时她那紧张的样子，所有这些又令他充满幻想，一旦出现机会，便又回到那里。

当他把自己与安迪娅之间的事讲给吉列尔莫听的时候，他的朋友不知道是应该为他高兴，还是应该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不过至少他不再提梦泽了，也不再要求他给梦泽打电话或者写信了。他坚信，圣地亚哥同那撒哈拉女孩儿的这段关系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看到自己的朋友那么充满期待，他又无法坦率地跟他说。吉列尔莫同圣地亚哥正好相反，他很关心撒哈拉省当前的形势。他没有能力自己做出判断，往往被酒馆里的议论、外面的谣传和在街上看到的情况所左右。埋设地雷的工作对他是场可怕的经历。军官们似乎也不十分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每当他向某个副官或是普通的班长打听未来的形势，他们就让他少说为佳，或者警告他一番。但是指挥官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却是有目共睹。

对圣地亚哥来说，唯一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和巴凯达诺副官。因此，当他必须外出执勤几天，或派他上街巡逻，或派他跟新兵去距离城市二十公里、位于海边的训练营时，就非常高兴。但是或早或晚，碰上他那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要又立正又敬礼，向他问好。而这种事在有一天早上就发生了：当时巴凯达诺副官坐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进入亚历山大·法内肖步兵营，一见圣地亚哥便跳了下来，快步朝他走去。圣地亚哥向他行了个军礼，听候他的命令。

“圣罗曼，我找你有点事。”

圣地亚哥开始出汗，试图掩饰自己的双腿在发抖。

“请您吩咐，先生。”

“我想让你参加班长考试。”

“班长考试，先生？”

“对，班长考试。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先生。不过，考班长必须学习和会算算术。”

“难道你要告诉我说，你不识字？”

“不识字，先生。我是说，识字，先生。读书写字是可以，不过是以我的方式。算术嘛，我不太灵光。”

“我不想听娘儿们的辩解。你是个海外军团的军人，明白吗？你不需要会写会算。你只需要有两个鸡巴蛋就行。难道你还要告诉我说，你没有那玩意儿吗？”

“没有，先生。我是想说，有，先生。我当然有那玩意儿。”

“那就去参加考试，我他妈的就看不得你这副熊样儿。这是命令！考试是在星期六。我不希望你星期五喝醉了，也不准去找婊子。星期六早上八点钟，我希望在军官楼见到你。海外军团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者。”

接下来的星期一，圣地亚哥·圣罗曼已经是海外军团的班长了。战友们，包括吉列尔莫，开始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当他出现在地方军住的营房中时，本想让拉扎亚尔刮目相看，然而，撒哈拉人只是看了看他的军阶，又看了看他的眼睛，用嘲讽的口气说：

“现在你会有真正的未婚妻找上门来了。”

那句话就像背信弃义的一击，触痛了他。痛得那么深切，那天他甚至拒绝和撒哈拉人一起踢球，不当他们的守门员了。

但是一切很快就都改变了。没过几天，当他执行完一个守卫任务回来后，拉扎亚尔正在足球场上等他。只见他表情严肃，非常严肃。刚听他说出第一句话，圣地亚哥就担心起来。

“你看，圣罗曼，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不会让你觉得受伤害。”

班长一时不知该往哪里想。他脑子里闪过所有最坏的兆头，但是什么也坏不过现实本身。

“行了，拉扎亚尔，说吧，我是你的朋友。不管是什么，你就说吧。”

“你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我是你的朋友。这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问这个？”

“那么，你应该知道，朋友有时候必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如果那些事情对他的朋友有利。”

“你想让我做什么你就说，我不会被吓着。”

拉扎亚尔看着圣地亚哥，试图探察到他眼睛的最深处。他拉住他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

“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我家了。至少在这段时间。”

圣罗曼班长咽了一口唾沫。他觉得好像从头凉到了脚。

“当然，当然。”他说，并没有松开拉扎亚尔的手。“是因为你的妹妹，对吗？”

“不对，不是因为安迪娅。我知道她很看重你，尽管她还是孩子：只有十五岁。是为了你。”

“我伤害你了吗？”

“与此相反，跟你做朋友我感到骄傲。事情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但是我现在没法给你解释。”

撒哈拉人的话让圣地亚哥茫然不知所措。他无法相信，除了安迪娅的事之外，还能有什么原因使他在拉扎亚尔家的出现不受欢迎。他绝没有想到，那年轻人能够给他带来这么多的不安。在那一刻，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理解此刻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切。他只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没再去拉扎亚尔家。每当在城里巡逻的时候，他就会抬头看石屋区，并想象安迪娅此刻正在做什么。他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又一次，一个女人搅乱了他的生活，并且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扰。业余时间他都是同地方军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但是他与拉扎亚尔的关系却没有恢复到跟过去一样。对那个撒哈拉人，他有一种既钦佩又妒忌的复杂感情。看他在骆驼群里走来走去，他觉得他是个很特别的人。拉扎亚尔熟知沙漠里的一切秘密，会听懂单峰驼的语言，他对撒哈拉的地理和天气情况那么熟悉，简直就像个二十岁的“老人”。就这样，在两个星期里，圣地亚哥同他的关系冷淡到几乎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起码的客套话也不讲的地步。

尽管如此，五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将圣地亚哥从正在经历的痛苦中挽救出来。他开着一辆运送粮

食的卡车穿过科龙米纳区。副驾驶座位上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后车厢里还有一个。圣地亚哥正听着身边的士兵喋喋不休,突然觉得看到了安迪娅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他一踩刹车,差点朝她喊起来,但出于谨慎他没那么做。他明白,他不能抛下卡车,也不能离开事先给他规定好的路线。当他把车停下的时候,那另一个军团士兵吓了一跳。

“怎么啦,班长,你看见什么了。”

圣地亚哥把脑袋从车窗里面伸出去,想确认那就是安迪娅。这是他第一次在石屋区以外遇见那姑娘。

“你们别离开卡车。我觉得前边出了什么事。我不敢肯定。”

那个列兵顿时脸色刷白。他握紧赛特迈轻型自动步枪,向四下张望,试图找出危险情况。圣罗曼班长跳下卡车。

“我去查看一下。”他故作威严地喊道。“不要离开卡车,除非有人向你们开枪。”

圣地亚哥沿着人行道往前跑,企图追上姑娘。见她拐过了街角,他追上前去。当确定自己没有搞错时,他长舒了一口气。安迪娅和另外一个撒哈拉女孩儿在一起。当看到军团士兵时,她本能地用头巾遮住了脸,开始用哈桑语急促地说着什么。圣地亚哥一点也听不懂。实际上,那些话是说给她的女友听的,后者不停地笑着,也把脸遮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姑娘严肃起来,陷入了沉默。

“你在这儿干吗,安迪娅?你上哪儿去?这是你的朋友吗?”

“我哥哥对我说你已经回半岛去了，说他们让你退役了。”

“那不是真的，安迪娅，不跟你告别我是绝不会走的。再说了，你是我的未婚妻，我绝不会撒下你走掉。”

笑容重新回到撒哈拉女孩儿的脸上，还有她朋友的脸上。圣地亚哥紧张得轻轻跳着脚，两手不停地从衣兜里拔出来又插进去。

“我不会骗你的，是拉扎亚尔要求我别再去你们家的。他说不是因为你，但是没对我多做解释。”

安迪娅很难理解拉扎亚尔那样做的原因。她皱起了眉头，拉住她女友的手。

“我哥就爱多管闲事。他老把我当小孩儿，好像我是个傻瓜似的。”

接着，她拉起圣地亚哥，让他跟她一起走。她的女友走在另一边。他们穿过大街，安迪娅让他跟她一起走进一个撒哈拉杂货店。那个店很像哈塔兰布拉区的同类店铺：同样的气味，同样堆得乱七八糟。

“你喜欢椰枣吗？”撒哈拉女孩儿问。“不，最好是葡萄干。你喜欢葡萄干吗？不对，不对，不要这个。”

她向店主要了个带盒的烟斗，然后放在圣地亚哥手中。

“你喜欢这个吗？”

“很喜欢，安迪娅，我非常喜欢。不过，我……”

“我要让你有一个我的礼物。”

她的女友让店主拿出一些手镯，在圣地亚哥手上试了几个。她选了一个能戴进圣地亚哥手腕的。

“海碧拉也想送你一个礼物，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圣地亚哥不知该如何感谢这样的盛情。他有点受宠若惊，不知所措。那两个女孩子能表现得这么主动，令他感到意外。告别的时候他发誓说一旦拉扎亚尔出去演习，他就去她家看她。那天晚上，他手里攥着烟斗，腕上戴着手镯睡的觉。

圣地亚哥所说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地方军团在阿姆加拉巡逻的一次特别任务。不过这是几天之后才知道的。和那几个月中间的其他事件一样，军队的行动尽管想做到严格保密也做不到。五月五号星期一，在出发的前一天，拉扎亚尔到军营内的小酒店去找圣罗曼班长。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拉扎亚尔踏进那个地方，所以他大感诧异。为这件事，也为撒哈拉人似乎是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话大感诧异。

“你已经知道我明天要随我的巡逻队出发了。”圣地亚哥点了点头，试图猜出拉扎亚尔的想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想求你一件事。”

“求我什么事都行。”

撒哈拉人在开口之前停了一下。

“我想让你照顾我妹妹和我的家人。”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圣地亚哥的反应。“我知道他们不会出什么事，而如果有你保护他们，我就更放心了。我的弟弟们都很年轻，脑子里想的是其他事情。有时候他们弄不太清楚正在撒哈拉发生的事情。”

“看你说的，好像你就不回来了似的。”

“我当然要回来。可是那里的形势比我们听说的还

要糟糕。摩洛哥就像一条鬣狗在向我们扑过来。”

“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阻止这种事发生。你们也是西班牙的一部分。”

“你是唯一的乐观主义者。既然我知道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会照顾我的家人,即使我不出去,心里也踏实多了。”

“你不必求我。我很愿意做这件事。不过只在你回来之前。”

他们相互拥抱在一起,长时间紧紧地握手,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拉扎亚尔的话使圣罗曼班长大惑不解。直到一个星期之后,当消息传到阿尤恩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开始的时候各种消息非常混乱。连新闻界对发生的事件都没做出反应。最后,军官们终于在士兵们面前承认了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星期六,一支代号为“彼得”的地方军团的巡逻队,投向了“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一方。此外他们还挟持了两名西班牙中尉、一名副官和五名士兵。事件发生在阿姆加拉。第二天,在马赫贝斯,另一支巡逻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一次西班牙人进行了抵抗,一名士兵和一名副官阵亡。另外七名士兵被俘并被带到边界另一侧的阿尔及利亚去了。

作为哗变和小规模冲突的后果,阿尤恩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了。官员们觉得他们在非洲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那些最乐观的人寄希望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家,试图保持他们在这个城市中的习惯和传统。但是,街上每天都会出现愈来愈多的支持“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

标语，要求独立或呼吁反对摩洛哥国王，因为他在国际会议中大肆鼓吹对西班牙在非洲的这个行省拥有主权。有时候暴乱被武力镇压下去了。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撒哈拉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继而产生了分裂。

圣地亚哥听着那些争论怎么也弄不明白。每一次吉列尔莫提醒他说去哈塔兰布拉区很危险，他们都会吵起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往安迪娅家跑。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明白，那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亲“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当拉扎亚尔的一个叔叔，当着全家的面，问圣地亚哥对正在发生的事怎么想的时候，这位军团士兵挠着头试图公开说明他的想法：

“我们西班牙人不介入政治。我只希望你们过得好。其他的事让比我懂得多的人去管吧。”

后来圣罗曼用各种方式证明他那番话是发自内心的。当为镇压暴乱用的铁蒺藜封锁了所有街区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军服和军阶，出入于街区，带来外面的消息，缺粮的时候寻找粮食，为在戒备状态下被关在军营里的撒哈拉人传递信件。

时不时地，梦泽的形象会出现在他的记忆中，他无法避免这一点。那是个总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幽灵。一支歌曲，一张女孩儿的脸就足以将她带回他的记忆中。那些回忆在伤害着他。有时候他试图估计出她还有多长时间就要临盆了。那念头会折磨他好几个小时，只有同安迪娅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从他脑海里驱除。在家人面前，那撒哈拉女孩儿仍然对他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她很清楚，如果她当众对一个男人表现出兴趣，她

的兄弟姐妹和她的母亲将继续把她当小孩子看待。她还没见过哪个女人在众人面前暴露感情呢。有一天她对圣地亚哥说：

“你什么时候回你的国家？”

“这儿就是我的国家，安迪娅。”

但是女孩儿很清楚自己正在问他的是什么。

“最终你会走的，对吗？”

“不，我不走。难道你愿意我走吗？”

“人们说西班牙人想把我们卖给摩洛哥。”

圣地亚哥对那个问题无法做出回答。他越是听军官们议论，就越感到一头雾水。

“我不会走的。除非你跟我走。Jaifu?^①”

“不，我不害怕。可是我知道你在你的国家有另外一个未婚妻。这是你看我的时候我发现的。”

“Nibguk igbala.^② 我只爱你一个。”

安迪娅假装受到了伤害。尽管如此，在她严肃的表情下面，眼睛里却染上了一丝压抑不住的笑意和特殊的光芒。

① 阿拉伯语，意为：你害怕吗？

② 阿拉伯语，意为：我只爱你一个。

那一夜，药片对她也失去了作用。她坐立不安，仿佛在担心一件她记不起来的事情。除此之外，在阿亚赫家里喝的茶也导致了她的失眠。但是这种兴奋与她最近几个月以来感受到的兴奋截然不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夜里两点。后来她从床上起来，坐到电脑屏幕前面。头一天的那些记忆乱哄哄地交织在一起，正在同她当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和形象逐渐连接起来。

东方三王节那天早上八点钟，整个城市仍在睡梦中，或是即将睡去。她沿着帕拉莱罗大街向下，朝着港口走去。她愉快地享受着空旷和寂静的街道。天空被乌云遮蔽起来，空气非常潮湿。她平生第一次从中间穿过波塔尔广场。最后她在码头上停下来。酒吧里的音乐声，从对面的码头——也就是连接两个码头的木桥的另一边——传了过来。可以看到离开酒吧回家的人们，疲惫不堪，有的还摇摇晃晃的。再远处，浓雾与大海贴在一起，仿佛一团团从天而降的棉花。她觉得那个黎明的景

色真的很美。她曾在电脑前坐了好几个小时,寻找有关廷杜夫的撒哈拉难民营的信息。她眼前出现了数不清的照片,有大沙漠的,有难民营的,有阿尤恩的,有施玛拉的。那么多的信息此刻在她的脑海里翻腾,同眼前碧蓝的大海和清晨的铅灰色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梦泽来说,圣地亚哥·圣罗曼已经死了几乎二十五年了。这就是事实。自从有人告诉她那个消息后就成了事实。现在她扪心自问,为什么当时会相信几个陌生人所说的话呢?如果她费心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情况会不会早就改变了呢?她确信不会改变。现在她试图回忆起用了多长时间才把他忘掉。时间不长:也许只有几个月。那些天里,她家中的紧张气氛迫使她向前看,而不能停留在时不时向她袭来的怀念中。当时没有见到的那些圣地亚哥的信件,随着时光的流逝,使她觉得像是命运同她开的一个玩笑。但是她那位杰出的阿尔贝托已经填补了圣地亚哥所留下的全部空白。或者也许没有任何空白需要填补。她无法确定如果圣地亚哥回到巴塞罗那,她对小伙子的爱就会持久。突然间,有件事开始折磨她,她想起了圣地亚哥还以为他有一个孩子在西班牙。在从阿尤恩寄来的每一封信里,他都提到那个孩子。也许那是唯一使圣地亚哥关注她的原因。尽管如此,在梦泽心里,圣地亚哥可不像个做父亲的样板。难道她那位出类拔萃的阿尔贝托像吗?

从酒吧中走出来的人的喧哗声将她拉回了现实。她觉得这会儿去阿亚赫家还太早。她顺着码头向巴塞罗内塔走去。一夜没睡,此刻开始让她付出代价。她的腿在

发抖,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她没再多想,就走进了那个区的街道中,过去,那里曾是她在自己城市中的一大发现。此刻所有的窗户都关着,听不到房子里的音乐声。她甚至能回忆起中午时分弥漫在街巷中的饭菜香味。她在一家烟酒铺门前站住了。铺子变化很大。她走进去。老旧的木头货架已经被宽大的玻璃货柜所取代。柜台更矮更短了。此外,还卖报纸和小孩子吃的零食。她买了一盒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从十八岁起,她就没再抽过那种烟了。想到这些她感到浑身一激灵。店主是一个年轻男士,她差一点就问起一九七六或一九七七年经营此店的那个女人,但是她反悔了。这好比从墓穴里挖死尸。她在墙上找到一张标明离此处最近的值班药房的海报:在喷泉广场。她问店主是否在附近,对方告诉了她该怎么走。

当她到达广场的时候,觉得那地方似乎在最近这些年一直等待着她。现在那里到处是汽车,但是变化却不大。她震撼了。一位穿粉红色睡衣的老太太牵着狗在人行道上走。很有可能她二十六年前就住在那里了。如果她没住那么多年,那么即将开始走到广场上来的某一个人也许会。很可能在一九七四年八月末的一个晚上,那老太太也在这同一个广场上,在一个所有邻居们都参加的极其简陋的夏日狂欢晚会上。她还记得搭建舞台的地方。甚至还想起了那支乐队的名字:鲁萨迪尔。她继续朝遛狗的老太太走去。从她旁边经过。跟她打招呼。老太太也回应她。

“这边有一个药店吗?”梦泽问道,想听到那老太太的

声音。

“就在对面，那里。”

梦泽向她致谢。老太太走开了，一面大声抱怨着年轻人丢在广场上的垃圾。

“每次过节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们被垃圾埋了他们也无所谓。当然，玩够了他们就回自己的街区，那里干干净净的。”

也许那个老太太已经记不得了，二十六年前她也曾出现在那个广场上的一次狂欢舞会上，而且，当舞会结束、乐师们收起乐器时，肯定与现在的情形一模一样，广场上一片狼藉。

那是八月末的时候，圣地亚哥·圣罗曼问梦泽：“你想跳舞吗？”她回答说：“当然想。你带我去迪斯科舞厅吗？”“星期六在我们区有一个夏日晚会。说不上隆重，但是因为你跟我说过，我不好意思……”那是梦泽第一次穿上高跟鞋涂了口红上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她在自己屋里试了很多遍。她以为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把她在镜子前面学会的东西展示出来呢。她穿了一件母亲年轻时穿的衣服，她在她的几张照片上见过那衣服。那是件乳白色的衣服，紧腰身，船形领。缎面裙子垂及膝盖，裙褶展开露出上面的印花。好像那裙子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样。她在肩上披了件黄色的低领绒线开衫。脖子上戴了一串双环的珍珠项链，与耳环配套。她还用上了母亲的白色漆皮挎包和露脚后跟的漆皮皮鞋。用一只大发夹把头发做成一个马尾辫。加上红红的嘴唇儿，她整个人彻底变

了个样。站到镜子前面查看结果的时候，连她自己都愣住了。她犹豫了一下，不敢往脸上搽粉了。尽管她对此梦想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不好意思这样走出去。

当圣地亚哥·圣罗曼看见她的时候，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儿。姑娘现在显得比他大。圣地亚哥穿的是第一天见面时的白衬衫，米色的喇叭裤和褐色的尖头皮鞋。她让他在脸颊上亲了一下，以免口红粘到他脸上。在出门之前的最后一刻，涂了点睫毛膏，画了点眼影。“你就像一个新娘。”圣地亚哥对她说。那个细节令姑娘很兴奋。“你愿意咱们走着去吗？因为我想让全世界都看看你有多漂亮。”梦泽知道圣地亚哥没有乘公共汽车和坐地铁的钱了，因此，出于礼貌，她顺从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那天晚上没有比梦泽和圣地亚哥更帅的情侣了。姑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他比以往更显得黝黑，头发梳向脑后，用发胶固定住。她从来没见过像他那么漂亮的男孩儿。她知道其他女孩儿都在用嫉妒的目光看着她，这使她很得意。当圣地亚哥朝别处看的时候，她就轻轻拉起他的手，小伙子冲她笑了。“你也非常漂亮。是整个舞会中最漂亮的。”梦泽费了很大劲才迫使圣地亚哥允许她请客喝啤酒。看得出来，他喝得很不自在，也许觉得没面子。每当有人同圣地亚哥打招呼，梦泽都觉得他们在用目光瞟她。要是在另外的场合，那种行为会令她感到厌恶，但是那天晚上她却感到很高兴。“你跟我说，亚哥，你爱我吗？”“当然，当然。如果我不爱你，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小伙子把这件事看得这么简单，让梦泽感到

有点疑惑。然而,正是那种简单成了他最吸引梦泽的东西。“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从来没对我说过?”

鲁萨迪尔乐队在演奏夏季的乐曲。他们俩谁也没注意那音乐。梦泽一向讨厌那些总是缠在男友身上,用手指尖为他们擦嘴角,两个手腕搁在男友肩上,双手钩住男友脖子的女孩子。而现在她也在做这种被她嘲笑过无数次的动作。“你想跳舞吗,亚哥?”“可是我笨手笨脚的。”梦泽喜欢他笨手笨脚。她觉得喜欢跳舞的男孩儿缺乏男子气。啤酒是她要的。她事先把钱包交给了圣地亚哥,让他付钱,每当小伙子被迫打开钱包的时候,就仿佛那些钱币烫手似的。乐队开始演奏《科尔萨里亚斯舞曲》,圣地亚哥觉得心里痒痒的。在摩尔人的土地上,| 在非洲的天地之间,| 一位西班牙的士兵,唱出他的肺腑之言。更年轻一些的人退出了舞池,一对对上年纪的人开始抱在一起跳起来。雪莉酒般清纯金黄,| 葡萄酒般浓郁殷红,| 它们就是你的颜色,| 西班牙王国的国旗。“现在我想跳舞了。”圣地亚哥脱口而出。“你想跳这种舞?这可是《国旗颂》。”“那怎么了?这是进行曲。是我唯一会跳的舞。我母亲很喜欢这舞。”梦泽随着他走进广场中央。假如有一天我死去,| 在远离祖国的异地,| 我只想要一面国旗,| 用来覆盖我的躯体。她觉得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但是圣地亚哥则哼着歌词,似乎已将一切置之度外。当我身处陌生的土地,| 当我看到鲜艳的国旗,| 当想起你的丰功伟绩,| 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你刚才说什么?”梦泽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圣地亚哥在她的耳边小声说,他在他的嘴唇上吻了

一下。“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现在你不能说我从来没对你说过这句话了吧。”“再说一遍。”“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再说一遍。”“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当歌曲结束后，年轻人又重新拥进来跳舞，圣地亚哥和梦泽在场子中央接吻，根本不理睬音乐声，嘈杂的人声以及别人的目光。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觉得脚下的大地都在晃动。

渐渐地，广场变得空旷起来。垃圾堆满了各个角落。梦泽不想同圣地亚哥分开。“今天晚上我想让你在我家睡觉。”小伙子露出紧张的表情。梦泽马上就觉察出来了。“怎么啦？你不愿意来我家？”“哪里，哪里，不是的。我是说，愿意。”“你跟我解释一下，亚哥，刚才你还在说你爱我，可现在……”“是因为女佣。”“咱们悄悄地进去。她睡的地方离我的房间很远。明天早上她去听弥撒的时候，你再走。”“她认识我。”圣地亚哥坦白说，他被吓到了。“她认识我母亲。我不想因为我的过错使你惹上麻烦。如果你父亲知道的话……你跟我说过，如果你父亲……”梦泽用一个吻封住了他的嘴。“那是我一个世纪以前跟你说的。我不在乎我父亲知道。另外，他也没办法知道。玛丽·克鲁斯知道自己不可以多嘴。对我，她不会。”圣地亚哥点头同意了。

他们沿着巴塞罗内塔大街往前走，寻找哥伦布林荫道。梦泽已经疲惫不堪了。两只脚疼得厉害。她坐在家门洞的台阶上。“这双鞋真害死我了。我不习惯。”“你歇歇，想走了再走。”“不行，咱们最好找辆出租车。”街上的照明不太好。楼房后面，港口里的储油罐在夜晚让她觉

得样子很可怕。“在这儿咱们一辆出租车也找不到。”圣地亚哥提醒她说。“如果咱们不到大道上去找,那就没办法了。”“亚哥,我一步也走不动了。”“那我去找,不过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可不想一个人留在这儿。”圣地亚哥·圣罗曼想到个主意。他刚才在一根电线杆下面看见一辆自行车。“把头发夹子给我。”梦泽把发夹给了他,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圣地亚哥打开了自行车锁,推过来。梦泽开始掐他,让他还回去。“你不是说你脚疼吗?”“你疯了。你想让咱们吃官司啊?”“哪里,哪里。明天我就给送回来,还放到原处。你看着吧,车主重新见到他的车,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梦泽顺从地坐在后面。有那么一瞬间,她试图想象自己穿着这身衣服,戴着珍珠项链坐在那里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梦泽·坎博拉医生走进巴塞罗内塔区的那个楼房的时候比头一次步履坚定了许多。她消磨时间一直到上午十一点钟。家里这时只有两个撒哈拉女人。

“阿亚赫今天早上去代表处打电话了。”法特玛一边请她进屋,一边解释说。

“没关系,实际上我是来看孩子的。她昨天夜里情况怎么样?”

法特玛对她微微一笑。

“还哭,但是睡了一会儿。”

梦泽走进女人们的房间。孩子在哼哼唧唧地哭。她从挎包里拿出在药店买的药品,全都放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们去加热一下奶瓶,先给他喂点茴芹籽水。他必

须多喝水。”她去掉孩子的尿布。“我们给他抹上这个药膏，治好他的炎症。”

两个撒哈拉女人对她言听计从。梦泽跟孩子在一起待了几乎有一个小时，直到他停止了哭闹，最后睡着了。当她说要走的时候，她们不让她走。把她带到客厅里，开始烧水沏茶。茶使她恢复了精神。在阿亚赫·巴奇尔回来之前，她们一直不肯让她走。

“阿亚赫说他尽量去打听照片上那个人的更多情况。巴奇尔·巴伊巴认识所有的人。”

“谁是巴奇尔·巴伊巴？”

“阿亚赫的父亲。他在拉布尼的政府部门工作。他认识所有的人。他过去是西班牙士兵。”

阿亚赫到家后，见到梦泽非常高兴。他与阿尔及利亚的难民营通过话了。他把所有情况都记在了一张纸上。

“那个人叫圣地亚哥·圣罗曼，虽然现在人们叫他尤素福。我父亲对自己所说的话非常有把握。他不会弄错。”

“那为什么他们那么肯定地告诉我说他死了？”

“我不知道。这是四根手指的差距。”

梦泽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撒哈拉人笑了。

“这是我们国内常说的一句话。从嘴里说出来和从耳朵听进去，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四根手指宽，但是有时候这距离似乎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大。”

梦泽充满期待地听那个男人给她介绍情况。那两个撒哈拉女人也不漏过任何细节。

“那个圣地亚哥·圣罗曼同我妻子的姨妈结了婚。我父亲认识她。她叫安迪娅。我父亲说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三四年前死去了。”

“圣地亚哥吗？”

“不，他的妻子。他还活着。我父亲一年前在欧赛尔德看见过他。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那个人很特别。据我父亲说，圣地亚哥在阿尤恩因为从一个军营里往外拿爆炸物品，差一点被枪毙了。他给我讲的故事就像一部电影。我父亲非常感激他的诚实守信。他对撒哈拉人很好。”

梦泽陷入了沉默。她很难想象圣地亚哥也已经有她这样的年纪，也已经老了。他已经从她的脑海里消失了有很多年了。她想到了那个只知其名的安迪娅。一种青年人的妒忌感占据了她的心。产生这种感觉让她觉得好笑。法特玛的眼睛一直盯在她身上。

“那个男人曾是你的未婚夫吗？”

“那个小伙子。对我来说他仍旧是个小伙子。是的，曾是我的未婚夫。其实，对我来说，他不只限于是未婚夫。”

“这种事永远也忘不掉。”法特玛十分同情地说。

“不，不。好多年我都没想过他了。很奇怪，我差点就怀上他的孩子，尽管如此，有时候我很难记起他的模样。我们俩都做了许多愚蠢的事，但是没有一件像后来我自己犯下的错误那么大。我常常问自己，我曾轻率地对待生活，仿佛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重新来过，可与此同时，他在做什么呢？”

梦泽·坎博拉将茶杯凑到嘴边。法特玛默默地看着她，不敢打乱她的思绪。梦泽定定地看着那撒哈拉女人的黑眼睛。她非常漂亮。安迪娅也这么漂亮吗？不知为什么，妒忌感再次出现，这使她感觉很好，她笑了。

早在天亮之前,就响起了汽车在难民营的帐篷中间行驶的声音。外国女人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穆斯林的复活节。在帐篷的一端,在一个好像从海难中抢救出来的柜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莉拉家所有孩子的衣服。那些孩子多得让她根本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她也分辨不清女护士的兄弟姐妹们。只能通过他们近似的长相认出他们。女人们几乎讲不了几句西班牙语,尽管能听懂。

头天晚上,帐篷里直到很晚还坐满了人。大部分是家里当兵的人,他们有一周的假期回来过复活节。有些人已经十个月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了。梦泽被迫像个孩子一样去说服莉拉,允许她晚点睡觉。女护士像母亲一样对待她使她觉得很开心。

当她醒来的时候,莉拉已经到外面去了,正在整理这个家,指挥着她的侄子、外甥们。虽然睡得时间很少,梦泽却感觉歇过来了。阳光透过帘子射进来,洒在她的脚

上。她伸了个懒腰，似乎很多年都没这样做了。

当她探头到小院子里的时候，莉拉嗔怪她起得太早。

“这么好的天，躺在那里可惜了。”梦泽在给自己找理由。“另外，我还想跟你去参加庆祝活动呢。”

“不，我不去。布拉伊姆和我妹妹带你去。我得做饭和帮忙做一个割礼手术。”

梦泽点头同意了，同时孩子们在争着牵她的手，她极力平息他们之间的争斗。

布拉伊姆的牙齿上都是喝茶留下的黄斑。眼睛被撒哈拉沙漠的风吹红了。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差，但是一路之上却说个不停。他双手并排抓着方向盘的最上部，嘴上叼着个大部分撒哈拉人都叼的那种烟斗。他不停地微笑着。梦泽几乎听不懂他说的话，但是，那年轻人的喋喋不休使她觉得很好笑。不知道他是莉拉的兄弟还是姻亲。她妹妹坐在两个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说。梦泽问布拉伊姆她是不是他的妻子，撒哈拉人不知所措地笑了，仿佛没听懂她的问话。在厢式货车敞开的部分，有十几个他们家和邻居家的孩子。他熟练地保持着车子的平衡，不停地跟被他超过的所有车子打招呼。前面一公里处，沙漠变成了卡车和轿车组成的一片金属的海洋。成百上千的人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蓝色和黑色的裹头巾在褐色的沙漠中十分显眼。

梦泽身上穿的是莉拉的衣服。莉拉还借给她一条蓝色的披巾，好让她不惹起别人注意。男人们凑在一起，祈祷，低声交谈。女人们则默默地待在一旁。布拉伊姆和莉拉的妹妹分开了。梦泽混在妇女们中间，模仿着周围

人的行为。她坐在地上,以手遮阳,观察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在人群当中,有人借助一个扩音器在朗诵《可兰经》,喇叭将经文投向撒哈拉湛蓝的天空。梦泽在女人们当中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是撒哈拉女人们仍带点好奇地看着她。尽管如此,没有人问她什么。虽然仪式已经开始了,仍不断地有汽车赶到。

半个小时以后,扩音器沉默了,人们开始大声交谈。莉拉的妹妹做什么,梦泽就做什么。就在这时,她站起身来的时候,在人群中看到一张女人的脸,这使她打了个冷战。那只是几秒钟的事,因为那女人立刻转过身,向人堆里走去。梦泽觉得那就是阿佳。那念头在她心里一闪而过,使她心跳加快。她想喊她,但最后一刻没有喊出来。她不想引人注目,更不想让人家觉得她是个神经兮兮的人。

“我马上回来。”她一边用手势比划着,一边对莉拉的妹妹说道,然后拔腿就走。

此刻已经看不到那女人了,但是她记住了她头巾的颜色和当时看见她的准确地点。围成一圈,或者手拉着手的男人们使她无法走快。梦泽一直往前走。太阳晃花了她的眼。人群给她闪开一条路,然后又合拢,她就像海上的一条船。她停住脚步。原地转了一圈。转回身去。所有的女人都像阿佳。她担心自己的脑子又在捉弄自己。她找了块空地喘口气。不知不觉走进了停在那里的汽车阵中。她想平静一下。她确信那女人很像阿佳。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梦中见到那张脸。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她想到这是个星期二,她在撒哈拉沙漠里。这

让她感觉很棒。正在她准备忘掉阿佳的时候,看到那些越野车中间停着一辆卡车。她的心再次猛地一跳。她本能地躲藏在汽车下面。廷杜夫那地狱般的经历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觉得那辆卡车好像是那个西班牙军人的,他被那几个阿尔及利亚女人们称作“先生”。梦泽如此惊恐,为了不弄出声音,连呼吸都变得不正常了。她看见汽车中间仨一群五一伙的人们,心里踏实了一些。她害怕“先生”就在附近。

当梦泽、阿佳还有那两个阿尔及利亚女人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石头都晒得发烫。梦泽脑海里的大沙漠一点也不像展现在她眼前的这副模样。这沙漠里更多的不是沙子,而是坚硬的石头,很多很多石头。那是她们第一次见到绿色植物:一棵椰枣树,稀稀拉拉的几棵刺槐树和灌木丛。那里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绿洲,虽然看上去更像个牲口圈。中间开了一口很深的井。那军人的手下把很少的一点阴凉地都占据了。在卡车上待了三个小时,这足以把梦泽仅剩的一点力气也耗没了。她想恳求他们送她去廷杜夫,但是却没有说出口。阿佳抓住她的手阻止了她。她们被带到一个破烂的水泥砖房,石棉瓦的屋顶千疮百孔。他们打开门,将女人们推了进去。里面的空间比原来关押她们的地方大多了,但是那里还有和她们一样遭此厄运的另外十七名妇女。里面气味令人作呕。只有一个小窗户,用一个汽车的发动机盖和铁丝封住了。当看到一个西方女人遭到和她们一样的待遇时,被关在那里的女人们脸上惊恐的表情变成了惊讶。谁也没有说

话。她们腾出一块地方让她们坐在地上。阿佳蹲下来，用双手捂住脸，以便掩饰她的绝望。

她们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只有上厕所的时候能出去一小会儿。到那儿的第二天，梦泽已经感觉不到那地方的臭味了。那些人上午和下午各给她们一点椰枣。那东西吃起来让她觉得恶心。还供给她们一种白色的液体，使她担心会食物中毒。阿佳鼓励她吃。盛那种脏水的瓦盆连里面的沉淀物也不倒掉就接着又盛满了。那些人在外面无时无刻不在聊天、打架。有时候会听到枪声，仿佛是某个家伙失去了理智。早上那军人就和一伙手下乘卡车出去，留下两三个雇佣兵看管这些女人。她们都是阿尔及利亚人，只会讲阿拉伯语和很简单的法语。她们都对梦泽表现得很尊敬，可后者却理解为对她不信任。过了几夜以后，当凌晨时分气温大幅度下降时，她们中的一人把自己的带风帽的长袍借给了她。

阿佳企图了解有关那些雇佣兵的任何事情，但是女人们的说法很不一致。每个人讲的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都不一样。梦泽问她们，但许多问题得不到回答。“别人把那个男人称作‘先生’。这一点是肯定的。”阿佳对她说。“她们有的说他向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买俘虏。另一些人认为他为妓院搜寻女人。”“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阿佳。想尽一切办法。死了都比在这里强。”阿佳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思想走神儿了。每当雇佣兵睡着的时候，梦泽就不停地跟阿佳说话。把脑子里想到的事讲给她听使梦泽感到是一种情绪释放。阿佳听着她讲，仿佛她在给她读一本书。慢慢地，她对撒哈拉女人讲出了她对最亲

密的女朋友都没讲过的秘密。当阿佳知道了那个女人旅行来阿尔及利亚的原因时，怔怔地看着她，仿佛她是个电影里的人物。她对了解更多的细节十分感兴趣。尽管如此，出于谨慎，她没有发问。梦泽跟她谈起自己的丈夫，她的青年时期，她的工作，还有圣地亚哥·圣罗曼。有时候她会停下来，怕对方听烦了，但是阿佳仍旧兴致勃勃，用目光催她说下去。

日子变得很漫长，有的是时间来思考一切。渐渐地，梦泽习惯了辨别绿洲里发出的每一种响声。她知道那些人什么时候从井里取水，什么时候摆弄汽车发动机，什么时候到远处去朝石头打枪，什么时候睡觉和什么时候在破房子周围巡逻。到第十天的时候她发现绿洲到处死一般的寂静。尽管从门最下面的缝隙里可以看到一辆汽车，但却听不到任何人声。到了中午，她确信那些人把她们独自留在那里了。她立刻对阿佳说：“我要逃出去。你看那些门板。一脚就能踢开。”阿佳脸上露出担忧的样子。她做了个典型的动作，用双手捂住了脸。“你逃不掉。即使你逃出去三天，他们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找到你。”“我用那辆车逃跑。如果咱们几个人一起走，逃出去的可能性就更大。”“不，这样逃不出去。”“你告诉她们。”阿佳把情况对那些阿尔及利亚女人说了。顿时她们都露出恐惧的表情。她们同时说开来，试图告诉梦泽，如果她以为能从那里逃出去，那一定是疯了。“那你呢，不跟我走吗？”阿佳毫不迟疑地说：“不，我不走。如果你脑子正常的话，连试都不要去试。”“如果我在这里长时间待下去，那才是真正脑子不正常了。真该死，我当初就不应该

离开我家。”“你真不走运。”阿佳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平静态度说道。

现在那些形象一下子涌上梦泽心头。停在其他汽车当中的那辆卡车勾起了她痛苦的回忆。当人们开始登上越野车和厢式货车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危险。那辆卡车仍像一艘搁浅的船，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突然有人从后面碰了碰她，梦泽吓了一跳。她差点喊起来，但她控制住了。布拉伊姆嘴角上的微笑却消失了。现在他和梦泽一样好像被吓着了。莉拉的妹妹跟在布拉伊姆后面，她似乎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梦泽放心了，冲动地拥抱着莉拉的妹妹。梦泽想解释一下，但是他们什么也听不懂。于是她带着挑战的神情看了一眼那辆车，好像可以肯定那根本就不是“先生”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复活节也是请求宽恕的日子。在整个节日期间撒哈拉人走亲访友，尤其是要看望老年人。如果曾经冒犯过别人，这就是为自己的过失请求宽恕的日子。梦泽认真地听着莉拉对她解释这一习俗。与此同时女护士在家中其他女人的帮助下准备着中午的大餐，男人们则收拾着宰杀牲口后的下水。梦泽利用这个机会带着莉拉的侄女们去散步。布拉伊姆从远处看着她们，仿佛那是他的工作。女孩儿们这天都穿上最好的衣服。有些孩子是许多个月以来第一次穿鞋子。双脚裹在皮子或漆皮革里，她们走起路来很困难。男孩儿们嫉妒地看着她们，因为西班牙女人被她们拉走了。她们带梦泽去了骆驼圈，去看山羊。她们坐在一处小高地顶部的圆形

石头上。不远处，一个独眼的男孩儿看着那场面，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地上，就像一棵小树。梦泽叫他到跟前来，但是男孩儿没有回应。她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莉拉家的孩子。

在吃完了蜜糖丸子和甜点之后，梦泽觉得很饱了。她从未见过这么丰盛的宴席。她吃到实在吃不下去了。她不能拒绝品尝大家给她递过来的食物。有时她嘴里塞满东西，只能微笑，因为她再也吃不动了。所有的人都关照她，尤其是布拉伊姆。给她的杯子里倒满水或饮料，把菜推到她跟前，递给她面包、餐巾纸，给她添肉。莉拉不停地笑着。于是梦泽低声问她道：

“告诉我，莉拉，布拉伊姆是你的兄弟还是大舅子？”

女护士使劲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似乎被问糊涂了。她目光盯着饭菜，企图掩人耳目。梦泽不明白怎么回事。她以为对方没听懂，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

“不，不，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

“他是我的未婚夫。过了夏天我们就结婚。”

梦泽觉得喉咙里好像堵了个东西，差点笑出来。但是莉拉一本正经的样子使她没敢笑。

宴会之后，男人们到外面沙地上去了，他们围着一个煤气炉，坐在小坐垫上。梦泽觉得家里的女人们似乎有点紧张。她们匆匆忙忙地做着一切，互相小声地嘀咕着什么。据说是男人们拖了那么久才从帐篷里出去惹她们不高兴了。很快她就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莉拉的姨妈打开衣柜，拿出一个小电视，放到帐篷角落里，插上一根

馈线,毫无疑问,那是连接天线的。她将电视机电源插到一个汽车电瓶上。当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梦泽忍不住微笑了起来。有几个家中没有电视机的女邻居也来了。电视机前坐了二十几个妇女。

“是一个电视连续剧。”莉拉告诉她说。“墨西哥的,但是这里能收到阿尔及利亚的电视节目。如果你愿意,咱们到外面去走走。”

梦泽不想错过那场面。

“等等;出去之前我想看一会儿。”

那个墨西哥电视剧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梦泽看得一头雾水。女人们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当帅哥出现的时候,她们像对待英雄一样报以喝彩,都能叫得出他的名字。梦泽难以想象眼前所看到的情形。每当她想跟莉拉说话,女人们就用目光制止她。最后她和女护士走了出去。女孩儿们立刻抓住她的手,她们之间又争执开了。梦泽已经知道了其中几个孩子的名字。在帐篷之间漫步,感觉热风刮来,是非常惬意的事。今天所有的居所里都比平时热闹。串亲戚的人出来进去,络绎不绝。男人们的长袍都干干净净,似乎浆过了。女人们都戴上了最好的头巾。莉拉和梦泽信步离开了帐篷区。

“在你的人民经历流亡痛苦的同时,还能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梦泽说道。莉拉笑了。她知道沙漠往往会令外来人着迷。“我有个感觉,最近这几年,我非常闭塞。”

“我的家人在这里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很走运,能在外面度过很多时间。但是许多人在这里过了二十六年,

就封闭在这样一个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的地方。”她们停了下来。梦泽有点落在后面了。

“你怎么啦?”

“告诉我,莉拉,你认识那个男孩儿吗?”

女护士朝她朋友所指的方向看去。在稍远处,有一个缺了一只眼睛的孩子,几乎与她们平行地走着。他剃着光头,头上布满伤痕。莉拉以手遮阳,看了看他。

“不,我不认识。肯定是打石头仗的时候打瞎的眼睛。在这里常有这种事。”

“不,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一点。今天上午我在骆驼圈那边也见到他了。我到哪儿他都跟着,但是不到跟前来。”

莉拉笑着说道:

“我不知道你奇怪什么;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布拉伊姆很喜欢你。”

梦泽感到有点慌乱。她搞不懂撒哈拉男人对待女人的行为方式。她不想多问。一切对她来说都实在太新奇了。

“今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晚会。”莉拉对她说。“医院的一个女同事想请我们都去。”

“也包括我吗?”

“当然,她跟我说一定要你去。”

下午变得很漫长。布拉伊姆用他的货车带莉拉的全家去了沙丘。黄昏时的场面美得无与伦比。从沙丘的最顶端望过去,太阳落在了沙漠上,而沙丘的另一端似乎夜幕已经降临。梦泽像个孩子似的顺着沙丘滑落下去。孩

子们也模仿她的样子往下滑。与此同时，男人们在烧水沏茶和准备夹肉面包。

在回帐篷的路上，梦泽感觉累了，但是精神仍很亢奋。她喜欢躺着听风敲打帐篷的帆布，尽管她一刻也不想错过她正在经历的一切。在一间小土坯房里，只有梦泽和莉拉两个人，她们洗脸、擦身子、换衣服。喷了香水儿，戴上另一块颜色更深的头巾。当天完全黑下来以后，她们告别家人，沿着难民营的道路走去。

莉拉同事的家在同一个营地的另一个区。梦泽觉得很奇怪，他们是怎么区分不同的区，不同的街道，不同的帐篷的。在她看来似乎全都一样。莉拉给她指路，她磕磕绊绊地在黑暗中走着。撒哈拉女人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靴，肩上挎了一个包。走起路来那么优雅，仿佛走在T形台上的模特儿。

当来到那个家附近的时候，梦泽被吓了一跳。莉拉没来得及提前告诉她。在离那家房子很近的地方，一个男人正蹲在那里拉屎。一见那两个女人，拔腿就跑，匆忙中光着屁股，长袍提到腰部以上。

“你不要惊慌。是个老人。那可怜人脑子出了问题。他像个孩子似的，到处乱拉屎。”

梦泽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生怕踩到屎上。

那女护士的家不是个帐篷，而是用土坯建的房子。当她们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莉拉的同事站起身来迎接她们。虽然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梦泽马上就认出她是医院的人。

“你还记得法斯特拉娜吗？”

“当然。现在我记起来了。”

大部分的女人都是护士。男人很少。梦泽用目光扫了一遍人群，立刻发现布拉伊姆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冲她们微笑呢。那一幕让她很开心，同时也有点迷惑。

“你没跟我说你未婚夫也来。”梦泽戏谑地说。

“男人的事从来没准儿。”莉拉带点歉意地说，有点窘迫。

一台录音机放送着鲍勃·迈尔利的音乐。梦泽在护士们中间坐下来。她觉得认识她们中的大部分。女人们讲古巴西班牙语，男人们则用哈桑语交谈。突然一个男人大呼小叫地闯进房间。正是曾在黑暗中吓了她一跳的那个人。他站到梦泽面前，对着她说话，仿佛梦泽能听懂他的话：

“Musso mussano? Musso mussano?”^①

梦泽看到法斯特拉娜在笑，于是镇静下来。

“你不用害怕。这可怜的老人疯了。”

“他喊叫的是什么？”

“他在问你一切都好吗。”莉拉对她解释说。

“你告诉他是的，我一切都很好。”梦泽请求她说，“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叫他‘魔鬼’。”法斯特拉娜解释说。“是孩子们给他取的这个外号。他没地方去。我母亲晚上收留他，厨房里没人的时候，让他睡在那里。”

“魔鬼”接过法斯特拉娜递给他的香蕉，然后女护士

^① 阿拉伯语，意为：你一切都好吗？

打手势让他从房间里出去。他像个小丑一样蹦蹦跳跳地走了。

随时都有她家的人出来进去。梦泽无法知道每个人都是谁。她听凭人家给她染指甲。这件事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后分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布拉伊姆留在那儿一边喝茶一边同女护士们聊天。莉拉和梦泽都累了。满天的繁星照耀着整个难民营。夜晚变得非常冷。

“你认识布拉伊姆有多久了?”

“五个月。不过他很爱我。他喜欢让我吃醋。他认为这样可以使我更爱他。”

“那你爱他吗?”梦泽问道,并立刻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后悔了。

莉拉笑了。黝黑的脸衬托得牙齿显得更白。她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你看。那不是那个缺了一只眼睛的孩子吗?”梦泽停住脚步说道。

“对呀,就是他。好像他很喜欢你。”

“他怎么这个时候就起来了?明天不是还要去上学吗?”

“他们放十天的假。”

“你叫他过来。问他叫什么名字。”

莉拉冲他做了个手势,尽量不大声喊叫。

“Esmak? Esmak?”

孩子从远处看着她们,但是不肯说自己的名字。

“Skifak?”

当莉拉试图走近他时，孩子一下跑走了，消失在帐篷群里。梦泽累极了。由于喝茶太多，此刻感觉心跳在加速。

“那个孩子不是这个帐篷区的。否则，以前我会见过他。”莉拉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说。

圣罗曼班长一夜没合眼，睁眼看着屋顶的阴影和机场那边射过来的灯光。最近一个星期，每天只睡一到两个小时。那间时常作为临时牢房的破烂棚屋里的氛围使他胸中十分压抑，改变了他对现实的感觉。从一面墙壁到另一面墙壁，仅有六米宽。坐便器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到最后他几乎就要累趴下的时候，寂静的黑夜里吧嗒吧嗒的滴水声开始敲打他的脑袋；他摆脱不掉那声音，再也睡不着了。一个多星期来，他听着那水滴砸到水泥地上的声音，永无休止的滴水声使他神经绷紧，让他感到绝望。

在吉列尔莫出乎意料的来访之后，他感觉更加忐忑不安。他明白今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朋友了。如今他很后悔最后这段时间对待朋友的态度。毫无疑问，吉列尔莫不应该受到如此的轻慢。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想从脑子里抹掉对安迪娅的记忆。撒哈拉姑娘的影子比水管子滴水更加折磨他。他有种遭到背叛的感

觉,那感觉苦涩但又熟悉。甚至他闭上眼睛仍能看得到姑娘的面孔,她的一颦一笑;听得到她那孩子般的嗓音,大姑娘的笑声。只有当他想起梦泽的时候,才能在脑海里摆脱她的影子。回忆使他平静下来。他曾试图给梦泽写封信,但却想不出几句话来。他脑子里没词儿。他从来没想到表达感情会这么困难。后来他试图想象出梦泽和新生婴儿的样子,那是他的孩子。可他又一次陷入了困惑,不安重新攫住了他。于是,原先已经占据了他脑海的那些回忆,又变得反复无常,像一把没有完全熄灭的火苗,残留在他的记忆里。

突然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很少会想起她。然而,现在他满脑子都是梦泽知道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会怎么样。他觉得未必会知道。但是有时他宁可认为姑娘也许心生悔意,带着婴儿到烟酒店去认孩子的奶奶去了。如果事情是这样,毫无疑问,梦泽就会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世了。有一瞬间,他想象自己的母亲一身黑衣服,躺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胸前,面色惨白,像蜡做的。他觉得十分愧疚:愧疚远离家乡,愧疚在她下葬时自己未能在场,愧疚认为她会永远活着,尽管有病在身。

是吉列尔莫把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那是在五月底。吉列尔莫一上午都在找他,最后在地方军团的营房里找到了圣地亚哥。他直截了当就把那件事告诉他了,就好像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圣地亚哥看着他,没怎么弄明白他那些话的含义。那以前,甚至连他的母亲在他的记忆中都被埋没了。自从他来到阿尤恩以后,只

给她打过两次电话。现在自己责备自己也已经晚了。

撒哈拉行省的严重态势使得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消息全都显得不太真实。当潘塔少校叫圣罗曼班长到他的办公室去的时候,后者已经知道少校要告诉他的消息了:他母亲去世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少校说话,神情严肃。少校以为那小伙子由于听到消息过于震惊,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实际上圣地亚哥的脑子里在想别的事呢。“这里发生的事件非常严重,班长。”少校对他解释道,他想缓解一下这个士兵的沉重压力。“但是军方将负起责任,你母亲去世的痛苦压倒这里所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圣地亚哥身子没有动,只用表情表示同意。少校拿出几张纸,然后摊开在圣地亚哥面前。“因此,虽然目前情况下取消了一切假期,但是我们将为你开一个先例。给你十五天假回巴塞罗那,和你父亲,和你的兄弟姐妹,总而言之,和你的家人团聚。失去母亲是无法挽回的,但是,毫无疑问,分担痛苦却是可以做到的。”圣地亚哥脑子里连想都没想过对少校坦白自己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家庭。他挺胸,立正表示感谢。“明天有一趟飞机飞往大加那利,”少校指着刚刚给他的那几张纸对他解释说。“从那儿坐另一班飞往半岛的飞机。你有十五天可以同家人在一起。六月十五日必须回到这里。你可以走了。”“遵命,少校。”

圣地亚哥·圣罗曼来到外面,阳光耀眼,他感到茫然和困惑。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士兵,在获得一次那样的假期之后,不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尽管如此,想到走了半年之后,能登上一架飞机,回到巴塞罗那,仍使他心中志

忑。五月二十四日,殖民地的行政长官,戈麦斯·萨拉扎尔将军,开始实施“燕子行动”,从撒哈拉撤出所有西班牙人。一些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在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就中断了。尽管许多官员哭着离开了他们视为自己祖国的这座城市,但是也有很多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意识到了近在眼前的危险。

撒哈拉人主张撒哈拉独立的游行越来越频繁。他们利用任何机会打出旗帜并呼喊支持“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口号。只要稍有争执出现,地方军团和海外军团的巡逻队就将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用铁蒺藜封锁起来。但是从其他城市传来的消息对半岛人来说就有点不妙了。阿尤恩的平民监狱开始容不下那么多被逮捕的人了。

第二天圣地亚哥收拾好行囊,朝武器仓库走去,他们对他说那儿有一趟开往机场的汽车。他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事,盘算着已经计划好的每个步骤,因此没看见吉列尔莫正急匆匆想追上他,最后终于追上了。“你不跟我告别就走?”圣地亚哥像看陌生人那样看着他。“我以为你出去巡逻了呢。”他撒谎说,“我问起过你,他们跟我说……”不等他说完,吉列尔莫一把抱住他,紧紧地拥抱着。“放开我,快点,人家还以为咱们俩是同性恋呢。”吉列尔莫冲他笑起来。自从得知他母亲死亡的消息以来,他没觉得他朋友的行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他祝福他好运,便目送着圣地亚哥走远了。圣罗曼班长用手摸了摸装着盘缠和假条的衣兜。离开撒哈拉的想法如今使他感到不安,但他的计划完全是另一套。渐渐地他改变了行走路线,不是朝武器仓库方向,而是朝营地大门口走去。

他出示了准假证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驻地。一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在希德·艾哈迈德的店里了，穿着撒哈拉人的服装，企图掩盖装着军服的行李包。

十五天的假期圣地亚哥是在安迪娅家度过的。姑娘掩饰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在两个星期里，圣地亚哥没有离开该区一步。有时候他在哈塔兰布拉的街巷里散步，或是在希德·艾哈迈德的店里，和他一起抽烟喝茶熬上半宿。没有人对他的出现感到奇怪，邻居们都把他当做拉扎亚尔的亲戚对待。但是当男人们都聚齐在家中的时候，圣地亚哥就有被人忽视的感觉。他不能享受他们之间的家族亲情。他沉默着，为大家沏茶，听着他们讨论问题。他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他们用哈桑语交谈，当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时，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不过是客套话。圣地亚哥确信他们在谈论政治，并毫不怀疑他们都是亲“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但是，不管他为其中几个人做了多少事情，仍旧很难赢得他们的信任。当就剩下他和希德·艾哈迈德时，撒哈拉人对他讲了一些事情，但是圣地亚哥仍然觉得他有所保留。

在假期就要过完的前两天，圣地亚哥对安迪娅说他不回驻地去了。姑娘兴奋地看了看他，马上跑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母亲。她母亲又告诉了姑娘的几个姨妈，不出一个小时希德·艾哈迈德怒气冲冲地出现在姑娘家里。这是第一次他不像往常那样亲切地对待这位军团士兵。“你要当逃兵的事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当逃兵，我只是不想回去了。”“这就是当逃兵，朋友。”“那又怎么样？”“你很清楚他们要是抓到你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不

会找到我的,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希德·艾哈迈德挖苦的微笑令军团士兵泄了气。“全世界都知道你在这里。全世界,除了你的朋友们。”撒哈拉人的话说得那么肯定,圣地亚哥一点也不怀疑那是真的。“我们的人知道所有发生在驻地内外的事情。难道你以为我们是一群笨蛋吗?”圣地亚哥感到孤立无援。到这时候,他对没有利用机会返回巴塞罗那感到后悔了。“如果你真心喜欢那女孩儿,”他指的是安迪娅,“明天就回驻地报到。否则的话,她和她的家人就会被指控窝藏逃兵。你知道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吗?”圣地亚哥无法反驳他的话。希德·艾哈迈德的这番话好比兜头泼了他一瓢凉水。他垂下了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个男人无意中给他上了一课。他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撒哈拉人一改咄咄逼人的架势,又变得跟往常一样了。“安迪娅迷上了你。你表现得就像我们中的一个。目前你不要把这一切破坏了。”那男人很会赢得他的信服。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对待他与安迪娅之间的感情。他们握了握手,默默地喝着茶,没再提那件事情。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喝茶聊天,一直到天亮。他们走了以后,圣地亚哥对希德·艾哈迈德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撒哈拉人似乎总是很幸福。”“并非如此,朋友,并不总是幸福。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有理由感到幸福。我们的弟兄们在格尔塔打了胜仗。”

圣地亚哥没听懂希德·艾哈迈德那番话的意思,直到第二天,假期结束后,他不得已回到岗位上才明白。驻地里的情况变得危机四伏。在严重失控的情况下,没有人发现圣地亚哥未利用假期返回伊比利亚半岛。关于独立

阵线的消息不脛而走，由于谣言四起和军官们的沉默，越传越邪乎。军队在格尔塔的撤退进一步加快了从撒哈拉全面撤出的步伐。六月的最初两个星期，监狱里关满了街头游行和骚乱中逮捕的撒哈拉人。圣地亚哥第一天的任务就是看守民事监狱。那座楼房几个月前还没有什么用途，如今里面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人，几乎连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楼房坐落在艾德切拉出口处的一条大道的尽头。从远处就能看见西班牙军队摆开的巨大警戒阵地。大部分被捕的人只能白天黑夜都待在院子里。班长们一会儿下达命令，一会儿收回命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日复一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如此严峻的情况。电话铃响个不停。士兵们东跑西颠地执行命令，几分钟后又来了相反的命令。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中，圣地亚哥不久就在撒哈拉人中见到一些熟识的面孔。他跟一些人讲话，尽量不让任何士兵看见。仅一个上午，他就答应了去跟二十几个人传达他们的家人被捕的消息。

虽然所有的假期都被取消了，但对圣地亚哥来说，跑一趟哈塔兰布拉区并不困难。当那里的邻居们得知他们的许多家人仍被关押在阿尤恩的时候，纷纷通过圣地亚哥给他们带信去。对他来说，来回传递信息就成了家常便饭。随着官员们不断地撤离，那个夏天变成了最近几年当中最凄凉的一个夏天。七月份，许多酒吧因为主人出去度假，都关门歇业了。居民们怀疑这次度假会长达几年，后来被证实的确如此。“绿洲酒吧”也关张了。夏季电影院不开门营业。城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到八月份的时候，城里只剩下了一半人口。在各个街区可以看得

出来：许多房子用石头和白灰封起来了。许多商店、市场都关闭了。人们在车辆稀少的道路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每星期一次的集市反映出了弥漫在这座城市里的疑虑和悲凉的气氛。尽管撤离比在四月份的时候更有秩序了，但所有人都急着处理自己的事情：卖掉汽车，电视机，讨还债务，解决房租问题。

关于元首病情的消息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虽然许多人不肯相信佛朗哥快死了，但高级军官们却通过电报和回伊比利亚半岛开会的方式尽量搜集第一手消息。可是，不断增加的信息，仍然是互相矛盾的，只不过增添了怀疑者的人数而已。

那是在十月中旬的时候，一个谣言在消息灵通人士中传播，最后变成了一个正式消息。晚饭前一个小时，在小酒馆的电视机里，出现了摩洛哥国王对他的人民发表讲话的画面。他的声音非常清晰。几乎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圣地亚哥却被哈桑二世严肃的表情所吸引。他什么也听不懂，只有一些互不关联的单词能听懂，但却没有多大意义。在那个讲话结束之前，圣地亚哥对吉列尔莫说：“出大事儿了，吉列尔莫，你看。”他的朋友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电视屏幕。他既不明白摩洛哥的问题也不明白撒哈拉的问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肯定出事儿了。”圣罗曼班长说道。他站起来，大步朝地方军的营房走去。驻地内外的警戒全都加强了。他一进去，就知道自己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撒哈拉人都在看电视，不过此刻没人对摩洛哥的广告感兴趣，纷纷离开电视机，在一台古老的收音机旁围成了一圈。在他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之

前,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出现。“没事,班长,没事。”“别把我当傻瓜。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士兵们都很了解他,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通过这位海外军团士兵给他们的家人传递消息。好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跟他们一起踢足球。他认识他们中有些人的未婚妻,他们的父母,曾去过很多人的家里。所以他态度很坚决。“哈桑在电视上说的是什么?”此刻圣罗曼班长有点不高兴了,坚持问道。“他说他要发动进攻,把撒哈拉收归摩洛哥所有。”圣罗曼并不完全明白那件事意味着什么。“他办不到。我们的军队比他们的强大。”这位班长天真地说。“他在召集进入撒哈拉的平民志愿者。他说这将是一次和平入侵。他疯了。”

圣地亚哥和撒哈拉人待在一起,直到回营号吹响。当他躺在自己床上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想那件事。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垫子上,睁着眼睛,直到吹响起床号。那一天驻地就像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大卡车不停地进进出出;各种命令纷乱不已,有时互相矛盾。谣言比以往任何时候传播得都快。有时让人觉得大家正在准备向北部边境出发。另一些时候,又让人觉得当天就要把他们撤出非洲。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圣地亚哥·圣罗曼想方设法要从驻地出去。进入泽姆拉区的一切都计划好了。但他还是费尽周折才到达那里。

那个区里的情况和城中的其他地区一样混乱。人们在家中储存食物。所有的商店几乎全都缺货。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希德·艾哈迈德。撒哈拉人试图安慰他,但

是他也流露出不同于往常的紧张情绪。他们一起去了安迪娅家。姑娘似乎对正在发生的事不太清楚。她对军团士兵几乎三个星期没来看她感到很生气,表现得很冷淡。他们喝了一个多小时的茶。当分手时刻来临的时候,圣地亚哥发现全家人都有意让他和安迪娅独自留在那里。这是第一次他们表现的这么殷勤,因此他没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姑娘坐在他的对面,把手伸给他。“一旦我能离开这里的时候,就带你一起去巴塞罗那。你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安迪娅笑了。这不是圣地亚哥第一次跟她许愿了。“那你在那边的未婚妻怎么办?”圣地亚哥假装生气了。他知道安迪娅经常跟他玩的一个游戏。“没有什么未婚妻等着我。我向你发誓。”最后,和往常一样,她得意地笑了。“亚哥,我想求你点事。是我自己的事,就跟我有关。”“可以,可以,什么事都行。”她把手伸进披巾里,取出一个信封。“这是给巴奇尔·巴伊巴的。你对他说这是他妹妹海碧拉的信。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看看。”圣地亚哥冲她笑了。他跟巴奇尔很熟识,曾去过他家,认识他的家人。他的妹妹海碧拉是安迪娅的好朋友,有一次还送给圣地亚哥一个手镯。他不想把信拿出来看,尽管那信封没有封口。他觉得那样做太过分了。另外,他确信那是用哈桑语写的。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安迪娅,尽管他承诺说第二天还会回去看她。

那封信送到了巴奇尔手上。那是圣罗曼班长回到驻地后做的第一件事。撒哈拉人当着他的面读了那封信。那士兵严肃的神情他看得一清二楚。圣罗曼班长跟他告别,但巴奇尔让他等一会儿再走。他们一起喝茶抽烟。

巴奇尔·巴伊巴显得很和蔼,但仍觉得生分。当最后圣地亚哥必须得走的时候,撒哈拉人问道:“什么时候再回家?”圣地亚哥很清楚他想说什么。“我想明天去,不过通行证办起来有点麻烦。”“是啊。”他说,想找个办法。“我们没办法从这里出去。他们把我们的武器都收走了,也不准假。”“这我知道。”“你愿意为朋友帮忙吗?”“说吧。”“你能出去的时候,来找我一趟。我有点东西给我母亲:脏衣服什么的。”圣地亚哥很清楚那些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没有表示异议。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圣地亚哥带着一个重达十五公斤的包裹来到驻地出口的栅栏前。他天真地以为,像其他许多次出门时一样,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徒步出营地的班长。因此他没察觉到,在他走近门口检查站的同时,一名中尉和两名副官一直紧张地摇着头,盯着他呢。“您拿的是什么?班长。”他对这个问题毫无防备。一下涨红了脸,声音有点发抖。“我有出行许可证。”他解释说。中尉连看都没看他递过去的那张纸。“我没问你这个。我问的是那包裹里是什么?”“脏衣服什么的。”说完这话,他明白自己遇到麻烦了。那包裹太沉了。当把它放到地上的时候,发出一种可疑的声音。还没等打开那包裹,他就觉得被一个副官给欺骗了。当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以后,中尉立时脸色刷白,差一点卧倒在地上。在脏衣服里面出现了手榴弹、雷管和炸药,重量超过十五公斤。不到一个钟头,那消息如同最可怕的兆头传遍了整个军队驻地。

失眠和跳蚤使那间牢房显得更像是一个地牢。此

外,缺少外面的消息使圣罗曼班长处于一种可怕的焦躁不安之中。他感到孤单,非常孤单,那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感觉。元首去世的消息传来以后,可以想象得出军营里出现的混乱情形。然而,他唯一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情况。那天他在已经习以为常的时间,正常吃了饭。但是谁也不愿跟他解释一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外面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动静都会使他警觉起来。他等待着他们随时来带他走,把他送到大加那利或伊比利亚半岛。可最糟糕的是疲倦,他两眼火辣辣的,浑身疼痛,好像发烧一样。

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门开了,吉列尔莫穿着执勤的制服,拿着赛特迈轻型自动步枪出现了。他只是说:

“放风时间,班长。”

然后闪在一旁。圣地亚哥走出去,心情非常激动。他像以往每天下午所做的那样,向机场尽头走去。在后面几米远的地方,吉列尔莫双手端着自动步枪。

“吉列尔莫,我想请求你原谅。我需要知道你完全原谅我了。”他说,并没有转身看他的朋友。

“我不想听你说话,班长;一句话也别说。”

圣罗曼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是一种很畅快的感觉。

“我非常抱歉,我不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很遗憾……”

“如果我再听见你说一个字,就给你一枪。”

圣地亚哥知道他不是认真的。他没再说任何话。当走到跑道尽头的时候,吉列尔莫又落下了几米。他转过身去,看着沙丘,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圣地亚哥开始朝那

些皮卡车跑去。他觉得每跑出去一步都是在赢得自由。他爬上一辆皮卡车,在副驾驶座位下面找到钥匙,全速将车开了出去。吉列尔莫开始朝天空开枪。没有任何人有反应,没人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没用几分钟,汽车就沿着机场公路开远了,后面只留下一股黑色的烟幕。

他绝不会想到在那个城市里会看见如此荒凉的景象。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没有开门营业的商店,有些街区几乎已经完全无人居住了,另一些街区则相反,出口被铁蒺藜封锁起来。在如此大规模的武装戒备中,军车和制服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他没费什么力气就进入了泽姆拉区。径直来到安迪娅家,连发动机都没熄火就跳下了车。只有女人们在家里。圣地亚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安迪娅在哪儿。有人出去叫她,姑娘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看见圣地亚哥她就哭了,一下跪在地上,双手使劲揪自己的头发。圣地亚哥吓坏了。他没想到姑娘会有这样的反应。女人们努力想让她平静下来。

“我以为你死了呢,亚哥。”姑娘抽噎着说。“他们对我说要枪毙你。”

圣地亚哥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像她这样哭。他把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责怪的话全都忘了。邻居们闻声跑来了。圣地亚哥来到街上,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因为安迪娅的表现而心软。有人去通知了希德·艾哈迈德。那商人跑着来了。当见到圣地亚哥时,他想拥抱他,但圣地亚哥拒绝了。

“这是我的过错,不是姑娘的错。她是个孩子,你不能责备她。”

“我还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才相信你。你有运气，朋友，你有运气。现在你是我们的人了。”

圣地亚哥不想受他欺骗，但是撒哈拉人的话摧毁了他的坚定决心。最后，他还是让他拥抱了自己。

“他们在入侵我们的国家，朋友。你不知道吗？我们没有时间互相争吵。”

“你只要事先要求我那么做就行。只要先说一声。不管什么事我都会为你们去做。任何事。你本来不需要欺骗我。”

希德·艾哈迈德拉住他的手臂，拽着他向自己家走去。安迪娅一边笑一边哭。她像个孩子一样搂着圣地亚哥，开始用哈桑语给他讲着什么。圣地亚哥再也无法假装生气了。他喝了第一杯茶，接过一支香烟，舒舒服服地靠在墙壁上。安迪娅一直依偎在他身旁。海外军团士兵的眼睛渐渐闭上了。最近几天以来的疲惫突然在全身各个部位表现出来。他眼皮发沉，胳膊抬不起来，没有力气说话，渐渐地他坠入了梦乡，沉沉睡去。

贝伦·卡内罗大夫走进医院的咖啡厅，立刻看见梦泽正坐在最里面靠近窗户的地方。她就是来找梦泽的。她绕过障碍走过去，坐在梦泽的旁边。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我都准备走了，贝伦。”

“有一个手术，拖了很长时间。而最糟糕的是，那个可怜的男人几乎由于你的过错留在手术台上。”

坎博拉医生扬起眉毛，露出不相信的表情。

“你说什么？由于我的过错？”

“是的，梦泽，你使我沉溺于那个故事当中，导致我在施行麻醉时失手……”

梦泽差点冲她喊叫起来，却看见卡内罗大夫正不怀好意地微笑呢。这不是第一次她对梦泽干类似的事了。

“你怎么啦？姐妹儿，失去幽默感了？”

梦泽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不知道自己以前是否有过幽默感，姑娘。”

“你当然有。你不记得我们嘲笑的事了？”

“你说得对。但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我几乎都不记得了。”

一瞬间，她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仿佛要猜出对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卡内罗医生说道：

“听着，咱们来做一件事儿。你到我家来，继续给我讲上次没讲完的部分。”

“我没时间了。我得回家，冲个澡，还要……”

贝伦皱着眉头等她说下去。

“是我想象的那样吗？”女麻醉师问道。

“当然是，我为什么要去给你讲别的呢？我跟佩雷约好了去吃晚饭。”

“那个单身贵族。好吧，这事儿不归我管，因此你得给我讲完那个圣地亚哥·圣罗曼的事。”

“圣罗曼？”

“没错儿。你讲到怀孕了。当时你……十九岁。”

“十八岁。十八岁妙龄。没有什么神秘的了。此外，那是另一个时代，你知道我的家人一向是怎样的情况。”

“当然知道。所以你才吸引我。你当着母亲的面，告诉她说你怀孕了，是一个几乎一点都不了解的小伙子的孩子，我想象不出你当时的样子。”

“实际上我当时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你对我讲到看见他跟一个金发女孩儿在一起。”

坎博拉医生在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盒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贝伦看着她没说话。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不知道你会抽烟。这是新学的吗？”

“要我说,这是愚蠢的行为。从十八岁的时候起我就没再沾过它了。”

“姑娘,你可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佩雷为你神魂颠倒,我一点也不奇怪。”

梦泽将一口烟喷到她脸上,贝伦开始咳嗽,并笑起来。

梦泽记得,那个十月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月。她父亲对于大女儿考上大学充满了憧憬,与此相反的却是姑娘本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完全气馁了。对夏天的回忆现在变成了一个甜蜜的梦。按时回家,母亲的管控,与圣地亚哥长时间的分离,这些让她无法忍受。她妹妹特蕾莎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梦泽在她身边常常感觉自己不如她。她妹妹有自己的生活。她倒是显得更像个大姐。特蕾莎能更好地忍受父亲的严格要求、母亲的喋喋不休,以及他们两个人的令人窒息的控制。梦泽觉得实在无法理解她。有时候她看她妹妹像个小女孩儿,又有的时候,却觉得她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事实上,她很害怕去了解她妹妹一旦知道了她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之后会怎么想。

见不到圣地亚哥的时间越长,她越是无法从脑子里将他驱除。现在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见面。梦泽必须在十点钟之前回家,而圣地亚哥除了跟她在一起没有别的事可干。在圣地亚哥告诉她说年底他就得去萨拉戈萨服兵役时,姑娘极力想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仿佛那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在家中的时

候，她却坐立不安地数着日子过活。梦泽以为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但她却大错特错了。

秋天，一个令人讨厌的下午，她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和其他时候一样，她陪着母亲到姨妈家去。那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没有比坐在一张带炭火盆的桌子旁，一连两个小时听母亲和姨妈们聊天更令梦泽感到无聊的事情了，她们谈的全是枯燥乏味的事，谈已经死去的人，她根本不认识的人，以及她觉得没啥意思的传闻。但是有一天下午，有一件事打乱了她那例行公事的探访。在经过一家咖啡馆的时候，梦泽对着大玻璃窗摆出一个优雅的姿势整理头发。突然僵住了。她看到圣地亚哥坐在靠近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坦然自若地抽着烟，身旁有一个金发女郎正笑得开心，仿佛谁刚给她讲了件十分可笑的事。差不多只有两三秒钟的样子，但足以确定那就是圣地亚哥。梦泽的心扑通一跳。她抓紧母亲的手臂，试图跟上她的步伐。她的脸变得通红，脸蛋儿发烫，生怕母亲发觉。她不想回头看，但那一幕已经刻在她的脑海里了。许多念头在她心中翻腾。没有时间仔细考虑了，她对母亲编了个理由，说她把一样东西忘在家里了，让母亲先去姨妈家。母亲不停地埋怨着继续往前走去。

梦泽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她去确认了一下先前所看到的人的确是圣地亚哥，然后躲到大街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咖啡馆的大门。她浑身在抖。有时候她想想自己，觉得干这种事实在有点荒唐。她穿过大街准备进咖啡馆，但是在最后一刻她反悔了。这辈子她第一次不再担心是否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母亲面前为自己的反常

行为做解释。时间过得太慢了。

圣地亚哥·圣罗曼陪着那个金发女郎走出了咖啡馆。她也许有十九岁,或者二十岁,但是从穿着打扮上看,似乎更大一些。尽管有一定距离,但梦泽可以断定那头发是染的。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圣地亚哥不停地逗她笑。这一幕更加激怒了梦泽。她保持着一定距离在另一侧的人行道上跟踪他们。也许梦泽实际上希望圣地亚哥从街对面发现她,但是小伙子只看着那金发女郎。梦泽的目光一直盯着他们,看他们是否手牵手,或者他是否用胳膊去搂她的肩膀。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可疑的动作。他们一直走到公共汽车站,在那里站了有几分钟,女孩儿不停地笑。圣地亚哥不可能突然就变得那么会逗人笑了。梦泽不止一次地差点走掉,或是走上前去,然而某种因素阻止了她。终于公共汽车来了,女孩儿等着所有的人都上了车。就在这一刻,她看见他们牵起了手。准确地说那只是牵了一下便松开了,似乎很紧张,后来那女孩儿双手抱住圣地亚哥的脖子,将他拉近自己身边。他们接吻了。那可不像是在告别的吻。圣地亚哥没有一丝与那姑娘分开的表示。当汽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他们分开了。圣地亚哥呆呆地站在汽车站上看着那女孩儿在车厢里找寻座位。汽车在他眼前消失以后,他仍旧站在那里失神地看着远处。

接下来的星期六梦泽没有赴约。当圣地亚哥装作从那里经过的大学同学给她打电话时,她不肯接电话。拖了三天以后她才决定接听他的电话,拿起电话以后却仅仅对他说道:“听着,亚哥,我不想再见到你,明白吗?永

远不想。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便挂断了电话。圣地亚哥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直到第三天,他才在她家门前的人行道上堵住了梦泽。梦泽胳膊下面夹着书本,准点出去乘坐公共汽车。圣地亚哥站在她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他很生气,但是当看到梦泽的脸时,他一下变得脸色苍白。“现在你得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声音不那么理直气壮。梦泽掉转方向,继续朝前走。小伙子跟在后面,试图从她那儿掏出几句话来,但她一点也不给他机会。最后梦泽厌倦了那出闹剧,站住了。“听我说,帅哥,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不过我告诉你,你少跟我玩这一套。”“首先我必须明白你在说什么。如果你对我解释不清……”“你要我解释?必须做出解释的人是你。比如,你给我解释一下,那天在公共汽车站你吻的那个穿靴子的金发女孩儿是谁。”梦泽两眼注视着小伙子,看着他神情变得非常严肃,脸开始涨红。尽管如此,圣地亚哥并没有被吓住。“如果是吃醋,你根本没有必要,别再折磨自己了。那人根本不重要。”姑娘气得脸都红了。“根本不重要?难道我是重要的吗?”“当然,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那好,你生命中最重要已经没有了。现在让那金发女郎或什么女郎去安慰你吧。”她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圣地亚哥试图追上她。“听着,美人儿,那金发女孩儿什么也不是。我不明白你哪儿来的醋意。难道你以前没有过男朋友吗?”“是的,有很多。”她撒谎说。“那又怎么样?”“那么你就能理解这种事,因为这不过如此,只是个以前的女朋友。”“得了吧,你就这么亲吻所有以前的女朋友啊?”“当然不是,真的。不过,我们偶然碰上了,

一起喝了杯咖啡……”“还是她请的你吧？”圣地亚哥一下子噎住了。梦泽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沉默不语了，渐渐落在后面。终于，梦泽停住了脚步，转回身去，甩给他一句话：“我怀孕了。是的，怀孕了。你别问我是不是确定，因为我会说……行了，你已经知道了。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不想再见到你，我不想再知道你的任何事。我已经受够了。”圣地亚哥脸色大变，定定地杵在人行道上，眼看着梦泽头也不回地走远了。这时他发现行人都停下脚步在听他们的争吵，仿佛那是一场街头话剧。

很久以来，豪华餐厅和男人们的目光已经无法使坎博拉大夫心动了。她讨厌繁文缛节，尽管感觉很舒服。她让创伤骨科大夫佩雷·费诺尔选择餐厅、葡萄酒和餐桌位置。那男人有的地方令她感动，也有的地方让她看不上眼。实际上，她无法在好与坏之间做出权衡。她知道自己很漂亮，虽然已年过四十，仍能吸引男人，但是当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她却懒得运用自己拥有的武器。除此之外，佩雷也不擅长此道。他总是谈工作，谈他的专业，谈卫生问题。当梦泽终于将话题岔开以后，他又变成了一个过分的先验论者，仿佛将勺子送进嘴里这件事是一种难以理解的重要行为的无数过程的结果。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品位，行为举止十分讲究。这一点让梦泽既喜欢又厌烦。有的时候，她故意逗佩雷：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适当地挑逗他一下。

坎博拉大夫估计那天晚上她会在那个男人的床上度过，此刻他就坐在她对面，她透过杯中的葡萄酒看着他。她

觉得这使她有一种快意的眩晕。她故意把药片留在了他家里,并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她觉得当佩雷不说话的时候更招人喜欢。他不是个好情人,但是她需要的也不是那种好情人。她想起来他穿着内裤的样子,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我说什么话了让你觉得好笑?”

事实上,有好一会儿了,梦泽根本没在听创伤骨科大夫讲话。她很难打断话头而不被他发现自己对那些话题缺乏兴趣。

“其实不是因为你的话。准确地说是你讲话的方式。”她企图为自己辩解。

佩雷脸红了。梦泽看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将目光移到酒杯上。

“对不起。”创伤骨科大夫抱歉地说。“整个晚上就听我说了,根本没给你讲话的机会。”

“你说的一切都很有意思。我不想打断你,另外……”

佩雷·费诺尔抬起头,用期待的目光在梦泽的眼睛里寻找那句话的结尾。

“另外?”

“另外,我觉得葡萄酒有点上头,我不想说出什么愚蠢的话来。”

“得了,你可不是这么想的。你就像刚起床一样清醒。”

梦泽笑了,陷入了沉思。晚饭吃完了,她知道或迟或早,佩雷将会问她是否愿意到他家喝点什么。她很想说

话。想到回家，待在寂静的四面墙壁中，沉浸在回忆里，这让她觉得太残酷了。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一段时间里放下工作？”梦泽问道。“我们假设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暂时离职？”

“对，差不多。”

“不，我从来没想过。也许再晚些时候，当更……”

“更老？你想说更老的时候？”

梦泽将头发从脸上拂开。在她不经意之间，红酒真的使她兴奋起来了。

“不过，我喜欢那样。三个月，半年。我不知道。或许我会提出离职。”

“那你这段时间用来干什么？”

“有数不清的事可干。读书、散步、旅游。避开旅游高峰季节出行简直棒极了！”

“独自一人？”

“你跟我去吗？”她立刻问道，仿佛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佩雷冲她笑了。脸又一次涨红了。

“那得看情况。如果你请求我的话……你会请求我吗？”

“不，我不会请求你的。你放心吧。目前为止，这还只是在我脑子里盘算着的一个遥远的计划呢。”

佩雷·费诺尔利用梦泽敞开心扉的时刻，趁机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了出来：

“你愿意上我家喝一杯吗？”

梦泽对他笑了,尽量表现得似乎没预料到他的话。她点了点头,但是无法表现出面对那个问题感到吃惊的样子。

在结完账之后,他们几乎没再交谈。两个人有点局促地走了出去,坐进创伤骨科医生的汽车里。天气很冷。梦泽将大衣领子竖起来,蜷缩在皮坐椅上。她希望这段路程长一点,好一边听着瓦格纳的音乐,一边让自己的身子暖和起来。

“你累了吗?”

“不累。是葡萄酒,佩雷,真的。我很好。”

那正是交通繁忙的时刻。梦泽一路上心不在焉地看着走在人行道上的人们,与此同时,佩雷又谈起了他的工作。突然她好像看见法特玛了。她一个人走着,头上包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停一下,佩雷,求你了。我看见一个女友。”

“怎么,这里?”

“就一小会儿。你不必找地方停车。”

佩雷将车子靠边停下。他很不高兴。梦泽突如其来的反应,让他觉得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任性行为。她下了车,走到法特玛面前。那撒哈拉女人见到她很惊讶。事实上,三天前她们还曾在一起待过。她们互吻面颊,并拉住对方的手。她们询问各自的情况,仿佛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似的。

“孩子还好吧?”

“好,很好。那是个很好的孩子。”

两个女人似乎都不忙着走路。于是佩雷·费诺尔不

耐烦了，开始按汽车喇叭。当法特玛发现有人在等着梦泽的时候，觉得很尴尬。她以为耽误了梦泽的时间，便道别走了。她们约定尽快见面。

当梦泽回到汽车上的时候，佩雷板着脸。坎博拉大夫似乎不高兴了。她强忍着没有责备佩雷的那种表现。

“行啊，梦泽。”他不无讽刺地说道。“我不知道你还有如此异国情调的女朋友呢。”

梦泽咬住了嘴唇。

“异国情调？你不喜欢我有异国情调的朋友？”

“不是，不是，正相反。我觉得人应该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梦泽不喜欢他说这番话时的口气。在汽车开动之前，她打开车门，下了车，说道：

“听着，佩雷，我绝没有想到你会对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我也绝没有想过跟像你这样的人睡觉。见你的鬼去吧！”

佩雷·费诺尔张口结舌地愣在了那里。他明白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但是要想挽回已经太晚了。他待在车里，听着瓦格纳的音乐，与此同时，梦泽沿着人行道快步向远处走去，很可能仍在骂他呢。

当外国女人醒来的时候，帐篷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她又一次为自己最后一个起床而感到不好意思。莉拉的姨妈正在厨房里煮东西。她们用阿拉伯语互相问候。她学得很快，天天有进步。早餐她喝的羊奶加咖啡，面包夹果酱和一只橘子。这一餐让她恢复了精力。姨妈试图向梦泽解释说莉拉在比尔·雷赫鲁郊区的畜栏那边。她没费劲就听懂了。孩子们利用假期时间到处乱跑。刚一看到梦泽，就跑过来问候她。那天上午的阳光开始越来越热。

梦泽想去走走。她戴上一块头巾来遮挡阳光。男孩子们在踢足球。有几个孩子在争着抢着骑唯一一辆自行车。突然间一个小孩儿引起了她的注意，那孩子独自坐在一边，离其他孩子有一段距离。最初她倒也没十分在意，直到后来认出他就是前一天见过的那个独眼孩子。那孩子正望着她，没有挪地方。她慢慢朝孩子走去，仿佛那就是她散步的路线。当走到他近旁时，她跟他打了个

招呼。孩子没有回答她。他头上布满被石头打伤的疤痕。她不想把孩子吓跑，因此到一定的距离就停住了。莉拉的外甥女们都跑开了，似乎害怕接近那孩子。梦泽问他叫什么，但没有得到回答。最后她决定不再打扰他。然而，当她走开几步远的时候，听到孩子在说话：

“西班牙人吗？是西班牙人吗？”

梦泽转回身，站在原地看着他。

孩子站起来，走到梦泽身边。近距离看着他，望着他那只眼睛的空洞，梦泽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女孩儿会跑掉。那孩子将一只手伸进兜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她。她接过去，此时那撒哈拉小孩儿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梦泽充满了好奇，在打开那张折叠着的纸的时候，差点就撕坏了。那是一张带格子的纸，毫无疑问，是小学生的练习本的纸。字体花哨，也很秀气。

尊敬的朋友：

我感谢上帝保住了你的生命。这消息使我高兴极了。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你。我有一些你可能很感兴趣的消息。我相信你说的那位西班牙人仍在我们这里。穆汗默德会告诉你在哪儿可以找到我。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求你了。

阿佳

梦泽的手在颤抖。她反复读着那信的内容。当她的眼睛从那张纸上抬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见了。她呼叫他的名字并朝着孩子消失的地方走去。到处都是小孩儿，但没有一个是穆汗默德。她在所有的帐篷中间转来

转去,最后终于泄了气。在阅读了几遍之后,她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把纸放进兜里一直抓着它不松手。她丝毫也没犹豫,就朝畜栏的方向走去,去找莉拉。一见梦泽,莉拉就看出她十分紧张。梦泽把纸递给她,她不慌不忙地读着。她看看外国女人,然后又看看那张纸,并重新读了一遍。她用手摸了一下脑门儿,接着颇有特点地咂了一下舌头。

“那根本就不是个梦,莉拉。我跟你说过阿佳真的存在。”

女护士没说话。她向四周看了一下,看是否有人在观察她们。只有她们两个。梦泽现在平静多了。

“但是外甥不见了。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他,莉拉。”

女护士笑了。她脸上的坦然自若与梦泽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不敢十分确定。要么我大错特错,要么他就躲在那些石头后面。”

梦泽朝她所指的方向看去,但却什么也没看见。莉拉开始呼唤穆汗默德的名字,并用哈桑语向他喊着什么。片刻之后,孩子出现了。他确实就在撒哈拉女人所指的地方。穆汗默德很不好意思地走过来。莉拉给他看那纸条,跟他说了几句话。好像她生气了。梦泽请她快点给自己翻译一下。

“是的,是真的。阿佳是他舅妈。她住在埃德切德伊利亚。”

“那地方在哪儿?”

“不远，是施玛拉的一个难民营区。”她指着地平线上的一个点，那里只有石头和黄沙。“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

“请你陪我去那里。”

“走着去吗？想都别想。到那儿你也脱水了。”

布拉伊姆两手握住方向盘的上部开车，嘴里叼着一支烟斗。梦泽坐在中间，莉拉坐在靠车门的位置。穆汗默德待在驾驶室后面。他拒绝坐在女人们中间。布拉伊姆同莉拉交谈着。他似乎生气了。梦泽问莉拉是不是因为觉得送她们很麻烦，后者说不是因为这个。

“不，跟这个没关系。他很愿意送我们去，但是他喜欢埋怨几句。如果男人对什么都百依百顺那就不是真正的男人了。”

梦泽开心地笑起来了。布拉伊姆此刻正微笑地看着他，他什么也没听懂。

埃德切德伊利亚和比尔·雷赫鲁没多大区别。帐篷和土坯房的景象也几乎雷同。穆汗默德从小卡车上跳下来，向前跑去。布拉伊姆毫无怨言地开着车跟在后面。他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到处都有奔跑的孩子在踢一个塑料球。最后他们停在一处土坯房子前面。两个女人进到里面，脱掉鞋子。莉拉走在前面，向家中所有的女性问好。阿佳站起来，用双手捂住脸，拍打着前额，接着又将一只手按在胸前，她拥抱了梦泽。她似乎在祷告。她的话语听起来像悲伤的连祷辞，仿佛在为某个死去的人做祈祷。

“朋友，朋友，”她用西班牙语说道。“你有运气，朋

友。我丝毫也不怀疑。”

相互介绍大约用了一个小时。阿佳把她在埃德切德伊利亚的所有家人都介绍给她。梦泽也把莉拉介绍给阿佳。那两个女人用哈桑语聊了很长时间。布拉伊姆留在了外边，他很快同邻居们聊开了。好像他认识所有的人。家中的女人们给梦泽递上茶。给她用香水清洗双手和脸颊。女孩儿们送给她雕工精美的木制项链、手镯和戒指。她接受了她们的盛情。莉拉已经和所有的人谈得很起劲了，仿佛早就是老熟人了似的。

“你没给我讲过你以前有一个海外军团的男朋友。”莉拉在仔细听了半天之后说道。

“你也没问过我呀。”梦泽开玩笑地说，并笑起来。“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真的。”

阿佳和莉拉都笑了。梦泽觉得是时候来谈谈圣地亚哥·圣罗曼了。事实上，现在她觉得很不好意思，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经历。在经过了这么多的变故之后，她觉得有关圣地亚哥的一切都显得很遥远了。

“我觉得我遇到了你说过的那个人。”阿佳介绍说，并等待着梦泽的反应。“以前有一些像他一样的军人来过这里，但是，大部分都已去世了，或者是去了毛里塔尼亚。”

“我觉得那个故事已经埋藏在你的心底里。在这么多的磨难之后，我发现我给你讲过的事你一点也没忘。”

“绝没有忘记。我母亲帮了我很大忙。她年纪很大了，但记忆力却很好。是她为我提供了线索。”

“我不敢肯定现在是否想见他。”

莉拉和阿佳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她们对外国女人的反应有点失望。

“你真是糊涂了。”女护士责怪她说。“现在你必须知道这么长时间里他是否还记得你。”

梦泽笑了。她觉得那两个撒哈拉女人把那件事当成电视连续剧对待了。

“好吧。”梦泽最后同意说。“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吧。”

“在澳斯塞尔德，有一个跟逃亡者一起出来的西班牙人。他曾经是军团士兵。和我一样，住在古艾拉的难民营。”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真正的名字我不知道。不过现在我想他叫尤素福，或者阿卜杜拉曼，我说不太准。”

“你见过他吗？”

“我认识他，不过以前不知道他是西班牙人。他就像我们中的一员。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见到他了。他的子女们在我的学校上学。”

“你是老师？”

“是的。”

“你还有多少让我吃惊的事？”

阿佳没说话，笑了。莉拉咂了一下舌头。

他们在既没有柏油路又没有土路的一片沙漠里行进，与此同时，梦泽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并非出生在沙漠的人，能在那个世界的偏僻角落里滞留了那么些年。她觉得风景的优美和撒哈拉人的慷慨好客，

甚至于爱情,都不足以让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布拉伊姆默默地开着车,双手搁在方向盘的上部。三个女人挤在小卡车的驾驶室里。地面的坎坷不平使旅途显得很漫长。古艾拉与难民营的其余部分别无二致。在帐篷区的中央有学校的白色楼房,像是搁浅在干涸的大海海床上的一艘船。阿佳告诉布拉伊姆怎样去她家。迎接他们的方式跟在埃德切德伊利亚时差不多。阿佳的母亲是一个几乎要瞎了的老人。她讲西班牙语就像从记忆里往外挖掘一样。不一会儿招待刚刚到来的客人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布拉伊姆很快就和男人们聊了起来。梦泽明白,她必须得等到好客的仪式完成之后,才能问起古艾拉的那个西班牙人。所以她一直默不作声。

她们同全家一起吃了饭。布拉伊姆受邀请到邻居家帐篷去了。在宴会期间,梦泽对阿佳和她的家庭更多了一点了解。她父亲曾任古老的比利亚·西斯内罗镇的镇长,也曾是西班牙国会的议员。当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入侵的时候,他被毛里塔尼亚人抓去关押起来。那时候阿佳还很小。在那里他们度过了十年。最后让他们全家和其余的撒哈拉人民去了阿尔及利亚的难民营。阿佳的母亲克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回忆起她已故的丈夫。她又对女儿说起如何能找到她们要找的那个人。

梦泽心情很复杂。饭食还噎在嗓子眼里。有时候她觉得那一切都是个梦。她曾想象过可能与圣地亚哥·圣罗曼相遇时的很多种形式,但是,现在她明白,眼前这种方式与她梦想中的所有方式都不同。突然,在同阿佳交谈的一圈人当中,有一个撒哈拉人向梦泽伸出手来用带

着浓重的阿拉伯语口音的西班牙语跟她打招呼。他戴着黑色裹头巾，身穿蓝色长袍。皮肤就像撒哈拉人的皮肤那么黝黑。眼睛也像撒哈拉人那样被风吹红了，牙齿上布满茶锈。他的目光像沙漠里的人那般锐利。他的年龄很难判断，当地大部分年过三十的人的年龄都很难判断。梦泽觉得握住她的那只手此刻似乎很烫。阿佳跟他讲西班牙语，而他则时而讲哈桑语，时而讲西班牙语。

“对，我曾经是海外军团士兵。”他对梦泽说。“不过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梦泽几乎可以肯定，那个男人不可能是圣地亚哥·圣罗曼，但是当仔细注意他的眼睛的时候，有那么几秒钟她也犹豫过。

“我叫梦泽。他们跟我谈到您，我不想不打招呼就走。”

那男人感到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他不停地笑着。他对于那个女人的怪念头感到有些奇怪。他邀请她们三个人去他家喝茶。莉拉婉拒了，说她们还要赶回施玛拉。那男人坚持要请她们去。现在梦泽确信他不是圣地亚哥了。但是她仍忍不住提了个问题。

“您认识一个叫圣地亚哥·圣罗曼的小伙子吗？他也跟您一样，是个军人。”

那西班牙人开始思索起来。他把裹头巾轻轻向后推了推，露出了些许花白的头发。

“有可能认识。那里有好几千像我这样的士兵。一定是他退役后回家了。而我留了下来。”

“他也留下来了。”

“有些人死了,还有一些被俘虏了。”那男人不停地笑着解释说。

梦泽明白了,她的调查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当明白她面对的不是圣地亚哥·圣罗曼时,她内心深处感到一丝轻松。那是一种矛盾的感觉。

回去的时候,布拉伊姆车开得更慢了。阿佳留在了古艾拉。梦泽答应几天以后到她的学校去看她。两个女人默不作声地坐在车上。阳光照在她们的脊背上。天空慢慢地被染上一层殷红,那景色令梦泽目瞪口呆。当接近施玛拉的时候,她要求布拉伊姆把车速放慢点,她想把那日落的美景留在自己的眼底。莉拉望着那景色却无动于衷。突然她指着一个地方让梦泽看。在离汽车不远的地方有一头死了的单峰驼。那场景给梦泽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要求布拉伊姆停车,撒哈拉人没有反对,照她的话做了。他理解那副景象在一个欧洲人心里会引发什么感觉。远远地,比尔·雷赫鲁的帐篷区已经出现在眼前。

一头骆驼的尸体在大沙漠中就如同白色画布上的一道红色的笔画。梦泽的目光一直盯着那死去的动物。没有苍蝇,没有吃腐肉的秃鹫。布拉伊姆靠在小卡车上抽烟,与此同时两个女人站在离骆驼尸体几米远的地方。连沙漠里的风都不愿意亵渎了那个傍晚的静谧。莉拉试图猜出是什么如此吸引了她朋友的注意。梦泽抬起眼睛向地平线望去。远远地,在一处山丘上,显现出几块石头的剪影。

“那是什么,莉拉?”

“是墓地。我们的亲人都埋葬在那里。”

梦泽觉得死亡在沙漠中也构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就像风，就像太阳。她们信步走到墓地的边上。那些坟墓只不过是死去的人身上从头到脚用石头覆盖住。相互间没有任何区别标志。光线很暗，马上就要天黑了。梦泽感到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她转身朝小卡车走去，这时，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她吓了一跳。起初她以为是一条狗，但是莉拉的恐惧的表情把她吓坏了。女护士惊叫了一声，紧紧抓住梦泽。一个大半个身子埋在沙土里的撒哈拉人从地上站起来。尽管光线很暗淡，她们仍发现那人几乎赤裸着身体。他头上戴着裹头巾，抓起衣服，撒腿就跑。布拉伊姆被莉拉的惊叫声吓着了，慌忙跑了过来。当看到所发生的情况时，他开始朝那个疯子扔石头子。

“那个男人在那里干什么？”梦泽大声问莉拉。

“不知道。我也没看见他在那里。”

布拉伊姆对他的未婚妻说了点什么，莉拉翻译给梦泽听。

“他说是昨天晚上我们见到过的那个可怜的老人，‘魔鬼’。他脑子不清醒。”

“我们走吧。”梦泽对她说，有些紧张。“天已经开始黑了。”

从撒哈拉人居住的泽姆拉区的房顶上看去，整个城市就像一艘即将在沙海中沉没的船。各种混乱的消息从阿尤恩的新城区一直传播到泽姆拉区。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所有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企图避开重重障碍撤离那里，大撤离已变得混乱不堪。

哈塔兰布拉区弥漫着一片悲观沮丧的气氛。没有人能想象得出对于留在城里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猜不透这一切的居民们都怀疑早早晚晚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周边地区的撒哈拉人都急急忙忙地寻找车辆准备离开这个城市。悲观主义者们面对外来入侵的危险，驾着小毛驴车跑进了大沙漠，车上只带来维持几天生计的必要的口粮。谁要是有一辆汽车那就是一种奢华了。地方警察在城市的各个出入口巡逻，尤其是施玛拉公路控制更严，他们迫使想出逃的人返回家中。尽管如此，大沙漠是很难控制的，半夜里，外逃的人数仍多得

惊人。

圣地亚哥·圣罗曼上午就在拉扎亚尔家的房顶上度过。他觉得自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那个区简直就是一个进出都非常困难的监狱。尽管所有的撒哈拉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城里活动,或者嘲弄警方控制,但泽姆拉区的人们却不想轻易让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碰运气离开那里。从摩洛哥电视里传出的消息令人不安。虽然摩洛哥人声称对撒哈拉的人侵是和平入侵,但来自北部的人们带来的消息却令人担忧。一万多名士兵已经进入西班牙的这个行省,正在向首都扑来。

希德·艾哈迈德找到圣地亚哥的时候,他正在屋顶上,两脚垂在屋檐下面,坐着抽烟呢。自从回来以后,圣地亚哥的表现就同以前不一样了。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似乎也不明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天天在房顶上度日,听着街上发生的事情。希德·艾哈迈德坐在他旁边,点着了烟斗。

“我需要你帮忙,朋友。”希德·艾哈迈德对他说。“你是唯一能够帮我的人。”

圣地亚哥想起他上一次需要他帮助的事,笑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所想的话,他继续沉默着,望着沙漠。

“我想让你今天晚上用你的车把我和我父亲送出去。”

“你什么时候要用车就拿去。你知道钥匙放在哪里。”

希德·艾哈迈德搜索着适当的话语,但是不知道如何

开口。

“我知道，朋友，但是我不想要你的车。我想让你送我们一趟。完事儿你就可以回来。”

“你不回来吗？”

“是的，是的。我当然不回来了。我这一走就永远不回来了。”

“那么，你可以永远拿走那辆皮卡车。”圣地亚哥很干脆地对他说。“我相信军队才不会在乎一辆车呢。”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你完事儿后把车开回城里。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将留在这里。我需要你照顾他们。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做更多的解释。”

圣地亚哥从沉思中回过神儿来。他觉得希德·艾哈迈德的话说得很认真。他顿时回到了现实之中。撒哈拉人很严肃，非常严肃。他很少看到希德·艾哈迈德像今天这样。他第一次在他面前觉得自己占有优势。

“你想去哪儿？”

“现在还不知道。我只想让你把我们弄出阿尤恩，然后再告诉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明天你就又回到这里了。这件事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安迪娅的家人。他们都同意了。在这里我什么也干不了，而我的人民需要我。”

“你的人民？”

“是的，朋友，我的人民。警察不会放我出去，但是如果我和海外军团士兵在一起，就不会有问题。你明白吗？”

圣地亚哥明白他的意思。那天晚上他把水箱里加满

了水,确认了一下油箱里还有汽油,并准备好送希德·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出城。他们等到天完全黑透了,便告别了他的全家。撒哈拉人的妻子哭起来,尽量压抑着不发出声音。安迪娅拥抱了圣地亚哥,他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安迪娅推开。尽管他表面上很严肃,但看到姑娘如此激动他觉得很幸福。告别进行得短暂而又有节制。

圣罗曼班长没费多大劲就出了泽姆拉区。守卫铁丝网护栏的士兵们注意力在其他方面。虽然上面有命令,但他们看管得并不很严格。当看到班长的军阶时,他们没有找什么麻烦就放车子过去了。他们没向施玛拉公路方向走,圣地亚哥按照希德·艾哈迈德的指令开行。尽管一开始撒哈拉人跟他说不知道去哪儿,但是他觉得对方对于去哪儿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找到萨吉亚河,沿着河逆流而上。河里几乎没有水了。在月光照耀下,可以看到一片片水洼泛着红光。希德·艾哈迈德了解所有的小路、岔道和土路。

“如果咱们走得太远,汽油会耗尽的。”圣地亚哥提醒他说。

希德·艾哈迈德对他的提醒并不太在意。圣地亚哥继续开了两个小时,仍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既没有公路也没有土路。皮卡车在沙漠中往前开,有时候沿着旧有的车辙印,有时候就在石滩地上开过去。圣地亚哥一向对撒哈拉人在夜晚的黑暗中辨别方向的能力赞叹不已,此刻他沿着这些车辙印前行,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是他相信希德·艾哈迈德,后者指路时把握十足。

在离阿尤恩三十公里处,汽车燃油耗尽。

“我早提醒你了，这下可好，我早就提醒过你！旅行结束了。”

希德·艾哈迈德仍然不慌不忙，他坐在一旁，不停地眺望着地平线的某个地方。

“不用慌，朋友，你不会有事的。上帝会保佑我们。”

这句话圣地亚哥听到过无数次，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听起来这么空洞。他尽量不表现出慌乱。周围静得可怕，没有一丝微风。希德·艾哈迈德帮助他父亲下了汽车，把他安顿在一棵刺槐旁边坐下，然后去车上找什么东西。他拿着一只茶壶，几只杯子以及糖和水回来了。面对这场面，圣地亚哥只能再次在沙漠人的性格面前投降了。看着希德·艾哈迈德摆放器皿准备沏茶的方式，他明白了，在那个如此荒僻的地方，他们不会遇上倒霉的事。天开始变得很冷。希德·艾哈迈德走出去几米远，从几株干枯的油橄榄树上折下一根干枝子。然后割下几个刺槐树上白色的刺，在地上挖了个坑，点起了火。在烧水的同时，老人在烤火取暖，希德·艾哈迈德则谈起了足球。圣地亚哥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大喊大叫。

他们已经三杯茶下肚了，若不是一个小土丘上有亮光闪烁，他们还要继续喝下去呢。圣地亚哥站起来，神色很紧张，他向那两个撒哈拉人发出警告。

“你不用站起来，坐在那儿别动，朋友，不会有事的。”

圣地亚哥听从他的话坐下了。他没有别的事可做。光亮变得多起来。过了一会儿，开始能分辨出两辆汽车的车灯了。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火光。对方慢慢靠近过来，用远光灯照明。希德·艾哈迈德没动弹也没说话。

汽车停在了地方军团的皮卡车旁边。下来了三四个人，慢慢地朝刺槐树走过来。一边朝前走一边说着一大串问候的话，希德·艾哈迈德很自然地回答着他们。

“Yak-labéss.”^①

“Yak-labéss.”

“Yak-biher. Baracalá.”^②

“Baracalá.”

“Al jamdu lih-llah.”^③

突然，当他们走到火堆跟前时，圣地亚哥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走在最前面的人是拉扎亚尔。他穿着军装，但却不是地方军团的制服。他满脸的笑容。圣罗曼班长竟无法站起身来。拉扎亚尔十分尊敬地问候了老人，将手放在老人的头上，然后他帮助圣地亚哥站起来。给了他一个长时间的拥抱。

“朋友。我就知道会再看到你。谢谢。”

“为什么要谢我？”

“你照顾了我的家人。他们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告诉？他们告诉你什么？”

“我知道你因为与我们合作而被关押过。安迪娅为你感到十分骄傲。”

“安迪娅？你怎么会知道安迪娅的想法？”

“她给我写信。她什么都对我讲。另外，希德·艾哈迈德跟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① 阿拉伯语，意为：一切平安。

② 阿拉伯语，意为：很好。真主赐福。

③ 阿拉伯语，意为：赞美真主。

圣地亚哥怕显得自己太愚笨便不再继续问下去了。希德·艾哈迈德仍然平静如水,仿佛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相遇。他又开始准备沏茶。那天晚上谁都不着急,只有圣地亚哥,看到那些人四平八稳的样子,他都快绝望了。几个小时当中,他们谈论着天气、风、狐狸、山羊、骆驼。圣地亚哥第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他们的承认,证据就是他们谈这些的时候用的是西班牙语,而不是哈桑语。希德·艾哈迈德的父亲听不进去他们的谈话,在一旁睡着了。寒气开始变得越来越重,但是却没有抱怨。当所有的话题似乎都谈完了的时候,拉扎亚尔对圣地亚哥·圣罗曼说:

“你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把希德·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送来了,是我要求他让你来的。”

这时候,圣地亚哥明白,提任何问题只意味着推迟回答问题的时间。所以,尽管他对这一切充满好奇,却没有打断他的话。

“我必须请求你一件事,圣罗曼。我想让你把我的家人从阿尤恩弄出来,把他们带到蒂法里第去。我们正在那里集结尽可能多的人。”圣地亚哥继续克制自己,没有把脑子里的问题提出来。“他们正从北边侵入我们国家,如果我们得到的消息准确的话,毛里塔尼亚人也想侵入我们的领土。”

“你想让我带他们去蒂法里第?带全家?”

“是的,朋友,全家人。我母亲,我姨妈和我的兄弟姐妹。还有希德·艾哈迈德的妻子。他的孩子们已经跟我们一起了。”

圣地亚哥觉得那是个巨大的任务。他第一次开始觉得关于战争的事是真的了。各种念头像走马灯一样从他脑子里闪过,他觉得仿佛有千斤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

“我连自己能不能回去都不知道。油箱里已经没油了。”他天真地说。

拉扎亚尔一刻也没停止微笑。

“这事我们来解决。”

“我能找到蒂法里第吗?”

“真主会帮助你。”

“你肯定?”

“当然。如果不敢肯定,我什么也不会要你干。”

直到天亮圣地亚哥都没有合过眼。寒气透进他的骨头里。在那些撒哈拉人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的同时,他却紧张得心都揪起来了。他们用一条橡胶管从另外两辆汽车的油箱里给皮卡车注满了油。当分手时刻来临的时候,圣地亚哥尽管怕自己显得像个没用的人,但还是试图表现得开诚布公。

“我想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所有的树丛看起来都一样。另外,昨天晚上什么也看不清。”

“忘掉昨天晚上吧。”希德·艾哈迈德对他说。“我们是抄近路来的,但是你可以沿着河回去。”

“什么河? 这里没有河。”

“你看,你朝那个山丘走。看见了吗? 翻到另一面,然后朝太阳走。你会看见一条干涸的河床。你不会辨认河床吗?”

“当然会,当然会。”

“沿着它向北走。千万别离开河床。十公里之后你会看到少量的水。然后你将到达萨吉亚河。顺着水流而下,你就不会迷路了。”

“那蒂法里第呢? 我不会迷失在路上吗?”拉扎亚尔从刺槐树上砍下一根枝条,在地上放了两块石头。他画了一条线,为他指出方向。

“你不要上任何公路,要一直穿行沙漠。如果你向东走,就不会走错路。永远要朝施玛拉方向走,当遇见偏向东南方向的车辙印,你就随着车辙走。永远沿着车辙走。逃往蒂法里第的人们在沙漠里留下了印记。大家都往那里逃。三天以后我们在那里见面。不要穿过任何村庄,即便你觉得再小的村庄也不行。有可能它已经被占领了,那非常危险。”

圣地亚哥两眼盯着后视镜,驾驶着皮卡车离开了。当其他汽车从他眼前消失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土丘顶上。就连被查到携带爆炸物品的时候也没有他此时这么心惊胆战。他毫无把握地按照希德·艾哈迈德的指点继续前进,尽量像那些撒哈拉人一样信心十足地开着车。他觉得那些人对他有些过于信任了。但是当他开出两个多小时后,看到了远处阿尤恩的白房子和半圆形的房顶,于是相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带着拉扎亚尔的家人到达蒂法里第了。

他们就像几个月没见了一样迎接了他。圣地亚哥详细地对他们讲了同大哥见面的情况。拉扎亚尔的母亲和姨妈眼睛一眨不眨地听他讲述。当他们知道该逃走了的时候,就开始做出行的准备。在主卧室里堆满了装粮食

和衣物的盒子,还有一些圣地亚哥不知道派什么用场的物品。希德·艾哈迈德的妻子搬到他们家来了。圣地亚哥想把这次行动组织得像军事演习一样。他首先清点了一下人数。三名成年妇女,四个女孩儿和六个男孩儿。最小的女孩儿三岁左右,最大的男孩子已满十八岁。十四个人,只有一辆车,人实在太多了。他对安迪娅说了这个情况,并尽量不夸大事实,然而姑娘对于这样小的一个细节根本没太在意。

圣地亚哥决定到城里去偷一辆车。兄弟当中最大的跟他一起去。但是在街上行走非常不容易。人行道上站满了士兵,仿佛在等待着检阅一样。地方警察所开的汽车上面都有两个人,或者载满了东西。街上跑着的汽车很少,路边也根本没有停放的汽车。有一些则不是挡风玻璃破碎了,就是车门被撬开了。也有的车零件被人拆卸走了,在敞开的机器盖子下裸露着报废的发动机。在两条街道的一个交叉路口上,圣地亚哥猛地站住了,并让那撒哈拉小伙子后退贴在墙上。在几米开外的一个检查站那里,士兵正在让几个撒哈拉人从车上下来,对他们进行搜查。西班牙士兵斜挎着赛特迈自动步枪,让那些人叉开双腿高举双手贴墙站着。但是令圣地亚哥止步不前的是一个让他感到痛苦而又熟悉的副官的声音。是巴凯达诺。刹那间他的意识活跃起来,他觉得有些害怕。那副官怒气冲天,对着撒哈拉人大喊大叫,仿佛他们是一些危险的动物。突然他给了那些被抓住的人当中最年轻的小伙子一个耳光并将其打倒在地。小伙子企图逃跑,但是巴凯达诺用一只脚踏着他的脸,并开始踢他。圣地亚

哥真想有一支子弹上膛的枪。他由最初的害怕变为怒不可遏。

“我去杀了他。”他对安迪娅的兄弟说,但是撒哈拉人阻止了他。

“你得带我们去蒂法里第。我们自己无法从这里出去。”

他们又回到了泽姆拉区,准备第二天天黑以后出发。全家的行李堆在一起超过了汽车本身的体积。

“我们带不走这么多东西。皮卡车里装不下。我们人往哪里坐?”

“坐车顶上。”安迪娅平静地对他说。“我们挤一挤。”

圣地亚哥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怕让他们失望,便没说话。那天夜里他一直做一个可怕的梦,梦里那些人、行李和动物从车窗那儿出来进去,玩着一个永远没有结尾的游戏。第二天上午,他忙着找汽油。费尽周折,终于灌满了三桶油,那是用一头山羊换的。尽管如此,问题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出现。最初由一些混乱的谣传从新城传出来。后来邻居们证实了那些谣传是真的。阿尤恩再一次被封了个水泄不通。十二月一日,在国家宾馆发现了一个爆炸物。虽然一开始都以为幕后指使是“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但最后得知那未遂的袭击,是一位西班牙少校和一名工兵班长的东西。那装爆炸物的包和几只煤气罐实际上出现在国家宾馆的一个院子里。由此又传出了另一个消息,说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国家领导人正住在那里准备接管对整个领土的管理。保安措施强化到了极致。再一次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十二月的那一

天,在阿尤恩街上开车通过,不被巡逻队拦住搜查一番是不可能的。圣地亚哥在他们全家面前承认,现在不可能出城。

圣地亚哥的计划是天亮前徒步逃出去,穿过河流。如果顺利的话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包括孩子们。然后他回来穿上班长制服,尝试开着皮卡车出城。他努力使他们明白,如果巡逻队看见车上的那些盒子以及车顶上的人,绝不会放他们过去。然而拉扎亚尔的母亲对圣地亚哥信心十足,毫不怀疑他能带他们出去。但是,在那个爆炸袭击的消息传出后,出逃变得不可能了。圣地亚哥除了等待出城的最佳时机没有别的办法。他知道,如果此时企图外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逃出去。无论如何按约定时间到达蒂法里第是不可能了。

日子在惶恐不安中一天天过去。大家都问圣地亚哥不出发还在等什么,尽管他谨慎从事是正确的,可他们仍然不能理解圣地亚哥为什么不履行诺言。十二月十日,一个在泽姆拉区流传的谣言变成了现实。从毛里塔尼亚的电视节目中清楚地听到一个消息:毛里塔尼亚的军队正在从南边侵入西班牙行省撒哈拉。阿尤恩最终变成了一个老鼠窝。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圣地亚哥时,他打开了皮卡车的发动机盖,开始跟发动机说话,仿佛在跟一个人对话。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离合器,擦拭蓄电池端子,查看机油的刻度和散热器状况,给轮子降了降胎压。然后他进城去溜达了一趟。半夜之前他回来了,神情异常地走进家里,对所有人说是出发的时候了。没有一个人睡觉,仿佛撒哈拉人已经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行动必须非常迅速。所有的人都上车,我们坐皮卡车出去。”

“警戒线呢?”

“没有警戒线了。城市开放了。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当圣地亚哥看到挤在车上的人和行李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驾驶室里上来了三个岁数大的女人和两个较小的女孩儿。安迪娅和她的三个妹妹在后面。大包小包占据了其余的空间。女孩儿们被挤得贴在玻璃上。六个男孩子爬上了车顶棚,用力抓住铁行李架和其余的行李。其中最大的在前面挡着,以防弟弟们在刹车时冲出去,老二在后面,也扮演同样的角色。圣地亚哥什么话也没说,尽管他觉得这种条件下赶路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爬上车,正要转动钥匙打火,忽觉脚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差点叫起来。是两只母鸡。在女人们脚下,他看到一个口袋,里面像是一条狗,很快他认出了那是只山羊。拉扎亚尔的母亲用目前形势下不合时宜的平静态度冲他笑了笑。

“没有粮食我们无法出城。”

圣地亚哥没再表示异议。汽车费力地开动起来。他确信开不到这条街道尽头车子就得抛锚。情况并非如此。后来他们绕着泽姆拉区,从一条满是石头的荒僻的路开了出去。确实,已经没有西班牙士兵的踪影了。皮卡车喷着一股股浓烈的黑烟,摇摇晃晃地前进。他寻找施玛拉公路以便从黑灯瞎火的城里出去。他们行进得非常缓慢,几乎步行都能跟上车子的速度。

圣地亚哥想起了拉扎亚尔对他的提醒：绝不走公路。一旦地势平坦了，他就开进了沙漠里。轮胎轧在石头上，就像走在刀尖上一样，但车子并没停下来。他很熟悉那条路，至少到通往布克拉亚磷酸盐矿的岔路口那里他都熟悉。虽然公路已经看不见了，圣地亚哥仍能通过山丘的峰峦判断方向。这段路程他跑过很多次，甚至连稀疏的树木和地平线的线条都了如指掌。他用了三个小时才到达与施玛拉公路分岔的路口。不过，那段距离在正常情况下半个小时就能跑完。汽车行进得很慢。从轧出的车辙印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很多撒哈拉人在此之前也都选择了离开公路前进。尽管车开得很慢，但圣地亚哥仍一刻也不能将目光从地面上移开。任何一个沙坑都能成为一个无法挽救的陷阱。如果为了躲避尖锐的石头开进沙地，汽车就开始下陷，轮胎打滑。于是小伙子们就跳下汽车开始推车，或者用手把轮子前面的沙土挖走。没人说一句话。大家都望着地平线，仿佛这样张望可以让它们前进的快一点。在艾德切拉通往加亚达的路口处，圣地亚哥决定走公路，放弃走石子路。他认为走石子路更容易迷路。他觉得在沙漠里走得是让人心中没底的之字形。如果继续这样走，他们将没有足够的汽油跑完近四百公里的路程抵达蒂法里第。不知为什么，皮卡车虽然超重了，但仍继续前进。

那条公路就像一个汽车的坟场。每开出几公里就有一辆被抛弃的轿车或卡车，所有的车都朝着施玛拉方向。圣地亚哥知道备用零件的重要性，他总是停下来。尽管如此，那些车已经被它们的主人或有同样想法的其他司

机洗劫一空了。即使还剩下一只轮胎,也是因为那是爆胎。油箱也都没有油了。他们卸下一些蓄电池、汽化器、车灯,甚至方向盘。那些没有了汽车的人们,把车子洗劫一番后,继续徒步往前走。沿路可以看到小股的人群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扎营,恢复体力然后继续赶路。有时会有某辆卡车或面包车超过他们,但没有一辆车子在公路上行驶。可以看到一些家庭用毛驴驮着他们的物品,后面跟着一只羊。然而,圣地亚哥却不敢离开公路。每隔一个小时,他就停住车子,打开发动机盖,让发动机冷却一下。

十个小时他们仅仅走了五十公里路程。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圣地亚哥确信这样下去他们无法抵达蒂法里第。

“我们必须把东西扔在路上。皮卡车快要散架了。”

希德·艾哈迈德的妻子摇头不同意。那全家人,包括安迪娅,全都听不进他的话,这令他十分恼火。他想往散热器里加点水,但是一个小伙子劝他说别那么干。

“如果你往汽车里灌水,我们将会渴死。与其我们死还不如让汽车死得了。”

“可是,如果汽车死了,我们也活不成。”

他只好同全体争执了一番,让他们同意他灌了半升水。最后他决定那天上午不能再往前走了。天气太热。虽说是在十二月份,汽车的机器盖子被晒得冒火,轮胎也开始变软。车屁股后面那些被抛弃的车辆惨状最终说服了他们。他们离开公路一公里远,在一个小山丘后面安顿下来。在圣地亚哥检查轮胎的同时,全家人临时搭起了一个遮阳篷。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圣

地亚哥比谁出的汗都多。当他看到水分从他体内流逝的情况时,决定不再给机器加水了,除非确实离目的地不远了。

他很快明白了那头羊是生命的保障。有了羊奶和他们带来的椰枣,大家都有的吃了。随后他们躺在阴影里,尽量不动弹也不消耗体力。就连风声也无法打搅休息时的平静。圣地亚哥沉沉地睡去。一阵清风刮起来,降低了热度,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声音。撒哈拉人急忙报告了圣地亚哥。他警觉起来。

“是卡车的声音。”圣地亚哥说道。

他爬上山丘的顶部,身子趴在地上,企图弄清是怎么回事。

从加亚达方向开来一长串军车。一看到那些军车,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来自北部,在朝阿尤恩开去。一定是摩洛哥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安迪娅问道,她一直趴在他旁边。

“我们不能动。要是他们看见我们,就会逼我们回去。这还是在把我们当俘虏对待的情况下。”

他们原地不动一直等到深夜。凌晨时分,他们拆掉帐篷,重新上路。现在只能穿行沙漠了,公路上实在太危险。

他们用了六天走完了二百二十二公里,到达圣城施玛拉。车子只扎坏过一次,真是奇迹。当城市遥遥在望的时候,圣地亚哥终于舒了一口气。现在他担心的是

另外一件事了。他必须继续朝东南方向前进，奔毛里塔尼亚边境。他担心的是遇到从东边入侵的邻居，毛里塔尼亚人。时不时有汽车超过他们，或是遇上徒步逃出来的家庭。有些人一个月前就离开阿尤恩了。每次遇见同乡，他们就停下来，搭起临时遮阳篷，烧水沏茶，开始了解在撒哈拉四处流散的传言。与此同时圣地亚哥紧张地踱着步子，左右为难，忧心忡忡。他心中生出自责之情，因为没能履行诺言。他曾答应拉扎亚尔三天后将他的家人带到蒂法里第，按这个速度，他们到达时，军人广场上连一个人也不会有了。

然而，最坏的事情还没到来呢。半夜的时候，在与一场风暴搏斗时，圣地亚哥找不到车辙印了。突然间他遇到一个不可能爬上去的山丘。他回到原处，又再一次迷了路。已经找不到他自己的车辙印了。此外，地面开始变得更加倾斜。当他明白该停下来的时候，为时已晚。在听到汽车发动机发出一阵非常特别的声音时，他浑身都紧缩起来了。即使有风，那声音仍能听得到。散热器没有水了。他下车，但风沙使他睁不开眼。他掀不开机器盖子，当最后掀开的时候，沙尘立刻布满了发动机的所有部件。他跪在了地上，开始念一段阿拉伯经文，那经文他听到过无数遍，都已经都背诵下来了。

风暴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停息。至少天气不那么热了。皮卡车几乎被沙子埋了起来。女人们重新准备搭起临时遮阳篷，男孩子们捡干树枝准备烧茶。他们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把羊奶和椰枣当粮食。拉扎亚尔的大弟弟留在圣地亚哥身边帮他摆弄车子。

“我们无法给散热器加满水。”

“为什么？”

“某个地方有裂缝了。我们就是把剩下的水都加进去，也会全漏光。”

“没有车，没有水。不，这可不行，朋友。”

圣地亚哥放弃了，他泄气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安迪娅坐在他身边，为他擦去额头上的汗。姑娘坚信圣地亚哥将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带出去。从她脸上的笑容他就能判断出这一点。

他从疲倦中恢复过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辨别方向。小伙子们开始往前走，他试图跟上他们的步伐。他们着实费了一番力气，但是最后终于找到了其他车辆留下的印记。他们已经走出去四到五公里远了。圣地亚哥尽量做到不失去耐心。他们还需要几天才能到达蒂法里第。他决定休息一下，抛掉行李，继续赶路。到这时候，他相信那只羊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了。徒步也许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那里。这对小孩子们来说，时间太长了点。在他思考着用什么方式说服全家人的时候，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走到遮阳篷下，找到一个已经空了的油桶，开始往里面撒尿。拉扎亚尔的母亲一下板起了面孔，但孩子们却不停地笑，好像圣地亚哥发疯了似的。然后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往那只桶里撒尿，要把它装满。一开始他的想法好像是胡闹，但是随着逐渐理解了他的想法，大家都认为西班牙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一个小时之后他收集了十四个人的尿液，用一只漏斗把尿灌进了水箱。幸运的是，水箱并没有完全漏空。

因此他估计了一下裂缝的大概位置在哪儿。所有的孩子像做游戏似的从车底下开始观察机器,直到发现了准确的位置。那很容易。在地上只有一小摊水,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圣地亚哥拿出一块自家造的肥皂,钻进汽车底下。他绝没有想到,他会把从地方军团士兵那里听来的疯狂做法付诸实施。他开始在散热器上摩擦那块肥皂,直到肥皂变成了膏状。

他一遍又一遍地摩擦那块肥皂将近两个小时,直到手指被烧碱弄得火辣辣地疼起来。接着他用手掌把皂膏全部抹在上面。他钻出来,躺在地上,浑身瘫软无力。撒哈拉人全都看着他,仿佛在看一场无法理解的戏剧。

“现在必须让它晾上几个小时。然后,大家都得撒尿。”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才把水箱完全灌满。既然喝水不多,尿也就不多。最后圣地亚哥把钥匙插进去,转动了一下,发动机开始轰鸣起来。他等了等,证实不再漏水了。安迪娅不停地笑着。并用哈桑语对着圣地亚哥大声喊叫着什么。不到一个小时,东西收拾停当,车子又满满当当的了。

五天之后,风景开始发生变化。车辆和步行前进的人群的数目说明距蒂法里第已经不远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经过了十三天圣地亚哥从未经历过的艰难跋涉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他们晚到了将近一个月。距蒂法里第很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军队正力图建立秩序,解决混乱局面。他们用卡车接那些步行来到的人,将废弃的车辆从公路上移开,给没有水的

人发饮用水,并给他们指出应走的方向。

蒂法里第的广场已经被西班牙人放弃了。士兵的棚屋和街垒被撒哈拉人占领了。周围方圆数公里都被用来安置新到来的人。本地的地方军团把他们的帐篷让给百姓去住。每个家庭都尽量以最佳方式组织起来。临时建起了一些畜栏。还建立了一处为婴幼儿治病的简陋的医院。每时每刻都有卡车和各种车辆到来。士兵们看起来无法为这么多人提供救助。尽管他们尽量在新来的人中间传播一些安抚人心的消息,但是已经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的撒哈拉人则开始不断地有人朝东部迁移,到边境另一边,阿尔及利亚荒僻的大沙漠里寻找安全的栖息地了。

圣地亚哥到达蒂法里第的那天下午刮起了沙尘暴,那是他在撒哈拉的一年当中从未见过的情景。风暴形成的漩涡将帐篷卷起,狂暴地将一团团尘烟掀上天空。临时建起的营地几乎在几分钟内就土崩瓦解了。女人们在沙地上挖个坑将孩子放进去,自己趴在上面,尽量用头巾包住自己。能见度只有三米远。圣地亚哥待在皮卡车里,和安迪娅在一起。风沙从所有的缝隙往里钻。湿度过低使他觉得眼球都干了。那是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尽管他一会儿试图眨眼睛,一会儿尽量闭上眼睛,但他感觉已经没有泪水了。他急忙告诉了安迪娅,姑娘用舌头舔他的眼帘以减轻干燥,但一会儿就又干得不得了。有那么一刻,圣地亚哥甚至想到他将要失明了。那干燥让人无法忍受。安迪娅极力安慰他。当天亮的时候,风终于停了,圣地亚哥的眼睛也睁不开了。他躺在小伙子们搭起的遮阳篷下面,一动不动,非常害怕,他感觉到安迪

娅的手一直抓着他的胳膊，一刻也不放松。

拉扎亚尔的弟弟们到处找他，但他不在那里。一连三天，他们四处转来转去。在那里要找到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每天都有更多的撒哈拉人来到那个难民营。虽然不可能数清人数，但难民人数接近五万人。白天热浪席卷沙漠，黎明时分寒气沁入几乎是睡在露天地里的逃难者们的骨髓。军队从一些没有被下毒的水井里取来饮用水，但是食物很缺乏。那种情况下，皮卡车带来的一切东西都成了宝贝。那两只母鸡所下的为数不多的鸡蛋，以及羊奶就成了全家的粮食。茶也非常有用，和食糖一样，茶叶也缺乏起来。

当圣地亚哥的眼睛恢复好了以后，他已经非常虚弱了。他是唯一一个喝了井水拉稀的人。安迪娅一刻也不离他的身边。一直到一月中旬，他的身体才适应了沙漠的严酷环境。当他以为再也见不到拉扎亚尔的时候，在一个寒冷的清晨，那撒哈拉人在他兄弟们的陪同下出现了，肩上还挎着一支老式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他吻了母亲，随即拥抱了圣地亚哥。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

“哪里，哪里。这里的井水，还有风暴，我不大适应。”

拉扎亚尔看着她妹妹不停地笑。

“安迪娅对你照顾得还好吧？”

圣地亚哥真的被感动了。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辣辣的。

“好得不能再好了……”他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我没能完成对你的承诺。你们国家的公路没有你想象得那

么好。”

拉扎亚尔再次拥抱了他。

“你看，谁在这里。”

圣地亚哥费了半天劲才认出那是希德·艾哈迈德。他的视力不像以前那么准确了。希德·艾哈迈德的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

“你要给我拍照吗，希德·艾哈迈德？”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拍。”

“希德·艾哈迈德目前为独立阵线工作。他的任务就是把发生的一切讲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们站到那边去，在汽车前面。”

两个朋友站到希德·艾哈迈德指给他们的地方，皮卡车前面。风在他们背后掀动着贝都因人的皮帐篷。圣地亚哥整理了一下蓝色的阿拉伯长袍，解开了裹头巾，将它搭在肩膀上。捋了捋最后一个月留起来的胡子。然后抢过拉扎亚尔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用左手举起来。与此同时，撒哈拉人则抬起手做出一个象征胜利的手势。双方各伸出一条手臂搂住朋友的肩膀，微笑着，头靠在一起，仿佛担心没被收进取景器里。

那天晚上，在时常被当做帐篷用的遮阳篷下，逃跑出来的人对拉扎亚尔和希德·艾哈迈德讲述了他们惶恐不安的外逃过程的一切细节。拉扎亚尔向全家介绍了目前他们所处的形势。撒哈拉居民慌乱地逃向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很多人是徒步逃亡。很少传出留在城市里的人的消息，但是没有人羡慕他们，即使外逃是吃尽苦头。

当风停息下来之后，一片令人震撼的静寂笼罩着整

个难民营。既听不到羊叫声，也听不见狗叫声。很久以后，有人说，那种寂静似乎是即将发生某种事情的先兆。然而，事实上，那天夜晚谁也想象不到新的一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九点钟，对于那些抛家舍业的人们来说，没人想到那一天会是蒂法里第非常特殊的一天。除去风不刮了，那天上午与近几个月来的每一个上午没什么区别。头天夜里，在风没有停息之前，天气很冷，令人不爽。拉扎亚尔的兄弟们已经开始寻找水和整理临时帐篷。圣地亚哥还在搂着安迪娅睡觉，尽量给她点热量。姑娘醒了，但是她喜欢这样一动不动地待着，直到圣地亚哥醒来。但是她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使她在毯子下面抖动起来。圣地亚哥醒了。

“怎么啦，安迪娅？你想起床了吗？”

“不，不。你听，亚哥。”

圣地亚哥一时没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他只听见水壶和茶杯的响声。时不时地，有山羊的叫声打破沉寂。但是安迪娅确信她听到了某种声音。她很熟悉飞机的声音。

“我听到远处有一架飞机。”

圣地亚哥仔细听了听，什么也没听见。直到安迪娅的一个兄弟大叫着跑进帐篷，他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

攻击是从北部开始的。飞机从石头后面冒出来，事先谁也看不到，等飞到头顶上才看见。那些飞机甚至没有进行侦察飞行，似乎很清楚它们应该往哪里飞。圣地亚哥跑出去，双手遮阳往上看。那是三架法国造米拉热

F1 战斗机。他很熟悉这种飞机，那是摩洛哥军队中最好的飞机。飞机像箭头一样飞过来，投下准确性极高的致命炸弹。第一批炸弹落下来之后，难民营就被极度的恐惧所笼罩。凝固汽油弹和白磷弹开始摧毁所有的帐篷，仿佛它们都是纸做的。随着爆炸声而来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和席卷面前一切的热浪。仅这一次俯冲，飞机就在难民营开了一道裂缝，仿佛是一道烈火与毁灭的疤痕。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飞机还会回来。大家四散奔逃。地面上炸出来的弹坑那么大，能站进去一个人。有的地方大火阻挡了逃生的人。圣地亚哥在四周寻找安迪娅，但她不在那里。他看到一百米开外的地方有些苫布在燃烧。突然间开始变得很热。他朝反方向跑去，到这时他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飞机又一次转回来朝蒂法里第投掷燃烧弹。离爆炸地点近的人当场就炸死了，但是几十米以外的女人们的头巾也被高温烤得燃烧起来。有些人全身上下都在燃烧，跑出去几米之后就倒地身亡，被磷弹烧焦了。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跑。人们东奔西窜，在混乱中圣地亚哥停了下来，望着空中。他几乎感觉不到脚下的大地在抖动。随后一次爆炸的冲击波将他抛向空中。他仰面朝天摔下来，但却起身不得。整个身体都很沉重。他知道脸被灼伤了。所有的声音都从他脑袋里消失了，什么也听不见。他发现左臂很烫，便转过脸去看，只看见一只血肉模糊的袖子。他的一条前臂和手没有了，但却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他明白，要想站起来，试图逃跑，全都没有用。火光映红了天空。很快他觉得有人托住了他的脖子，试图让他坐起来。是安迪娅。她脸上

布满了恐惧。她在哭泣，在不停地叫喊，尽管他听不见她说什么。圣地亚哥对她说他爱她，让她不要担心，他自己的话在胸腔里回响，就像在空盒子里响一样。安迪娅把头贴在他胸前，紧紧地抱住他，仿佛是从悬崖边上将他拉回来一样。接下来，圣地亚哥·圣罗曼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毫无疑问,在医院管理处走廊上,她最不愿意碰见的人就是阿尔贝托。梦泽从院长办公室里出来,她自信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现在她知道她的意识还会与她作对,但是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矛盾斗争。她感觉很好,仿佛刚刚甩掉一个大包袱,开始觉得思想没有了顾虑。多少个月以来,她第一次对未来感到乐观。也许那就是她听人家讲过无数次的井口。她计划好了:去一家炸油条店,像女王一样吃一顿早餐,给妹妹打个电话,耐心地看着一下火车时刻表,拉一张旅行必备品的单子,最后,确定一个目的地。她觉得她正走进一幢只认识其门脸的大楼,但是那门脸却像美人鱼一样吸引她。就在此刻,一个不好的念头出现在心中。幽灵经常在她头脑里进进出出,她都习以为常了。然而那个幽灵却是真的。

阿尔贝托,她的丈夫,一只手提个包,手机贴在耳朵上,从电梯里走出来。看到梦泽,冲她微笑了一下,没有停止打电话。她觉得所有的乐观全都摔了个粉碎。心跳

也加速了。她一向反应很慢,真想转过身去,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让她感到丢脸。已经晚了。她应该预见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阿尔贝托现在朝她走过来,一面同电话里的人道别。他面带令人沮丧的微笑,与平时一样,穿戴得无可挑剔。他非常自然地在梦泽脸颊上吻了一下。梦泽让他吻了自己并尽量不让他看出自己的情绪变化。她只想让这次相遇快点结束,她好回到先前的状态:感觉毫无顾虑,想象那个井口。但是阿尔贝托没发现,或者说不愿意发现梦泽正心里不高兴呢。他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她试图看着他的眼睛,但是很难做到。必须承认,他是个有吸引力的人,尽管梦泽了解他所有的花招儿。当阿尔贝托问她来管理处干什么时,梦泽想试探一下仍是她丈夫的这个人的承受力。

“我刚刚通知人事部,决定申请离职一段时间。”

阿尔贝托表情没有变化,他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行啊,梦泽,这的确是件新鲜事。你厌倦工作啦?”

“相反,我太累了。我需要更加……丰富的经历。”

“明白,明白。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你不要以为我没这么想过。说不定我会学你的样子。你去旅行吗?”

“是的,这是我早就想做的。”

“避开旅游旺季出行真是棒极了。”

这句话让梦泽觉得似乎后脖子被人打了一下。她一想到阿尔贝托打算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想法,偷窃她的思想甚至话语,就觉得厌烦。自从他们相识他就开始这样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她甚至认为是阿尔贝托影响了她,使她觉得自己的话都不是自己的意思。她匆

忙地跟他道了别，觉得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差点就崩溃了。阿尔贝托就像一块幕布，让她看不见现实。

她觉得电梯下降的这段过程长得没有尽头。她开始感到憋闷。她几乎是跑着来到街上呼吸新鲜空气。她挎包里带着药片，可是由于这次相遇的缘故，她不想吃药，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她靠在一辆汽车上。虽然天气很冷，她却在出汗。她不爱那个男人，这一点可以肯定。有很多次她曾怀疑自己是否爱过他。但是是她自己创造了与她丈夫的一种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大大超出了爱的界限。阿尔贝托对他周围的人有一种很难说清楚的影响，这种影响波及梦泽的父母，波及她的妹妹特蕾莎，波及她的女儿。毫无疑问，也波及在他床上睡过的所有的情人，当时梦泽已经发现了她欺骗她的迹象，正在寻找不可能找到的解释。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操纵过她，也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伤害。

阿尔贝托一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梦泽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的他，当时阿尔贝托是一名领奖学金的高年级学生，在坎博拉博士担任教授的系里读书。梦泽的父亲从来不带学生回家。但阿尔贝托与众不同。二十四岁的他说出话来像个老学究，信心十足。他英俊、潇洒、有教养、有文化。他赢得了坎博拉博士及其妻子的心。就连特蕾莎见到他在家中出现都会两眼放光。阿尔贝托对所有的人都很殷勤，对梦泽尤其如此。他跟圣地亚哥·圣罗曼那么不同，从他身上看到的一切，都被梦泽用来永远埋葬掉对那死去的小伙子的回忆。

圣地亚哥死去的消息比关在卡达克斯以及她流产后父母的沉默更令她痛苦。梦泽重新开始了大学学习,但却无法集中精力。她曾经计划着不向父母坦白怀孕的事,等到以后再也隐瞒不住的时候再说。圣地亚哥企图要求得到她的原谅,她未加思索就拒绝了他。梦泽当时怒不可遏,不很清楚她在做什么。到十二月的时候,电话不再打来了,她平静下来。想象着在他服兵役的一年里,自己会忘掉那个小伙子。但是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已经无法隐藏自己渐宽的腰肢,隆起的肚子和涨大的乳房。当她的父母确信梦泽已经怀孕时,他们家一片悲哀的气氛,连窗帘都不许拉开了。梦泽哭得并不像她原来想象得那么多。她几乎已经没有眼泪了。在父亲的逼迫下,她坦白说夏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们恋爱了。坎博拉博士想知道更多情况,但是她就是不肯吐口。一想到父亲同圣地亚哥·圣罗曼谈话,她就浑身不舒服。她并没有想结婚:她明白,父母绝不会接受那个年轻人。圣诞节之前,梦泽远离了巴塞罗那,搬到卡达克斯去过冬天和春天。女佣玛丽·克鲁斯陪伴着她。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涩的一个圣诞节。所有的人都使她觉得是她的错,包括女佣。学习停滞下来。坎博拉博士编造了梦泽去德国旅行的借口来解释她为什么缺课,而家里头也弄出了一大堆谎言。

与此同时,海边的冬季过得异常缓慢、单调、充斥着无聊和乏味。家人每个周末都来卡达克斯,但是梦泽总盼着星期一起来,好一个人待着。她想念圣地亚哥,想他的沉默。现在她觉得没给圣地亚哥一次机会来解释清楚

是她一个错误。有时候她幻想着他会往家里打电话，但是谁也不把消息告诉她，也不给她信件。当她企图了解是否有人往巴塞罗那打电话时，特蕾莎对此事唯恐避之不及。似乎她妹妹也开始与她对立。

二月份的时候，她开始有宫缩并出血。她父亲带着一名最信任的医生从巴塞罗那赶来了。两天以后，梦泽被迫接受手术，孩子没有保住。一切都非常痛苦，但是她觉得轻松了许多。全家人都严格地保持着沉默。梦泽在卡达克斯一直待到复活节。当她身体好转以后返回家中时，仍然很虚弱，大部分人都以为她从德国回来，认为她到那边大学学习去了。她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拾起原先的课程，但是六月份只通过了一门考试。那个夏天全家都放弃了去卡达克斯。在梦泽准备九月份的考试期间，全家人在家里的表现仿佛是守卫着做功课的姑娘，免得别人打搅了她。每一声电话铃响都会吓人一跳。梦泽学习时由于害怕，她不愿学习，也不抱任何幻想。那些书籍和图解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悬在头上要把她压垮了。但是她那么惧怕父母，愿做任何事情来取悦他们。渐渐地，圣地亚哥的形象开始发生扭曲。从怀念变成了仇恨，从仇恨变成了悲伤，从悲伤变成了绝望。她确信那小伙子已经把她忘记了。她有时会梦见他，醒过来后，紧张、惊惧、满身大汗。她不停地努力想象着此刻他在做什么。这种做法更加剧了她的焦躁不安。就这样到了十月份。

阿尔贝托是秋天出现的。他的出现成了全家悲伤情绪的催化剂。每当年轻人来访的时候，就连坎博拉博士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他有一种赢得人们好感的特殊能

力。女佣玛丽·克鲁斯也成了他这种诱惑力的牺牲品。阿尔贝托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她在厨房里精工细作,使出拿手好戏,餐桌上摆出最豪华的餐具。他要征服梦泽就没那么容易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阿尔贝托对姑娘更加注意。她总是回避他的友好表示,对阿尔贝托所讲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在场的时候姑娘总是心不在焉。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找借口回自己房间去。如此无动于衷伤害了阿尔贝托的自尊心。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心里无论如何放不下梦泽。坎博拉博士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是他最关心的是梦泽开始新学期的学业,不要让任何事情打扰她。

到年底的时候,圣地亚哥·圣罗曼仍旧在梦泽的脑际和心里打转。她知道迟早他会退役回到巴塞罗那。她不止一次企图到他母亲在巴塞罗内塔的烟酒铺去看看,但是一想到圣地亚哥有可能得知这一情况,就让她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九七六年的头两个月,圣地亚哥依旧渺无音讯。这使梦泽的心凉了许多。她常常用他同阿尔贝托做比较,由此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像个瞎子。

拖了很长时间,但是她还是忍不住去了圣地亚哥母亲的烟酒铺。那是个很难做出的决定。她对要说些什么没有把握。在最后关头她找到一个借口:归还小伙子送给她的那枚银戒指。如果那银戒指真的是圣地亚哥姥姥留下的,就肯定带有情感的价值。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有什么变故了。烟酒铺的门是崭新的。她犹豫不决地走进去。虽然她看到一些变化,可将她拉回现实的是圣地亚哥的母亲没在柜台后面。顶替她的是一对五十岁上下的

夫妇，和颜悦色，体态臃肿。梦泽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

“我来找烟酒店的主人。”

那女人立刻警觉起来，以为要推销给他们什么东西呢。

“我就是主人，你要干什么？”

“您看，我要找一位夫人，她早在……这么说吧，她以前经营这个店。”

“对，对。‘绿屁股’的女儿。当时有病。她已经死了。”

梦泽不想流露出吃惊的样子。她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

“那她的儿子呢？她有一个儿子叫圣地亚哥。可能几个月前从军队退役回来了。他曾在萨拉戈萨服役。您看，因为我必须还给他一件属于他们家的东西。”

梦泽伸开手掌让他看那枚戒指。男人走出柜台，仔细端详着姑娘。他变得严肃起来。一个顾客走进了烟酒店。

“圣地亚哥吗？”店员说道。“是的，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他很不幸。”那女人插话道。“他在撒哈拉的一次事故中死去了。”

“在撒哈拉？”

“对，在马尔查·维尔德行动中。对吧，阿古斯丁？”

阿古斯丁是刚刚进来的那位顾客。

“你们在说谁？是‘绿屁股’的孙子吗？”

“是的，因为这姑娘问起他。”

“可怜的小伙子。去年他正好赶上哈桑的打击行动。据说，一颗手榴弹把他给炸了。”

“不是一颗手榴弹，”店员纠正他说，“是一辆坦克车，从他身上轧过去了。”

“是一颗手榴弹。据说人家报纸上都登出来了，那还假得了。”

“好吧，手榴弹也好，坦克车也好，又有啥区别？”女人和稀泥说。“问题是这姑娘在打听他。”

梦泽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那些话语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发出的。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她张着手呆在那里，手心里是那枚戒指。

“来，姑娘，让我看看。”

女店主拿起那枚银戒指，举到眼前来看。她仔细地察看了一阵，当看到戒指不那么值钱的时候，觉得有些失望。她把戒指还给梦泽。姑娘往外走的时候，那三个人还在就圣地亚哥·圣罗曼的死因在相互争论着。

就是从那时候起，梦泽开始对阿尔贝托的讨好态度有所接纳。尽管如此，又拖了两年才答应跟他出去吃晚饭。阿尔贝托的学业突飞猛进。他在医院谋到一个职位，在他那个年纪，大多数的医生还在为将来求职而继续啃着厚重的书本呢。坎博拉博士对于他放弃大学颇为不满，认为在大学里可以开创一个灿烂的未来。但是他尽量不公开表露自己的恼怒。毫无疑问那个小伙子在任何领域里都将是佼佼者。

阿亚赫·巴奇尔按了一下大楼的电话门铃，很快，梦泽·坎博拉就让他上去了。撒哈拉人笑嘻嘻地来了。像往常一样伸出手轻轻握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仿佛已经成了她所喜欢的礼仪，梦泽向他问起了工作、家人、法特玛、婴儿、汽车以及冰箱修好没有。阿亚赫也问她一些问题，并微笑着听她回答每一个问题。其实他们两天前刚刚见过面。梦泽提出要给他泡一包袋装茶，但是阿亚赫要一杯咖啡。

“我去医院找过你。”撒哈拉人说道。“我还以为你在值班呢，但是他们对我说未来几天你不去上班了。”

“是未来几个月，阿亚赫。我申请了暂时离职。”

坎博拉大夫继续煮着咖啡，与此同时，阿亚赫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她确信这个男人来这里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但是她明白，对方不着急。首先得接受东道主的款待，喝上一杯咖啡，抽上一支香烟。然后再说出要说的事情。这种行事的方式既让她觉得好玩，又让她觉得恼火，但是她很好地适应了这种习惯。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急事。”阿亚赫最后说道。

梦泽实在有点忍俊不禁了。看到这一幕，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书上说，在撒哈拉人中间，患心肌梗塞和心绞痛的人的比率低得不正常。

“我听着呢。这么急的事情是什么？”

“听着，五天以后，有一架飞机从巴塞罗那飞往廷杜夫。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订一个机位。还剩下三个位置。”

梦泽在沙发椅上颤动了一下。命运再一次前来考验

她了。

“去廷杜夫？我？”

“是的。廷杜夫是一个安全的城市。离阿尔及尔很远。恐怖主义活动没有波及那里。一个小时内你就可以到达撒哈拉人的难民营了。”

梦泽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很久以来她第一次眼睛放出光彩。她什么都定不下来。阿亚赫·巴奇尔没有打破她的沉默。他盯着梦泽的眼睛。终于，梦泽笑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当然，我不会跑到你家里来跟你开这样的玩笑。你表个态吧！”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你的护照能用吧？”

“是的。”

“那么你就决定吧。我只需要你的材料办签证。仅此而已。”

梦泽觉得大地在坐椅下面晃动。她站起来，走出房间。手上拿着护照走回来。现在她情绪激动。的确，护照没过期。她把护照放在桌子上，后又放进自己的衣兜里。阿亚赫·巴奇尔笑了，尽量不显得失礼。

“如果你定下来，明天我就告诉我父亲。他三天后要去利比亚。是政治上的事情。但是他将派人去接你。我妹妹可以接纳你住她的帐篷。帐篷很简陋，但她会因为有你这样的客人而感到非常骄傲。”

“我说不准，阿亚赫。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尤素福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我敢肯定，他不会忘记

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也许我该说圣地亚哥。”

“你真好心眼儿，阿亚赫。不过，只要一想我就害怕。”

“你害怕他不记得你了吗？”

“是的，当然。他不会记得我了，我敢肯定。或许记得？不知道……让我考虑考虑。”

撒哈拉人又添了点咖啡。他尽量不强迫她做决定，但是当梦泽问起他的时候，他很坦率。

“要是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阿亚赫？”

“我会去的。如果上帝让你找到他，哪怕你坐在这里，或是藏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你也会碰见他。而如果上帝不愿意……”

梦泽掏出护照，在一个抽屉里找出纸张和圆珠笔。

“办护照需要哪些材料。”

中午时分刮起一阵大风，撼动着帐篷，考验着帐篷的坚固程度。沙尘从每个缝隙往里灌。梦泽对景色的变化感到很意外。所有的狗都在狂叫，仿佛被大风激怒了。她一上午都在厨房里给莉拉的姨妈打下手。出去的时候，她就用一块头帕包住脸，闭上眼睛。沙子有时钻进衣服里，飞进鼻孔和耳朵里。即便闭着嘴巴，仍感觉牙床和牙齿间有沙子存在。

吃完饭以后，帐篷里挤满了邻居，她们是来看电视连续剧的。梦泽不想错过那场面。她坐在最后一排，撒哈拉女人们的反应，每个细节都被她看在眼里。莉拉在吵闹中睡着了，她的睡姿像胎儿，用一条头巾蒙着脸。在梦泽看来，那形象真是太美了。突然间风就停了，外面的寂静强烈地引起了她的注意。街上重又传来家畜的叫声。渐渐地睡意向她袭来，她觉得两腿发软，眼皮发沉。她似乎听见女儿特蕾莎的声音。那声音很远，仿佛在另一个房间。她明白那不过是她想象的结果。现在，对女儿的回忆不再像以往那么令她痛苦了。特蕾莎也许很愿意认

识那个地方。她模模糊糊地想着女儿还有哪些地方不知道。电视机的声音裹住了她的思想。她听见一阵遥远的口哨声。那是支很大众化的曲子,她不能完全确定是什么曲子,但是,那曲子她听见过很多回。那曲调构成了她少女时代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她从昏昏欲睡渐渐变得清醒起来。此刻她心中一惊。那口哨声不是她朦胧中的假象,她真的听到了。也不是来自电视机的声音。有人在街上吹口哨。她努力回想那支曲子的名称。那是一首进行曲,她可以肯定这一点了。当她想起歌词的时候,心跳猛然加快了。撒哈拉女人们没注意到那口哨声,她们正全神贯注地看阿尔及利亚电视节目。莉拉在睡觉,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知。

梦泽站起身来,走出帐篷。没有人觉察到她出去。外面一个人也没有。风已经不刮了。口哨声听不到了。空气中仍漂浮着沙尘的微粒,仿佛干燥的云团或雾霭。天空被覆盖住了。热浪干燥而又令人窒息。梦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感到紧张。她无法平静下来。便决定去散散步。远处,在一个小山丘上,可以看到那所给弱智孩子开办的学校。她准备走到那里去转转。她第一次看见比尔·雷赫鲁难民营就是在那上面,当时的景色使她觉得非常美。

她眼睛看着地面,信步往前走去。所以她没有发觉远处有一个人哈着腰,背对着她。当她看到那人时便停住了脚步。她犹豫着是走近前去,还是绕过去。她想,也许那人在做祈祷。但是那人突然站直了身子,把梦泽吓了一跳。他的一只手把阿拉伯长袍提到了腰部。那撒哈

拉人没看见她。他臀部白色的皮肤与其同种族的人的黑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不好意思让那个人发现她在那里看他，正当她决定转身走开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个人看见了她，并朝她走过来。他在五米开外的地方停住了。

“Musso mussano? Musso mussano?”

梦泽立刻认出了那个人，安下心来。那是“魔鬼”。此刻她觉得他没有那么老。他被太阳晒得黧黑，嘴唇上都是水泡。

“Le bes, Le bes,”^① 梦泽回答说。“我很好。”

撒哈拉人听见她的话，眼睛睁得很大。他穿的阿拉伯长袍歪歪扭扭，就像个大背心儿。

“西班牙人吗？”他用浓重的阿拉伯口音的西班牙语问道。

“对，是西班牙人。”

“我很多朋友。西班牙人很多。”

此刻看着他，梦泽觉得他一点也不危险。如果不是看他的眼神，她不会怀疑那个人的精神不正常。撒哈拉人用哈桑语对她说了些什么。像是在朗诵一首诗。梦泽打断他的话，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我忘事儿。西班牙女人很漂亮。”

梦泽冲他笑了。她担心如果转身走掉会伤害那个男人。撒哈拉人笨拙地往上提长袍。梦泽以为他只想暴露身体，感到很窘迫。然而，她搞错了。那撒哈拉人在兜里寻找着什么，接着他走到梦泽跟前，将手里的一块石头递

^① 阿拉伯语，意为：没事儿，没事儿。

给他，梦泽接过来。此时她发现那撒哈拉人缺少一条手臂。只见他的残肢从长袍中露出来，几乎到胳膊肘部位。她尽量不去盯着他的残肢看。梦泽手上是一块非常美丽的石头。那是沙漠中的一枝玫瑰。

“送给西班牙女人。”那男人说道。

“Shu-crán.”梦泽向他表示了感谢。“真漂亮。”

“西班牙女人漂亮。”

那撒哈拉人眼睛失神地望着某处。梦泽发现他并没有在看她。那男人的思想飞向了别处。有那么一刻，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双手捧着那沙漠中的玫瑰。

“它太漂亮了。”她没话找话地说。

那撒哈拉人转过身去，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现在她可以更好地观察他。她觉得很难估计出他的年龄。她试图想象出一个精神上有病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该有多么难。那衣服下露出的残肢更是刻在了她的心里。梦泽看着那个陌生人留给她的礼物，继续向学校方向走去。

这时候，仿佛她还沉浸在睡梦里，她又听到了刚才在帐篷里听到过的口哨声。但是现在她听得清清楚楚。她看看四周，没看到任何人。虽然天气很热，但她却感到一股凉气通遍全身。口哨吹得很笨拙，可那支古老的曲子，却将她带回到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八月的夜晚：一个人头攒动的广场上，一支乐队在钢铁架起的台子上演奏，还有一直盯着她看的一双漂亮的黑眼睛。那是世上所有的目光中最美丽的目光。